



太平廣記

(14)

· 文白对照全译 ·

# 太平广记

第十四册

卷三百二十六——卷三百五十

# 目 录

## 第十四册

### 第三百二十六卷.....

●鬼十一 袁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导  
刘氏 崔罗什 沈警

### 第三百二十七卷.....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总 邢鸾 萧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寿之 樊孝  
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征 唐  
俭

### 第三百二十八卷.....

●鬼十三 慕容垂 李绩女 解祿人 漕店人 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  
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

### 第三百二十九卷.....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讽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杰 李皓 张守  
珪 杨珣

### 第三百三十卷.....

- 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  
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  
元英

第三百三十一卷.....

-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盛 杨溥  
薛直 刘洪

第三百三十二卷.....

- 鬼十七 唐暄 萧正人 韦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平 萧颖士

第三百三十三卷.....

-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迴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县 田臬 裴徽 李陶 长洲陆氏女  
刁緇 王无有 王升 高生

第三百三十四卷.....

- 鬼十九 杨准 王乙 韦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敖 裴虬 赵佐 岐州佐史

第三百三十五卷.....

-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 梁  
守威

- 第三百三十六卷.....
- 鬼二十一 常夷 张守一 郑望 宇文觊 李莹  
裴臧 李氏
- 第三百三十七卷.....
- 鬼二十二 韦璜 薛万石 范俶 李浣 张勅  
牛爽 李咸 李昼 元载 萧审
- 第三百三十八卷.....
- 鬼二十三 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窦  
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萧遇 朱自  
劝
- 第三百三十九卷.....
- 鬼二十四 罗元则 李元平 刘参 闫敬立 崔  
书生 李则 陆凭 浚阳李生
- 第三百四十卷.....
- 鬼二十五 韩弇 卢瑛 李章武
- 第三百四十一卷.....
-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  
政坊宅 郑琼罗
- 第三百四十二卷.....
- 鬼二十七 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
- 第三百四十三卷.....

●鬼二十八 陆乔 庐江冯媪 窦玉 李和子 李  
僖伯

第三百四十四卷.....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张弘让 寇鄘 呼延冀 安  
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价

第三百四十五卷.....

●鬼三十 郭承嘏 张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  
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绍 孟氏

第三百四十六卷.....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  
使者 臧夏 踏歌鬼 卢燕 李湘  
马震 刘惟清 董观 钱方义

第三百四十七卷.....

●鬼三十二 吴任生 邬涛 曾季衡 赵合 韦安  
之 李佐文 胡急

第三百四十八卷.....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郢 李全质 沈  
恭礼 牛生 韦齐休

第三百四十九卷.....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超 段何 韦鲍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

第三百五十卷 .....

●鬼三十五 许生 颜浚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  
阳敏 奉天县民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 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 导 刘 氏 崔罗什 沈 警

## 袁 炳

宋袁炳，字叔焕，陈郡人，秦始末，为临湘令。亡后积年，友人司马逊，于将晓间如梦。见炳来，陈叙阔别，讯问安否。既而谓逊曰：“吾等平生立意着论，常言生为驰役，死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为（为原作有，据明钞本改。）人，务驰求金币，共相赠遗。幽途此事，亦复如之。”逊问罪福应报，定实何如。炳曰：“如我旧见，与经教所说，不尽符同，将是圣人抑引之谈耳。如今所见，善恶大科，略不异也。然杀生故最为重禁，慎不可犯也。”逊曰：“卿此征相示，良不可言，当以语白尚书也。”炳曰：“甚善，亦请卿敬诣尚书。”时司空王僧虔为吏部，



炳、逊世为其游宾，故及之。往返可数百语，辞去。逊曰：“阔别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难，何不且住？”炳曰：“止暂来耳，不可得久留。且（且字原空缺，据《法苑珠林》卷二一补。）此辈语，不容得委悉。”揖别而去。初炳来暗夜，逊亦了不觉所以，天明得睹见。炳既去，逊下床送之。始蹑履而还暗，见炳脚间有光，可尺许，亦得照其两足，余地犹皆暗云。（出《冥祥记》）

宋时袁炳，字叔焕，陈郡人。秦始末年，做了临汀县令，在他死去多年之后，朋友司马逊，在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袁炳来了，叙说别后衷肠，询问他近况怎样，然后对司马逊说：“我们这辈子表达胸臆、观点，常说活着只能被人驱使，死了才是休息，今天我才明白，并非如此。经常忧虑的是，人活在世上，总要为求财而奔波，为互赠而忙碌，其实，在阴曹地府，这种事也是一样。”司马逊又问祸福报应的情况，又怎么去实现，袁炳说：“我过去的观点，和佛经所教明的那样，不全相同，也许是圣人危言耸听的话，现在我认为善恶两大类，一点没有不一样的。但是杀生是大禁，切切不可冒犯。”司马逊说：“您这样明确地告诉我，真是妙不可言，应该将这话告诉尚书。”袁炳说：“太好了，也请您将此话敬告尚书大人。”当时，司空王僧虔任吏部尚书，袁炳、司马逊是他一生交往的朋友，所以到他那儿去了，往返说了几句话，便要辞别，司马逊说：“分别了这么久，经常想稍稍聚集一下，再相见也很难，为什么不滞留几天？”袁炳说：“这只是抽空赶来，不能够久留。而且我刚才说这些话，不允许让别人全都知道。”然后拜别而去。起初

袁炳来的时候是黑夜,司马逊也不觉得怎样。但是到了天亮他才瞧见,袁炳离开后,司马逊下床送他,刚穿上鞋子,地面还很黑暗,看到袁炳两脚之间有光亮,约一尺多长,也能够照到他的两脚,周围其他地方还是很暗。

## 费庆伯

宋费庆伯者,孝建中,仕为州治中。假归至家,忽见三驹,皆赤帻,同来云:“官唤。”庆伯云:“才谒归,那得见召。且汝常黑帻,今何得皆赤帻也?”驹答云:“非此间官也。”庆后方知非生人,遂叩头祈之,三驹同词,因许回换,言:“却后四日,当更诣君。可办少酒食见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为力矣。”庆伯欣喜拜谢,躬设酒食,见鬼饮噉不异生人。临去曰:“哀君故尔,乞秘隐也。”庆伯妻性猜妬,谓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庆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状。俄见向三驹,楚挞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误也。”言讫,失所在。庆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异记》)

南朝宋时,有个名叫费庆伯的人,在孝建年间,在州治所在地为官放。假回到家里,忽然看见三个侍从打扮的人,都戴着红色的头巾,一起上来道:“长官叫你去。”费庆伯说:“刚刚我才拜见他回来,怎么能还要召见我呢,而且你们经常戴黑头

巾,今天为什么戴起红的了?”侍从答道:“我们可不是阳间的官。”费庆伯才知道这些人不是活人。忙跪拜祈求活命。三侍从看见这种情形,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答应换个人捉了交差,对他说过了四天必当再到他那去,可置办些酒饭招待他们,千万不可泄露天机。到了那日子果然都来了,说:“我们已经为你出力了,你无事了。”费庆伯高兴极了,忙拜谢他们,亲自摆设了宴席款待。看见这三个鬼吃喝的样子和活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临走时说:“我们可怜你才这样做,希望你千万保密。”费庆伯的妻子生性十分多疑,对费庆伯说:“这一定是妖怪所变来骗你的。”费庆伯不得已便把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了妻子,时间不长看见三个侍从全身被鞭打流血,愤怒地站在堂前,说:“你为什么要害我们?”说完,就不在了。庆伯马上就得了暴病,不到天亮就死了。

## 刘朗之

梁安成王在镇,以罗舍故宅,借录事刘朗之。尝见丈夫衣冠甚伟,敛衿而立,朗之惊问,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见黜,时人谓君章有神。(出《述异记》)

南朝梁安成王屯兵边镇,把罗舍以前的住宅,借给了录事刘朗之。刘曾经看见了一个男子穿戴很华贵,整肃着衣服站在

那里,刘朗之吃惊地问他,那人突然就不见了。不久,刘朗之因为犯错被贬官,当时的人们传说刘朗之府上常有鬼神出现。

## 长孙绍祖

长孙绍祖,常行陈蔡间。日暮,路侧有一人家,呼宿,房内闻弹箜篌声。窃于窗中窥之,见一少女,容态娴婉,明烛独处。绍祖微调之,女抚弦不辍。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抚君衣。”绍祖悦怿,直前抚慰。女亦欣然曰:“何处公子,横来相干。”因与会合,又谓绍祖曰:“昨夜好梦,今果有征。”屏风衾枕,率皆华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颇有珍羞,而悉无味。又饮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营佳味。”才饮数杯,女复歌,歌曰:“星汉纵复斜,风霜悽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因前拥绍祖,呼婢撤烛共寝,仍以小婢配其苍头。将曙,女挥泪与别,赠以金缕小盒子:“无复后期,时可相念。”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顾视,乃一小坟也。怆然而去,其所赠合子,尘埃积中,非生人所用物也。(出《志怪录》)

长孙绍祖,经常在陈蔡一带奔波。有一天天黑时,看见路边有一个人家,绍祖请求借宿。听见屋里面有弹箜篌的声音,他偷着向窗口看了一下,看见一个少女,容貌仪态都非常美好,在明亮的蜡烛边一个人坐着,绍祖稍稍挑逗她,少女弹着

箜篌不停下,微笑着唱道:“宿昔相思苦,今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拂君衣。”绍祖很高兴,上前安抚她,少女也高兴地说:“你是哪里的公子,突然来这干什么?”于是便与其欢会。又对绍祖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今天果然应验了。”屏风后面的被枕都十分华丽整齐,周围还有婢女。少女忙派人备好酒席,还真有一些珍贵佳肴,只是都没有味道。又喝了几杯酒,酒味也很谈。女子说:“突然遇到上等宾客,没有时间更换好的酒席。”刚喝了几杯,女子又唱歌,歌词是:“星汉纵复斜,风霜悽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又喝了几杯,便上前抱着绍祖,叫婢女撤灯共睡,又把她的婢女匹配给绍祖带的仆夫。天快亮时,女子挥泪和他告别,把金缕小盒子赠给他,不能有见面的日子了,时常可想念着她。绍祖骑马出门走了一百多步,回头一看,竟是一座小坟,他悲怆地离去,她所赠送的盒子,里面积满灰尘,不是活人所用的东西。

## 刘 导

刘导,字仁成,沛国人,梁真简先生璫三从侄。父謇,梁左卫率。导好学笃志,专勤经籍。慕晋关康曾隐京口,与同志李士炯同宴,于时秦江初霁,共叹金陵,皆伤兴废。俄闻松间数女子笑声,乃见一青衣女童,立导之前曰:“馆娃宫归路经此,闻君志道高闲,欲冀少留,愿垂顾眄。”语讫,二女已至。容质甚异,皆如仙者,衣红紫绢縠,馨香袭人,现年二十余。导与士炯,

不觉起拜,谓曰:“人间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视而笑曰:“住尔轻言,愿从容以陈幽抱。”导揖就席谓曰:“尘浊酒不可以进。”二女笑曰:“既来叙会,敢不同觴。”衣红绢者,西施也,谓导曰:“适自广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愿思饮焉。”衣紫绢者,夷光也,谓导曰:“同官三妹,久旷深幽,与妾此行,盖谓君子。”导语夷光曰:“夫人之姊,固为导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视之。西施曰:“李郎风仪,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妇夫容貌,岂得动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寝。临晓请去,尚未天明。西施谓导曰:“妾本浣沙之女,吴王之姬,君固知之矣。为越所迁,妾落他人之手。吴王歿后,复居故国。今吴王已薨,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贡吴王者。妾与夷光相爱,坐则同席,出则同车。今者之行,亦因缘会。”言讫惘然。导与士炯深感恨,闻京口晓钟,各执手曰:“后会无期。”西施以宝钿一只,留与导。夷光拆裙珠一双,亦赠士炯。言讫,共乘宝车,去如风雨,音犹在耳,顷刻不见。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出《穷怪录》)

刘导,字仁成,沛国人,是梁朝真简先生刘瓛的三从侄。他的父亲是刘骞,任梁朝的左卫率。刘导好学,胸有大志,钻研经史典籍,仰慕晋朝的关康曾经隐居在京口,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李士炯一同欢宴,就在此时扬子江面刚刚雨过天晴,便一同在金陵把酒言欢,对废都金陵的兴衰存亡都十分感慨。突然听见山中松林之间有几声女子的笑声传来,便看一个婢女,站在刘导的面前说:“从馆娃宫回来的路上经过此地,听到您二位志

向高雅,请求二位稍留一段时间,希望您看看我们。”刚说完另外两位女子已经到了。容颜很特别,都象仙女一样美丽,穿着红色和紫色的绢绸衣服,香气袭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刘导和杨士炯不自觉地站起来,对他们说:“人间俗气,怎么能降下你们这样的仙女来?”两个女子互相看了看,笑着说:“快停下你们这轻薄的话吧,希望你们能平静地说出你们深远的抱负。”刘导在酒席边上做揖说道:“尘世浑浊的酒,您二位是不能够喝的。”两个女子笑着说:“既然来和二位相会叙话,怎么能不一起饮酒呢?”穿红衣的女子原来就是西施,她对刘导说:“我们刚才从广陵渡江回来,疲劳得受不了,很想喝一杯酒。”穿紫衣的是夷光,对刘导说:“这是和我一同来的三妹,不介事俗在幽邃的地方隐居很久了,和我一同出来,也应该是有德行的。”刘导对夷光说:“您的姐姐我来给她匹配。”又指李士炯说:“这是您的佳偶呀。”夷光大笑着,仔细看着李士炯。西施说:“李郎的仪表风采,也足以和我匹配。”夷光说:“我这个丈夫的容貌又怎能动人呢?”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都站起来离开席就寝。快到了清晨,两个女子请求离去。天还没亮,西施对刘导说:“我原本是浣沙的女子,吴王夫差的姬妾,你本来知道这些情况,我被越国选中,落入别人手中,吴王死后,又回到故国,而今吴王已经年老,不能让我再等春秋。夷光是越王的女儿,越国过去进贡吴王,我和夷光相互友爱,坐便同席,出门便同坐一车。今天出来,也是因缘份才会面。”说完西施显出精神恍惚的样子。刘导和杨士炯深感遗憾,听到京口清早鸣钟声,各自互相拉着手说:“今后相会没有日子了。”西施把一双宝钿赠给刘导,夷光拆了裙上的一对玉珠也给了李士炯。说

完,两个女子乘着宝车象细雨轻风一样离开了,她们的声音还象在耳边,不一会儿,天亮了。那时是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

## 刘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刘,而不知名。于堂屋脊,见一物,面如狮子,两颊垂白毛,长尺许,手足如人,徐徐举一足。须臾不见,少时刘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梁武帝末年,有个姓刘的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一天突然看见堂前屋脊上有一个东西,脸象狮子一样,两边面颊上垂着白毛,有一尺左右长,手和脚都象人,缓缓地抬起一只脚,突然便不见了,不一会刘氏就死了。

## 崔罗什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征诣州,道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楼阁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恍然下马,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



不叙,无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什就床坐,其女在户东坐,与什叙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女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颇善讽咏,虽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皆若吟啸,故入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岁。”什仍与论汉魏时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乃去不返。”什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见一大冢。什届历下,以为不祥,遂躬设斋,以环布施。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堤于桓家冢。遂于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园中食杏,忽见一人云:“报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十二为郡功曹,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出《酉阳杂俎》)

长白山的西边有个妇人的坟墓,魏孝昭王的时候,闻名且传天下。清河有一个叫崔罗什的人,二十岁就有很高的名望,被征召为州官,路上经过此地,忽然看到路边有一片楼阁相接,红门白墙。不久,有一个婢女从楼阁出来,对崔罗什说:“我家女主人要见您。”崔罗什恍惚下马,经过两重门内,又有一个婢女在前面引路。崔罗什说:“行路途中,忽然被厚爱,一向没叙说过什么,就不进去了吧。”婢女说:“我家女主人本是平陵

刘府君的妻子，侍中吴质的女儿，刘府君先走了，所以她想要见您。”崔罗什便跟着进去了。崔罗什靠床边坐下，那女子在东面坐着，和崔罗什闲谈，问寒问暖。房中有两个婢女手拿蜡烛，那女子叫一个婢女，让她把玉夹跪着放在崔罗什的前面。崔罗什平常很有文采，很善于讽喻吟诗，他虽疑心这些都不是活人，却也满心欢喜。女子说：“等到您在这停留，院子里的树木都好似在吟诗作歌，所以请您进来拜见你的容颜。”崔罗什便问：“魏帝给你父亲一封信，称谓你父亲是元城令，是不是呢？”那女子说：“我父亲做元城令时，是母亲生我的那一年。”崔罗什仍和她谈论汉魏时事，全都和汉魏史实一一符合，说的话很多，不能都记载，崔罗什又说：“您的丈夫姓刘，希望您能告诉我他的名字。”那女子说：“拙夫是刘孔才的第二个儿子，名叫瑶，字是仲璋，因为犯了过错被捉去，竟一去不回来。”崔罗什下床辞别想离开，那女子说：“今后再过十年，会再见面的。”崔罗什便拿头上的玳瑁簪给了那女子，女子也把手指上的玉环赠给了崔罗什，崔罗什上马走了几十步，回头便看到一个坟，他又下马走到坟边，认为刚才的事很不吉利，便亲自设斋，来布施群鬼。天统末年，崔罗什被公事所牵连，在桓家修筑河堤，崔罗什便在府上，把这些事告诉了济南的奚叔布，便哭着说：“今年竟是十年了，会怎么样呢？”崔罗什在园中吃杏，忽然看见一个人说：“我来报告女郎的口信。”不久就离去了，崔罗什一个杏还没吃完就死了。崔罗什做了十二年郡的功曹，被州里所推重，等到死了，没有不感伤的。

## 沈 警

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美风调,善吟咏,为梁东宫常侍,名著当时。每公卿宴集,必致骑邀之。语曰:“玄机在席,颠倒宾客。”其推重如此。后荆楚陷没,入周为上柱国,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旅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岳谷。虽致之非遥,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神其感录。”既暮,宿传舍。凭轩望月,作《凤将雏含娇曲》。其词曰:“命嗥无人嗥,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续为歌曰:“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吟毕,闻帘外叹赏之声,复云:“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音旨清婉,颇异于常。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拜云:“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警异之,乃县衣冠,未离坐而二女已入,谓警曰:“跋涉山川,因劳动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岂意女郎猥降仙驾。愿知伯仲。”二女郎相顾而微笑,大女郎谓警曰:“妾是女郎妹,适庐山夫人长男。”指小女郎云:“适衡山府君小子,并以生日,同覲大姊。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怀,辄欲奉屈。无惮劳也。”遂携手出门,共登一辎辘车,驾六马,驰空而行。俄至一处,朱楼飞阁,备极焕丽。令警止一水阁,香气自外入内,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须臾,二女郎自阁后,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援琴。为数弄,

皆非人世所闻。警嗟赏良久，愿请琴写之。小女郎笑而谓警曰：“此是秦穆公、周灵王太子、神仙所制，不可传于人间。”警粗记数弄，不复敢访。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醒。”小女郎歌曰：“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道。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题曰：“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警歌曰：“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二女郎相顾流涕，警亦下泪。小女郎谓警曰：“兰香姨、智琼姊，亦常怀此恨矣。”警见二郎歌咏极欢，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顾小女郎曰：“润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与小女郎同出。及门，谓小女郎曰：“润玉可使伴沈郎寝。”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门，已见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执警手曰：“昔从二妃游湘川，见君于舜帝庙读相王碑，此时想念颇切，不意今宵得谐宿愿。”警亦备记此事，执手款叙，不能自己。小婢丽质，前致词曰：“人神路隔，别促会赊。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遂掩户就寝，备极欢昵。将晓，小女郎起，谓警曰：“人神事异，无宜卜昼，大姊已在门首。”警于是抱持置于膝，共叙衷款。须臾，大女郎即复至前，相对流涕，不能自胜。复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警乃赠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歌曰：“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警瑶镜子，歌曰：“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极多，不能备记，粗忆数首而已。遂相与出门，复驾辘轳，送至下

庙,乃执手呜咽而别。及至馆,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警后使回,至庙中,于神座后得一碧笺,乃是小女郎与警书。备叙离恨,书末有篇云:“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望原作忘,据陈校本改。)从此遂绝矣。(出《异闻录》)

沈警字玄机,是吴兴县武康人。善于歌赋咏诗,做过梁代的东宫常侍官职,在当时很有名。每当有王公贵族摆宴请客,一定要派车去邀请他参加。当时流传说:“只要有沈警在宴席上,就一定能够使宾客倾倒。”人们推崇他到这样的程度。后来楚国亡国了,沈警就来到北周做上柱国一职。一次他奉命出使秦陇,途中经过张女郎庙,旅行中多用酒菜祈祷,沈警单单酌水祝词:“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岳谷。虽然祝词达不到那么遥远,可是随俗献上祭品,诚意在此,望神能感知。”日落后,住宿在旅馆,靠在窗边望月,做了《风将雏含娇曲》,那歌曲是:“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继续作歌道:“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吟咏完毕,听到帘外有赞叹欣赏的声音,又说道:“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声音清越婉转,与常人不一样。忽然看见一个女子挑帘进来,下拜说:“张姑娘姊妹向使节您问候。”沈警感到奇怪,就整理衣帽,还没等他离开坐位,两位女郎已经进来,对沈警说:“您翻山越岭辛苦得很,确实该昼行夜息多保重。”沈警说:“旅行在路途,春夜多感触,聊以几句诗,略消旅愁苦,哪想到你们,二位仙驾屈尊来临,想知道你们谁大谁

小。”两位女子相视而笑,大女郎对沈警说:“我是女郎的妹妹,嫁给庐山夫人的长子。”指着小女郎说:“她嫁给衡山府君的小儿子,想邀一同在生日这天,一同去看大姐。我们大姐进城还没回来,山里幽寂,好的夜色我们又多有感怀,特意诚挚地请您前去赴会同欢共乐,怕是委屈您了,请您别怕劳累。”于是携手出门,一同登上马车,用六马驾的车,奔驰而去。不久到了一个地方,红楼玉阁,全都非常华丽,她们让沈警停在一个水阁里,香气从外进来,帘幌有很多金缕翠竹,夹有珠玑,光照满屋。不一会儿,两个女郎从阁后飘然而来,拜过沈警靠他坐下,又准备酒菜,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抱着琴,弹了几曲,都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沈警叹赏很久,希望弹琴的写下歌词,小女郎笑着对沈警说:“这是秦穆公、周录王太子、神仙所创制的,不能传给人间。”沈警粗略记下几曲,不敢再问,等到酒醉,大女郎唱道:“人神相合兮后合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唱道:“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写道:“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沈警唱道:“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两个女郎相视流泪,沈警也流下了眼泪。小女郎对沈说:“兰香姨、智琼姐,也常怀这种遗憾啊。”沈警看见两个女郎歌咏极为欢畅,却不知道他们的秘密在哪里,沈警回头看小女郎说:“润玉,这个人可惦念。”很久,大女郎命令穿鞋,和小女郎一同出去,到门那儿,对小女郎说:“润玉可陪伴沈郎睡觉。”沈警欣喜得不得了,就携手进入门中,已看见小婢女上前铺上被褥,小女郎拉着沈警的

手说：“过去跟两位妃子游玩湘川，看见您在舜帝庙读相王碑，当时非常想念您，没想到今夜能高兴遂了盼望已久的愿望。”沈警也有同样的心情，感到很欢愉。拉着她的手坦诚述说，不能控制情感。小婢女美丽端庄，上前献歌道：“人神路隔，别会踪。况嫦娥妬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于是他们关上门睡觉了，非常欢爱。快天亮，小女郎起床，对沈警说：“人神情况不一样，不能贪恋白天。大姐已在门口。”沈警于是抱她放在膝上，一同叙说衷肠。不一会儿，大女郎就又到前，相对流泪，不能控制自己，又摆上酒，沈警又唱道：“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沈警就赠给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给沈警金合欢结，唱道：“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给沈警瑶镜子，唱道：“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很多，不能全都记下，略记几首罢了。于是她们和沈警走出门，又驾上那辆辘轳车，送到下庙，就拉着手呜咽而别。沈警等回到旅馆，从怀中拿出瑶镜、金缕结，很久，才告诉主人，昨夜不知是在哪里。当时同伴都奇怪沈警夜里有种特别香味，沈警后来出使回来，到庙里，在神座后面找到一个绿笺，竟是小女郎给沈警的信，详尽叙说离别之恨，信尾写道：“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沈警和小女郎从此就断绝了一切音信往来。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 总 邢 鸾  
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 胃  
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 征 唐 俭

崔子武

齐崔子武幼时，宿于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夜梦一女子，姿色甚丽，自谓云龙王女，愿与崔郎私好。子武悦之，牵其衣裾，微有裂绽。未晓告辞，结带而别。至明，往山祠中观之，傍有画女，容状即梦中见者，裂裾结带犹在。子武自是通梦，恍惚成疾。后逢医禁之，乃绝。（出《三国典略》）



南齐崔子武小时候住在外祖父扬州刺史赵郡人李宪家。夜里梦见一个女子,姿色很美丽。自称是龙王的女儿,愿意同崔子武私下交好。子武很高兴,牵着她的衣袖。微微拉出一条裂缝。天没亮她就告辞,子武给她衣带打上一个结走了。到了白天,子武去山祠中参观。旁边的墙上挂有一个女子的画像,容貌体态就是梦中见到的那个女子。裂缝的衣袖和打着结的带子也在像上。子武自然明白了那个梦,恍恍惚惚得了病。后来遇到医生禁止他的梦昧,就断绝了。

## 马道猷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见鬼满前,而傍人不见。须臾两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履上。指以示人:“诸君见否?”旁人并不见。问魂形状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虾蟆。”云:“必无活理,鬼今犹在耳中。”视其耳皆肿,明日便死。(出《述异记》)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在坐着自省中,忽然看见鬼满满地站在眼前,而旁人都看不见。一会儿,两个鬼进入到他耳中,推出他的魂,落在鞋上。马道猷指着魂示意旁人:“诸位看到了吗?”旁人并没有看见,问魂的形状象什么?道猷说:“魂正象虾蟆。”还说自己一定没有生还的可能,鬼现在还

在他的耳中。旁人看他的耳朵都肿了,第二天就死了。

## 顾 总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性昏憨,不任事。数为县令鞭朴,尝郁郁怀愤,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顾见总曰:“刘君颇忆畴日周旋耶?”总曰:“敝宗乃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王粲、徐干也,足下前生是刘祜,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当自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见记事音旨。”因出袖中轴书示之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文思坌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后数篇记得。诗一章题云《从驾游幽丽(丽原作厉,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绳纲绪,溟渎多腾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文皇在春宫,蒸孝踰问安。监抚多余暇,园圃恣游观。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銮。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团。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干。被命仰为和,顾已试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足躐浮云端。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其余七篇,传者失本。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娶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

寻生一子。荆州与字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予同览镜。予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予。”渠立应予曰：“防风骨节专车，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予又谓曰：“汝长大当为将。”又应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斫刺乎。”予知其了了过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干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干曰：“魏武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其国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无恙。贤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因为一章《寄娇羞娘》云：“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既而王粲、徐干与总殷勤叙别，乃遗刘桢集五卷。见县令，具陈其事。令见桢集后诗，惊曰：“不可使刘公干为小吏。”既解遣，以宾礼侍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时人勗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修进哉。”（出《玄怪录》）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总性情昏怡憨厚，不能担事，曾多次被县令鞭打。常常心情抑郁，满怀愤怒。因而逃避到坟墓之地，彷徨惆怅，不知去哪里。忽然有二个黄衣人拜见顾总，说：“刘君很想念我们昔日的来往吧？”顾总说：“我宗姓是顾氏。以前未曾见过面，怎么会有来往呢？”二人说：“我们是王

粲、徐干。你前生是刘楨。是坤明侍中。因收受赂金而贬为小吏。你应该自己知道啊？但你言辞严肃，还是看下记室的文辞吧！”就从袖中拿出轴书给他看，说：“这是你的文集，应该仔细看看它。”顾总验看，才了然明悟，就觉文思一起涌出。那本集子人们多有传本，只佚失了最后几篇。记得有诗一章，题目是：《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绳纲绪，溟读多腾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文皇在春宫，蒸孝踰问安。监抚多余暇，园圃恣游观。未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銮。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团。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干。被命仰为和，顾已试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足蹶浮云端。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剩余七篇，传下来的失了原样。王粲对顾总说：“我生来矮小，没办法娶了乐进的女儿。女儿象她父亲，矮小尤其厉害。自与你分别以后，改娶刘荆州的女儿。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刘荆州起名叫翁奴，今年十八岁，身長七尺三寸。遗憾的是未能参拜您。当他十一岁的时候，和我一起照镜子，我对他说：‘你的脑袋比我大。’他立刻回答我说：‘防风氏骨节满车，不如白起的头小而精明。’我又对他说：‘你长大应该当将军。’他又回答我说：‘仲尼是三尺孩童的时候，就耻于谈及霸道，况且我承蒙大人严训，怎敢执意于砍砍杀杀呢？’我知道他聪明过人。不知你有生以来有没有郎娘？”沉默很久，好象稍稍熟悉了。顾总就问：“二位先生既然是顾总的朋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我

当小吏的厄运呢？”徐干说：“你只要拿着以前的文集向县宰说明，就解脱了。”顾总又问：“坤明是什么国家？”徐干说：“是魏武帝开国时的邺地。你以前是那个国家的侍中，竟然忘了吗？你在坤明的家小都没有祸患。贤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之作，以前吟诵得如同老者。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诗侍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朗诵完毕，顾总不觉涕泪交流，就写给娇羞娘一首诗。诗云：‘忆儿貌，念儿心，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接着王粲、徐干与顾总殷勤话别，赠送刘桢文集五卷。顾总面见县令，具体陈述了这件事。县令见到刘桢文集后面的诗，惊叹道：“不能让刘公干为小吏。”马上解除了差遣，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后来不知道顾总在什么地方。文集不久也消失了。当时人们勉励后辈都说：“死去的刘桢还能庇护活着的顾总，难道可以不求上进吗？”

## 邢鸾

后魏洛阳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掘此地，辄得金玉宝玩之物。时邢鸾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后卓夜中随鸾索此物，

鸾不与之，终年而鸾卒。（出《洛阳伽蓝记》）

后魏洛阳永和里，是汉太师董卓的故宅。里的南北都有水池，是董卓建造的，水冬夏不干。里中有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所住宅。都是高高的门楼，华丽的房子。斋馆宽敞明丽，楸树、槐树遮荫道路，桐树、杨树夹道种植。当时是著名的富贵的里弄。挖掘此地，就能得到金玉宝玩等物。当时邢鸾家时常挖到丹砂及铜钱几十万枚。钱铭有字：“董太师之物。”后来董卓夜间跟邢鸾索要这些东西。邢鸾不给他。一年后邢鸾就死了。

## 肖摩侯

后魏胡太后末年，泽州田参军肖摩侯家人，浣一黄衫，晒之庭树，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见此衣为风所动，仿佛类人。谓是窃盗，持刀往击，就视乃是衣。自此之后，内外恐惧。更数日，忽有二十骑，尽为戎服，直造其家，扬旗举杖，往来掩袭。前后六七处。家人惶惧，不知何方御之。有一人云，按药方，烧羶羊角，妖自绝。即于屠肆得之，遂烧此等。后来至，掩鼻曰：“此家不知烧何物，臭秽如此！”翻然回，自此便绝。（出《五行记》）

后魏胡太后末年，泽州田参军肖摩侯的家人，洗一件黄衫。晾在庭院的树上，晚上忘收了回来。半夜，摩侯家人起夜，看见这件衣服被风吹动，仿佛象人一样。他以为是盗贼，持刀朝它打去，走近一看是件衣服。从此以后，摩侯家内外都很恐惧。过了几天，忽有二十个骑马的人，都穿着军服，径直来到他家。扬着旗帜，高举木棍，来来往往掩杀奔袭，前后六七拨。摩侯家里人惶惧不安，不知用什么方法抵御它们。有人告诉他说：“按药方烧羖羊角，妖孽自然就没了。”摩侯就从肉市场买来羖羊角烧了。那些人过后又来到他家都捂着鼻子说：“这家不知烧什么东西了，臭秽如此。”转身就回去了。从此之后就没了。

## 道人法力

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诣厕，于户中见一鬼，状若昆仑，两目尽黄，裸身无衣。法力素有臂力，便缚着堂柱，以杖鞭之，终无声。乃以铁锁缚之，观其能变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

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快到早晨的时候去厕所，在门口遇

见一鬼,形状象西城人,两眼都是黄色的,裸露着身体没穿衣服。法力一向有臂力,把鬼绑在柱子上,用木棍打它。鬼始终不出声。法力又用铁锁锁住它,看鬼能不能变走。天色昏暗后,就失去了鬼的踪影。

## 肖思遇

肖思遇,梁武帝从侄孙。父恚,为侯景所杀。思遇以父遭害,不乐仕进。常慕道,有冀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丘东山,性简静,爱琴书。每松风之夜,罢琴长啸,一山楼宇皆惊。常雨中坐石酣歌。忽闻扣柴门者,思遇心疑有异,命侍者遥问。乃应曰:“不须问。”但言雨中从浣溪来。及侍童开户,见一美女,二青衣女奴从之,并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礼见之,曰:“适闻夫人云,从浣溪来。雨中道远,不知所乘何车耶?”女曰:“闻先生心怀异道,以简洁为心,不用车舆,乘风而至。”思遇曰:“若浣溪来,得非西施乎?”女回顾二童而笑,复问:“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虑怀,应就寝耳。”及天晚将别,女以金钏子一只留诀。思遇称“无物叙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时来?”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劳情意。”思遇亦怆然。言讫,遂乘风而去。须臾不见,唯闻香气犹在寝室。时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陈校本作出《续博物志》)



肖思遇是梁武帝的堂侄孙。父亲肖惠，被侯景所杀。思遇因为父亲被害，不喜欢仕途进取，常仰慕道家，寄希望于神人，故起名叫思遇，字望明。意即希望遇见神明。他居住在虎丘东山，性情闲静，爱好琴书。每当松风之夜，他弹罢琴一声长啸，满山的楼堂殿宇都为之而惊。常常在雨中坐在石头上尽情歌唱。一天，他忽然听到扣柴门的声音，心里想着是否有异人出现，就叫侍人远远地问一问。那人回答说：“不用问。”只说是雨中从浣溪来的。等待童打开门，就看见了一个美女，后面有二个穿青色衣服的女侍跟从。都象神仙一样美貌。思遇穿上山人的衣服，以礼节会见了这个女子，说：“刚才听夫人说从浣溪来，下着大雨，道路又远。不知夫人所乘的是什么车？”美女说：“听说先生心怀神异之道，以简洁为心境。我就不用车子，乘风而来。”思遇说：“若从浣溪来，你莫非是西施吗？”那美女回头看了下二个女侍，笑着问：“先生怎么知道？”思遇说：“不要心怀疑虑，应该睡觉休息了。”到天亮，那美女就要告别了，她用一只金钏子留做告别之物。思遇说没有什么东西来表达心情，又说：“只有此心不忘。”夫人说：“这是最珍贵的。”思遇又说：“夫人这一去，什么时候再来？”夫人就抹着眼泪说：“不敢商定日期，免得白白劳烦你的情意。”思遇也感到悲伤。夫人说完，就乘风而去，一会就不见了，只闻得香气还在房内。这是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的事情。

## 任 胄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 ,谋杀高欢 ,事泄伏诛 ,其家未之知。家内忽见其头在饭甑上 ,相召看之 ,少顷 ,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国典略》)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 ,想刺杀高欢 ,事情败露被杀。他的家里还不知道。家里人忽然看见他的头在饭锅上 ,互相招呼着来看。一会 ,头不见了。才知道任胄被杀。

## 董寿之

北齐董寿之被诛 ,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 ,忽见寿之居其侧 ,叹息不已。妻问夜间何得而归 ,寿都不应答。有顷出门 ,绕鸡笼而行 ,笼中鸡惊叫。其妻疑有异 ,持火出户视之 ,见其血数斗 ,而寿失所在。遂以告姑 ,因与大小号哭 ,知有变。及晨 ,果得死闻。(出《续搜神记》)

北齐董寿之被杀了,他家里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夜里坐着,忽然看见寿之在她身旁叹息不停。妻子问他晚上怎么回来了?寿之都不回答。一会,寿之出门绕着鸡笼行走,笼中鸡惊叫起来。他的妻子怀疑有异常,拿着灯火出门观看,见血有好几斗,而寿之却不见了,就告诉了小姑,于是同家里大小一同啼哭,知道大事不好。到了早晨,果然得到寿之死的消息。

## 樊孝谦

北齐樊孝谦,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尝于其门首,观贵人葬车,揖方相而别。是后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门。孝谦出视,乃见所揖方相。门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语否。”孝谦惊倒。须臾便卒。贞观初,崔信明为洋州,与县丞向瓘无二说。(出《五行记》)

北齐樊孝谦,少年时代就有才气名声。二十二岁那年,因考中秀才,官拜员外散骑侍郎。他曾在门口看到贵人的葬车,他向驱鬼的方相作揖就回来了。这之后一年,到了这个忌日,有人敲门,孝谦出来一看,就看见了他去年拜揖的方相,站在门口说:“您去年的今天和我说话了吗?”孝谦惊倒在地,一会就死了。贞观初年,崔信明为洋州令,和县丞向瓘说法一样。

## 李文府

隋文帝开皇初,安定李文府,住邺都石桥坊。曾夜置酒瓶于床下。半夜觉,忽闻瓶倒漏酒声,使婢看之,酒瓶不倒,盖塞如旧。须臾,复闻有物嗒水声,索火照看,屋内静无所见。灭烛下关,未睡,似有以手指斫其膝。至三,文府起扪之,又无所得。乃拔刀四面挥之,即闻有声如飞蝉曳响,冲而出。文府后仕兖州须昌县丞,至开皇八年,见州故录事孔瓚,即须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厅前再拜,文府惊问何为,云:“太山府君选好人,瓚以公明干,则相荐举。”文府忧惶叩头。瓚良久云:“今更为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说之,说讫,便觉不快,须臾而死。(出《五行记》)

隋文帝开皇初年,安定人李文府,住在邺都石桥坊。他曾在晚上把酒瓶放在床下。半夜醒来,忽然听到酒瓶倒了酒洒了的声音。让婢女看看,酒瓶没倒,盖塞依旧。一会,又听到有东西滴嗒水的声音,拿火照看,屋内静悄悄的没看到什么。灭烛躺下没睡着,好象有手指砍他膝部,到第三次,文府起身按住,又没有什么,就拔刀四面挥砍,就听到好象飞蝉的声响冲出门去。文府后来官至兖州须昌县丞。到开皇八年,看见了兖州以前的录事孔瓚。是须昌人,已经死了。忽然白天到文府厅见拜

见。文府惊讶地问为什么？孔瓚说：“太山府君选贤。我因你有才干，就举荐了你。”文府仓惶叩谢。孔瓚过了半天说：“现在为你帮忙，千万不要说出。”到了开皇十年，文府自己说出了这件事，说完就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死了。

## 史万岁

长安待贤坊，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则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汉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也。”及掘得骸骨，因为改葬。后夜又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出《两京记》）

长安待贤坊，是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的住宅。这个宅子开始常闹鬼。住的人都死了。万岁不信，就住进了这个宅子。夜里见一个人衣冠高大华美，来见万岁。万岁问他来的事由，鬼说：“我是汉将军樊哙。墓地靠近您住宅的厕所。常常苦于秽恶之气。如果有幸移葬他处，必当厚报。”万岁答应了，进而责问他杀人的原由，鬼说：“他们各自因害怕而死，不是我杀的。”到后来挖出棺木，作了改葬之后。鬼夜里又来道谢，说：

“您能成为将军,我一定帮助您。”后来万岁为隋朝将军。每每遇到贼军,就觉得有鬼相助。打起仗来必定大胜。

## 房玄龄

房玄龄、杜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遂不复见。食讫,背灯就寝,至二更,闻街中有连呼王文昂者,忽闻一人应于灯下。呼者乃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语也?”对曰:“吾被累吏差直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时闻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谢而去。(出《续玄怪录》)

房玄龄、杜如晦未显贵之时,曾经一起从周地到秦地去。晚上宿于敷水店。正好有酒有肉,深夜对坐而食。忽然看见两只长着黑毛的手从灯光下伸出来,好象有什么请求,就各自拿一块烤肉放在手中。过了一会儿,手又出来,象捧着东西的样子。房、杜又各自斟了一杯酒给他,就没再见手出现。吃完饭,背对着灯就睡觉了。到了二更时,听到街中有连声呼唤王文昂的声音。忽然听见一个人在灯下答应。喊的人就说:“正东二

十里,有村人祭神的筵席,酒菜很丰盛。你能不能去?”回答说:“我已酒足饭饱。还有公事,去不了。劳烦你招呼我。”喊的人说:“你整天被饥饿所困,哪来酒肉?你本来不是官吏,怎么会有公差?为什么要说谎呢?”回答说:“我受阴累官吏差遣来给二位丞相值班。承蒙二相赐我酒肉,所以不能去。若平时听到呼喊,立刻就你追我赶地去了。”喊的人辞别而去。

## 魏 征

郑国公魏征,少时好道学,不信鬼神。尝访道至恒山,将及山下,忽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进。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悬《黄庭经》。亦至路次。谓征曰:“何之?”征曰:“访道来此,为风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会语乎?”征许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内即雕刻。延征于深阁,对灯火而坐,进以美酒嘉肴。从容论道,词理博辨,征不能屈。临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征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诬鬼神乎?有天地来有鬼神,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则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轻之哉?”征不答,及平旦,道士复命酒以送征,仍附一筒,达恒山中隐士。征既行,寻山路,回顾宿处,乃一大冢耳。探其筒,题云:“寄上恒山神佐。”征恶之,投于地,其简化一鼠而走,征自此稍信鬼神。(出《潇湘录》)

郑国公魏征年轻时喜好道学,不信鬼神。曾到恒山去访道,快到恒山的时候,忽然遇见了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前进。忽然有个道士拿着青竹杖,腰悬《黄庭经》,也到了路边,对魏征说:“去什么地方?”魏征说:“访道来此,被风雪阻隔。”道士说:“离这一、二里路就是我家。去住一宿,趁机交谈,可以吗?”魏征同意了。就一起走到一个宅院,外面很是荒凉,内里却是雕梁画栋。道士请魏征到里间,对着炉火而坐,端上美酒佳肴,从容论道,言辞通理广博雄辨,魏征不能把他说服。临近天亮的时候,谈及鬼神之事,魏征真切地说鬼神不能侵犯正直之人。道士说:“您所尊奉的是仙道,为什么诬蔑鬼神呢?有天地的时候就有了鬼神。道行高,则鬼神妖怪必然降伏,若自身道行不高,反而可能招来鬼神。怎么能轻视它呢?”魏征没有回答。到了早晨,道士又用酒来送别魏征,还附带一封信,送给恒山中的隐士。魏征就走了,找到了山路,回头看昨夜住的地方,乃是一个大坟墓,拿出他那封书信一看,上面写着:寄上恒山神佐。魏征讨厌它,就扔在地上。那封信变成一只老鼠跑了。魏征自此稍稍相信了鬼神。

## 唐 俭

唐俭少时,乘驴将适吴楚。过洛城,渴甚,见路旁一小室,有妇人年二十余,向明缝衣,投之乞浆,则缝袜也。遂问别室取



浆，郎渴甚，为求之。逡巡，持一盂至。俭视其室内，无厨灶，及还而问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贫无以炊，侧近求食耳。”言既，复缝袜，意绪甚忙。又问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贫贩者也，事事十余年矣。未尝一归侍舅姑，明早郎来迎，故忙耳。”俭微挑之，拒不答，俭愧谢之，遗饼两轴而去。行十余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归洛取之，明晨复至此，将出都，为涂刍之阻。问何人，对曰：“货师薛良之柩也。”骇其姓名，乃昨妇人之夫也，遂问所在，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发其柩，将祔先茔耳。”俭随观焉，至其殓所，是求水之处。俄而启殓，棺上有饼两轴，新袜一双。俭悲而异之，遂东去。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有士子二人，各领徒，相去百余步，发故殓者。一人惊叹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执锺，碎其柩而骂之。俭遂造之，叹者曰：“璋姓韦，前太湖令，此发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适开易其棺，棺中丧其履，而有妇人履一只。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发者爱姬也。平生龙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满将归，不忍弃去，将还于洛。既开棺，丧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只。两处互惊，取合之，彼此成对。盖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复无常，遂遗之耳。”俭闻言，登舟静思之曰：“货师之妻死五年，犹有事舅姑之心。逾宠之姬，死尚如此，生复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出《续玄怪录》）

唐俭年轻时，骑驴要去吴楚。经过洛城的时候，渴得很厉害。看见路旁有个小屋，有个妇人，年纪有二十多，对着光亮缝

补衣服。唐俭到她这里要水。近前一看她在缝袜子。她就到别的屋子取水。“您渴得厉害,我为您取水。”很快拿着一个盆去了。唐俭看她屋里,没有厨灶。等她回来就问:“夫人的住处,怎么不生火?”回答说:“贫穷没有东西做饭,向附近人家求食。”说完又继续缝袜子,神情很忙。唐俭又问:“什么原因这么着忙呢?”回答说:“我的丈夫薛良,是个贫穷的小商贩,干了十多年了。不曾回来一次照顾家里。明天早晨来人接我,所以很忙。”唐俭暗暗引诱她,妇人拒不回答。唐俭羞愧地辞别她,留下两轴饼。走了十多里,忽然想起所看的书有忘带的,就经洛城回家去取。第二天早晨又到了这个地方,被送葬的涂车和乌灵阻拦。唐俭问什么人出殡?回答说:“是商人薛良的灵柩。”唐俭吃惊于这个名字。是昨天那个妇人的丈夫。就问葬在哪里?回答说:“薛良结婚五年妻子死了,葬在故城。又过了五年薛良死了。薛良的哥哥主办他的丧事。想要合坟。”唐俭跟着观看。到了墓地,正是唐俭要水的地方。一会儿打开棺材。棺材上有饼两轴,新袜子一双。唐俭伤感而且很惊异这件事,就继续东行。船停在扬州禅智寺东南。有二个男子,各领一些人,相距百余步,在挖掘旧坟。一人叹息良久,他领的那伙人在一起哭。一个人拿着铁锹打碎棺材而骂着。唐俭就到那里造访。叹息的人说:“我姓韦。以前的太湖令。这个挖开的坟,是我死去的儿子,已经埋了十年了。刚才打开想换个新棺材,棺材里失去了一只鞋,却有妇人的鞋一只。指另一人说:“他是裴冀,前任江都尉。他开掘的是爱姬的墓。平生宠爱她。裴冀到任二年她死了,葬在这儿一年了。现在十年任期已满将要回家。不忍心弃她而去,想迁还洛城。等打开棺材,见丢失了一只鞋,

却有男人的鞋一只。双方都很惊异，拿来一配，彼此正好一对。这是因为我的不肖之子和她淫乱，往复无常，把鞋留在这里了。”唐俭闻言。登船想道：“商人的妻子死了五年，还有照顾家的心情。受到过份宠爱的姬妾，死了尚且如此，活着的时候还能希望她怎么样呢？那么，君子还应该沉溺在这种人身上而轻视自己的妻氏吗？”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裯人 漕店人  
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

慕容垂

唐太宗征辽，行至定州，路侧有一鬼，衣黄衣，立高冢上，神采特异。太宗遣使问之，答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言讫不见，问之，乃慕容垂墓。（出《灵怪集》）

唐太宗征辽的时候，走到定州。路旁有一鬼，穿着黄色的

衣服,站在高高的坟墓上面,神采特异。太宗派人问他,鬼回答说:“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说完不见了。太宗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慕容垂的墓。

## 李勣女

贞观元年,李勣爱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庐于墓侧。一日,女子忽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树之神窃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岳,故得便奔出。知尔在此,是以来。我已离父母,复有此辱耻,不可归。幸你匿我,我能以致富报尔。”家僮骇愕,良久乃许,遂别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晓来,行步如风。一月后,忽携黄金十斤以赐,家僮受之。出卖数两,乃民家所失,主者执家僮以告。洛阳令推穷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出《孙相录》,陈校本作出《潇湘录》)

贞观元年,李绩心爱的女儿死了,葬在北邙。让家僮住在坟墓的旁边。一天,女子忽然告诉家僮说:“我本来不应该死,是被大树之神偷去的,现在趁着那个大树之神去朝拜西岳,所以才能跑出来。我知道你在这里,就来了。我已经离开了父母,又受到这样的羞辱,不能回去了,希望你隐藏我,我能使你致富来报答你。”家僮惊愕半天才答应,就另安排了一间屋子。那

女子或早或晚地来,行走如风。一个月以后,忽然带来黄金十斤送给他,家僮收下。拿出去卖了几两。才知道黄金是百姓家丢的。失主抓住家僮来告官。洛阳令盘问其中的原委。家僮详述此事。等到追取的时候,那女子已经不见了。那些剩下的金子都变成了黄色的石头。

## 解袱人

江南有数人行船,见岸上两人,与船并行数里。岸上人云:“暂寄歇息。”船人许之。怪其跳踰上船,其疾如风。须臾,两人云:“暂至村,各有小袱,且寄船上,慎勿开也。”殷勤戒之,两人去后,船中一人解袱共看。每袱有五百贴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共惊,还结如故。俄顷二人回,云:“开讫,何因讳?”乃捉解袱人云:“是此人解。”遂掷解袱上岸,如掷婴儿。又于村中取人,拥之而去。经数日,一人欲放解袱者,一人不许,曰:“会遣一二年受辛苦。”乃解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马,恒于庭中置槽,自看饮饲。此时已夜,堂门闭,欲取富人无由。一人云:“此人爱马,解马放,即应开门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提之,应手即死。取得富人,遂弃解袱人而去。此家忙惧,唯见此人在,即共殴。缚之送县,以解袱等事为辞。州县不信,遂断死,此人自雪无由,久禁乃出。(出《异闻录》)

江南有几个人在行船,看见岸上有两个人与船并行好几里。岸上人说:“暂且到船上歇息一下。”船上人同意了。岸上人跳上船来,其快如风。一会儿,两人说:“暂且到村里,我们各有个包袱,先寄放在船上,千万不要打开。”再三告诫。两人离开后,船上一个人解开包袱,大伙一齐看。每个包袱有五百贴子,好象是纸,字不是篆隶,都不认识,大伙都很惊讶,依然照样系上。一会儿两人回来了,说:“解开包袱了,为什么隐瞒?”就抓住解袱人说:“是这个人解开的。”就扔解袱者到岸上,象扔婴儿一样。又在村中找来人,相拥而去。过了几天,一人想放走解袱人,一人不同意。说:“应该让他受一二年的辛苦。”就到了富人家。这户人家有好马,总在院中置槽饲养,自己看管马的饮食。这时已经半夜了,堂门紧闭,想抓获富人没有机会。一人说:“这人爱马,解开马放了,他立刻能开门出来。”就象说的那样,富人果然就出来了,一人抗起他,触手就死了。抓获了富人,就丢开解袱人走了。这家慌乱惊恐,只看见这个人在,就一块打他。绑上他送到县衙。解袱人就将解开包袱等事做为开脱的言辞。州县不信,就判他死罪。这人自己雪冤没有理由。关了很久才放出来。

## 漕店人

贞观中,长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华。一二年后,忽见亡弟来,容貌憔悴。言为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为林皋驿

马,只承困苦不堪,故来请兄代。兄大惊惧,更多与纸钱,遣努力且作。其后数月,又见弟来云,只承不济,兄遂不免去,其兄应时而卒。(出《异闻录》)

贞观年间,长安城西漕店人安葬他的父母,祭具非常豪华。一、二年之后,忽然看见他死去的弟弟来了,容貌憔悴。说因为哥哥厚葬父母的缘故,他被差为林皋驿马。承受困苦,不堪忍受,请哥哥代替他。哥哥大为惊恐,更多地给他纸钱,让他努力去干。过了几个月,又见弟弟来了说承受不了,哥哥不能不去。他哥哥马上就死了。

## 张琮

永徽初,张琮为南阳令。寝阁中,闻阶前竹有呻吟之声,就视则无所见。如此数夜,怪之,乃祝曰:“有神灵者,当相语。”其夜,忽有一人从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陈曰:“朱粲之乱,某在兵中,为粲所杀。尸骸正在明府阁前,一目为竹根所损,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辄投告。幸见移葬,敢忘厚恩。”令谓曰:“如是何不早相闻。”乃许之。明日,为具棺槨,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贯其左目。仍加时服,改葬城外。其后令笞杀一乡老,其家将复仇,谋须令夜出,乃要杀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烧十余家,令将出按行之。乃见前鬼遮令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将



有异谋。”令问为谁，曰：“前时得罪于明府者。”令乃复入。明日，掩捕其家，问之皆验，遂穷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铭于前曰：“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出《广异记》）

永徽初年，张琮为南阳令。晚上在楼上睡觉，听到阶前的竹子有呻吟的声音，靠近一看没看到什么。这样过了几晚，张很奇怪就祈祝说：“有神灵降临，应该和我说话。”这天晚上，忽然有一人从竹林中走出，相貌很丑陋，上前自我介绍说：“朱粲叛乱时，我在军中，被朱粲所杀。尸体正好在你府内楼前。一只眼睛被竹根伤了，不能忍受痛苦。因明府仁义贤明，所以就将将来相告。如有幸被移葬他处，不敢忘了你的大恩。”南阳令对他说：“如果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就答应了。第二天，为他准备了棺材，命人挖掘竹林，果然见到一具尸体，竹根穿过他的左眼睛。为他穿上时新衣服，改葬在城外。后来，南阳令用笞刑打死了一乡下老人。他的家属想要复仇，阴谋算计只须南阳令晚上出来，就要杀他。不久，城中失火，漫延烧了十几家。南阳令想出去巡视火情。就见前几天那个鬼拦住马说：“你深夜去什么地方？将有阴谋。”南阳令问谁干的？鬼说：“前些时被你得罪的人。”南阳令就又回去了。第二天就缉捕了他的家属。经过审问都验证了鬼说的事。就彻底地将他们绳之以法。晚上又祭拜鬼的墓，刻石碑树在墓前。铭文说：“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

## 刘门奴

高宗营大明宫,宣政殿始成,每夜,闻数十骑行殿左右,殿中宿卫者皆见焉,衣马甚洁。如此十余日,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对曰:“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门奴诘问之:“案《汉书》,楚王与七国谋反,汉兵诛之,夷宗灭族,安有遗嗣乎?”答曰:“王起兵时,留吾在长安。及王诛后,天子念我,置而不杀,养于宫中。后以病死,葬于此。天子怜我,殓以玉鱼一双,今在正殿东北角。史臣遗略,是以不见于书。”门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扰扰乎?”对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宫中,动出颇见拘限,甚不乐。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诚所望也。慎无夺我玉鱼。”门奴奏之,帝命改葬。发其处,果得古坟,棺已朽腐,旁有玉鱼一双,制甚精巧。乃敕易棺椁,以礼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鱼随之。于此遂绝。(出《广异记》)

高宗建造大明宫,宣政殿刚刚完成的时候,每到晚上都看见数十名骑马的人行驰在殿的左右。殿中守夜的卫兵都看见了,衣服马匹非常整洁,如此十多天。高宗让术士刘门奴问其中的原因。对方回答说:“我是汉代楚王戊的太子。”门奴质问他:“按《汉书》的说法:楚王和七国串通谋反,汉军杀了他,平灭了宗族。怎么能有遗留的后代呢?”回答说:“楚王起兵时,

天子顾念我，放掉就没杀我，养在宫中，后来因病而死，埋在这个地方。天子可怜我，用玉鱼一双殉葬，现在放在正殿的东北角。史官漏掉了这些事。所以不见于史书。”门奴说：“现在皇帝在此，你怎敢在院中搔扰？”回答说：“这是我过去住的地方。现在既然在天子宫中，行动很受拘束，请求改葬我在高敞美丽的地方，这是我真诚希望的。千万不要拿走我的玉鱼。”门奴向皇帝秉奏了这件事。皇帝命令改葬，挖开这个地方，果然有一古墓，棺木已经腐朽了，旁边有玉鱼一双，制造很精巧。皇帝下令换了棺材，以礼节把他移葬在宫外，并把玉鱼随葬。此后就没有鬼出现了。

## 阎庚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内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

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绊原作纠,据《广异记》改)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余,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讫,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閤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汗。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己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閤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赍为贖,当日成亲毕,留閤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出《广异记》)

张仁亶小时贫穷。常在东都北市寄居。有个叫閤庚的人,是马牙荀子的儿子,乐善好施。仰慕仁亶的品德,常常偷他父亲的钱财来接济仁亶的吃穿。荀子总是怒骂閤庚说:“你是商贩之流,他是才学之士。对你来说有什么理由破费钱财来奉养他呢?”仁亶听到这话,对閤庚说:“因为我而连累了你。现在我想去白鹿山,劳烦你相送财物,不敢忘记。”閤庚长期是仁亶形影不离的朋友,心中不忍分别,对仁亶说:“我也正想志于才

学,现在打算和你一同去。”仁亶赞许他有此志向,同意了,阎庚就私下准备好了驴马粮食一同走了。六天后,到了陈留,住在客店。仁亶住在内房,房外面也有床。很久,又来了一个客人,坐在床上。仁亶看他气质非凡,让阎庚到外面拿壶酒来,仁亶把酒请客人,客人不敢接受,仁亶坚持请他,就和他一起喝酒。酒喝得很高兴,就一同回房休息。半夜,仁亶问他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不是人,是地曹。地府令我主持河北一带婚姻事宜,为男女作合。”仁亶看他的衣服,看见袋中的细绳,方才相信。仁亶就问他自己的官位年寿。鬼说仁亶能活到八十多岁,位极人臣。仁亶又问阎庚的情况。鬼说阎庚命苦,不能做官。仁亶问用什么办法能达到好的结果?鬼说:“如果能找到美女许配他,或许能达到目的。现在河北离白鹿山一百余里的村中王老的女儿,面相极其尊贵。已经许配给别人了,我当解除那个婚约而促成这个婚姻来成全阎侯。马上走,将到村子的时候,会有场大雨,以此证明我的话。”说完就告别而去。仁亶和阎庚走了六、七天,到村边遇到大雨,衣服湿了,就到了村西王家,敲门半天,才出来迎接客人,说:“家里人不顺心的事,所以开门迟了,不要见怪。”仁亶问其中的原因?他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先前许配西村张家。今天过嫁妆,无礼嫌少,这是轻视的意思,已经决定解除婚约了。”仁亶、阎庚相视而笑。住了几天,主人很高兴。仁亶就说:“阎庚是我表弟、正当盛年,有志干才学,没有婚配。”主人以田舍之家推辞,但面露喜色,仁亶执意相求,主人就同意了,阎庚用驴马及其他携带的东西当作礼物。几天后成亲完毕,仁亶留阎庚在王家,独自走了,主人送走了他。这之后几年,仁亶官至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

知政事。后来阎庚多次遇到提拔。最后官至一州刺史。

## 明崇俨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少时，父为县令。县之门卒有道术，俨求教。教以见鬼方，兼役使之法。遗书两卷，俨阅之，书人名也。俨于野外独处，按而呼之，皆应曰：“唯。”见数百人。于是每须役使，则呼其名，无不立至者。俨尝行，见名流合祔二亲者，輒已出郊，俨随而行，召其家人谓曰：“汝主君合葬二亲乎？”曰：“然。”曰：“汝取灵柩，得无误发他人冢乎？”曰：“无。”俨曰：“吾前见紫车，后有夫人，年五十余，长大名家妇也。而后有一鬼，年甚壮，寡发弊衣，距跃大喜，而随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谓也？’汝试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谏有言如此。”祔亲者闻之，大惊，泣而谓俨曰：“吾幼失父，昨迁葬，决老竖取之，不知乃误如此。”崇俨乃与至发墓所，命开近西境，按铭记，果得之。乃弃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俨在内言事，及人间厌胜至多，备述人口，故不繁述。（出《纪闻》）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年轻时，父亲是县令，有个门卒会道术，崇俨向他求教，他教给崇俨见鬼和驱使鬼的方法，给崇俨书两卷，崇俨一看，书上写着人名。明崇俨在野外独处时，就按书上的人名招呼他们。都回答说：“唯！”见几百人来到。于是

每当驱使他们,就呼唤他的名字,没有不立刻就到的。崇俨有一次出行,看到名流之家想合葬二位父母,丧车已出了郊外。崇俨随之而行,呼唤他的家人对他说:“你家主人想合葬二位老人吗?”回答说:“是这样。”崇俨说:“你们挖取棺材会不会误挖了别人的坟呢?”回答说:“不能。”崇俨说:“我刚才看见紫车后面有个夫人,年纪有五十多岁,是个名家妇女。后面有一个鬼,年纪正当壮年,头发稀少,衣服破旧,跳跃着很惊喜的样子跟随着夫人,夫人哭泣着怒斥他说:‘跟我合葬怎么称呼啊?’你把我说的话告诉你家主人,说:明正谏这样说的。”合葬二老的主人听到这话,非常惊讶,哭着对崇俨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父亲,昨天迁坟,是由老仆办理的,不知道会错到这种程度。”崇俨和他们一起来到挖掘墓地的地方,让挖开靠近西侧的地方,按照铭文,果然找到了。于是抛开别人的尸骨而将亲人合葬在一起。崇俨在朝内的故事,在民间传说很多,详尽地出于口头流传,所以就不多说了。

## 王怀智

唐坊州人上柱国(上柱国三字原空缺,据陈校本补)王怀智,显庆初年。其母孙氏,及弟怀善、怀表并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经七日,背上已烂而苏,云:“在地下见怀智,见任太山录事。”遣此人执笔,口授为书,谓之曰:“汝虽合死,今方便放汝归家,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访我家,

白我母云：‘怀智今为太山录事，幸蒙安太。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此既功德物，早偿之。怀善将死，不合久住。速作经像求助，不然，恐无济理。’”此人既苏，即贳书特送其舍。所谓家事，无不暗合。至三日，怀善暴死。合州道俗闻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出《法苑珠林》）

唐朝坊州的人王怀智，显应初年死了。他的母亲孙氏和弟弟怀善、怀表还都活着。到了显庆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个人，忘了他什么名字，死了七天了，背上已经腐烂又苏醒过来，说他在地下见到了怀智。怀智被任命为太山录事，让他执笔口授了一封信，对他说：“你虽然应该死，现在我方便就放你回家，应该替我拿这封信到坊州，找到我家，告诉我母亲说：“怀智现在是太山录事，幸运安泰。只是家中曾借寺庙的木头做门，这既然是功德之物，就应该早早还给寺庙。怀善快要死了。你不应在他那儿久住。快点供经像救助。不然恐怕没有救助的机会了。””这人死而复生后，就带着书信特意送到他家。所说的家事，无不暗暗符合。到了第三天，怀善暴死。全州道家、俗家听说了这件事，无不增加修建功德的事。这是鄜州勋卫侯智纯说的事。



## 沙门英禅师

唐法海寺沙门英禅师，具言每见鬼，寺主沙门惠兰，怪而问焉。英曰：“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饥虚甚，以师大慈，又自有所见，从者二百许人，勿辞劳费也。’吾也报云：‘后日晓时书来，《两京新记》后日晓食书来作后日晚食当来）专相候待。’”惠兰便备酒脯之类。至时秦王果来，侍从甚众，贵贱罗列，坐食甚急，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时未有佛法，地下见责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茆孤应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陈轸，多为虚诈。”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为杀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从人索食，而自受饥窘也。”答曰：“慈心少，且余人又不相见。吾贵人，不可妄作祸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将来耶？深耽愧。”临去时，谓英曰：“甚愧禅师，弟子有物在，当相送。城东门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时人不知，妄云吕不韦冢耳。”英曰：“往赤眉贼发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贼将龕物去，细者深，贼取不得。见在。”英曰：“贫道出家，无用物处，必莫将来。”言讫谢去。（出《两京记》）

唐法海寺僧人英禅师，说他总见到鬼。寺主僧惠兰，就惊奇地问他？英禅师说：“最近秦庄襄王派人传话。说他饿得厉

害,以我的慈悲心肠,又自有所见,跟随他的二百多人,都是不辞劳苦的。我已经告诉他了,后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来,专门等候招待。”慧兰就准备了酒肉之类的东西,到时秦王果然来了,侍从很多,不分贵贱站到一起,坐下吃饭很急。秦王对英禅师说:“我已经八十年没吃饭了。”英禅师询问其中的原因?回答说:“我活着时候还没有佛法,在地下被责问到功德之事,我只以放生、体恤孤独来应付。因为欠缺福德,受罪没完,今天吃这一顿饭,要过了四十年才能再吃。”就指着座上人说:“这是陈轸,因为太虚伪奸诈。”又指着二人说:“这是白起、王翦,因为杀人太多,受罪也没完。”英禅师说:“怎么不朝人索要食物,而自己忍受饥饿呢?”回答说:“好心人太少了,况且其他人又不能见面,我是富贵之人,不能轻易去人间做坏事,所以就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又指着酒肉说:“寺主让我来,很打扰,非常惭愧。”临走时对英禅师说:“很对不起禅师,弟子有东西在,应该送给您,城东门外通化外尖尖的坟,是我的墓。人们都不知道,胡说是吕不韦墓。”英禅师说:“以前赤眉贼兵挖掘过了,怎么还能有东西在呢?”鬼说:“贼兵将粗糙的东西拿去了。细软在里面,贼兵拿不走,还在。”英禅师说:“我是出家人,没有用东西的地方,将来也用不着。”英禅师说完,秦王告别走了。

## 陈 导

唐陈导者,豫章人也,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

夜泊江浦，见一舟溯流而来，亦宿于此。导乃移舟近之，见一人浓眉大鼻如吏，在舟检勘文书，从者三五人。导以同旅相值，因问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浓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导乃邀过船中，浓眉亦随之。导备酒馔，饮经数巡，导乃问以姓氏，浓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来充使。”导又问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见问。君子此行，慎勿以楚为意，愿适他土耳。”导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导惊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报耳。然君须以钱物计会，方免斯难。”导恳苦求之，弁曰：“但俟我从楚回，君可备婚钱一二万相贖，当免君家。”导许诺，告谢而别。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子遗。导自别弁后，以忧虑系怀，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导以慳鄙为性，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使者怒，乃命从者持书一缄与导。导开读未终，而宅内掀然火起，凡所财物悉尽。是夕无损他室，仅烧导家。弁亦不见，盖以导慳嗇负前约而致之也。（出《集异记》）

唐朝陈导是江西人，以经商为业。龙朔年中，他乘船去楚地。夜晚船停在江边。看见一只船逆流而来，也停在这个地方。陈导就移舟靠近它，看见一人浓眉大鼻好象官吏，在检查文书，随从者有三五个人。陈导因同行而相见，就问他说：“您去哪儿？有幸同住这里。”浓眉人说：“因为公事到楚地，有幸在此相遇。”陈导就邀请他到自己的船中，浓眉人就随他过来了。陈导准备了酒菜。酒过数巡。陈导就问他姓名？浓眉人说：“我

姓司徒,名弁。被差往楚地,充当使者。”陈导又问:“办什么公事呢?”司徒弁说:“你不该问,你这次出来,千万不要在楚地停留。赶快去别的地方吧!”陈导说:“为什么?”司徒弁说:“我不是人,是阴间使者。”陈导惊讶地说:“什么原因不能去楚地呢?”司徒弁说:“我去楚地行布灾难。你也是应得灾的,感谢你的恩惠,所以才告诉你。但你必须用钱财物品打点,方能免除这场灾难。”陈导退切地苦求他。司徒弁说:“只等我从楚地回来,您可准备纸钱一二万相送,就能免去你家的灾祸。”陈导答应,告辞分别了。这年果然荆楚之地起了大火,接连烧了几万家,没有幸存的。陈导自从分别司徒后,因忧虑在心,就乘船回去了。等到了江西,司徒弁也来了,陈导慳嗇成性,借故其它原因,没有置办他许下的钱财。使者生气了,就让一个随从拿封信给陈导,陈导拆开没有读完,而家中立刻起了大火。凡是他的财物全部烧光。这晚没有损害别人家,只烧了陈导家,司徒弁也不见了。这都是因为陈导慳嗇,背叛以前的诺言而造成的。

## 王志

唐显庆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有女美,未嫁道亡,停县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夜初见此女来,妆饰华丽,欲伸繾綣,学生纳之。相知经月,此女赠生一铜镜,巾栉各一。令欲上道,女与生密共辞别。家人求此物

不得,令遗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遗左右缚此生,以为私盗。学生诉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遗人开棺验之,果无此衣。既见此征,于是释之。问其乡里,乃岐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以为女婿,怜爱甚重。(出《法苑珠林》)

唐显庆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任期已满,将要还乡。有个女儿很美,未到出嫁就死了。停在县里的寺庙中几个月了。寺中先就有个学生住在别一房里。天刚黑看见这个女子来,妆色、服饰豪华美丽,想和他拥抱,学生接纳了她,相好了一个月。这个女子赠给学生一面铜镜。衣巾、梳子各一个。县令王志打算上路。女子与学生暗里辞别。女子家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县令让按屋查找,在学生房中找到了这些东西。县令让随从绑上学生,把他当成偷盗之人。学生告诉了他们的事,说:“不但有这些东西,还留下了上下二件衣服。”县令派人打开棺材检查,果然没了这些衣服。既然看见了这些证据,就把学生放了。问他原籍?乃是岐州人,因跟从父亲南方任职,父母都死了,他就游历各地,增长见识,不久就该回乡了。县令给他衣服马匹,一起还乡。把他当成女婿,非常怜爱。

## 巴峡人

调露年中,有人行于巴峡。夜泊舟,忽闻有人朗咏诗曰:“秋逢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其音甚厉,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数十遍。初闻,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晓访之而更无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绝,咏诗处有人骨一具。(出《纪闻》)

调露年中,有人经过巴峡,晚上停船休息。忽然听见有人朗诵诗歌:“秋逢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那声非常凄厉,激昂悲越,这样朗诵了一宿,有几十遍。刚开始以为行船的人没有睡觉,早晨一打听知道没有其它船停泊,只有空山石泉、谿谷幽绝。诵诗的地方有一具死人尸骨。

## 陆余庆

陆余庆,吴郡人,进士擢第。累授长城尉,拜员外监察。久视中,迁凤阁舍人,历陕州刺史、洛州长史、大理寺少府监。主睿宗辔车不精,出授沂州刺史。余庆少时,尝冬日于徐亳间夜

行,左右以囊囊前行,余庆缓辔蹶之。寒甚,会群鬼环火而坐,庆以为人,驰而遂下就火。讶火焰炽而不暖,庆谓之曰:“火何冷,为我脱靴。”群鬼但俯而笑,不应。庆顾视之,郡鬼悉有面衣。庆惊,策马避之,竟无患。其旁居人谓庆曰:“此处有鬼为祟,遭之者多毙。郎君竟无所惊惧,必福助也。当富贵矣!”(出《御史台记》)

陆余庆,吴郡人。进士及第。先后任长城尉、员外监察。武则天久视年间,任凤阁舍人。历任陕州刺史、洛州长史、大理卿少府监。主管睿宗辇车不胜任,出任沂州刺史。余庆年轻的时候,曾于冬天在徐、亳州之间夜晚赶路,仆人带着行李在前面走,余庆放松马缰缓行。非常冷,遇到一群鬼围火而坐。余庆以为是人,就打马过去下来烤火。惊讶火焰炽烈而不暖,余庆对他们说:“火为什么不暖和呢?给我脱靴子。”群鬼只是附地而笑,不回答。余庆仔细看他们都有遮面布,十分吃惊,打马而走躲避他们。竟然没有后患。旁边住户对余庆说:“这地方有鬼作祟。遇到的人大多死了。您竟然没被吓倒,一定有福星相助,必定富贵。”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 讽 相州刺史 王 湛 狄仁杰  
李皓 张守珪 杨 瑒

## 夏文荣

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鷟时为（为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果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荣尅时日，晷漏无差。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侄也，贪猥无厌，著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旁人不得抵触。”差摄御史康豈推，奏断死。时母在都，见夏文荣。荣索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祷。后十日来，母如其言。荣曰：“且免死矣，



后十日内有进止。”果六日有敕：“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荣书卫汉郴字曰：“卫多不成，汉郴二州，交加不定。”后果唱卫州录事，关重，即唱汉州录事。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诉天官注拟不平。则天责侍郎崔玄暉，暉奏：“臣注官极平。”则天曰：“若尔，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出《朝野僉载》）

武则天长安年初，有个前任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当时的人都知道他能预言未来之事。张鷟当时是御史，出任处州司仓，特意回来，去求问夏之荣，夏文荣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个“柳”字，说：“您应该出任这个州。”到后来张鷟果然任柳州司户，后改任德州平昌令。夏文荣预算时间，和晷漏一样没有差错。苏州嘉兴县令杨廷玉，是武则天的表侄，他贪婪无厌，有人写词说：“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触。”皇上让御史康崇调查。奏明皇上，判了他死罪。当时他的母亲在京城，求见夏文荣，文荣要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祈祷，告诉她过十天再来。母亲听从了文荣的话，文荣说：“先免掉死罪，十天内有消息。果然到了第六天有了敕令：“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访文荣，文荣写了“卫、汉、郴”等字，说：“卫州可能不太行，汉、郴二州，交替不稳定。”后来，柳无忌果然当了卫州录事，因关口重要，无忌又当了汉州录事。当时，鸾台凤阁令史上书朝廷，控告天官记载历史不公平。武则天责成侍郎崔玄暉处理，玄暉奏明皇

上说天官记载历史很公平。武则天说：“若是那样，让吏部下命吏官和鸾台凤阁交换一下。”就让柳无忌做了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

## 张希望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旧居改造。见鬼人冯毅见之曰：“当新厩下，有一伏尸，极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长已来，未曾信如事，公勿言。”后月余，毅入，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适及阶，鬼引弓射中肩膊，希望觉背痛，以手抚之，其日卒。（出《志怪》）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居到旧房稍做改造后住下。有个能看到鬼的人叫冯毅，一天见到张希望，告诉他说：“在你新盖的马厩下面，埋着一个尸体，他很凶恶，您应该回避他。”张希望笑着说：“我从小到大，从不相信这类事，你不要多说了。”一个多月后，冯毅来了，看见鬼拿着弓箭，跟随在希望后面。希望刚走到台阶，鬼就发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希望觉得背痛，急用手抚摸。他当天就死了。

## 郑从简

周左司员外郎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宁，令巫者视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厅基之下。”使问之曰：“君坐我门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为也。”掘地三尺，果得旧骸，有铭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绝。（出《朝野僉载》）

周(唐)左司员外郎郑从简，他的住处大厅经常无缘无故地有吵吵闹闹声。很不安宁。他请巫者到家看一看，巫师说：“这里有伏尸，姓宗，妻子姓寇，在大厅的地基下面。”郑从简让巫师问鬼，鬼说：“您坐在我门上，我出入常碰到您，您自然就感到不好了，不是我故意的。”郑从简命人挖地三尺，果然有陈旧的尸骨，有铭文和鬼说的一样，从简把尸骨移出改葬别处，于是就没有鬼来吵闹了。

## 房颖叔

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

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两日而卒。所司奏状(状原作仗,据陈校本改。)下,即除李迥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出《朝野僉载》)

周(唐)地官郎中房颖叔,官拜天官侍郎,第二天想去上任。这天晚上,有个厨子老王,半夜起来,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王老不必起来,房侍郎上不了任,三天后,李侍郎才能上任。”王老就一觉睡到天亮。房颖叔当天就病了,两天后死去。有关人上报了情况,上司就重新任命李迥秀任侍郎官,李迥秀当天就去拜谢了,很快就上任了。王老拿这些话去问大伙,都说不知道,王老才明白这是神明的预告。

## 刘 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不寝,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绶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紫绶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罽花觥,白琉璃盏。醪醴馨香。

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录，一女郎为明府，举觞酌酒曰：“惟愿三姨寿等祁山，六姨姨与三姨婆等，刘姨夫得太山府虬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惚嫁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虬成判官，怕刘姨姨不欢。请吃一盞。”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传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翠绶下坐，使说令。翠绶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歌曰：“杨柳杨柳，裊裊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繡帘斜卷千条入。”又歌曰：“玉口金缸，愿陪君主。邯鄲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绮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传语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嚏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拾得翠钗数双，将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录》）

唐文明年中,竟陵官吏刘讽,晚上投宿在夷陵空馆。月光很亮睡不着。忽然有一个女郎从西轩来。仪态温和、美丽,轻歌慢步,徐徐而至中轩,回头告诉婢女说:“紫绶取西堂花垫来,再招呼刘家六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带来,传话说这地方好风月,足能游乐,弹琴咏诗,非常好,虽然有竟陵判司在,此人已睡着了,明月下不用回避。”不一会儿,三个女郎来了,还有一个小孩,容貌倾国。紫绶在院中铺好花垫,拜谢宾客,请她们坐好。座中设有犀角酒杯,象牙杓,绿罽花觥,白琉璃盏。酒气馨香,弥漫远空。女郎们谈笑歌咏,声音清脆、委婉。一个女郎为录事,一个女郎为明府,举杯祝酒说:“祝愿三姨婆寿比祁山,六姨和三姨婆等齐寿,刘姨夫得到太山府乱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给朱余国太子,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我们三四个女伴,一并嫁给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给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那平生的心愿就满足了。”一时都笑着说:“要给蔡家娘子罚酒。”翘翘这时是录事,自己先喝一杯,罚蔡娘子酒,说:“刘姨夫才貌温和,什么原因不让他做五道主使,空说乱成判官,怕六姨姨不高兴,请喝一杯!”蔡家娘子立刻拿着酒杯说:“知道被罚,只是因为姨夫年纪大糊涂,恐怕看不了五道黄纸文书,误了大神伯公事,喝酒又有什么损失呢。”于是众女郎都笑倒了,又一个女郎站起来,行酒令,仍抽出一个翠簪,快说,传翠簪行酒令,行不通就罚。令辞是:“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行过数巡。因令在翠绶下坐。让她说酒令,翠绶一向木讷,酒令到了,她只说:“鸾老、鸾老。”众女郎都大笑说:“以前贺若弼作弄长孙鸾侍郎,因其年老口吃,又没有头

发,所以制作了这个酒令。”三更后,都弹琴击筑,歌唱相和,歌唱道:“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禄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唱道:“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绣帘斜卷千条入。”又唱道:“玉口金钿,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唱完歌,已经是四更了,突然间有一个穿黄衫的人,头上有角,相貌很是雄伟,走进来行礼说:“婆提王让娘子快速回去。”女郎们都起来听从命令,说道:“不知王召见,刚才我们互相赏月到了这里,怎敢不去。”就让婢女收拾筵席。刘讽就大声咳嗽起来,看院中没有一点东西。第二天早晨,刘讽拣到几个翠钗,把它给别人看,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 相州刺史

唐王道坚为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毕则失之。后于州室梁间散得之,籍皆中截为短卷,遂不用矣,弃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将祀社,夜洁斋,卧于厅事。梦其父母尽来迎己,觉而恶之,具告其妻。因疾,数日卒。朱希玉为刺史,宅西院恒闭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髻,乘马直入,二苍头亦乘导之,至阁乃下。直吏以为亲姻家通信也,从而视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门为之开,入已复闭。乃索苍头及马,皆无之。走白希玉,希玉命开中院,但见四周除扫甚洁,帐幄围匝,施設粲

然,华筵广座,殽饌穷极水陆,数十人食具器物,尽金银也。希玉见之大惊,乃酌酒酹之以祈福。遂出,闭其门。明日更开,则如旧矣。室宇封闭,草蔓荒凉,二年而希玉卒。(出《纪闻》)

唐王道坚是相州刺史,州中吏人制造户籍册,完成后就丢失了。后来在州府屋中的房梁上零散地找到了它,户籍都从中间裁断,成了短卷,就不用了,放弃了它。有个李某在本州,第二天早上将要祭祀,夜里沐浴斋戒,睡在大厅,夜里梦见他的父母都来迎接自己,醒了之后很讨厌这个梦,都告诉了他妻子,就病了,几天后就死了。朱希玉是刺史,家宅的西院总是关闭的。朱希玉从衙门回来,忽然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衣服,梳着高高的发髻,骑马进来,两个随从也骑马跟随,到了门口才下马,门卫以为是替亲家送信的,跟随着看,那人庄重地慢慢行走,直接进入中院,院门为他而开,进去后又关上了,就看随从和马匹,都没有了,门卫跑去告诉了希玉,希玉就让打开中院,只见四周打扫得非常干净,帐幄围匝,置备完好,整洁,豪华的筵席,宽敞的席位,美酒佳肴都是水中陆地最好的,几十个人的食具器物,都是金银的。希玉看见这些很吃惊,就倒酒,酒洒在地上来祈祷安康,做完这些就退出来,关上了门,第二天再打开看的时候,就象以前一样了,屋子都是关闭的,野草荒凉,两年后希玉死了。



## 王 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后诬以他事，决杀之以灭口。式带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以问，湛白为叔检之。经宿曰：“叔前任富阳令日，合有负心事。其案见在，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曰：“诚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僉载》）

王湛能够测算阴间的事，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拿了衙门内吴实一百贯钱，后来因别的事诬陷他，杀了他灭口。叔玄式还想再升官，经过了上下的考试，五次都没有升官，就问王湛，王湛说为叔玄式验看一下，过了一宿说：“你以前当富阳令时，做了亏心事，案底现在还有，冥司判决说：‘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玄式说：“真有此事，是我的罪过。”

## 狄仁杰

则天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葺治,居之不疑。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听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斯须,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于此!”言讫不见。明日,杰令发之,果如其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广异记》。)

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任宁州刺史,他那所住宅一向不吉不祥,先前在那住过的刺史死了十多个了。狄仁杰刚到,差衷说官家住宅长时间不祥,没有敢住的人,再说草木荒凉,已经不能住了,请改住在别的地方吧。狄仁杰说:“刺史不住在自己的住处,怎么能住别的地方呢?”让人们打开锁头,修理整治,毫不犹豫地住进那宅子,几个晚上,奇异诡怪的事,多得记不

住了,狄仁杰愤怒地说:“我是刺史,这是我的宅子,你没理我有理,你若有理为什么不讲道理,反而以阴邪冒犯正直。你如果是神,我就想尽快听到你的教诲,你如果是鬼魅,你胆敢来冒犯我。我决没有惧怕你的意思,你白白地费心思变化吓人。你一定要相见的话,为什么不礼貌地出来呢?”不一会儿,有一个人穿戴着衣帽走上前来说:“我是某朝代的官员,葬在堂阶西边树下,尸体被树根穿过,疼痛难忍,我想告诉前任的几位刺史,哪知道刚想要说,那些人就一个个地死了。冥界去不了,以至于到今天这样地步,您若能够改葬,怎么敢到这儿打扰。”说完不见了。第二天,狄仁杰让人挖地,果然象他说的那样,就为他改葬,从此后就再也没有闹鬼了。

## 李 皓

唐兵部尚书李皓,时之正人也。开元初,有妇人诣皓,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皓不敢受。会太常卿姜皎至,皓以妇人与之。皎大会公卿,妇人自云善相。见张说曰:“宰臣之相。”遂相诸公卿,言无不中。谓皎曰:“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酒阑,皎狎之于别室。媚言遍至,将及其私。公卿迭往窥睹,时皓在座,最后往视。妇人于是呦然有声,皎惊堕地。取火照之,见床下有白骨。当时议者,以皓贞正,故鬼神惧焉。(出《广异记》)

唐朝兵部尚书李皓是当时的正人君子。开元初年，有个妇人面见李皓，她容貌风度，言语学识，都为当时第一。李皓不敢接。恰好太常卿姜皎到来，李皓把妇人介绍给他。姜皎大会公卿，妇人自称会看相，看见张说说：“宰相的面相。”于是为诸位公卿相面，言无不中。妇人对姜皎说：“您虽有好相，但不能寿终。”酒席将散的时候，姜皎轻侮地与妇人在别的屋子，把献媚的话都说尽了，将要偷情的时候，公卿们纷纷前去偷看，当时李皓在场，最后一个去看，妇人突然就高声大叫起来，姜皎惊吓得掉在地上，有人取来烛光一看，见床下有一堆白骨。当时议论的人都说，那是因为李皓坚贞刚正，所以鬼才惧怕他。

## 张守珪

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大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绵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辮踊悲泣久之，僧乃曰：“此辈前身，皆负守将令，唯趣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将禄位重，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此辈亦如君何？可（可原作不，据陈校本改。）白守将，为修福耳。然后数年，守将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骑还白守珪，珪留僧供养，累年去。后守珪

与其徒二十五人,至伊兰山探贼。胡骑数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马脱鞍,示以闲暇。骑来渐逼,守珪谓左右:“为之奈何?若不获已,事理须战。”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突前出战,守珪随之,穿其一角,寻俱得出。虏不敢逐。红旗下将谓守珪曰:“吾是汉之李广,知君有难,故此相救。后富贵,毋相忘也。”言讫不见。守珪竟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出《广异记》)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年轻时是河西主将,驻守玉门关,他的军兵都勤奋、勇敢、善战。每当探兵,远离防区,总把抢劫当成职业。有个西域胡僧,从西京制造袈裟装了二十多匹马驮着,回还大竺国,并带徒弟二十多人。探兵以为是锦锻等物品,就抢劫了,杀掉众人,到了杀胡僧的时候,刀棒胡乱打下而不能伤着他,探兵惊异,随即拿来马匹,只得到袈裟,探兵非常后悔,就在胡僧面前追悔,拊心哭泣了好一会儿,胡僧才说:“你们这些人,都背叛了守将的命令,只是这些被劫杀的僧人成了冤死鬼。但你们的守将官气很重,以后应该成为节度使大夫等官,你们这些人比他如何,可告诉守将,多修点福。而后几年,守将当有小灾,也有免除的办法。”探兵骑马回报守珪,守珪收留胡僧供养起来,几年后走了。后来守珪和兵丁二十五人,到伊兰山打探敌情,胡人兵马几千人突然到来,守珪力量不能对抗,就下马脱鞍,以闲暇警示敌人,敌兵渐渐逼近,守珪对左右的兵丁说:“没办法了,若不想自己被俘获,只能力战。”刚说完,忽然看见山下有打着红旗的几百名骑兵,冲到前边作战,守珪跟随他,穿过敌兵一角,大家都出来了,敌兵不敢追,红旗

下的将领对守珪说：“我是汉朝的李广，知道你有难，特意到这相救，以后富贵，不要忘了我。”说完就不见了，张守珪后来果然官至幽州节度使、御史大夫。

## 杨 瑒

开元中，洛阳令杨瑒，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伍伯诃使起避，不动。瑒令散手拘至厅事，将捶之，躬自责问。术者举首曰：“君是两日县令，何以责人？”瑒问其事，曰：“两日后，君当命终。”瑒甚愕，问何以知之，术者县告所见，举家惊惧，谓术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术者曰：“当以君之闻见，以卫执事。免之与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东院亭中。令瑒被发跣足，墙面而立，己则据案而书符。中夕之后，喜谓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即来。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餠，与壶酒，出定罪（陈校本罪作远，按洛阳有定鼎门，疑罪字为鼎字之讹。）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餠，君其无忧。不然，实难以济。君亦宜易衣服，处小室，以伺之，善为辞谢，问以所欲。子之策尽于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餠将专罄，而皂裘不至。瑒深以为忧，须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欣然，累有所进。瑒乃拜谒。人云：“君昨何之，数至所居，遂不复见。疑于东院安处，善神监护，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数，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

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宜盛饌相待。”言讫不见。明日，瑒设供帐，极诸海陆候之。日晚，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宴乐殊常浩畅，相语曰：“杨长官事，焉得不尽心耶？”久之，谓瑒：“君对坊杨锡，亦有才干，今措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声动，宜于锡（锡原作禄，据《广异记》改。）门相候。若闻哭声，君则免矣。”瑒如其往，见鬼便在树头，欲往锡舍，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瑒遂获免。（出《广异记》）

开元年中，洛阳令杨瑒，经常有公务出行。一天，看见槐树荫下有个占卜的人，洛阳令经过，他端庄自若，伍伯训斥他让他起来回避，他还是不动。杨瑒让衙役把他抓到府衙，想要打他，亲自审问，术士抬头说：“你只不过是两天的县官，怎么敢随便责打我？”杨瑒听后感到惊怕和奇怪，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术士说：“两天后，你就死了。”术士详细地告诉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杨瑒全家惊恐不安，对术士说：“先生既然能知道这件事，一定能祭祀消灾了，怎么样才能得到免除呢？”杨瑒拜了又拜，想求得解脱的办法。术士说：“应该以你的所见所闻来防护你，能否免除，我现在还不能知道。”说完就引导杨瑒到了东院亭中，让杨瑒散开头发，赤着脚，面对墙壁站着，自己就依靠桌案画符，半夜之后，高兴地对杨瑒说：“今天晚上暂且免除他来，明天，可以用三十张纸当钱，多做些饼，准备一壶酒，从定罪门出来，到桑林中间，等人过来就请他喝酒，穿着黑色的皮衣服，袒露右臂的人，就是召你的使者，如果能留他吃喝，你就

没有忧患了,不这样的话,实在难以帮助你了,你也应该换件衣服,躲到小屋里面,来等候他。多说感谢的话,问他需要些什么。我的办法就是这些了。”杨瑒照他说的,等到日影西斜时,酒饭眼看就要没了,黑衣人也还没来,杨瑒非常着急。又过了一会儿黑衣人走来了,杨瑒派人邀请他,黑衣人欣然前往,进了几道门,杨瑒就来拜见他,鬼说:“你昨天去了哪里?我几次到你的房前,都没能见到你,怀疑你在东院居住,但有神仙保护,所以不敢侵犯,现在地府招你,怎么办?”杨瑒又拜求解救自己,并烧纸钱,来资助他出来的费用。鬼说:“感谢你施舍恩惠,明天,我和地府中各位差吏一块来商量,你可要准备好丰盛的酒菜来招待。”说完就不见了。第二天,杨瑒摆设供桌酒席,全是些山珍海味。果然黑衣使者和他的同伴几十人一起来了,宴会非同寻常地浩大、欢畅,大伙说:“杨长官的事,怎么能不尽心呢!”过了很久,对杨瑒说:“你家对面的人家杨锡,也有才干,现在把“王字”旁改成“金”字旁,来招他。你到五更,听鼓声一响,你就在杨锡门前等候,若是听到哭声,你就得救了。”杨瑒照他的话去做了,看见鬼在树枝上,想去杨锡家,被狗暂时阻止,随后又从断墙中跳进去,过了一会儿听到了哭声,杨瑒终于得免一死。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

张果女

开元中,易州司马张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远弃,权瘞于东院阁下。后转郑州长史,以路远须复送丧,遂留。俄有刘乙代之。其子常止阁中,日暮仍行门外,见一女子,容貌丰丽,自外而来。刘疑有相奔者,即前诣之,欣然款浹。同留共宿,情态缠绵,举止闲婉。刘爱惜甚至,后暮辄来,达曙方去。经数月,忽谓刘曰:“我前张司马女,不幸夭没,近殡此阁。命当重活,与君好合。后三日,君可见发,徐候气息,慎无横见惊伤也。”指其

所瘞处而去。刘至期甚喜，独与左右一奴夜发，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开视之，女颜色鲜发，肢体温软，衣服汝梳，无污坏者。举置床上，细细有鼻气。少顷，口中有气，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复活，渐能言语坐起。数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辞以习书，不便出阁，常使赍饮食诣阁中。乙疑子有异，因其在外送客，窃视其房，见女存焉。问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床下，乙与妻歔歔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闻？”遂匿于堂中。儿不见女，甚惊。父乃谓曰：“此既申契殊会，千载所无，白我何伤乎？而过为隐蔽。”因遣使诣郑州，具以报果，因请结婚。父母哀感惊喜，则尅日赴婚，遂成嘉偶，后产数子。（原缺出处，明钞本、陈校本俱作出《广异记》）

开元年间，易州司马张果的女儿，十五岁那年，得病死了。张果不忍把女儿葬在远处，就暂埋葬在东院房中。张果后来转任郑州长史，因为路太远来回运这女子不方便，就留在了这里。时间不长就有刘乙代替了他住在这里。刘乙的儿子常到这房子里来。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常在门外走动，有一天刘看见一个女子，容貌很美丽，从外面进来。刘以为她是个私奔的，就大胆地上前到女子身边去试探，双方都非常高兴，都有诚意，就一同留在卧房共住。女子感情缠绵，举止闲静温顺，刘非常怜爱她，以后每天日落就来到卧房，到天亮才离去，过了几个月，女子忽然对刘说：“我是以前张司马的女儿，不幸早死，就近殡葬在这个楼阁，命里注定应当重新复活，与您融洽相处，过三天，您可以挖掘棺木，慢慢地等候气息，您千万不要无端

地惊慌和悲伤。”她指着她的葬地而离去。刘等到约定的日子非常高兴,自己与身边的一个奴仆在夜里挖掘墓地,深五、六尺,找到一个漆棺,慢慢地打开看看里面,见一个女子面容非常新鲜,四肢温软。衣服、头发、妆饰都没有损坏的地方,抬起她放在床上,微微有鼻气,不一会儿,嘴里也有气,用稀粥喂她,稍稍能下咽,等到天亮就复活了,渐渐能坐起来说话。过几天,刘才担心父母知道这回事,于是用练画不方便出楼阁作借口,常派人把饭菜送到楼阁中。刘乙疑心儿子有些怪异,趁儿子到楼阁外送客,偷偷地看他的房屋,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在那里,问她从哪里来,她全都告诉了刘乙。此时棺材还在床下。刘乙和妻子叹息说:“这既然是阴间最感动人的事,为什么不尽快早使我们知道?”于是将女子藏在堂屋中,儿子不见女子,很吃惊,父亲便对儿子说:“这既是阴阳间特别的相会,是千载所没有的,告诉我又有什么伤害,你何必做得这么隐蔽。”于是刘乙派人到郑州,把这件事全都报告给张果,借机请求结婚,女子的父母由悲哀转为惊喜,便约定日子同意结婚,于是刘乙的儿子和张果的女儿结成好夫妻,以后生了几个孩子。

## 华妃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

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悉取藏内珍宝，不可胜数，皆徙置伪冢。乃于城中，以辆车载空棺会。日暮，便宿墓中，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方掩而归。其未葬之前，庆王梦妃被发裸形，悲泣而来曰：“盗发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因备说其状而去。王素至孝，忽惊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以物色备（广异记备作补）盗甚急。及盗载物归也，欲入春明门，门吏诃止之，乃搜车中，皆诸宝物，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出《广异记》）

开元初，华妃得宠，生下庆三琼，死后葬在长安。到开元二十八年，有盗贼想要挖华妃墓，于是在原来坟墓的旁边一百多步的地方，伪筑了一个大坟墓，像要埋葬似的，又在坟内暗通地道，直通到原来的坟墓中。剖开棺木一看，她面容如活人，四肢都可以弯曲伸直，盗贼等恣行凌辱，还截断手腕拿下金钏，同时又割掉她的舌头，又害怕她托梦，把尸体侧立起来，而且在里面放上蜡烛，把棺内的珍宝全都取走了，不可胜数，都放在伪筑的坟墓中。于是在城中用辆车装上空棺材，等到日落，便住在墓中，取出各种东西放在魂车和送葬的车中，才这样遮掩着回来。在没等他们去送葬之前，庆王就梦见华妃披发裸体，悲伤哭泣而来说：“盗贼挖了我的坟墓，再加上截断我的手腕，侮辱我，我的魂冤枉，怎么可以说出来，但是我一定等他在

春明门毁败。”于是详尽地说明了他们的形貌就离去了。庆王一向非常孝顺，忽然惊起流泪哭泣，第二天早晨入朝奏明情况，皇帝便召集京兆尹万年令调集精干人员去紧急捕捉盗贼。万年令等人专门等盗贼装上东西回去，再抓获。这些盗贼想要进入春明门，门吏呵止他们，就搜查车中，全是各种各样的宝物，全部抓获群盗，拷打他们，他们立即就招服了。逮捕了几十个人，都是些无品行的豪门亲戚子弟，庆王请求严惩他们为首的五个人，得以亲自报仇，皇帝答应了他。他把这五个人的五脏都拿出来，烹饪他们，用以祭典华妃，其余盗贼都在京兆门外公布名单斩首，改葬贵妃。庆王哀伤了三年。

## 郭知运

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驿长锁房勿开，因而却回府，徒从不知也。至舍四十余日，处置公私事毕，遂使人往驿，迎己丧。既至，自看其殓。殓讫，因与家人辞诀，投身入棺，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开元年中，凉州节度使郭知运出去巡察，离开凉州百里地，郭知运在驿站暴死，他的魂就离开了身体，让驿长锁住房门不打开，他的魂就返回府衙中，他的随从都不知道。郭知运回到家里四十多天，处理安排公私事结束，就派人去驿站迎回

自己的尸体,棺到了以后,亲自看自己的尸体装殓,装殓完毕,就和家人告辞诀别,投身入棺,于是不再出现。

## 王光本

王光本,开元时为洛州别驾。春月,刺史使光本行县。去数日,其妻李氏暴卒。及还,追以不亲医药,意是枉死。居恒恸哭,哀感旁邻,后十余日,属诸子尽哭。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忽见李氏自帟而出,靓妆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辍哭,问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犹在此堂。闻君哀哭恸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感。语云:‘生人过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兹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嘱家人,度女为尼,放婢为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许,谓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讫,入堂中遂灭。男女及他人,但闻李氏言,唯光本见耳。(出《广异记》)

王光本,开元年时做洛州别驾,春季,刺史让王光本去县里,离家几天,王妻李氏突然死去。王光本得噩耗后返回洛州家中,后悔因没能亲自请医购药使妻子死去,认为是白白地死了,在那儿总是痛哭,哀痛感动了四邻。过了十多天,连部下所有人全都痛哭,光本因为太痛苦又放声痛哭一阵,忽然看见李氏从帟帐中走出来,穿着漂亮的衣服,有超过平常的美丽,王

光本停止了痛哭,问她死的事,李氏说:“我还没有离开这里,还在这个大堂,听到您痛哭,痛哭得很厉害,我在黄泉路上,倍加凄感,听人说,活人过于悲痛,使幽魂不安,我信了这句话,从此以后,不想让您象这样难过,而牵累阴间。”于是李氏嘱咐家人,让女儿念经拜佛成尼姑,散放婢女为平民,件件事都有条理,过一顿饭左右时间,李氏对王光本说:“人与鬼道路不同,不适合长久呆在这里,在这里会越来越遗憾。”说完,进入堂中就不见了,儿女与其他人,只听见李氏说话,只有王光本看见罢了。

## 幽州衙将

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后娶妻李氏,悍妒狠戾,虐遇五子,且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勅李氏决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出《本事诗》)

开元年间,有个幽州衙将姓张的,他有妻子孔氏,生了五

个孩子,后来死了。张后来又娶了个妻子李氏,她凶暴蛮横,虐待五个孩子,每天用鞭子打他们,五个孩子受不了过分的痛苦,就去他们母亲坟墓前哭泣,母亲忽然从坟墓里出来,抚摸她的孩子,悲痛哭泣了很久,于是在白布巾上写诗赠给张某说:“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个孩子得到诗,来献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向连帅痛哭诉说这事,连帅听到这件事,又上报皇上。皇上下诏,判决李氏受刑一百然后流放到岭南去。张某的职事也被停止。

## 韦氏女

洛阳韦氏,有女殊色。少孤,与兄居。邻有崔氏子,窥见悦之。厚赂其婢,遂令通意,并有赠遗。女亦素知崔有风调,乃许之,期于竹间红亭之中。忽有曳履声,疑崔将至,遂前赴之。乃见一人,身長七尺,张口哆唇,目如电光,直来擒女。女奔走惊叫,家人持火视之,但见白骨委积,血流满地。兄乃诘婢得实。杀其婢而剪其竹也。(出《惊听录》)

洛阳韦氏有一个女儿,容貌出众,年少就成了孤儿,和哥哥住在一起。邻居有个崔氏的儿子,偷偷看见韦氏的女儿,很



喜欢她，用厚礼贿赂她的婢女，于是让她说明他的意思，并有赠送的礼品。女子也一向知道崔氏的儿子有风情，便答应他，约定在竹林间红亭之中见面。等候时忽然听到有脚步声，猜想崔某将要到了，于是上前赴约，突然就看见一个人，身長七尺，张嘴哆嗦嘴唇，目光如电光，直奔来抓她，女子奔跑惊叫，家人拿火把看看情况，只看见白骨落成一堆，血流满地，韦氏女的哥哥便拷问婢女，得到了情况真实后，杀了那个婢女，并且砍断了那里的竹子。

## 崔尚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诣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间，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岂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不如焚之。”因而不见，竟失其本。（出《玄怪录》）

开元年间，有个叫崔尚的，著有《无鬼论》，论述很有道理，已经成书。准备向上进献这书。忽然有个道士到他家门前，请求看看那本书。道士读完，对崔尚说：“说理很严密，但是天地之间，如果说没有鬼，这是错误的。”崔尚对他说：“凭什么这么说？”道士说：“我就是鬼，怎么能说没有？您如果进献此书，一

定会被鬼神杀害,不如烧了书。”说完就不见了。同时失去那书。

## 河湄人

开元六年,有人泊舟于河湄者,见岸边枯骨,因投食而与之。俄闻空中愧谢之声,及诗曰:“我本邯郸士,祇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出《灵怪录》)

开元六年,有个乘船到河湄的人,看见岸边白骨,于是扔些吃的东西给它。不一会听到空中惭愧感谢之声,还有诗道:“我本邯郸士,祇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

## 中官

有中官行,宿于官坡馆,脱绉裳,覆锦衣,灯下寝。忽见一童子,捧一樽酒,冲扉而入。续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谓云:“崔常侍来何迟?”俄复有一人续至,凄凄然有离别之意,盖崔常侍也。及至举酒,赋诗聊句,未即崔常侍之词也。中官将起,四人相顾,哀啸而去,如风雨之声。及视其户,扃闭如旧,但见

酒樽及诗在。中官异之，旦馆吏云：“里人有会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聊句歌曰：“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出《灵怪集》）

有个中官在官坡馆住宿，脱去红外衣，盖着锦缎衣，灯下睡觉，忽然看见一个童子捧一杯酒，冲门而进，接着有三个人也都来到这里，都穿戴古代衣服、帽子，互相说着话：“崔常侍来得怎么这样迟？”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跟着进来，凄楚的样子有离别的情态，大概是崔常侍，最后一句就是崔常侍的词句。中官将要起来，四个人互相看了看，哀叹长啸而去，象风雨之声，等到再看那个门，关门象原来的样子，只见酒樽和诗还在，中官很奇怪，天亮时馆吏说：“乡里的人有个要见您的，丢了他的酒樽。”中官拿出酒杯给他看，竟是他所丢失的，写的诗歌是：“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

## 王 鑑

兖州王鑑，性刚犷，无所惮畏，常陵侮鬼神。开元中，乘醉往庄，去郭三十里。鑑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来，会日暮。长林下见一妇人，问鑑所往。请寄一袱，而忽不见。乃

开袱视之,皆纸钱枯骨之类。鑑笑曰:“愚鬼弄尔公。”策马前去,忽遇十余人聚向火。时天寒,日已昏,鑑下马诣之。话适所见,皆无应者。鑑视之,向火之人半无头,有头者皆有面衣。鑑惊惧,上马驰去。夜艾,方至庄,庄门已闭。频打无人出,遂大叫骂。俄有一奴开门,鑑问曰:“奴婢辈今并在何处?”令取灯而火色青暗,鑑怒,欲搯奴,奴云:“十日来,一庄七人疾病,相次死尽。”鑑问:“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闻郎君呼叫,起尸来耳。”因忽颠仆,既无气矣。鑑大惧,走投别村而宿。周岁,发疾而卒。(出《灵异集》,明钞本、陈校本俱作出《灵怪集》)

兖州王鑑,性格刚直,无所惧怕,经常辱骂鬼神。开元年间,趁着酒醉骑马去了村庄,离城里三十里地,王鑑已有五六年不走这条路了,走了不到十里路,正赶上日落黄昏,高高的树林下出现一个妇人,她问王鑑去哪里,请他寄送一个包裹,就忽然不见了。王鑑便打开包裹一看,里面都是纸钱和白骨之类的东西,王鑑笑着说:“蠢鬼戏弄你的老公。”他就骑着马继续向前走,忽然遇到十多个人围着一堆火在烤火,当时天气很冷,天色已晚,王鑑下马也到那里去,说了刚才所见到的情况,却没有一个人应和的,王鑑看着他们,对着火的人一半没有头,有头的人都戴着面纱,王鑑惊恐,上马飞奔离去,天亮前,才到村庄,可村庄门已关上,不断地敲打也没人出来,于是大叫大骂。不一会儿,有一个奴仆开门,王鑑问道:“奴婢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王鑑让那奴仆拿出油灯,可是火光黯淡。王鑑大怒,想要鞭打奴仆,奴婢说:“十天来,一个庄园七个人患病,

一个接一个都死光了。”王鑑问道：“那你怎么样？”奴仆回答道：“我也已经死了。刚才听到郎君您呼叫，就站起来了。”说完便忽然颠倒下去，就没有气了。王鑑非常恐惧，跑到别村住宿了，一年以后，他也发病死了。

## 李令问

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左迁集州长史。令问好服玩饮饌，以奢闻于天下。其炙驴罍鹅之属，惨毒取味。天下言服饌者，莫不祖述李监，以为美谈。令问至集州，染疾，久之渐笃。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开城门，纵令问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尝夜与奴私出游。至城门，遥见甲仗数百人，随一火车，当街而行。惊曰：“不闻有兵，何得此辈？”意欲驰告父，且复伺其所之。寻而已至城壕，火车从水上过，曾不渍灭，方知是鬼。走投其门，门已闭。不得归，遂奔令问门中处之。既入，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其子虽恐惧，仍窃窥之。忽闻堂中十余人诵经，甲仗等迟回良久。有一朱衣鬼，径三踢关，声如雷震，经声未绝。火车移上堂阶，遥见堂中灯火清静，尚有十余人侍疾。朱衣鬼又挟窗棂，其声如前，令问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门持令问出，遂掷于火车中，群鬼拥之而去。其子还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问疾。令问家中余口，无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惊，至今战惧未已。令问尸为鬼所掷，在堂西北陈重床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灵怪录》，明钞本、陈校本俱作出

## 《灵怪集》)

李令问,开元年间做秘书监,以后提升为集州长史。令问喜好吃喝玩乐,以奢侈闻名天下。他烧烤驴肉、腌制鹅肉之类,招法狠毒地品其味道。天下讲究吃喝的人,没有不效法李监的,把这件事称为美谈。李令问到集州,患了疾病,过了很久,病重了。刺史因为他是名士,同时又是同一宗族,经常派人夜间打开城门,放李令问家人出入城门。刺史之子,曾经夜间和奴仆偷偷地出去游玩。到了城门,很远便看见几百名卫士,跟着一辆带火焰的车,正当街行进,便惊讶地问道:“没听说有兵事,为什么来这些人?”想要回奔告诉父亲,又探察他们所到的地方。不久已到了护城河,带火的车从水上经过,不曾被浸灭,才知道是鬼。跑着找到城门,城门已关闭,不能回家,于是逃奔到李令问屋里停留。进去以后,带火的车也到了李令问中门外,刺史的儿子虽然恐惧,仍然偷偷看外面。忽然听到屋里十多人念诵经书,穿铠甲的士兵在那里逗留了很久。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鬼,一直连踢那个门闩,声如雷霆。读经书的声音也不停,带火的车也移上堂前的台阶,很远地看见屋中点着灯火,非常清静,还有十多个人侍候病人。穿红衣服的人,又戳坏了窗棂,那声音象刚才的一样,李令问左右的人都走散了,鬼从门那儿领着令问出来,于是把他放到带火的车中,群鬼簇拥着离去了。刺史的儿子回到屋里,陈述刚才的事。刺史第二天,派人问令问的病情,令问家里其他人没有敢站起来的,刺史使者叫喊他们才出来,说:“昨夜被惊吓,到现在惊吓都没消除,

令问尸体被鬼扔掉，在堂屋西北角停放在床下。”家人才聚集而哭。

## 僧韬光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相与友善。韬光富平人，将归，谓和众曰：“吾三数月不离家，师若行，必访我。”和众许之，逾两月余。（逾两月余四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和众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寻韬光。和众日暮至，离居尚远，（离居尚远四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而韬光来迎之曰：“劳师相寻，故来迎候。”与行里余，将到家。谓和众曰：“北去即是吾家，师但入须我，我有少务，要至村东，少选当还。”言已东去。和众怪之，窃言曰：“彼来迎候，何预知也？欲到家舍吾，何无情也？”至其家扣门，韬光父哭而出曰：“韬光师不幸，亡来十日，殡在村东北。常言师欲来，恨不奉见。”和众吊唁毕，父引入，于韬光常所居房舍之。和众谓韬光父曰：“吾适至村，而韬光师自迎吾来，相与谈话里余。欲到，指示吾家而东去。云要至村东，少闲当返。吾都不知是鬼，适见父，方知之。”韬光父母惊谓和众曰：“彼既许来，来当执之。吾欲见也。”于是夜久，韬光复来，入房谓和众曰：“贫居客来，无以供给。”和众请同坐，因执之叫呼。其父与家人并至，秉烛照之，形言皆韬光也。纳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诉曰：“吾非韬光师，乃守墓人也。知师与韬光师善，故假为之。如不相烦，可恕造次，放吾还也。”其家不开之，瓮中

(瓮中二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密祈请转苦。日出后却覆,如惊颺飞去,而和众亦还。后不复见(还后不复见五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焉。(出《纪闻》)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相互友好,韬光是富平人,将要回家,对和众说:“我几个月不离开家,师傅如果去,一定去看望。”和众答应他了。过了两个多月,和众去中都,路过富平,就去找韬光。和众日落时到了,离韬光居住的地方还很远,可韬光就亲自来迎接和众说:“烦劳师傅找我,所以就来迎候您。”走了一里多地,将要到家,对和众说:“向北去就是我家,师傅只进去等我,我有一点事情,溜跬到村东,稍等候一会就当回来。”说完已向东去,和众对此感到奇怪,自言自语道:“他来迎候我,怎么会预先知道呢?想要到他家却扔下我,为什么这样无情?”到了他家,敲他家门,韬光父亲哭着出来说:“韬光师傅不幸,过世十多天,葬在村东北边,他常说您想来,遗憾不能见面。”和众吊唁完毕,韬光父亲带他进入室内,在韬光常住的屋子里,和众对韬光父亲说:“我刚才到村子里,可韬光师傅亲自迎接我来的,互相说着话,走一里多地,想要到您府上,他指着哪个是您家就向东去了,说要到村东,稍稍隔一会儿就当回来。我不知道是鬼,正好碰到您,才知道是鬼。”韬光父母吃惊地对和众说:“他既然答应回来,回来就当拦住他,我想看到他。”于是深夜,韬光又来了,进入房内对和众说:“我因贫困客居此地,没有什么给你们。”和众请求同坐,于是拉着他喊人。他的父亲和家里人一同到了,拿着蜡烛照亮,相貌、说话都



是韬光。把他放到大罈子里，用盆盖上他，罈子里忽然有哀痛诉说声：“我不是韬光师傅，是守墓的人。知道师傅您和韬光师傅很好，所以假装是韬光，如果不麻烦您，可容我鲁莽，放我回去吧。”他家里人不打开盖子，罈子里的鬼就频繁请求诉苦。日出后拿开盖子，象急风吹走一样，可是和众也回去了，以后不再见到他。

## 僧仪光

青龙寺禅师仪光，行业至高。开元十五年，有朝士妻丧，请之至家修福。师往其家数日，居于庑前，大申供养。俗每人死谒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不告师。师但于堂明灯诵经，忽见二人侍之。夜将半，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有一妇人出堂，便往厨中营食，汲水吹火。师以为家人，不之怪也。及将曙，妇人进食，捧盘来前，独带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劳师降临，今家人总出，恐斋粥失时，弟子故起，为师造之。”师知是亡人，乃受其献。方祝，祝未毕，闻开堂北户声。妇人惶遽曰：“儿子来矣。”因奔赴堂内，则闻哭。哭毕，家人谒师，问安否。见盘中粥，问师曰：“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不令师知，家中无人，此粥谁所造？”师笑不答，堂内青衣惊曰：“亡者夜来尸忽横卧，手有面汗，足又染泥。何谓也？”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惊异焉。（出《纪闻》）

青龙寺禅师仪光,修持极其高深。开元十五年时,有个朝士的妻子死了,请仪光到他家修福,仪光师傅住在他家几天,住在厢房,大加供养。风俗有人死了都要拜问巫师,巫师说出死煞出现的时日,怕有妨害举动,死人家大多出去躲避。那天夜里,这家人都从北门出去了,没有告诉禅师。禅师只在正屋里点灯念经,忽然看见有两个人侍奉他。快到半夜的时候,忽然听到正屋里有人站起来,有拿衣服开门的声音,有一个妇人走出正屋,就到厨房里准备吃的,打水弄火。师傅以为是家里主人,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等到快要天亮,妇人吃饭,端着盘子上前来,只戴着面纱,光着脚,又拜见说:“烦劳师傅来到,现在家人都已出去,恐怕斋粥没准了,所以弟子起来给师傅送饭。”师傅知道这是已亡之人,就接受她的进献。才祷告,祷告没完,听到正屋北门有声响,妇人恐惶,立即说:“儿子来了。”于是奔跑到正屋内,就听到有哭声,哭声停止,家里人拜见师傅,问他安否。看见盘里的粥,问师傅说:“弟子们夜晚离开这里躲避灾祸,不让师傅知道,家里没有人,这粥是谁做的呢?”师傅笑着不回答,屋内婢女惊讶地说:“死了的人忽然夜间尸体横卧,手上有面迹,脚上沾有泥土,是为什么呢?”师傅就指着所做的粥来告诉他,那家人非常惊讶。

## 尼员智

广敬寺尼员智,尝与同侣于终南山中结夏。夏夜月明下,有哭而来者,其声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长八尺余,立于庐前。声不辍,遂至夜半,声甚呜咽,涕泪横流。尼等执心正念不惧,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纪闻》)

广敬寺有个尼僧叫员智,曾经和同伴,在终南山中欢度夏天归去。夏天月夜中,忽然传来一阵哭声,那声音宏大,很是悲凉。等哭声渐近到这里,竟是一个人,长八尺多,站在屋前,哭声不断。于是到了半夜,哭声很是幽咽低沉,泪流满面。尼僧等人潜心念经,毫无惧色,可哭着的人竟然不出言语就消失了。

## 杨元英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冢中剑。心异之,问削师:“何得此剑?”云:“有贵人形状衣服,将令修理,期明日五时来取。”子意是父授,

复疑父冢为人所开。至日,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伺之。至时取剑,乃其父也,骑白马,衣服如生时,从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剑下马,引诸子于僻处,分处家事。未问:“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叹息,谓子曰:“我有公事,不获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当取少资,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诫之云:“数日须用尽。”言讫诀去,子等随行涕泣。元英又谓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宁有百年父子耶?”言讫诀去。子随骑出上东门,遥望入邙山中,数十步忽隐不见。数日,市具都尽。三日后,市人皆得纸钱。(出《广异记》)

杨元英,武则天时做太常卿,开元年间,过世已有二十年,他的儿子因为到冶成坊削家,突然发现了他父亲坟墓中的剑。心里感到奇怪,问削家。“怎么得到这把宝剑。”答道:“有个穿戴高贵衣服的人,他让人修理,说等到明天中午来取。”杨元英的儿子料想是父亲给的,又怀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开。到了第二天,他和弟弟一同去削师家里,等候那人,到了取剑时间,竟是他的父亲,骑着白马,穿的衣服都象活时穿的一样,有五六个人随从。兄弟俩在道左出来拜见父亲,悲泣了很久,元英拿剑下马,引领两个儿子到偏僻的地方,分别交代了家里的事,最后问他们的母亲在家没有。他们说:“合葬已十五年了。”元英说:“我当时不知道。”再三叹息,对儿子说:“我有公事,不能久住。明天,你们可以再到这,应当拿走一点钱财,帮助你们过艰辛的生活。”儿子按期来到了,元英也到了,儿子拿到三百千银

两,父亲告诫他们说:“几天内一定要用完钱。”说完要诀别离去。儿子们就跟随哭泣,元英又对儿子说:“你们不懂这事,人鬼道路不一样,哪里有百年父子的呢?”说完就急忙诀别离去,儿子跟着骑上马出走到东门,遥望父亲进入邙山中,又几十步忽然隐藏不见了。过几天,买东西把钱用光了,三天后,商人所得都变成了纸钱。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盛 杨溥 薛直 刘洪

## 薛矜

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送日于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银篋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令车中若问，便宜饷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翌日往来过，见妇人门外骑甚众，跃蹶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门，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厅，令矜坐，云：“待汝束。”矜觉火冷，心窃疑怪。须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见

一灯,火色微暗,将近又远,疑非人也。然业已求见,见毕当去,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至内,见坐中帐中,以罗巾蒙首,矜苦牵曳,久之方落,见妇人面长尺余,正青色,有声如狗,矜遂绝倒。从者至其室宇,但见殡宫,矜在其内,绝无间隙。遽推壁倒,见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将息,经月余方苏矣。(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薛矜任长安尉,执掌为宫内采买事宜。他交替往来于东西两市。一天,在东市市前,看见一驾坐车,车中有一妇人,手白如雪,薛矜顿生爱慕之心。于是派手下人拿一只银镂小盒,站在车傍。妇人让侍婢去问价钱。薛矜手下人说:“这是长安薛少尉的东西,吩咐说如果车中人问,就廉价卖给她。”妇人很高兴地道了谢,薛矜稍稍挑逗了这妇人,妇人竟很高兴,就对薛矜说:“我住在金光门外,你应该去看看我呀!”薛矜派手下人跟着去了她住的地方。

第二天,薛矜来到妇人的住处,看到门外有很多坐骑,犹豫着没有通报。渐渐客人们都散去了,薛矜叫通禀说自己在门外,并让手下人呈上自己的名片。于是薛矜被邀请到外厅落坐,说:“稍候片刻,妇人在修饰打扮。”

薛矜觉得很冷,心中暗暗生疑,感觉事情有点奇怪。不一会儿,薛矜被领入堂中,堂上的帐幔是黑布的,远远地看见一盏灯,灯光有点儿暗淡,灯光象在近前,却又似离得很远。薛矜怀疑这女子不是人,但已经要求见面,只有见面后马上离去。他心中不停地默诵“千手观音咒”。走到内室,见那妇人坐在帷

帐中 ,用罗巾蒙住脸。薛矜用力拉 ,好一会儿才把罗巾拉下来 ,看见妇人的脸有一尺多长 ,纯黑色 ,发出了象狗一样的叫唤声。薛矜被吓得立即昏倒在地。他的随从只看到了一处临时停放棺材的地方 ,薛矜正在里面 ,里面一点空隙都没有。随从立即推倒墙壁 ,看见薛矜已经昏死过去 ,只有心房上还有点儿热气 ,随从把他抬到店中细心护理 ,过了一个多月薛矜才醒过来。

## 朱七娘

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 ,倡姬也 ,有王将军 ,素与交通。开元中 ,王遇疾卒 ,已半岁 ,朱不知也。其年七月 ,王忽来朱处 ,久之日暮 ,曰 :“能随至温柔坊宅否 ?”朱欲许焉 ,其女弹唱有名 ,不欲母往。乃曰 :“将军止此故佳 ,将还有所惮耶 ?”不获已 ,王以后骑载去。入院 ,欢洽如故。明旦 ,王氏使婢收灵床被 ,见一妇人在被中 ,遽走还白。王氏诸子 ,惊而来视。问其故 ,知之父所引。哀恻久之 ,遂送还家焉。(出《广异记》)

东都洛阳思恭坊的朱七娘 ,是个妓女。当时有位王将军 ,平时和朱七娘有私情。唐朝开元年间 ,王将军患病死去 ,已经过了半年 ,朱七娘也不知道。那年七月 ,王将军忽然来到朱七娘住处 ,呆了很长时间 ,天色已经很晚 ,王将军说 :“能跟我到



温柔坊我的住处吗？”

朱七娘想跟他去，但朱七娘那位很有名气善歌舞弹唱的女儿，不愿让母亲去，说：“将军留在这里本来挺好的，还有什么顾忌吗？”女儿没有阻止住母亲。王将军把朱七娘放在坐骑后面载着她一起去了他的住处，进入院内，就象过去一样与朱七娘欢爱。

第二天早上，王将军的妻子让婢女收拾灵柩的床被，看见被中有个妇人，立即跑回去报告。王将军的几个儿子，感到很惊奇，个个都跑来看，并寻问其中的缘故，才知道是亡父领来的。大家哀痛了很久，后来就把朱七娘送回家去了。

## 李光远

李光远，开元中，为馆陶令。时大旱，光远大（明钞本大作将。）为旱书，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州司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恸哭者，皆曰：“长官不死，宁有是耶？”其夜，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谓百姓曰：“我虽死，旱不虑不成。司马何人，敢沮斯议。”遂与百姓诣司马宅，通云：“李明府欲见。”司马大慎，使人致谢。光远责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为准？宜速成之，不然，当为厉矣。”言讫，与百姓辞诀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赖焉。（出《广异记》）

唐开元年间,李光远做馆陶令。当时天大旱,李光远极力书写旱情,书写成就突然死去。死后,县令告诉了州里,州司马遮掩旱情,百姓全都怨恨。有痛哭的人,都说:“长官不死,哪有这样的事?”那天夜里,李光远忽然乘着白马,来到旱灾地区,对百姓说:“我虽然死了,旱情不考虑不行,司马是什么人?竟敢阻止这样的建议?”于是和百姓到司马宅府去,通告说:“李明府想要见他。”司马非常惊惧,派人表示谢意,李光远责骂道:“你不是人,旱灾是百姓的事,怎么也得以生死为准绳应该尽快解决这事。不这样,必当成为祸害了。”说完,和百姓告辞诀别才离去。那年是大旱年被认定了,百姓多亏李光远。

## 李 霸

岐阳令李霸者,严酷刚鸷,所遇无恩。自承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胫。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饥寒。一考后暴亡。既敛庭绝吊客。其妻每抚棺恸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今妻子受此寂寞。”数日后,棺中忽语曰:“夫人无苦,当自办归。”其日晚衙,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霸见形,令传呼召诸吏等。吏人素所畏惧,闻命奔走,见霸莫不战惧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既至。(既至二字原空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霸诃怒云:“君等无情,何至于此!为我不能杀君等耶?”言讫,悉颠仆无气。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霸云:“但通物数,无忧不活。卒以五束绢为准,(明钞本作赠。)绢至便生。”各谢讫去后,谓

两衙典：“吾素厚于汝，何故亦同众人，难杀汝一身，亦复何益？当令两家马死为验。”须臾，数百疋一时皆倒欲死。遂人通两疋细马，马复如故，因谓诸吏曰：“我虽素清，今已死，谢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疋绢毕。指令某官出车，某出骑，某吏等修，违者必死。一更后方散。后日处分悉了，（了原作便，据明钞本改。）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歃飧，飧毕，又上马去。凡十余里，已及郊外，遂不见。至夜，停车骑，妻子欲哭，棺中语云：“吾在此，汝等困弊，无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阳千余里，每至宿处，皆不令哭。行数百里，忽谓子曰：“今夜可无寐，有人欲盗好马，宜预为防也。”家人远涉困弊，不依约束，尔夕竟失马。及明启白，霸云：“吾令防盗，何故贪寐？虽然，马终不失也。近店东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余里，有藜林，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亲族闻其异，竞来吊慰，朝夕谒请，霸棺中皆酬对，莫不踳蹶。观听聚喧，家人不堪其烦。霸忽谓子云：“客等往来，不过欲见我耳。汝可设厅事，我欲一见诸亲。”其子如言，众人于庭伺候。久之曰：“我来矣！”命捲帟，忽见霸，头大如雍，眼亦睛突，瞪视诸客等。客莫不颠仆，稍稍引去。霸谓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殡野外。”言讫不见，其语遂绝。（出《广异记》）

岐阳县令李霸，残酷凶猛，他从没有给别人施过恩惠。从承尉以下到典吏都遭到过他的毒害。他秉性倔强，以清贫自喜。他的妻子儿女不免跟他受饥寒。李霸在任三年后，突然死去了。他入殓以后，他的灵堂没有来给他吊唁的。他的妻子每

当抚棺痛哭，就哭诉着：“李霸在世时又怎么样，让妻子儿女忍受这样的寂寞。”过了几天，棺材里忽然传出话语，道：“夫人不要痛苦，我会自己回来的。”

就在这天该上晚衙的时候，李霸让家人在灵堂摆设案几，之后他现出身形，让传呼个个小吏们。小使们平时就很惧怕他，听到传呼，急忙跑。这些人见到李霸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腿打哆嗦。李霸又派人召来县丞及簿尉，他们到了以后，李霸怒喝道：“你们无情无义，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以为我不能杀了你们吗？”说完，这些人全都倒下断了气。家人都来到灵堂上祈祷。李霸说：“只要通晓物理数术，就不愁不能使他们复活。最后以五疋绢为准，绢送到，他们就复活了。”众人各自谢过后离去，李霸对两个衙典说：“我一向厚待你们，为什么你们也同其他人一样？只杀了你们一条命，也没有什么好处，应该让你们两家的马死，作为考验。”过了不久，两家的几百匹马一下都倒下。眼看就要死了。于是有人送来两匹好马，其他的马又都复苏如平常了。于是李霸对各个小吏们说：“我虽然一直很清廉可现在我已经死了，就谢谢你们各位吧，可能不会不给我一些好处吧！”又以五匹绢为准才作罢。

李霸派某官出车，某某出马，某吏等待修理车辆，违者必死。一更后众人才散去。第三天全都处理停当，家人便引道上路。每到一个祭祀的地方，就留下祭献的物品，祭献完毕，又马上离去。约走了十多里路，已经到了郊外，就不见了。

到了夜晚，停下车马，妻子想要哭，棺材里传出话，说：“我在这里，你们很疲劳，不要哭了。”

李霸家在都城，离歧阳一千多里，每次到了住宿的地方，

都不让他们哭。又走了几百里,李霸忽然对儿子说:“今夜不要睡觉,有人要来偷好马,应该防备呀!”家里人长途跋涉,都很疲惫,没有依照李霸说的做,这天夜里,竟真的丢了马。天亮时告诉了李霸,李霸说:“我让你们防备盗贼,为什么贪睡?虽然如此,马还是没有丢。附近店东面有条路,向南走十多里,有片丛林,马就拴在丛林下,去把它牵回来。”家人按照他的话找到了马。到了都城,亲戚们听说了李霸这奇异的事,争着来吊唁他。早晚拜见,李霸在棺材中都应对。客人们都恭恭敬敬地,却又侷促不安。很多人来谛听,人声喧闹,家人忍受不了烦乱。李霸忽然对儿子说:“客人们来来往往,不过是想见见我罢了,你可以设置厅事,我想见一下各位亲朋。”他的儿子照他说的做了。大家在厅堂等候,过了很久李霸说:“我来了。”命令卷起帏帐,忽然看见李霸,头大得象个大坛子,眼睛红红的,眼珠凸出来,瞪着眼睛看各位宾客,客人没有不吓倒的,渐渐被引领离去。李霸对儿子说:“人神的道路不一样,屋里不是我长久居住的地方,快把我葬到郊外。”说完就不见了,他的话就没有了。

## 洛阳鬼兵

贞元二十三年,(按贞元无二十三年,下云帝在东京,疑贞字为开字之误。)夏六月,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

渐至水北。闻其过时，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人马嘈嘈有声，俄而过尽。每夜过，至于再，至于三。帝恶之，使巫祝禳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食。尝读《北齐书》。亦有此事。天宝（宝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晋阳云有鬼兵，百姓竟击铜铁以畏之，皆不久丧也。（出《纪闻》）

唐贞元二十三年，夏历六月，皇帝在东都洛阳，百姓因传说有鬼兵而相互惊骇，都不知逃跑到哪里去了，有的自相冲撞击伤。那些鬼兵刚从洛水之南经过，街市喧闹，渐渐到了洛水以北。听到鬼兵经过的时候，天空中象有几千万穿着铠甲的骑兵，人马嘈嘈声不断，不久全都过去了。每当黑夜过去，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来，皇帝非常厌恶这件事，派巫师向鬼神祝祷以消除灾祸，每夜晚就在洛水边摆设饮食。皇帝曾经读过北齐的书，书上也记有这样的事。天宝年间，晋阳说有鬼兵，百姓争着击打铜铁来吓唬鬼兵，不久就全丧命了。

## 道德里书生

唐东都道德里有一书生，日晚行至中桥，遇贵人部从，车马甚盛。见书生，呼与语，令从后。有贵主，年二十余，丰姿绝世，与书生语不辍。因而南去长夏门，遂至龙门，入一甲第，华堂兰室。召书生赐珍饌，因与寝。夜过半，书生觉，见所卧处，

乃石窟。前有一死妇人，身王洪涨，月光照之，秽不可闻。书生乃履危攀石，仅能出焉。晓至香山寺，为僧说之，僧送还家，数日而死。（出《纪闻》）

唐代东都洛阳道德里有一个书生，有天晚上走到中桥，遇到显贵人及部下随从，车马很多。他们看见书生，招呼他让他跟在后面。有位高贵的女主人，二十多岁，容貌超群，她和书生不停地说着话，因而向南走离开长夏门，便到了龙门，进入一个最好的住宅，华丽的厅堂幽静的屋子，女主人招呼书生，赐予他美酒佳肴。于是和她同床共枕。过了半夜，书生醒来，看见所躺的地方，竟是石窟，前面有一个死了的妇人，身体浸泡在水中，月光照着她，污秽不堪，臭不可闻。书生便踩着危险的石头攀援着，勉强能走出来。天亮时到了香山寺，对寺僧说了这件事。寺僧送他到家，没几天就死了。

## 安宜坊书生

开元末，东京安宜坊有书生，夜中闭门理书。门隙中，忽见一人出头。呵问何辈，答云：“我是鬼，暂欲相就。”因邀书生出门。书生随至门外，画地作十字，因尔前行。出坊，至寺门铺，书生云：“寺观见，必不得度。”鬼言：“但随我行，无苦也。”俄至定鼎门内，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前至五桥，道旁一冢，天窗中

有火光。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俯见一妇人，对病小儿啼哭，其夫在旁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灯，妇人惧，呵其夫云：“儿今垂死，何忍贪卧，适有恶物掩火，可强起明灯。”夫起添烛，鬼回避妇人。忽取布袋盛儿，儿犹能动于布袋中。鬼遂负出，至天窗上，兼负书生下地。送入定鼎门，至书生宅，谢曰：“吾奉地下处分，取小儿，事须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烦君。当可恕之。”言讫乃去，其人初随鬼行，所止之处，辄书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验。因至失儿家问之，亦同也。（出《广异记》）

唐开元末年，东京安宜坊有位书生，夜里关门整理书籍，门隙中，忽然看见一个人露出个头。书生呵问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鬼，暂且想要靠近你。”于是邀请书生出门。书生随他到门外，在地上画了个十字，便向前走，走出安宜坊，到了寺门铺，书生说：“寺观出现，一定不能通过。”鬼说只随我走，没有痛苦。不久，到了定鼎门内，鬼背着书生从门隙中出来，向前走到五桥，道旁有一座坟。天窗中有火光，鬼又背着书生上天窗旁边，低下头看见一个妇人，对着有病的小孩啼哭，她的丈夫在旁边假装睡觉。鬼就跳下，用手遮挡灯光，妇人害怕，呵呼丈夫说：“儿子现在快要死了，你怎么忍心贪睡？正赶上有个恶物，遮掩灯光，可以勉强起来点灯。”丈夫起来添灯油，鬼回避妇人。忽然拿出布袋包儿子，儿子还能在布袋里动，鬼就背着出来。到天窗上，又背着书生下到地上，送他到定鼎门。到书生的住宅，感激地说：“我奉地下人的吩咐，来抱小孩，这事须活人作伴，所以这次麻烦您了，应该可以宽恕我吧。”说完就离



开了。那书生当初随鬼去时，所停的地方都画十字。第二天，书生领他的兄弟察看那些十字。十字都验证了，于是到丢儿子的人家里询问情况，也都相同。

## 裴 盛

董士元云，义兴尉裴盛昼寝，忽为鬼引，形神随去。云：“奉一儿。”至儿家，父母夹儿卧，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明钞本佛下空缺三字，似有脱文。）生人既至，鬼手一挥，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儿出床，抱儿喉有声，父母惊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甚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广异记》）

董士元说，义兴尉裴盛白天睡觉，忽然被鬼牵引，形神都随着离去。鬼说：“送给我一个儿子。”到了一个孩子家，父母夹着儿子躺着，前面有拜佛的事，鬼说：“因为那种佛事，活人到了。”鬼手就一挥，那孩子的父母就都睡去了。鬼让裴盛抱孩子出床，抱的孩子喉咙还发出声响，父母惊醒起床，鬼就领裴盛出来。裴盛苦苦邀鬼到他的房舍，将自己魂推入形体中他才醒过来。

## 杨溥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天宝五载,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而导者未眠时,向山林再拜咒曰:“土田公,今夜寄眠,愿见护助。”如是三请而后寝。夜深雪甚,近南树下,忽有人呼曰:“张礼。”树头有人应曰:“诺。”“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与去来。”树头人曰:“有客在此,须守至明。若去,黑狗子无知,恐伤不宥。”(明钞本不宥作人命。)树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饮食,理须同去。”树上又曰:“雪寒虽甚,已受其请,理不可行,须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装毕,撤所卧毯,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长三尺而蛰不动,方惊骇焉。(出《纪闻》)

豫章各县,都出产好木材。谋利的人去采伐木材,将它运到广陵,价钱就增加几倍。唐天宝五年,有个叫杨溥的人,和几个人到树林中找好木材。冬天的傍晚,满天飞雪,深山中没有住处。有个粗大的木头横卧在那里,它里面是空的,可容纳几个人,他们就进入里面同住。可是向导没睡的时候,他对着山林又拜说:“土田公,今夜寄宿在这里,希望得到您帮助。”象这样几次祈祷之后才睡觉。深夜,雪更大了,靠南边树下,忽然有

人喊道：“张礼。”树上有人答应道：“唉。”“今天夜晚北村有一家女儿出嫁，有丰盛的酒饭，我们一起去。”树上人说：“有客人在这，要守候到天亮，如果离开，黑狗无知，我担心伤害到他们，就不可宽恕了。”树下的人又说：“大雪天这么冷，姑且找点吃喝，理当同去。”树上的人又说：“下雪天虽然冷得厉害，已经接受他的请求，按理不应该去，应防备黑狗子。”喊他的人就离去了。到了天亮，杨溥他们装车完毕，撤掉铺的毡子。原来有条黑蛇在下面，蛇大得象瓶子，长三尺而冬眠不动，大家方才惊骇不已。

## 薛直

胜州都督薛直，丞相纳之子也，好杀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县还归，去州二驿，逢友人自京来谒。直延入驿厅，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谓何？”友人曰：“佛经云，有旷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杀，故制此戒。又俗所传，每食先施，得寿长命。”直曰：“公大妄诞，何处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诳，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盖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声云：“薛直，汝大狂愚！宁知无佛！宁知无鬼！来祸于君，命终必不见妻子。当死于此，何言妄耶？”直闻之大惊，趋下再拜，谢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诲之。”空中又言曰：“汝命尽午时，当急返，得与妻孥相见。不尔，殡越于此矣！”直大恐，与友人驰赴郡，行一驿，直入厅休偃。从者皆休，忽见直去，从者百

余人,皆左右从人。驿吏入户,已死矣。于是驿报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与别曰:“吾已死北驿,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诀,故此暂来。”执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复乘马出门,奄然而歿。(出《纪闻》)

胜州都督薛直,是丞相薛纳的儿子。好杀杀打打,不知道有鬼神。薛直在胜州,去县里返回胜州。离胜州还有两个驿站,遇见朋友从京城来拜见他。薛直请他进入驿站厅里,命令上酒饭,朋友没吃饭先祭祀。薛直说:“拿出这些饭食祭祀怎么讲?”朋友说:“佛经上说:‘空旷的野外有鬼,吃人的血肉,佛能去感化他,让他不杀人’,所以做了这样的戒备,又是俗人所留传的习惯,每次吃饭前先拜佛,能够长寿。”薛直说:“您太荒诞不经了,什么地方有佛?谁是鬼?俗人互相迷惑,愚蠢的人跟着人云亦云,聪明的人不会被迷惑的。你大概也是俗人吧。”刚说完不久,空中传来话语声,说:“薛直,你太狂妄愚蠢了,怎么知道没有佛?怎么知道没有鬼?给你带来祸患,到死一定见不到你妻子儿女了,你应当死在这里!为什么口出狂言呢?”薛直听到这些大吃一惊,急忙走下来拜了又拜,道歉说:“我愚昧固执,不知道有神,神教诲我吧。”空中又说道:“你命绝在中午,应当赶紧返回,能够和妻子儿女见面。不然就要埋葬在这里,成为游魂野鬼。”薛直非常恐惧,和朋友骑马急奔回州郡,走到一个驿站,薛直进入客厅仰卧休息,随从的人都休息了。忽然看见薛直离去,随从的一百多人,都跟在左右。驿站小吏进门一看,薛直已经死了。因此驿站的人去报告薛直家,薛直已经回到家

里,招呼妻子和她诀别说:“我已经死在北边驿站,身在这里,现在成了鬼,恐怕不能当面诀别了。因此暂且回来。”他握着妻子的手,一个劲儿地勉励妻子,后又骑马出门,气息奄奄慢慢地死去了。

## 刘 洪

沛国刘洪,性刚直,父为折冲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阳,召为行军。洪随之蓟,因得给事楚玉,楚玉悦之。楚玉补屯官,洪请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辄死,屯遂荒废,洪乃请为之。楚玉以凶难之,洪曰:“妖由人兴,妖不自作。洪且不惧,公何惜焉?”楚玉遂以为太和屯官。洪将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运斧而度,木自折举,击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则干之,罪死不赦!”笞数发,匠人言说:“愿见宽恕,吾非前后杀屯官者也。杀屯官者,自是辅国将军。所居去此不远,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旧佛殿也。以其净所,故守之。吾因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与地平,吾方得去。今者来,故诉于公。公为平之,吾乃去为人矣。”洪曰:“汝言辅国不远,可即擒来。”鬼曰:“诺。”须臾,匠人言曰:“刘洪,吾辅国将军也。汝为人强直,兼有才干,吾甚重之,将任汝以职。今当辟汝,即大富贵矣。勉之。”因索纸,作诗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诗。及其下笔,书迹特妙,可方王右军。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诗曰:“乌乌在虚飞,玄驹

遂野依。名今编户籍，翠过叶生稀。”其二章曰：“个树枝条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谁觉□。”（谁觉□陈校本作逸□迟。）诗成而去。匠人乃屯属役。数日疾甚，昇至范阳。其父谒名医薛，亦会疾。洪言语如常，而二冷密冷气侵□□□□□。（而二冷密冷气侵□□□□□。黄本作而二人密介气侵未岁乃卒□。）洪初得鬼诗，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载棺。“名今编户籍”，盖洪名。“生希”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个树枝条朽”，故条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谓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谓五面啼。洪死后二十日，故吏野外见洪紫衣，从二百骑，神色甚壮。告吏曰：“吾已为辅国将军所用，大富贵矣。今将骑从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养于刘氏，年与洪齿，尝与洪言曰：“吾闻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扰乱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须臾得前，又引其中，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惊曰：“洪（洪原作汝。据陈校本改。）存日尝有言，须（明钞本、许本须作顷。）来在军，久绝书问。今见死乎？何与平生言协也？”母言未毕，洪即形见庭中，衣紫金章，仆从多至。母问曰：“汝何缘来？”洪已富贵，身亦非人。福乐难言，故迎母供养。”于是车舆皆进，母则升舆，洪乃侍从，遂去。去后而母殂，其见故吏时，亦母殂之日也。（出《纪闻》）

沛国人刘洪，性情刚直。他父亲任折冲尉，薛楚玉在范阳时，被征召做行军，刘洪跟着到了蓟地。于是刘洪有机会在薛楚玉处供职。薛楚玉很喜欢刘洪，他要补任一位屯官，刘洪要

求前往。

檀州有个屯子叫太和屯,来这里上任的就死,屯子就荒废了。刘洪请求到这里任职。薛楚玉就讲恐怖的故事来吓他。刘洪说:“妖怪是由人兴起的,不能自己兴妖。我都不怕,你为什么顾惜呢?”薛楚玉就把他补做太和屯官。刘洪带着人马到了太和屯。屯子有处废墟。刘洪依傍着废墟盖起了房屋。木匠正举斧掂量着如何砍下去时,树自己就断了,砸到木匠身上立即就死了。刘洪大怒,训斥吏卒,扶着木匠站起来而鞭打他,询问说:“你是什么鬼,我刚刚管理屯子,你就冒犯我,罪该当死不可饶恕。鞭打很多下,木匠说:“愿您宽恕我,我不是先后杀屯官的人。杀屯官的人,本是辅国将军。他住的地方离这不远。我是守佛殿基鬼罢了,这废墟是旧佛殿,用它净化这地方,所以守着它。我因做人时有罪过,安排我守护这个殿基,殿基和地齐平,我才能离去。现在您来,因此向您诉说,您给我平了,我就去做人了。”刘洪说:“你说辅国将军离这里不远,可以立刻把他捉来。”鬼说:“行。”不一会儿,匠人说:“刘洪,我是辅国将军,你做人刚强正直,又有才干,我很器重你,我要委任你职务,现在应当征召你,你立即就大富大贵了。”匠人规劝他,于是要来纸张,写了两首诗,那个匠人只是个小卒,一向不懂诗,等到他下笔,书写得特别奇妙,可以与王羲之相比。薛楚玉要过来珍藏起来,那诗是:“乌乌在虚飞,玄驹遂野依。名今编户籍,翠过叶生稀。”第二首是:“个树枝条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谁觉□□□。”诗写成就离去了。匠人就给屯官役使,几天后,刘洪得了重病,把他抬到范阳。他的父亲拜见名医给他治病,也正赶上父亲有病。刘洪说话象平常一样,而二冷密

冷气侵,刘洪刚刚得到鬼诗,思考着不能明白其意。等到他死了。鬼诗都黑了,就把他装在棺材里。现在编在户籍的上的名字是刘洪。活着的人,说刘洪死的模样。第二首诗的“个树枝条朽”,是旧枝条朽。“三花五面啼”,是刘洪家有八口人,刘洪和两个人死了,是所说的“三花”;五人哭,是所说的“五面啼。”刘洪死后二十天,过去的屯吏在野外看见刘洪穿着的紫衣服,跟着二百个骑兵,表情很庄重,告诉小吏说:“我已经被辅国将军所用,大富大贵了。现在率领骑兵向都城去迎候母亲”母亲在都城,最初刘洪舅舅有个女儿,在刘洪母亲那儿抚养,年龄与刘洪一样大,曾经和刘洪说:“我听说死的人有知觉,我们两个人,先死的一定扰乱活着的人,让他知道。”这天,舅舅的女儿在刘母前面走,忽然有人拽她衣服,让她不能向前走,她很奇怪。过了一会儿,又能向前走,又有人拽她头巾的,拿她的梳卡,象猥狎她。刘洪母亲惊恐地说:“刘洪活着时曾经有话,他很久没有书信来了,现在死了吗?为什么和平生所说的这样协调一致呢?”她没说完,刘洪就现出身形在庭院中,穿着紫衣服,黄色花纹,来了很多仆人。母亲问他说:“你为什么而来?”刘洪说:“我已富贵,身体已不是人,福乐万分,所以迎候母亲供养。因此车马都进来了,母亲就上车,刘洪侍候着。”就离去了。刘洪离开后母亲就死了,他看见过去的小吏时,也是母亲死那天。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 晁 萧正人 韦 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 平 萧颖士

唐 晁

唐晁者，晋昌人也。其姑适张恭，即安定张辄（明钞本辄作轨。）之后。隐居滑州卫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进士擢第。女三人，长适辛氏，次适梁氏，小女姑钟念，习以诗礼，颇有令德。开元中，父亡，哀毁过礼，晁常慕之，及终制，乃娶焉，而留之卫南庄。开元十八年，晁以故入洛，累月不得归。夜宿主人，梦其妻隔花泣，俄而窥井笑，及觉，心恶之。明日，就日者问之，曰：“隔花泣者，颜随风谢；窥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数日，果有凶信。晁悲恸倍常。后居数岁，方得归卫南，追其陈迹，感而赋诗曰：“寢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

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又曰:“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庄台月,空想画眉愁。”是夕凤露清虚,眈眈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诗。忽闻暗中若泣声,初远,渐近。眈惊侧,觉有异,乃祝之曰:“偿是十娘子之灵,何惜一相见叙也?勿以幽冥,隔碍宿昔之爱。”须臾,闻言曰:“儿郎张氏也,闻君悲吟相念,虽处幽冥,实所恻怆。眈君诚心,不以沉魂可弃,每所记念,是以此夕与君相闻。”眈惊叹,流涕呜咽曰:“在心之事,卒难申叙。然须一见颜色,死不恨矣。”答曰:“隐显道隔,相见殊难。亦虑君亦有疑心,妾非不欲尽也。”眈词益恳,誓无疑贰。俄而闻唤罗敷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十四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与七郎相见。”眈问罗敷曰:“我开元八年,典汝与仙州康家。闻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赎来,今看阿美。”阿美即眈之亡女也。眈又恻然。须臾命灯烛,立于阼阶之北。眈趋前,泣而拜,妻答拜,眈乃执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谓眈曰:“阴阳道隔,与君久别,虽冥寞无据,至于相思,尝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诚恳,放儿暂来。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又小,嘱付无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眈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灯入室,施布帷帐。不肯先坐,乃曰:“阴阳尊卑,以生人为贵,君可先坐。”眈即如言。笑谓眈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闻已再婚,新故有间乎?”眈甚怍。妻曰:“论业君合(陈校本合作命。)再婚。(“新故有间乎眈甚怍妻曰论业君合再婚”十六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语“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

又问：“佛称宿因(陈校本因作缘。)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又问佛称宿因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十九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又问：“佛与道孰是非？”答曰：“同源异派耳。别有太极仙品，总灵之司，出有入无之化，其道大哉。其余悉如人间所说。今不合具言，彼此为累。”晁惧，不敢复问。因问：“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备，唯无浆水粥，不可致耳。”晁即令备之。既至，索别器，摊之而食，向口如尽。及撤之，粥宛然。晁悉饭其从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旧人，不同群小。”谓晁曰：“此是紫菊妳，岂不识耶？”晁方记念。别席饭。其馀侍者，晁多不识，闻呼名字，乃是晁从京回日，多剪纸人奴婢，所题之名。问妻，妻曰：“皆君所与者，乃知钱财奴婢，无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镂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拱中，无有人知处。”晁取果得。又曰：“岂不欲见美娘乎，今已长成。”晁曰：“美娘亡时襁褓，地下岂受岁乎？”答曰：“无异也。”须臾，美娘至，可五六岁。晁抚之而泣，妻曰：“莫抱惊儿。”罗敷却抱，忽不见。晁令下帘帷，申繾綣，宛如平生。晁觉手足呼吸冷耳。又问：“冥中居何处？”答曰：“在舅姑左右。”晁曰：“娘子神灵如此，何不还返生？”答曰：“人死之后，魂魄异处，皆有所录，杳不关形骸也。君何不验梦中，安能记其身也？儿亡之后，都不记死时，亦不知殡葬之处。钱财奴婢，君与则知。至如形骸，实总不管。”既而绸缪夜深，晁曰：“同穴不远矣。”妻曰：“曾闻合葬之礼，盖同形骸。至精神，实都不见，何烦此言也？”晁曰：“妇人没地，不亦有再适乎？”答曰：“死生同流，贞邪各异。且儿亡，堂上欲夺儿志，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侄明远。儿誓志确然，上下矜闵，得免。”晁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

“峴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沈。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叟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又曰:“兰阶兔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叟含涕言叙,悲喜之间,不觉天明。须臾,闻扣门声。翁婆使丹参传语:“令催新妇,恐天明冥司督责。”妻泣而起,与叟诀别,叟修启状以附之,整衣,闻香郁然,不与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韩寿余香,儿来,堂上见赐。”叟执手曰:“何时再一见?”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罗帛子,与叟为念。叟答一金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内,若于墓祭祀,都无益。必有相飧,但于月尽日、黄昏时,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几尽得也。匆匆不果久语,愿自爱。”言讫,登车而去,扬袂,(袂原作被,据明钞本改。)久之方灭。举家皆见,事见唐叟手记。(出《通幽记》)

唐叟,是晋昌人,他姑姑嫁给张恭,就是安定人张軌的后人,隐居在滑州的卫南庄,人们都很推重张恭。他有三个儿子,都考取了进士,有三个女儿,长女嫁到辛家,次女嫁到梁家,对小女儿特别钟爱,让她学习《诗》、《礼》,所以女儿很有美德。开元年间,她父亲死了,她由于哀伤过度损害了身体,唐叟对姑姑的三女儿十分爱慕,等到她守孝完,就娶了她,而且把她留在卫南庄。唐开元十八年,唐叟因有事到洛阳,几个月不能回家,夜里住宿在主人家,梦见他的妻子隔着花哭泣,后来又看

着并发笑。等到睡醒,心里就充满了厌恶。第二天,他就找人问卜。回答说:“隔花哭泣,是容颜随风衰老,窥井而笑,是喜欢黄泉路。”过了几天,果真有传来了妻子亡故的凶信,唐晷悲痛异常。在此居住了几年之后,才得以回到卫南。回想当年,看见过去和妻子共同生活的地方,唐晷悲痛而感慨地作诗道:“寢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又吟道:“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庄台月,空想画眉愁。”这天晚上风清露凉,唐晷心里有事睡不着。夜深了,悲吟那几首悼亡诗,忽然听到黑暗中有象哭泣的声音,开始很遥远,渐渐近了,唐晷又惊恐又悲伤,觉得有些奇怪,就祈祷说:“如果真是爱妻十娘的魂灵,就不要顾虑,和我相见一面叙叙旧吧?不要因为你在阴曹地府,就阻隔了我们过去的恩爱吧。”过了一会儿,听到说:“我就是你的妻子张氏,听到你悲吟相思的话语,即使我身在阴间,也实在是悲伤怆然,愧对你的诚意,不因我成了鬼魂而背弃我,还时常思念我。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地来和你互吐真情。”唐晷惊叹,流着泪呜咽地说:“在心底的事,终究难说清楚,我想能看一看你的容颜,就死也无憾了。”回答说:“阴间与世间道路相隔,相见极难,也怕你真看见我以后会增添疑虑,我并不是不想满足你的心愿。”唐晷言词更加诚恳,发誓没有疑心猜忌。不久听到张氏召唤罗敷让她拿来镜子,又听到暗中飒飒地有人走路的声音,罗敷先现形走出来上前拜见唐晷,说娘子想和你叙旧,正期望和你见面。唐晷问罗敷说:“我在开元八年,把你卖给了仙州康家,听说你已经在康家死了。现在怎么能在这呢?”回答说:“我是被娘子赎

来的。现在我看护阿美。”阿美就是唐晷已经死去的女儿。唐晷又悲伤,过了一会儿,张氏就命令点上蜡烛,放在台阶的北面,唐晷赶紧上前,哭泣下拜,妻子回拜,唐晷就握着她的手,叙说过去的事。妻子也流泪对唐晷说:“阴阳道路相隔,和你久别,虽然在阴间寂寞没有依靠,日夜思念,从来没有一天忘怀过你。今天正好是春秋相交的六合吉日,阴官被您的诚意所感动,放我暂时回来,这样的时辰千年才能遇见一次,真使我悲喜交加,再加上美娘又小,连照看她的人都没有,今天晚上能见到你使我能再次表明我的诚意。”唐晷就让家里的亲人列拜,张氏端起蜡烛进入厅堂,安排好床帐,妻子不肯先坐,就说:“阴阳尊卑,以活人为高贵,你应该先坐。”唐晷就听她的话坐下。张氏又笑着对唐晷说:“你对我的情意虽然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然而听说你已第二次结婚,新旧妻子有什么不一样吗?”唐晷非常惭愧,妻子说:“照理说我已去世,你应该再次结婚,你的新妻子在河南,我知道她很朴实和善,这样看来,人生长短,是不是本来就有定数呢?”唐晷答道:“一定有。”又问:“佛家说的死生、因缘,是对的么?”答道:“道理是正确的,这不已经验证出来了吗,有什么错?”又问:“佛和道哪个对哪个错?”答道:“同一源流不是一个派别罢了。另有太极仙品,是总管灵魂的官,有出则有入,造化是无穷无尽的,其中的道理很深奥啊!其余的全都象人间听说的一样。”张氏说:“现在你我的事却是阴阳阻隔,和因缘的说法不符,这不成了我拖累你了吗?”唐晷心里有些恐惧,不敢再问,于是问她想吃什么好饭菜。回答说:“阴间美味也全都有,只是没有浆水粥,因为浆水粥送不到阴间。”唐晷就命家人准备浆水粥。送到以后,张氏另外要了

一份餐具,摆好了就吃,全都吃光了。等到撤下后,粥还象刚才的样子一点也没动。唐晷全都给张氏带来的随从吃了。有位老太太,不肯一同坐下,妻子说:“她是老人,与那些晚辈不一样。”对唐晷说:“她是紫菊奶娘,你难道不认识吗?”唐晷这才想起来,就让那奶娘另设一桌吃饭。其余侍从,唐晷大多数不认识,听到招呼名字,竟是唐晷从京城回去奔丧的时候,用纸剪的那些奴婢。再问那些奴婢的名字,妻子说:“都是你当时给起的。”才知道祭悼时烧化的那些钱财奴婢,阴间没有收不到的。妻子又说:“往日我总是爱摆弄一个金刻的盒子,把它藏在堂屋西北的斗拱里,那是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唐晷去拿,果然找到了。又说:“难道你不想见到美娘吗?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唐晷说:“美娘死时还在襁褓中,地下怎么能增长岁数呢?”回答说:“阴间和阳间没什么不同。”过了一会儿,美娘到了,约五六岁,唐晷抚摸着她就哭了。妻子说:“不要抱,别吓着她。”罗敷就抱起来,忽然就不见了。唐晷就叫仆人放下帘帷,夫妻二人情意缠绵,就象张氏活着时一样,唐晷只是觉得张氏的手脚和呼吸都冰冷。又问张氏在阴间住什么地方,回答说:“在公婆旁边。”唐晷说:“娘子如此神灵,为什么不返还成活人呢?”回答说:“人死之后,魂魄都在别处,都有所记录。和形骸相离很远。就像你在梦中一样,哪能记下自己身处何地?人死了之后,谁都不会记得死时候的事,也不知道殡葬的地方。你烧了纸钱和纸作的奴婢,我就能收到,至于自己的形骸,确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接着二人恩爱到深夜,唐晷说:“和你合葬同一墓穴的时刻并不遥远了。”妻子说:“曾经听到合葬的礼仪,只能把两人的尸体埋葬在一起,至于灵魂,其实都没

看见,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唐晅说:“女人死了,在阴间也能再婚吗?”回答说:“死生同样,贞节和淫邪每个人都不同,我死了以后,在阴间立刻有人强迫我改嫁,让我嫁给北庭都护郑乾观的侄子明远。我发誓不嫁,上上下下的人都很怜悯我,才得以解脱这事。”唐晅听到后就安慰她,并感怀这件事,赠诗道:“峩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子说:“看见你情义如此深重,也想作一首诗来酬答,可以吗?”唐晅说:“从前你从不写文章,怎么现在能作诗了呢?”妻子说:“我一向喜欢诗文,怕你笑话才不作诗。诗是言志的,何况今晚心里又这么畅快!”于是撕下腰带在上面写诗道:“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又写道:“兰阶兔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唐晅含泪和张氏叙说深情,悲喜之间,不觉天已亮了。不一会儿,听到敲门声,阴间的公婆让丹参传话催促新妇人,担心天亮阴间司督责怪。妻子哭泣着站起来,和唐晅诀别。唐晅写了送亡魂的文章交给妻子带在身上。张氏整理衣服时唐晅闻到一般香气,和世间不同。问这种香气从哪得到的,张氏回答说:“是韩寿剩下的。是我来之前,在阴司大堂上接受的赏赐。”唐晅握着她的手说:“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回答说:“四十年后吧。”妻子留下一件丝织品,给唐晅作为纪念,唐晅回赠一件金钿盒子。张氏说:“回去的日期有限制,不能久留了。四十年内自然是不会再相见了。就是在我墓地上祭祀,也没有用处。如果你要给我享受祭品,只在每月最后一天,黄昏的时候,在田野中,或在河畔,只要叫我的名字,我就全能得到,匆匆一面,不能和你再多说话了,希望你多多珍重。”说完,就上车离去,挥动着衣袖,很久



才消逝。全家都看见了,此事见于唐晁手记。

## 萧正人

琅邪太守许诚言,尝言,幼时与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处有鬼?”言未终,前檐头鬼忽垂下二胫,胫甚壮大,黑毛且长,足履于地。言者走匿。内弟萧正人,沉静少言,独不惧,直抱鬼胫,以解衣束之甚急。鬼拳胫至檐,正人束之,不得升,复下,如此数四。既无救者,正人放之,鬼遂灭。而正人无他。(出《纪闻》)

琅邪太守许诚言,曾经说他小的时候,和家里外面的兄弟在一起,夜里说到鬼神。他们当中有些勇敢的人,就说:“我才不信呢,哪里有鬼?”没等说完,房檐头有个鬼忽然垂下两只腿,腿很粗大,黑毛也很长,脚踩在地上。刚才说话的人吓得逃掉躲藏起来。许诚言的内弟萧正人,沉静寡语,单单不怕鬼。径直抱住鬼的腿,然后脱下衣服急忙把鬼捆上。鬼想抬起腿到屋檐上,因为腿被萧正人捆住了,上不去。只好又下来,象这样折腾了几次,当时没有相救的人,萧正人只好放了,鬼就逃脱消失了。而萧正人也没有得到什么灾祸。

## 韦 镒

监察御史韦镒,自贬降量移虢州司户参军。镒与守有故,请开虢州西郭道。镒主之,凡开数里,平夷丘墓数百。既而守念镒,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镒妻死。镒妻亡七日,召寺僧斋。镒神伤丧志,诸僧慰勉。斋罢,镒送僧出门,言未毕,若有所见,则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见。”则若揖让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为平夷丘墓之祸焉。(出《纪闻》)

监察御史韦镒,自己要求降调,后来被任命为虢州任司户参军,韦镒和当地太守是老交情,请求太守修筑虢州西城的道路,由韦镒主持修道的事。刚刚修筑了几里路,就平坦几百处坟墓。不久太守想念韦镒,到湖边巡视。这时有人到湖边,报告说韦镒的妻子死了。韦妻死了七天以后,韦镒请来了寺庙的和尚作法事超度亡灵。韦镒心情十分悲伤,寺僧们都安慰劝勉他。斋戒结束,韦镒送僧人出门,话没说完,象看见了什么东西,就揖让寺僧回避,又说道:“弟子亡妻的身形出现了。”就象和亡妻相见叙谈一样。韦镒刚走近厅堂就倒在地上死了。人们认为他的猝死是因为他主持修路时夷平了坟墓的缘故。

## 赵夏日

宁王文学赵夏日 ,文章知名 ,以文学卒官。终后 ,每处理家事如平生 ,家内大小 ,不敢为非。常于灵帐中言 ,其声甚厉。第二子常见之 ,率常在宅。及三岁 ,令其子传语 ,遍别人 ,因绝去。(出《纪闻》)

宁王的文学官赵夏日 ,文章很有名 ,后来死在任上。死后 ,他的魂魄继续处理家事 ,就象活着时一样。家里老老少少 ,不敢做任何错事。赵夏日常常在灵帐里说话 ,话语声很严厉 ,他家的二儿子经常看他 ,见他常在屋子里。过了三年 ,赵夏日让他儿子传话 ,告诉所有的家人 ,然后就再也没来。

## 茹子颜

吴人茹子颜 ,以明经为双流尉 ,颇有才识 ,善医方 ,由是朝贤多识之。子颜好京兆府博士 ,及选 ,请为之。既拜 ,常在朝贵家。及归学 ,车马不绝。子颜之娅张虚仪 ,选授梓州通泉尉。家贫 ,不能与其妻行。仍有债数万 ,请子颜保。虚仪去后两月余 ,

子颜夜坐，忽檐间语曰：“吾通泉尉张虚仪也，到县数日亡。今吾柩还，已发县矣。吾平生与君特善，赴任日，又债负累君。吾今亡，家又贫匮，进退相扰，深觉厚颜。”子颜问曰：“君何日当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发时日，且求食。子颜命食，于坐谈笑如故。至期，丧果至。子颜为之召债家，而归其负。鬼又旦夕来谢恩，其言甚恳，月余而绝。子颜亦不以介意。数旬，子颜亦死。（出《纪闻》）

吴地人茹子颜，以“明经”的学历当上了双流县的县尉。他很有才学，善于治病，朝廷里贤能的人大多都认识他。子颜希望得到京兆府博士的职位，等到选官的时候，子颜请求做这个官职。授给他官职以后，他经常出入于朝廷中的显贵人家，每次他回学校，来拜见他的车马不断。子颜的连襟张虚仪，被选官授为梓州通泉尉。他家境贫寒，不能和他的妻子一起去，还有几万银两的外债，请求子颜替他偿还。虚仪离开后两个多月，子颜夜里正坐着，忽然屋檐下有说话声道：“我是通泉尉张虚仪，到县里几天就死了，现在我的灵柩回京，已经从县里出发了。我平生和您特别友好，我赴任的时候，又连累你替我还债务。我现在已经死了，家境又贫困，出入你那儿总是打扰你，很觉惭愧。”子颜问道：“你什么时候能到京城，我派人迎候你。”鬼就说了出发的时间，又请求给些饭吃，子颜命令上饭，鬼就坐着谈笑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到了张虚仪说的期限，他的灵柩果然到了。子颜把张虚仪的债主们叫来，替他还了债，鬼又天天早晚来谢恩，说得很诚恳，一个多月后就不再来了，

子颜也并不介意。几十天后,子颜也就死了。

## 刘子贡

京北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在病热卒。明日乃苏,自言被录至冥司,同过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头,加钉鑠焉,命击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余者且释去。”又引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十七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子贡问曰:“此为何处?”人曰:“此皆地狱也。缘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暂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惊骇耳目。”子贡娶于难江县令苏元宗,见元宗于途,问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过,故留。然事已办,今将生天,不久矣。”又问:“二子先死者何在?”“长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儿贼而杀,见在地狱。”又遇邻人季暉,暉曰:“君为传语吾儿,吾坐前坐罪,大被拘留。为吾造观世音菩萨像一,写《妙法莲花经》一部,则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弹杀鸟兽故,每日被牛头狱卒,烧铁弹数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数百道,纳热弹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见身存者多为鬼。子贡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纪闻》)

京兆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得了伤寒病昏死过去。第二天,子贡就苏醒过来,自己说被录用到阴间做官,同去的人有十九个,冥司招呼其中的两个人出来,用木枷夹他们的头,先后用铁钉钉上。并把那两个人捆绑起来,说:“这两个人罪恶深重,留下来,其余的人放掉。”又领着子贡去看各个地狱。子贡只看见几十处空空的墙院,没看见人。子贡就问道:“这是什么地方?”那人说:“这是地狱,由于他们和同光王生认识,所以让他们休息七天,罪人们暂停上刑,如果遇到他们再作恶,就让他们受苦,这可以使其其它的罪人害怕。”子贡曾娶了难江县令苏元宗的女儿,看见元宗在阴间道上,就问他说:“岳父在世时常爱做善事,怎么也在这里呢?”元宗说:“我生前有过失,所以留下来,但是事情已经处理完,现在将要升入天堂,没多久了。”子贡又问他已死的两个儿子在哪里,便告诉他说:“大儿子老实而又说真话,已经升天了。小儿子为盗好杀正在地狱里。”又遇到邻居季暉,季暉说:“你给我捎话给我的儿子,我犯了以前犯过的罪,将被拘押很久,让我儿子给我造一个观世音菩萨像,再写一部《妙法莲华经》,我就能升天了。”又遇到他的父亲刘慎,刘慎说:“我因为认识同光王生,所以能够假释在外面,不然的话,每天受刑,苦不可言。我犯了弹杀鸟兽的罪,每天遭受牛头狱卒的刑罚,他烧了几千个铁弹,颜色象火,把我身上的皮肉打烂了几百处,热弹陷进皮肉,痛苦得不堪忍受。”子贡又看见不少活着的人大多是鬼,子贡在二十三日复活了,活了七天,到二十九日又死了,从此没再复活。

## 刘平

唐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庐翬，得神仙补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旧朝士，皆云童幼时见，奕世奉之，不穷其寿。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令狐绚喻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言与处士刘平善。天宝中，居于齐鲁。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弊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炉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觐，与平俱至华阴县。值叶法善投龙西岳，平旋见二青衣童子，乘虚而至。所谓禄山鬼物，皆弃炉投盖，狼狽而走。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出《剧谈录》）

唐代咸通年间，有个五经博士庐翬，得到神仙补养的方法。他自己说生在隋代，当朝元宿名士他小时都见过，几代人都供奉他，他的寿数可以永远不尽。安史之乱时，他隐居在终南山里，以后有时出仕有时隐居。令狐绚甚至把他比作曾为漆园小吏的旷达的庄子。他也曾在长安稍事宦游。他自言和隐士刘平友善。天宝年间，刘平住在齐鲁一代，尤其善于道家吐纳炼气的技巧，在夜里看东西，可以不凭借灯光。安禄山在范

阳,为把厚礼送到他门下,刘平看见安禄山左右的人,总有几十个鬼,奇形怪状,拿着暖炉举着华盖,给安禄山做向导。刘平当时认为很奇怪,说安禄山一定是豪杰,等到安禄山朝见皇上,就和刘平一起来到华阳县,正当名道士叶法善乘龙降落在西岳华山,刘平就看见两个青衣童子,乘云而下,安禄山手下的鬼怪,都放下暖炉华盖,狼狈而逃。刘平于是知道安禄山被妖邪鬼怪所辅佐,一定不会得到好下场。到安禄山回归范阳,刘平也逃到华山隐居起来,怕受到安禄山的牵连。

## 萧颖士

兰陵萧颖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颖士以广众中,未敢询访。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嘱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盱眙,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束缚甚固,旅之于庭,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十一字原作“颖士惊曰二人云非仙则神。据明钞本改。)因具述曩事。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塚,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鬓斑白,僵卧于石塌,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



哉。（出《集异记》）

兰陵人萧颖士，做扬州功曹，任职期满南游，从瓜洲渡过江，在船中同见两个少年。他俩仔细打量着萧颖士，相互看了看说：“这个人很象鄱阳忠烈王。”萧颖士就是鄱阳忠烈王的曾孙，就告诉了他们实情。两个少年说：“我们认识你的祖先已经很久了。”因为萧颖士在众人面前，未敢详细询问，等到了岸上，才要问他们，两个少年立即挑着担子离去。萧颖士以为这两个人，肯定不是神就是仙，只是虔诚地希望他们能够关照罢了。第二年，待到萧颖士回家时，到了盱眙，白天正和邑长在帘下坐着，小吏来禀报说：“擒获挖掘坟盗墓的盗贼六名。”邑长命令立刻把他们带上来。他们捆绑得很坚固，放在庭院里，两个少年也在其中。萧颖士非常惊讶，于是把从前的事全都述说出来。邑长就让先追究两个少年，不一会儿他们就服罪招认，证据鲜明显著，都说他俩挖掘坟墓有几年了，曾经打开鄱阳公坟墓，获得很多金银玉器，对着门有位高贵的人，面容象活人，年龄刚刚五十岁多点，鬓发斑白，躺在石塌上不动，姿态正和萧颖士一样，没有一点差异。过去在船上遇见过，又知道姓萧氏，断定是鄱阳忠烈王的后裔，哪里有其他法术啊？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三

##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迴秀 琅邪人 崔 咸  
季 攸 武德县田叟 裴 徽 李 陶  
长洲陆氏女 刁 缅 王无有 王 升  
高 生

## 黎阳客

开元中,有士人家贫,投丐河朔,所抵无应者。转至黎阳,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见路旁一门,宅宇甚壮,夜将投宿。乃前扣门,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辄寄外舍,可乎?”奴曰:“请白郎君。”乃入。须臾闻曳履声,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命延客,与相拜谒,曰:“行李得无苦辛,有弊庐,不足辱长者。”客窃怪其异,且欲审察之,乃俱就馆,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皆如目见。客问名,曰:“我颖

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设酒肴，皆精洁，而不甚有味。有顷，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问曰：“郎君今为何官？”曰：“见为河公主簿，慎勿说也。”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乃窃于窗中窥之。见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谓曰：“何人也？”曰：“何须强知他事。”固问之，曰：“黎阳令也，好射猎，数逐兽，犯吾垣墙，以此受治也。”客窃记之。明旦顾视，乃大冢也。前问，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阳，令果辞以目疾。客曰：“能疗之。”令喜，乃召入，具为说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乡正，具薪数万束，积于垣侧。一日，令率群吏，纵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谢客而不告也。后客还至其处，见一人头面焦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诣，客不识也。曰：“君颇忆前寄宿否？”客乃惊曰：“何至此耶？”曰：“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客甚愧悔之，为设薄酌，焚其故衣以赠之。鬼忻受遂去。（出《广异记》）

开元年间，有一位读书人家境贫寒，投奔乞求到河北，所到的地方没有接应的。他又转奔到黎阳，天色已晚，可是前程还很遥远，忽然看见路旁有一个门，宅院房子很壮观。夜里他要投宿那里，就上前敲门。很久，奴仆才出来。客人说：“天晚了，前面的路远不能走到地方，就寄居在外面的房舍，可以吗？”奴仆说：“请问问郎君。”就进去了。不一会儿，听到走路声，等他出来一看，竟是衣冠楚楚的美男子，姿态闲适，潇洒秀

美,命令请客人进来,和客人相互拜见,说:“旅行能不辛苦吗;有个破屋子,不能够辱你来住。”黎阳客私下对这件事很奇怪,将要观察一下,于是和他一起到了馆舍。那男子很能高谈阔论,说齐国以来的事,清清楚楚都如亲眼所见。黎阳客问他的名字,他说:“我是颍川荀季和,父辈因做官到此,于是住在这里。”又命令摆设饭菜,都很精洁。可是不太有味。过了一会儿,让人准备下榻的屋子,邀请客人进来,仍旧让一个婢女侍候睡觉。客人等候婢女恳切亲近,就问说:“郎君现在做什么官?”婢女说:“做河公主簿,千万别和人说。”不久听到外面有人叫呼遭受痛苦的声音,就悄悄到窗户那偷看,看见主人坐在胡床上,摆着灯烛,前面有一个人,披发裸体,左右的人呼叫群鸟啄他的眼睛,流血到地上,主人很发火,说:“竟敢欺凌我吗?”客人问他:“是什么人?”说:“何必一定勉强知道别的事情?”客人坚持问他,主人说:“是黎阳令,喜好射猎,几次追赶野兽,冲撞了我的矮墙,因此受治裁。”客人偷偷记下了。第二天回去一看,竟是一座大坟墓。上前问,别人说是荀使君坟墓。到了黎阳,黎阳令果然因为眼病推辞不见。客人说:“能治好。”县令很高兴,就招呼客人进来。客人全都跟他说了。县令说:“真有这样的事?”就暗暗让乡正准备柴禾几万捆,堆在墙旁边。一天县令率领群吏放火烧了荀使君墓,还迁走了坟墓。县令眼睛就好了。县令用厚礼谢客人却不告诉他真相。后来客人回到他的住处,看见一个人头面焦烂,身穿破衣,蹲在荆棘中,一直上前,客人不认识他,他说:“你还记得以前寄宿的事吗?”客人就惊奇地说:“你怎么到这来了呢?”说:“以前因为你受苦,但是也知道不是你的本意,我自己运气不好。”客人很惭愧后悔,为

他摆设薄酒,烧了自己的衣服赠给他,鬼愉快地接受就离开了,

## 李迥秀

尚书李迥秀,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迥秀卒数年,灵贞忽见两吏,赍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处,若官曹中。须臾延谒,一人朱衣银章,灵贞自疑命当未死。朱衣曰:“弟子误相追,阁梨当还。”命敕前吏送去。欲取旧路,吏曰:“此乃不可往,当别取北路耳。”乃别北行,路甚荒塞,灵贞不怍。可行数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丽。门吏前呵云:“可方便见将军。”即引入,见一人紫衣,据厅事,年貌与李公相类,谓曰:“贞公那得远来?”灵贞乃知正是。因延升阶,叙及平旧。临别握手曰:“欲与阁梨论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见泪下。灵贞固请之,乃曰:“弟子血祀将绝,无复奈何。可报季友等,四时享奠,勤致丰洁。兼为写《法华经》一部,是所望也。”即挥涕诀。灵贞遂苏,具以所见告。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为设斋及写经。唯斋损独怒曰:“妖僧妄诞,欲诬玷先灵耳!”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兄弟流窜,竟无种嗣矣。(出《广异记》)

尚书李迥秀,一向和清禅寺灵贞很友好。迥秀死了几年,灵贞忽然看见两个小吏,持符追来,就逼迫他上路,灵贞奄奄

一息最后死去。到前面一个地方,很象官府,不一会儿有请灵贞进去拜见。他看见一个人穿着红衣服,上面有白色花纹。灵贞自己疑心命不该死,穿朱衣的人说:“弟子错追你,高僧该回去。”命令从前的小吏送他回去,想要寻找来时的路,小吏说:“这里不可以去,应当另找北路吧。”就另往北走,路很荒凉,灵贞很不高兴。大约走了几十里路,又到一个府城,府上很华丽,门吏上前大声说:“允许你们就便去见将军。”就领引灵贞进去,看见一个穿紫衣的人,在那里办公事,年龄相貌跟李公很相似,对灵贞说:“贞公从哪儿远来?”灵贞才知道正是李公。李公便请灵贞上来台阶,叙说平素旧事,临别握手说:“想要和高僧谈家事,又不忍说出。”说着就流下泪来。灵贞坚持请他说,李公就说:“弟子的儿孙,将要断绝了,不再有什么办法了,可告诉季友等人,四季享奠,尽力达到丰富清洁的程度,同时给我写一部法华经,这是我所希望的。”李迥秀就挥泪诀别,灵贞就苏醒了,把看见的事全都告诉了迥季的儿子们和季友,他们一向非常有人的本性,就给李迥秀摆设斋饭、写经书。只有斋损发怒说:“妖僧荒诞,想要诬玷我的祖先吧。”以后竟然和权梁山等人谋反被杀,他的兄弟也逃跑了,最终李迥秀没有后代了。

##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过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见甚欢,为设杂果。

客探取怀中犀鞞小刀子 , 将以割梨 , 主人色变 , 遂奄然而逝。所见乃冢中物也。客甚惧 , 然亦以此刀自护。且视冢旁有一穴 , 日照其中颇明 , 见棺梓已腐败 , 果盘乃树叶贮焉。客匍匐得出 , 问左右人 , 无识此冢者。(出《广异记》)

琅邪有个人走过任城 , 夜晚住宿在城郭外。主人见着他很高兴 , 给他摆设杂果。客人取出怀中犀把小刀子 , 想要用刀割梨。主人色变 , 于是突然死去 , 客人所见的都是坟中的东西。客人很恐惧 , 同样也用这把刀自卫 , 并看到坟旁边有一个洞穴 , 太阳照着里面很明亮 , 又看见棺材已经腐烂 , 果盘里装的是树叶 ! 客人爬出来 , 问附近的人 , 没有知道这座坟墓是谁的。

## 崔 咸

博陵崔咸 , 少习静 , 家于相州 , 居常葺理园林。独在斋中 , 夜雷雨后 , 忽有一女子 , 年十六七 , 逾垣而入。拥之入室 , 问其所从来 , 而终无言。咸疑其遁者 , 乃深藏之。将旦而毙 , 咸惊惧 , 未敢发。乃出于里内 , 占其失女家。须臾 , 有奴婢六七人 , 丧服行语 , 若有寻求者。相与语曰 : “ 死尚逸 , 况生乎 ? ” 咸从而问之 , 对曰 : “ 郎君何用问 ? ” 固问之 , 乃曰 : “ 吾舍小娘子 , 亡来三日。昨夜方殓 , 被雷震 , 尸起出 , 忽不知所向。 ” 咸问其形容衣服 , 皆是宵遁者 , 乃具昨夜之状。引至家验之 , 果是其尸 , 衣裳足履皆

泥污。其家大异之。归将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语之，乃去，时天宝元年六月。（出《通幽记》）

博陵崔咸，年少习惯清静。家住相州，住在那儿常常修理园林。这天独自在书斋中，夜里雷雨过后，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年龄十六七岁，越墙而入，抱着崔咸进入屋内。崔咸问她从哪里来，可她最终没有说话。崔咸怀疑她是逃跑的人，就把她深藏起来，将要到天亮的她就死了。咸很恐惧，不敢取出她来，就走出家门来到街上，占卜那个死去的女人的家。过了一会儿，有六七个奴婢，穿着孝服边走边说，象有找人的意思，互相说着：“死人还能逃跑，何况活人呢！”崔咸跟着问她们，她们回答说：“郎君何必问这个！”崔咸坚持问她们。就说：“我们家的小娘子，死了已三天，昨夜才装殓。遭到雷震，尸体从棺中出来，不知到哪去了！”崔咸问她的容貌穿着是什么样子，都很象夜里跑来的那个人。就把昨夜的情况全都说了出来，领她们到家里验证，果然是那个人的尸体！衣裳鞋子都是污泥。那家的人非常奇怪，回去将要给她入葬，那尸体沉重得不能抬起。崔咸就祭酒祈祷，才抬回去了。当时是天宝元年六月。

## 季 攸

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携外甥孤女之官。有



求之者，则嫁己女，己女尽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结怨而死，殡之东郊。经数月，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寻不得。意其为魅所惑也，则于废墟墓访之。时大雪，而女殡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则闻屋内胥叫声，而殡宫中甚完，不知从何人。遽告主簿，主簿发其棺，女在棺中，与胥同寝，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复修殡屋。胥既出如愚，数日方愈。女则下言（下言原作不值，据明钞本改。）于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怜己女，不知有吾，故气结死。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故辄引与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须见嫁。后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见期，而违神道。请即知闻，受其所聘，仍待以女胥礼。至月一日，当具饮食，吾迎杨郎。望伏所请焉。”主簿惊叹，乃召胥一问。为杨胥，（明钞本为杨胥作谓之为胥。）于是纳钱数万，其父母皆会焉。攸乃为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帐，至月一日，又造饌大会。杨氏鬼又言曰：“蒙恩许嫁，不胜其喜，今日故此亲迎杨郎。”言毕，胥暴卒，乃设宴婚礼，厚加棺殓，合葬于东郊。（出《纪闻》）

天宝初年。会稽主簿季攸，有两个女儿，等同时带外甥孤女来到官府。有来求婚的，就出嫁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女儿都嫁出了却没嫁外甥女，外甥女很忌恨，由于结下怨恨而死。灵柩停放在东郊。经过几个月，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是个大家族的孩子，家里很富贵。相貌又美，他家忽然失去胥吏。推算寻找不到，料想他被鬼所迷惑，就在废墟坟墓中寻找。当时下大雪，而季攸外甥女的殡室内竟有衣裙出现。胥吏家人率领进

去,就听到棺内有胥吏的叫声,可是棺材很完好,不知道是从哪里进去的。家人立刻报告主簿,主簿让人打开那棺材。季攸外甥女在棺材里,和胥吏同睡在一起,外甥女的容貌象活时一样。他家就抬出胥吏,又修整殡室。胥吏出来以后象傻子,几天才缓过来。外甥女对主簿说:“我恨舅舅不嫁我,只怜爱自己的女儿,不知道有我,所以气绝而死。现在神道让我嫁给市吏,所以我就领引他,和他同床!既然这个城邑已经知道,按理应当被嫁!后月一日,可结为婚姻,只有舅舅不按胥吏的期望,而违背神道的话,请马上听着,接受他的聘礼,照旧以对待女婿的礼节对待胥吏,到了那月一日,应当准备饭菜,我迎接杨郎,希望按我所说的请他。”主簿惊叹,就召来胥吏一问,当作杨胥,因此收下几万钱,他的父母也都会见了。主簿季攸就给外甥女做衣裳帷帐,到了那月一日,又做好饭菜大会宾客。杨氏鬼又说:“蒙恩许嫁,不胜欣喜,今天因此亲自迎接杨郎。”说完,胥吏暴死,就摆设阴间婚礼,厚加棺殓,合葬在东郊。

## 武德县田叟

武德县酒封村田叟,日晚,将往河内府南,视女家礼事。出村,有二人随之。与叟言,谓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随。”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视之非凡,乃下驴谓之曰:“吾与汝非旧相识,在途相逢,吾观汝指顾,非吉人也。汝姑行,吾从此南出。汝若随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

此陪随。如不愿俱，请从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适会田叟邻舍子，自东来，问叟何为，叟县以告。邻舍子告二人，老父不愿与君俱，可东去，从老父南行，君何须相绊也？”二人曰：“诺。”因东去，叟遂南。邻舍子亦西还，到家未几，闻父老惊家叫。邻舍子问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计今适到。而所乘驴乃却来，何谓也？”邻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状，因与叟男寻之。至与二人言处，叟死沟中，而衣服甚完，无损伤。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出《纪闻》）

武德县酒封村田叟，天晚时，将要去河内府南面。看看女儿家礼的事。走出村子，有两个人跟着他，和田叟说话，对田叟说：“我们去河南府北面，很高兴一起去。”等到上大道时，那两个人不肯离去。田叟看他们不同寻常，就从驴上下来对他们说：“我和你们不是老相识，只在路上相遇，我看你们指点观望的样子，不是吉祥的人。你们姑且走吧，我从这南面走。你们如果跟着我，我只有返回罢了。不能一起走了。”那两个人说：“羡慕你的功德，所以这样陪伴着您。如果不愿意一起走，请从这里分离，您何必发怒呢！”当他们对话之时，正赶上田叟邻居的儿子，从东面来了，问田叟做什么，田叟把刚才的事全都告诉了他。邻居的儿子告诉那两个人：“老人不愿意和你们一起走，你们可以向东去，却跟着老人往南行，你们为啥偏要干扰他呢？”那两个人说：“行。”于是他们向东去，田叟就向南走，邻居的儿子也向西返回，他到家不久，就听到老人家里有惊叫声，邻居的儿子上前问，田叟的儿子说：“父亲去姐姐家，算计

现在正好在那儿,可是所骑的驴却回来了,为什么?”邻居的儿子就把田叟碰见两上人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于是就和田叟的儿子去找田叟。到了和那两个人说话的地方,看见田叟已经死在沟里,可是衣服很完好,没有损伤,就知道那两个人是要田叟命的鬼。

## 裴 徽

河东裴徽,河南令回之兄子也。天宝中,曾独步行庄侧,途中见一妇人,容色殊丽,瞻靚艳洸,久之。徽问:“何以独行?”答云:“适婢等有少交易,迟迟不来,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艳词相调,妇人初不易色,齐献酬数四。前至其家,邀徽相过。室宇宏丽。入门后,闻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来?名教中宁有此事。”女辞门有贤客,家人问者甚众。有顷老婢出,见(见原作门,据明钞本改。)徽辞谢,举动深有士风。须臾,张灯施幕,邀徽入坐。侍数人,各美色,香气芳馥,进止甚闲。寻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须相避?”妇人出,不复入。徽窃见室中甚器,设绮帐锦茵,如欲嫁者,独心喜欲留。会腹胀,起如(如原作湊,据明钞本、陈校本改。)厕,所持古剑,可以辟恶。厕毕。取剑坏(剑坏原作裹剑。据明钞本改。)纸,忽见剑光粲然,执之欲回,不复见室宇人物。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因大号叫。家人识徽,持烛寻之。去庄百余步,瞪视不能言,久之方悟尔。(出《广异记》)

河东裴徽,是河南令回的兄长的儿子。天宝年间,曾独自步行在村庄边,路上看见一个妇人,容貌特别漂亮,光艳照人,过了一会,徽问她为什么一个人走。她回答说:“刚才婢女们有点东西要买,迟迟没来,所以出来等候她们。”徽很有才思,用艳词挑逗她。妇人开始不改变脸色,也应酬几句。往前走到了她的家,妇人请他探访。见那室宇宏伟壮丽,进了大门以后,听到老婢女发怒地说:“你为什么让别人进来?名教坊中哪有这样的事?”女子告诉她说门外有位贤能的客人,很多家人过来问。隔了一会老婢女出来,看见徽要告辞,他的一举一动很有士人风度。过一会儿,点灯拉幕邀请裴徽进来坐,几个侍女,各有美色,香气浓郁,举止很闲雅。不久让妇人出来,说:“裴郎何必躲避我?”妇人出来,不再进去。徽偷偷看见屋里很喧闹,摆设绮帐锦绣垫子,象要出嫁似的,他独自欣喜想要留下。正赶上他腹胀,起身到厕所。所拿的古剑,可以避邪。上完厕所,他拿剑削纸。忽然看见剑光璀璨,他拿剑要回去,却再看不见屋里的人和物。环顾周围发现自己在孤墓上的丛棘中,于是大声哭叫。家人听出是裴徽,拿蜡烛寻找他,离村庄一百多步,见他瞪眼看大家说不出话,很久才明白过来。

## 李 陶

天宝中，陇西李陶，寓居新郑。常寝其室，睡中有人摇之，陶惊起，见一婢袍裤，容色甚美。陶问：“那忽得至此？”婢云：“郑女郎欲相诣。”顷之，异香芬馥，有美女从西北隙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语，妇人惭怍却退。婢慢骂数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无量。”陶悦其美色，亦心讶之，因给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见，可更呼之。”婢云：“来。”（明钞本云来作乃止。）又云：“女郎重君旧缘，且将复至，忽复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床致敬，延止偶坐，须臾相近。女郎貌既绝代，陶深悦之，留连十余日。陶母躬自窥覘，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终不出。妇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无坐罪于我？”陶乃诣母，母流涕谓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妇乎？”陶云改之。自尔留连，半岁不去。其后陶参选，之上都，留妇在房。陶后遇疾笃，鬼妇在房，谓其婢云：“李郎今疾亟，为之奈何？当相与往省问。”至潼关，为鬼关司所遏，不得过者数日。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鬼（关鬼原作鬼关，据明钞本、许本改。）得随过。其夕，至陶所，相见忻悦。陶问：“何得至此？”云：“见卿疾甚，故此相视。”素所持药，因和以饮陶，陶疾寻愈。其年选得临津尉，与妇同众至舍。数日，当之官。鬼辞不行，问其故，云：“相与缘尽，不得复去。”言别凄怆，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天宝年间,陇西李陶,住在新郑,常常睡在他的屋中。睡觉时有人摇晃他,陶惊惧地站起来,看见一个婢女穿着袍裤,容貌很美丽。李陶问她怎么忽然能够到这里?婢女说:“郑女郎想要到你这来。”顷刻之间,异香芬芳,有个美女从西北板壁里出来,到床那儿拜了又拜。李陶知道她是鬼。最初也不和她说话。美女惭愧退去。婢女谩骂几次说:“田舍郎,能这样待人吗?让我们女郎羞愧得无地自容?”李陶喜欢她的美色,心里非常惊讶,于是哄骗说:“女郎在哪里?我本来没有看见,可以再招呼她。”婢女说来吧。又说:“女郎重视您的旧情,还将再来,不要再象当初那样,应该热情对待。”等她到了,李陶下床表示敬意,邀请她两人并坐,不一会儿又靠近点儿。女郎相貌已经是绝代佳人,李陶非常高兴,逗留了十多天。李陶母亲亲自窥视,多次让左右的人招呼李陶。李陶担心母亲阻碍自己的心愿,也始终不出来。妇人说:“大家招呼你,为什么不出来,该不会怪罪我吧?”李陶就到母亲那儿去,母亲流泪对李陶说:“你要承继李家宗嗣,该有鬼妇吗?”李陶说改正,从此在这留连,半年也不离去。以后李陶参加选职,到了上都,留妇人在房间。李陶后来得了重病。鬼妇在房里,对她的婢女说:“李郎现在病急,该怎么办?应当和我去探问!到了潼关,被鬼关司所阻拦,有几天也不能通过。正赶上李陶堂兄也去赴选,进潼关,鬼得以跟着过关。那天晚上,到了李陶住的地方,相见很高兴。李陶问她怎么能到这里,回答说:“看见你病得厉害,所以在这见面。”真情地拿着药,就调好给李陶喝了。李陶病不久就好了,

那年当选成临津尉 ,和妇人一同回到住舍。过几天 ,李陶去上任 ,鬼告辞不去 ,问她原因 ,就说 :“和你的缘份已尽 ,不能再去。”告别语言凄怆 ,从此就销声匿迹。

## 长洲陆氏女

长洲县丞陆某 ,家素贫。三月三日 ,家人悉游虎丘寺 ,女年十五六 ,以无衣不得往 ,独与一婢守舍。父母既行 ,慨叹投井而死。父母以是为感 ,悲泣数日 ,乃权殡长洲县。后一岁许 ,有陆某者 ,曾省其姑。姑家与女殡相近 ,(相近原作同出 ,据明钞本改。)经殡宫过 ,有小婢随后 ,云 :“女郎欲暂相见。”某不得已 ,随至其家。家门卑小 ,女郎靓妆 ,容色婉丽。问云 :“君得非长洲百姓耶 ?我是陆丞女 ,非人 ,鬼耳。欲请君传语与府。今临顿李十八求婚 ,吾是室女 ,义难自嫁。可与白大人 ,若许为婚 ,当传语至此 ,其人尚留殡宫中。”少时 ,当州坊正 ,从殡宫边过 ,见有衣带出外 ,视之 ,见妇人。以白丞。丞自往 ,使开壁取某 ,置之厅上 ,数日能言。问焉得至彼 ,某以女言对 ,丞叹息。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 ,果有之 ,而无恙自若。初不为信 ,后数日乃病 ,病数日卒。举家叹恨 ,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出《广异记》)

长洲县丞陆某 ,家境一向贫寒。三月三日 ,家人全去游览



虎丘寺。女儿年龄十五六岁,因为没有衣服不能去,独自和一个婢女守着房舍。父母走了以后,她慨叹之余投井而死。父母因此很悲伤,悲泣了几天,就把尸体暂且停放在长洲县。以后一年左右,有个姓陆的,曾经探望她的姑姑,姑姑家和那个女子殡葬的地方很近。经过殡宫,有个小婢女跟在后面,说:“女郎想要暂时相见。”陆某不得已,跟着到她的家。家门很窄小,女郎美丽端庄,容貌婉丽,问道:“你不是长洲百姓吗?我是陆丞的女儿,不是人,是鬼。想请你传话给我家,现在临顿李十八求婚,我是有家的女儿,从道义上说难以自己出嫁。可以告诉大人,如果答应成婚,应当传话到这里。”那人还留在殡宫里,不多会儿,当州坊正,从殡宫边经过,看见衣带露出来,仔细一看,见是妇人。把这事告诉陆丞,丞亲自去。让人打开殡宫墙壁取出陆某,放在厅里,几天才能说话。陆丞问陆某怎么能到那儿,陆某把女子的话告诉他。陆丞叹息,派人寻问临顿李十八。果然有这个人,却没有病很正常。最初不相信,过几天就病了,病几天就死了。全家叹息悔恨,最终让女儿和李十八结为阴间婚姻。

## 刁 緬

宣城太守刁緬,本以武进。初为玉门军使,有厕神形见外廐,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内。緬时不在,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如是数日。緬归,祭以祈福,厕神乃灭。緬

旬迁伊州刺史,又改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遂贵矣。(出《纪闻》)

宣城太守刁绅,本来凭武功进取,最初做玉门军使。有个厕神,在外面的马圈出现,形状象大猪,全身都有眼睛,出入在厕所里,游行在院内。刁绅当时不在家,官吏兵卒看见的有一千多人。象这样几天,刁绅回家了,祭祀来祈祷求福,厕神就消失了。刁绅十天后来升到伊州做刺史,又调转做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从此富贵了。

## 王无有

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美而妒。无有疾,将如厕,而难独行,欲与侍婢俱,妻不可。无有至厕,于垣穴中,见人背坐,色黑且壮。无有以为役夫,不之怪也。顷之,此人回顾,深目巨鼻,虎口乌爪。谓无有曰:“盍与子鞋。”无有惊,未及应,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见,如食肉状,遂尽之。无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仆有疾如厕,虽一婢相送,君适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妇犹不信,乃同观之。无有坐厕,怪又见,夺余一鞋。妻恐,扶无有还。他日,无有至后院,怪又见,语无有曰:“吾归汝鞋。”因投其旁,鞋并无伤。无有请巫解奏,鬼复谓巫:“王主簿禄尽,余百日寿。不速归,死于此。”无有遂归乡,如期

而卒。(出《纪闻》)

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子,妻子漂亮却嫉妒。王无有病了,要到厕所,却难以自己去,想和侍女一起去,妻子不答应。王无有到厕所,在墙洞里,看见有人背坐着,肤色黑又很健壮。王无有以为是役夫,没有感到奇怪。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回头看,只见他深陷的眼睛,巨大的鼻子,虎口乌爪,对王无有说:“把你的鞋给我。”王无有惊恐,没等回答,妖怪从洞穴中伸出手,直来拿他的鞋,嘴里嚼着,鞋里出现血,象吃肉的样子,就吃光了。王无有惊恐,先告诉他的妻子,又责怪她说:“我有病到厕所仅仅让一个婢女送我,你就坚决阻拦。果真遇到妖怪,怎么办?”妇人还不信,就一同去看看。王无有到厕所,妖怪又出现了,夺他剩下的那只鞋,嚼着。妻子惊恐。搀扶王无有回屋。另一天,王无有到后院,妖怪又出现了,它告诉王无有说:“我还给你鞋。”于是将鞋扔在王无有旁边,鞋并没有损坏。王无有请巫婆解释这件事,鬼又对巫婆说:“王主簿官禄做到头了,还有一百多天活头,不快回家,就死在这。”王无有于是返回家乡,到预算的日子就死了。

## 王 升

吴郡陆望,寄居河内。表弟王升,与望居相近。晨谒望,行

至庄南故村人杨侃宅篱间,忽见物(物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两手据厕,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焮烂,直视于升,惧而走。见望言之,望曰:“吾闻见厕神无不立死,汝其勉之。”升意大恶,及还即死。(出《纪闻》)

吴郡陆望,寄住河内,表弟王升,和陆望住得很近。早晨拜见陆望,走到村庄南边已经死去的村人杨侃宅院里,忽然看见个怪物,两手按着厕所,大耳朵、深陷的眼睛,虎鼻猪牙,面容呈紫色而且斑斑点点,直看着王升。王升惊恐而逃,看见陆望就说了这事。陆望说:“我听说看见厕神的没有不立刻死的,你要努力活呀。”王升料想要有极凶的事发生,等到回家就死了。

## 高 生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暗中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闻。(出《宣室志》)

天宝年间,有个渤海的高生,忘了他的名字,病情严重而

且身体瘦弱,胸中痛不可忍,招呼医生看病。医生说:“有鬼在你的胸中,药可以治到。”于是煮药喝了,忽觉暗中有人摇动他。过了一会儿,吐出口水有一斗多,其中有个不可解化的固体。用刀剖开它,有一个人从口水中站起,开始很小,很快长到几尺。高生想要让他吃点儿苦头,那个人赶紧出来,跑下台阶立刻不见了。从此以这种疾病闻名。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杨 准 王 乙 韦 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 敖 裴 虬  
赵 佐 岐州佐史

## 杨 准

唐杨准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见一妇人。容色殊丽。准见挑之，与野合。经月余日，每来斋中，复求引准去。准不肯从，忽而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当随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随妇人行十余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门户卑小。妇人为准设食，每一举尽椀。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后方知。每准去之时，闭房门，尸卧床上，积六七日方活。如是经二三年。准兄渭准曰：“汝为人子，当应绍续。奈何忽与鬼为匹乎？”准惭惧，出家被缁服，鬼遂不至。其后准反初服。选

为县尉，别婚家人子。一年后，在厅事理文案，忽见妇人从门而入，容色甚怒。准惶惧，下阶乞命，妇人云：“是度无放君理。”极辞搏之，准遇疾而卒。（出《广异记》）

唐代杨准，是宋城人，士流名族。因事到荒野郊外，看到一位妇人，容貌特别漂亮。杨准引诱她，与她野合。过了一个多月，每次来书斋中，妇人又总是恳求引领杨准离开那里，杨准不肯听从。忽然杨准心痛不能忍受，就说：“一定没办法了，该随你去，何至于麻烦你来照料我？”他的病马上就好了，又跟随妇人走十多里，到了一座房舍，院宇分明，可是门很窄小。妇人给杨准摆上饭菜，每当他一拿起碗，全都是空碗，心里感到奇怪，但是也不知道是鬼，以后才知道。每当杨准离去的时候，妇人都关闭房门，象尸体那样躺在床上，需六七天才能活，象这样两三年。杨准的哥哥对杨准说：“你是人的后代，应当传宗接代，怎么忽然和鬼结为配偶呢？”杨准惭愧惧怕，出家穿上黑衣服，鬼就不来了。以后杨准又穿上从前的衣服，被选为县尉，另取某人家的女儿，一年后，在厅堂办理文案，忽然看见妇人从前门进来，脸色很气恼。杨准恐惧，下了台阶乞求饶命。妇人说：“这次没有放你的道理。”妇人严斥扑打他，李准得病而死。

## 王乙

临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因赴集，从庄门过。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悦，使侍婢传语。乙徘徊槐阴，便至日暮，因诣庄求宿。主人相见甚欢，供设亦厚。二更后，侍婢来云：“夜尚未深，宜留烛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绸缪，事毕。女悄然忽患，乙云：“本不相识，幸相见招。今叙平生，义即至重。有何不畅耶？”女云：“非不尽心，但适出门闭，逾垣而来。（逾字来字原缺，据明钞本补。）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视之。言讫辞还，云：“已应必死。君若有情，回日过访，以慰幽魂耳。”后乙得官东归，涂次李氏庄所，闻其女已亡。私与侍婢持酒馔至殡宫外祭之，因而痛哭。须臾，见女从殡宫中出，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二家为冥婚焉。（出《广异记》）

临汝郡有个官渠店，从店往北面走半里路左右李家庄有个王乙，因赶集从庄门经过。很远看见一个女子年龄约十五六岁，高兴地等他，并派侍女传话。王乙徘徊在槐荫下，到了黄昏的时候，就到庄上一家求宿。主人见着他很欢喜，饮食起居都很优厚。二更后，侍女来说：“夜还没深，应该留下蜡烛相陪。”女人不久到了，便陈述着缠绵的情意。事完，女人默默地忽然



忧虑起来。王乙说：“本来不相识，有幸蒙招相见，现在叙说平生事，情义已经这样深重，有什么不畅快的呢？”女人说：“不是没诚意，只是正赶上我出去时门关闭了，我是越墙而来，墙角有个铁箠，箠齿扎了脚，刺到心痛，不可忍受。”便伸出脚来让王乙看。说完告辞回去，说：“已应必死，您如果有情，过几天来看我，用来凭吊我的灵魂吧。”后来王乙做官东归，途经李家庄，听说那个女子已经死了，私下和侍女拿酒菜到殡宫外祭祀她，并且痛哭起来。过了一会儿，看见那女子从殡宫里出来，王乙就趴在地上死了。侍女看见王乙魂魄和那女子一同进入殡宫，两个结成阴间婚姻。

## 韦栗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向明钞本作白。）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余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另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女因留连。色授神与，（与字原缺，据明钞本补。）须臾辞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随去，至其所居。须臾至铺，但得黄纸三贯，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钱。”栗云：“唯

有一女,死数年矣。君所见者,其状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复如此。因领少年入船搜检,初无所得。其母剪黄纸九贯,置在棹边案上,检失(失字原缺,据明钞本补。)三贯,众颇异之,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少年云:“钱已不论。”具言本意,复赠十千,为女设斋。(出《广异记》)

韦栗,天宝年间做新淦丞。有个女儿十多岁,韦将要上任,走到扬州,女儿向父亲要求要买一面漆背金花镜。韦栗说:“我当官艰辛,哪能得到这样的东西,等到了官府给你寻求。”一年多,女儿就死了。韦栗也不记得过去的事了。俸禄已满,带丧回家。乘船到了扬州,停在河岸。有个女子让一个婢女拿钱买镜,旁边的人看她容貌很美丽,形状很象富贵人家的女儿,争着想求她买镜。有一个少年年龄二十多岁,皮肤白皙可爱,女子用铜钱五千多买他的镜子,少年给她漆背金花镜,直径一尺多。另一个人说:“有面镜子比这面镜子好,只要三千。”少年又减两千,女子于是留步,恋恋不舍,心领神会,过了一会儿才告辞离开。少年有意调戏她,派人跟去着。到她所住的地方。少年进了店铺,却只得到黄纸三贯。少年拿了它到了韦栗所乘的船上,说:“刚才有个女郎拿钱买镜,进入这只船中,现在变成纸钱了。”韦栗说:“我只有一个女儿,死了几年了,你所看见的女子,相貌怎样?”少年把她的服饰容貌全说了。韦栗夫妇痛哭,女儿当初正是这个样子,于是领着少年进入船中搜寻。最初毫无所得。她的母亲剪了纸钱九贯,放到旁边的桌子上。再翻检查看时,少了三贯钱,大家很奇怪。就又打开那棺材,看见

镜子在那里 ,没有不悲叹的 ,少年说 :“ 不谈论钱吧。”把他的本意全都说出来 ,又赠送钱十千 ,给那女子设斋。

## 河间刘别驾

河间刘别驾者 ,常云 :“ 世间无妇人 ,何以适意 ?”后至西京通化门 ,见车中妇人有美色 ,心喜爱悦 ,因随至其舍 ,在资圣寺后曲。妇人留连数宵 ,彼此兼畅。刘侯不觉有异 ,但中宵寒甚 ,茵衾累重 ,然犹肉不煖。心窃怪之 ,后一日将曙 ,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 ,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 ,因此遇痼病。(出《广异记》)

河间刘别驾 ,常常说 :“ 世间没有妇人 ,哪里能适合心愿 ?”后来到了西京通化门 ,看见车里有位妇人很有美色 ,心里喜欢爱恋地 ,就跟随到了她的房舍。在资圣寺后曲折隐秘的地方 ,妇人逗留几夜 ,两个人都很欢畅。刘侯不觉有些奇怪 ,只是半夜特别寒冷 ,盖几重锦被 ,身体还是不暖和。刘侯暗自奇怪。后来有一天 ,天要亮时 ,妇人和所在的房舍忽然都不见了 ,他的身体躺在荒园中几重乱叶下 ,因此患了痼病。

##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风彩，为蕲春丞，秩满归乡里，家在郭西。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妇人从西来，将入郭，姿色殊绝，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门又见，如此数四，日暮辄来。王戏问之曰：“家在何处？向暮来此？”女笑曰：“儿家近在南冈，有事须至郭耳。”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数夜辄一来，后乃夜夜来宿。王情爱甚至，试谓曰：“家既近，许相过否？”答曰：“家甚狭陋，不堪延客，且与亡兄遗女同居，不能无嫌疑耳。”王遂信之，宠念转密。于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制，见者莫不叹赏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随其后。虽在昼日，亦不复去。王问曰：“兄女得无相望乎？”答曰：“何须强预他家事？”如此积一年，后一夜忽来，色甚不悦，啼泣而已。王问之，曰：“过蒙爱接，乃复离去，奈何？”因呜咽不能止，王惊问故，女曰：“得无相难乎？儿本前高密令女，嫁为任氏妻，任无行见薄，父母怜念，呼令归。后乃遇疾卒，殡于此。今家迎丧，明日当去。”王既爱念，不复嫌忌。乃便悲惋。问明日得至何时，曰：“日暮耳。”一夜叙别不眠，明日临别，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王以繡衣答之，握手挥涕而别。明日至期，王于南冈视之，果有家人迎丧。发衬，女颜色不变，粉黛如故。见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家人方觉有异。王乃前见陈之，兼示之玉杯与环，皆捧之而悲泣。因问曰：“兄女是谁？”

曰：“家中二郎女，十岁病死，亦殡其旁。”婢亦帐中木人也，其貌正与从者相似。王乃临枢悲泣而别，左右皆感伤。后念之，遂恍惚成病，数日方愈。然每思辄忘寝食也。（出《广异记》）

高密王玄之。年少俊美有风采。做蕲春丞，俸禄已满回到乡里。家在城西。曾经有一天黄昏时，从屋里出来斜靠着门外，看见一个妇人从西面来，将要进入城中。她的姿色艳丽绝世，年龄约十八九岁。第二天出门又看见她，象这样有数次，天色晚了就来。王玄之戏谑地问她：“家在哪里？一到天黑就来这里。”妇人笑着说：“我家很近在南冈，有事必须要到城里。”王玄之试着挑逗她。妇人就很快活，于是留下来住宿，两人很亲热。第二天妇人告辞离去，隔几夜就来一次，后来就夜夜来住。王玄之情爱至深，试着对她说：“家既然离这很近，答应我过去看看行不？”回答说：“家很狭窄简陋，不便请客人去，况且我和亡兄的女儿同住，不能没有嫌疑。”王玄之就相信了她的话，宠爱惦念越加密切。因为她的针线活特别好，王玄之穿的衣服，都是她裁制的，看见的人没有不叹赏的。妇人身边有个婢女也很漂亮，总是跟在她后面，虽然在白天，也不离去。王玄之问道：“亡兄的女儿莫非是期望我什么吧？”妇人回答道：“何必强行干预别人家的事呢？”就这样过了一年。后来有一天夜晚她忽然来了，脸色很不高兴，啼哭完了，王玄之问她，她说：“过去蒙你爱怜接纳，竟要离去，怎么办？”于是呜咽不停。王玄之惊问缘故。妇人说：“能不难为我吗？我以前本是高密令的女儿，嫁给任氏为妻。任没有品德慢怠我，父母可怜我，召我回去。后

来就得病而死，殡葬在这里。现在家里办丧事，明天应该去。”王玄之既然已经爱恋她，不再猜忌她，就悲伤起来，问她明天能到什么时候。回答说：“日落时吧。”一夜叙别没有睡觉。第二天要分别时，女子用金镂玉杯和一双玉环留赠给王玄之，王玄之用绣衣赠答，握手挥泪而别。第二天到她们说的迎丧时刻，王玄之在南冈观望，果然有她家里的人前来迎丧。揭开衬帘，那女尸的容颜未变。妆束象原来的样子。看见一箱绣衣在棺材中，却丢失了所送的金杯和玉环！家人才察觉有些特别，王玄之就上前述说了这件事，同时给他们看玉杯和玉环，都捧着它悲伤哭泣，于是问她的家人：“兄弟的女儿是谁？”回答说：“是家中二儿子的女儿，十岁就病死了，也殡葬在她旁边。”她的婢女就是殡帐中的木头人，它的容貌和那女子身边的侍女相似。王玄之到灵柩前悲泣而别，左右的人都很悲伤。王玄之后来常想念她，于是恍惚成病，几天才好，然而每每想起她就忘了吃饭睡觉。

## 郑德懋

荥阳郑德懋，常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鄂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匹敌。”郑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曰夫人原作日未入，据明钞本、陈校本改。）趣郎进。”辄控马。其行甚

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梅绿罗裙,可年四十许,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谒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清族美才,愿托姻好。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堂上明钞本作上堂。)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鬪荐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络。长筵列饌,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以比。食毕命酒,以银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严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间原作门,据明钞本改。)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及门,步致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后遂成礼。明日,夫人命女与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繡帐,衾褥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何在许?”(许原作诈,据明钞本改。)曰:“今已反矣。”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嫌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侍中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适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醺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

郎,乃前青骢,被(被原作故,据明钞本改。)带甚精。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来。”郑始寻其故处,唯见大坟,旁有小塚,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乐处,吾得何忧?”乃悉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卒。(出《宣室志》)

荥阳郑德懋,曾经独自骑马,遇到一个婢女,容貌非常漂亮。婢女来到马前拜见说:“崔夫人奉迎郑郎。”郑郎惊讶地说:“从来不认识崔夫人,我又没结婚,什么缘故迎我?”婢女说:“夫人的小女儿很有姿色,况且都是清门令族,许配给你是很合适的。”郑郎知道她不是人,想要拒绝她,立即有穿黄衣服的十多个男仆到来,说:“夫人催郑郎进去。”上前就拉着他的马,跑得很快,耳边只听到风响。不久到一个地方,高墙高门,外面都栽植一排排的楸桐。郑郎站在门外,婢女先说话。不一会儿,命令领郑郎进去。经过几道门,馆楼很壮观。夫人穿着梅绿罗裙。年龄约四十左右,姿容可爱。站在东阶下,侍女八九个,都穿着鲜艳整齐。郑郎再次拜见,夫人说:“别怪我委屈你,因为郑郎出身名门望族才貌双全,愿意托付联姻为好。小女不能主动,希望您能对她表示爱意。”郑郎被她逼迫,不知道怎样答对,只好如此而已。夫人就在厅堂上让人领郑郎从西阶上来。堂上全都是花毯铺地,左右的人布置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



门上垂有竹帘,银钩珠络,长筵列饌,都极其丰盛清洁。夫人就让郑郎坐下,夫人善于清谈,叙说布置的情况,世人难以相比。吃罢命令上酒,用银器盛着约三斗多,琥珀色,用镂杯斟酒。侍女行酒,味道非常甜香。到晚上,一个婢女上前说:“女郎已妆扮完了。”就让人带领郑郎来到外面的厅里,用百味香水沐浴。左右的人送来衣帽鞋珮,十个漂亮的婢女扶着他进花堂,尽情戏谑,从厅堂到门,走到花烛跟前,就请郑郎进入帐内。那女子年龄十四五岁,容貌非常漂亮,前所未见,穿着艳丽,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郑郎于是非常高兴,而后就拜完婚礼。第二天,夫人让女子与郑郎到东堂。堂中放着红罗帷帐,被褥、坐垫、席子,都极其精美。女子善弹箜篌,曲词新颖特别。郑郎问她,迎婚前我骑来的马,现在在哪里?回答说:“现在已经返回去了。”这样度过了一百多天。郑郎虽然情爱很深,可心里却稍有怀疑,于是对女子说:“能够和你一起回去吗?”女子悲哀地说:“有幸托身投合在一起,能陪伴侍奉你,阴曹与世间本来是相隔的,不合你的心愿该怎么办?”于是声泪俱下。郑郎觉察到她的怪异,就告诉夫人说:“家里丢失了我,很有疑心,感觉奇怪,请求让我归还吧。”夫人说:“刚才蒙你看重,非常感激钦慕。然而阴间有特殊的道路,理当暂时分离,分离的时候,能不悲痛吗?”郑郎也流泪了,就安排盛大宴会,与女子告别说:“三年后,必当迎接你。”郑郎就拜谢告别。妇人出门,挥泪握着郑郎的手说:“虽然有后会的日子,还须延续年月,欢聚的日子还是太少了,分离的日子痛苦漫长,望你努力爱惜自己吧。”郑郎也很悲悽,妇人用贴身的红衬衫和一双金钗赠给郑郎作别,说:“你不要忘记我,用这些作为纪念。”于是分袖而去。夫人命

人送郑郎,郑郎就上前骑上青骢马,马的披带很精美。郑郎骑马出门,很快又到了自己的家。奴仆就说:“家里丢你已有一年了。”看他带回的东西都是真的,他家人告诉他说:“郎君出门后,你的马自己回来了,没见有人送来。”郑郎开始寻找他的住过的地方,只看见一座大坟墓,旁边有座小坟墓,坟前有一排树,都已经枯死了。可是以前所看见的,都是茂密成荫的树林,他附近的人告诉说这是崔夫人和他的孩子的坟墓。郑郎尤其奇怪,自己过了三年的期限,一定该死了。后来到了日期,果然看见从前所使的婢女骑马来迎接他。郑郎说:“生死本来自有定命,只要能够安乐,我又有何忧虑?”就全都吩咐了家事,预感到终期已到,第二天就死了。

## 朱 敖

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天宝初,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使骑招敖。乘马便骋,从者在后,稍行至少姨庙下,时盛暑,见绿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丽。敖意是人家臧获,亦讶其暑月挟纁。驰马问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庙中。敖亦下马,不见有人。遂壁上观画,见绿袍女子,乃途中睹者也,叹息久之。至寺具说其事,舒等尤所叹异。尔夕既寐,梦女子至,把被欣悦,精气越洩,累夕如此。嵩岳道士吴筠书一符辟之,不可。又吴以道术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净,神乃不至。敖后于河南府应举,与渭南令陈察微往诣道

士程谷神。为设薯药，不托莲花，（托莲花明钞本作施荤馔。）鲜胡麻馔。留连笑语，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云腾踊，中掣火电。须臾晦昧，骤雨如泻。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栢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异光，与日月殊状。忽于光中遍是松林，见天女数人，持一舞筵，周竟数里，施为松林上。有天女数十人，状如天仙，对舞筵上。兼有诸神若（神若原作若异，据明钞本改。）观世音。终其两舞，如半日许。曲终，有数人状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复不见人。敖等夤缘夜半，方至舍耳。（出《广异记》）

杭州别驾朱敖过去隐居在河南的少室山。天宝初年。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派骑兵招敖来。朱敖便骑马驰骋而去，跟从的人在后面。刚走到少姨庙下，当时是盛夏，看见一个穿绿袍的女子，年龄十五六岁，容貌特别漂亮，朱敖料想是别人家的奴婢，也惊讶她暑天还穿着棉衣，就骑马上前问她，女子笑着却不说话。走进庙中，朱敖也下马，没看见有人，就欣赏壁画。看见绿袍女子，就是道上遇到的那个，叹息很久，到了寺庙，把刚才的事都说了。李舒等人尤其惊叹诧异。那天晚上已经睡了，梦见女子来到。他就抓着被子非常兴奋。精气越来越溢失，几天晚上都是这样。嵩岳道士吴筠给他写了一张符箓避邪，不行；吴筠又用道术控制，也不行。有一天，朱敖借宿在程道士房里，程对道术虔诚，神竟然没到。朱敖后来在河南府应举，与谓南县今陈察微到道士程谷神那儿去，程道士给他们配了薯药，不托莲花，鲜胡麻馔，留连笑语，日落才回去。离开少

室山五里左右,忽然嵩岳黑云腾涌,空中雷电闪闪,不久暗淡无光,骤雨如泻。朱敖微察随从的人趴在柞树林中,旁边邻着深沟。过了很久,有一种奇异的光,与日月特别象,忽然在光中内现出遍是松林的景象,看见几个天女,拿着一张舞席,方圆竟达数里,散放在松林上。有几十个天女,状如天仙,对舞在席上,同时有各种神象观世音,始终伴着那两个人舞蹈,好象半天左右,曲子结束,有几个人形态象歌舞艺人,卷起舞席回去,天地随之昏暗,又不见人。朱敖等人攀附向上到半夜,才到房舍。

## 裴虬

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骑戴颙宅也。天宝末,河东裴虬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说云:“初一人来云:‘戴君见召。’虬问戴为谁,人曰:‘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见颙,颙求以己女妻虬,云:‘先以结婚,不当再娶。’颙曰:‘人神殊道,何若也?’虬言:‘已适有禄位,不合为君女婿。’久之,言相往来。颙笑虬不可屈,乃释之,遂活也。”(出《广异记》)

苏州山人陆去奢房子,就是宋散骑戴颙的房子。天宝末年,河东裴虬常旅居此亭,突然死去,很久才醒悟过来,说:“刚

才一个人来说：“戴君要召见。”我问戴君是谁，那人说：“你知道宋散骑常侍戴颙吗？”我说：“知道。”那人说：“现在招呼你的就是这个人。”我到那看见戴颙。戴颙请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我说：“我已经结婚，不能再娶。”戴颙说：“人与神道德不同，何必苦自己？”我说：“已经有适宜的禄位，不该做您的女婿。”这样言语问答了很久。戴颙明白我不能屈从，就放了我，于是我就活了。”

## 赵 佐

赵佐者，天宝末辅国子四门生。常寝疾，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别有府署。吏引入，始见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谒，王谓佐曰：“君识我否？”佐辞不识。王曰：“君闻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每奏妓乐，备极奢侈，诚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因访问人间事甚众。又问佐曰：“人间不久大乱，宜自谋免难，无久住京城也。”言讫。使人送还。（出《广异记》）

赵佐，天宝末年教国子监的四个学生，常常卧病，恍惚有两个穿黄衣服的小吏拘捕他走到温泉宫观风楼西面。旁边另有个官府，小吏领他进去，才看见一个人象皇帝一样。赵佐上前拜见，皇帝对赵佐说：“你认识我不？”赵佐说不认识，那人

说：“你听说过秦始皇吗？我就是。君主在我家旁边建造诸宫殿，每次弹奏妓乐，极尽奢侈，实在是美王。所以我也象这样建筑楼阁来观赏舞乐。问了许多人间的事之后，又告诉赵佐：“人世间不久要大乱，应该自己设法免除灾难，不要长久住在京城。”说完，派人送还他回去。

##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停兴道里。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问：“君在地下，并何职掌？”云：“是捉事。”佐史谓曰：“幸与诸君臭味颇同，能相救否？事了，当奉万张纸钱。”王人许诺：“期后五日，若不复来者，即是事了。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至五日不来，吏乃烧钱毕，因移居崇仁里。后京中事了，西还岐州，至杏树店，复逢二人，问：“何所来？”顷于旧处相访不是，所处分事已得免，劳致钱贱地，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牒讫。非大期至，更无疾病耳。”（出《广异记》）

岐州佐史曾经因事到京城，停留在兴道里，忽然看见两个人和一个无头人来说：“闫王命令追捕你。”佐史知道他们是鬼，就问他们在阴间一起做什么官。回答说：“是捉事。”佐史对他们说：“有幸和你们做同样的事，能救救我吗？事后，必当送给你们万张纸钱。”那二人答应了，约定五天后，如果不再来，

就是事成了 ,那纸钱可送到天门街烧掉。到了第五天没来 ,佐史就烧完纸钱 ,于是移居到崇仁里。后来京中事了 ,向西归还到岐州 ,到了杏树店 ,佐史又碰见那两个人 ,问他们从哪儿来。他们说刚才在老地方访问你们没遇到 ,所处罚的事已经免除 ,烦劳送钱到阴间 ,请求给以长寿优待的书简已写完 ,不是死期到临 ,再不会有疾病了。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  
梁守威

##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饮酒醉，入冢卧棺后，家人不知，遂掩圻。后经数日不见裴郎，家诬为王氏所杀，遂相讼。王氏实无此，举家思虑。葬日恐在圻中，遂开圻得之，气息奄奄，以粥灌之，数日平复。说云，初葬之夕，酒向醒，无由得出。举目窃视，见人无数，文柏为堂，宅宇甚丽。王氏先亡长幼皆集，众鬼见裴郎甚惊，其间一鬼曰：“何不杀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杀？”苦争得免。既见长筵美饌，歌乐欢洽。俄闻云：“唤裴郎。”某惧不敢起。又闻群婢连臂踏歌，词曰：



“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名穠华,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诸鬼等频命裴郎歌舞。饥请食,妻母云:“鬼食不堪。”命取瓶中食与之,如此数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复有本形象。(出《广异记》)

浚仪王氏,是个读书人。他母亲下葬的时候,女婿裴郎喝醉了,进入坟墓躺在棺材后面,家里人不知道,就掩埋了坟墓。过了几天,不见裴郎。裴家诬告被王氏杀了,就打起官司。王氏实在没干这事。全家思索。下葬那天,裴郎可能在墓穴里。就打开坟墓找到裴郎。裴郎气息奄奄,用粥喂养他,几天后康复。他说刚埋上那晚,酒就醒了,没办法出来,抬起眼睛偷偷一看,见人无数。精心修饰的柏木殿堂,屋子都非常美丽。王家先死之人,老幼都聚集在一起。众鬼看见裴郎,非常吃惊。其中一个鬼说:“怎么不杀了他?”丈母娘说:“小女还小,要仰仗他,怎么能杀了他呢?”苦苦相争,得免一死。裴郎看见了隆重的筵席,美酒佳肴,歌舞欢乐,十分融洽。一会又听到有人招呼裴郎,他害怕不敢起身,又看见群婢连臂跳踏歌舞。歌词是:“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女名叫穠华,用纸烛烧他鼻子成了疮,痛不可忍,就起身一一揖拜。群鬼频频让裴郎歌舞。裴郎饿了,想吃东西。丈母娘说:“鬼的食物不能吃。”叫人拿瓶中的食物给裴郎,这样过了几天,奴婢们其实都是纸木所扎的随葬品,但现在已经不是本来形象了。

## 章仇兼琼

唐天宝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数载入朝。蜀川有张夜叉者，状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琼将行，呼而问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无涯之寿。若必入朝，不见其吉。”兼琼初甚惶惧，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汉州，入驿，堕马身死，独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洛阳去汉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汉州入驿到兼琼所，忽然颠倒而卒。后兼琼乃苏，云地下所由，以马尉见。马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惊异，云：“适尔奉命，还何处也？”不言，视天太息。其妻再问：“宾从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马殊不言。遽挥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适于地下苦论，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浅，远客孤弱，故还取别。”举言悲号，又谓其妻曰：“无苦，我代其死，彼亦当有深恤。无忧不得还乡。但便尔仓卒，死生永隔，以此为恨耳！”言讫不见。子等初犹恍然疑之，寻见床舁尸还。兼琼翌日还成都，赙马氏钱五百万，敕敕彭州赙五百万，兼还四年秩禄云。（出《广异记》）

唐天宝年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使。几年后入朝。蜀川有个叫张夜叉的，形状象狂人，所言多中。兼琼将要起程，召来他卜问。夜叉说：“大人若住在蜀地，有无边的福寿。若一定入

朝,不见吉祥。”兼琼开始很害怕,时间长了就说:“怎么一定会有这样的事呢?”就出发了。到了汉州进入驿站,从马上掉下来死了,只是心口还有一点热气。彭州李刺史,让洛阳县尉马某送去药酒,兼管喂药和生活起居。洛阳离汉州五十里,马某接到命令就走。到了汉州驿站兼琼的房前,忽然倒地死了。后来,兼琼苏醒过来,述说了阴间的经历,因为马某才得免一死。马某已经死了,就回到他家。家人很惊奇。说刚才奉命而行,为什么回来了?马某不说话,仰天长叹。他妻子又问:“随从在哪儿?又不拿着笏版,为什么?”马某还是不说话,就挥手让他走。马某流着眼泪说:“我已经代替章仇节度使死了,刚才在阴间苦争了一番,我这一切经历,也都是为了章仇大使,没有什么办法啊!自己想到做官时间短,孤苦力弱,所以回来告别。”说完悲痛哭号。又对他妻子说:“不要愁苦。我代他死,他也能有丰厚的抚恤,不必忧虑不能还乡。我突然地死了。死人和活着的永远隔阂,这是遗憾的事。”话完不见。孩子们开始还恍然惊疑,过了一会就看见尸体始回来。兼琼第二天返回成都。给马家治丧费五百万,又下文让彭州给五百万。并且代给四年的俸禄。

## 李林甫

唐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为阴祸且多,天下颇怨望,有鬼灾,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久矣,积

怨者亦多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月计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耶？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堕而下，又一人逾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长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啜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以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期十年也。（出《宣室志》）

唐朝李林甫当宰相已经很久了，自己知道坏事太多，天下怨声载道，必有灾祸，就想找一个术士祈祷免除。后来找到一个术士。术士说：“相国身为豪贵这么久了，积怨的人很多，这是灾祸的原因，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虽然这样，也可以免除朝夕的灾祸。”李林甫说：“怎么办？”术士说：“可在长安城里找一个善于射箭的人准备着。”李林甫就从西市招募来一个。他说曾经当过兵，以善射著称。最近因为其他原因无所适从。李林甫就资助他吃穿，按月付给。后来有天晚上，李天甫在庭院宴请宾客，燕人赵翼做侍卫。一曲未了，忽然中途停止。善射

的人感觉异常就静听动静。没有人来,暗思道:“没到晚上,忽然这样,莫非有事?果然照术士说的那样吗?”就拿着弓箭,跳墙进来等待。忽然看见墙的南边有一个东西掉下来,又有一个人走来。善射的人一箭射中了他。他就惊慌地逃走了。善射的人回到李林甫玩乐的地方,见唱歌跳舞的都闭着嘴不能出声,站立着不能动弹,无声无息,象木偶似的。看南墙掉下来的东西,是个口袋,系的地方已经打开了,里面有几百个竹签,都是李林甫和家僮的姓名。于是,他就按名呼叫,一一答应,就继续宴饮如初。第二天,术士来贺。说:“全仗善射的人,不然,几乎造成灾祸。自己含冤而死。明公长期主管机要大事,积累的罪过上万,此后十年,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后来李林甫死的时候,果然相隔十年。

## 陈希烈

陈希烈为相,家有鬼焉。或咏诗,或歌呼,声甚微细激切,而历历可听。家人问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戏游,游毕当去。”或索衣服,或求饮食,得之即去,不得即骂。如此数朝,后忽谈经史,鬼甚博览。家人呼希烈侄婿司直季履济命与鬼谈,谓履济曰:“吾因行,固于此戏,闻君特谕,今日豁然。有事当去,君好住。”因去。(出《纪闻》)

陈希烈是宰相。家里有鬼,有时吟诗,有时唱歌。声音非常细微、激切,但却清楚。家人问他说:“你是什么人?怎么在这里?”鬼说:“我在这里游玩,玩完就走。”有时索要衣服,有时索要饮食,得到就走,得不到就骂。如此几天。后来鬼忽然谈起经史,知识非常渊博。家人召出陈希烈的侄婿司直季履济,让他和鬼谈。鬼对履济说:“我因为出来行走到这儿游戏。听到您的教诲,今天豁然明白。有事该离开了,您保重。”就离开了。

## 杨国忠

唐天宝中,杨国忠,权势薰灼,朝廷无比。忽有一妇人诣宅请见,阍人拒之,妇人大叫曰:“我有大事,要见杨公,尔何阻我!若不见我,当令火发。尽焚杨公之宅!”阍人惧,告国忠。国忠见之,妇人谓国忠曰:“公为相国,何不知否泰之道?耻公位极人臣,又联国戚,名动区宇,亦已久矣。奢纵不节,德义不修,而壅塞贤路,谄媚君上,又亦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踪迹,不以社稷为意,贤与愚不能别。但纳贿于门者,爵而禄之。大才大德之士,伏于林泉,曾不一顾。以恩付兵柄,以爱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国忠大怒,问妇人曰:“自何来?何造次触犯宰相,不惧死罪也?”妇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为死罪。”国忠怒,命左右斩之。妇人忽不见。国志惊未已,又复立于前。国忠乃问曰:“是何妖耶?”妇人曰:“我实

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倾覆。公不解为宰相,虽处佐辅之位,而无佐辅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国朝自此弱。几不保其宗庙,胡怒之耶?我来白于公,胡多事也?今我却退,胡有功也?公胡死耶?民胡哭也?”言讫,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见。后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

唐天宝年中,杨国忠权势薰天,朝中没人和他相比。有个妇人到杨宅请见杨国忠。门人拦住她。妇人大叫说:“我有大事,要见杨公。你为什么阻拦我,若阻拦我,就让起大火,烧掉杨公的住宅。”门人害怕,告诉了国忠。杨国忠会见了她。妇人对杨国忠说:“你是相国,不知否泰之道吗?你位极人臣,又联上了皇亲国戚。名震宇内,已经很久了;奢侈放纵不加节制,道德仁义不加修养,而堵塞纳贤的道路,谄媚皇上,也已经很久了。一点不能效仿前朝房、杜的踪迹,不以国家大事为重,贤和愚不能区别,只从门中收受贿赂,封官进爵。有才德的人被杀害在林泉,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有恩惠就交给兵权,因为喜爱就让他役使百姓。噫!想要国家安定,想要保住你的家族。一定不能这样了!”杨国忠大怒,问妇人说:“你从哪儿来?为什么冒犯宰相?不怕死罪吗?”妇人说:“你自己不知死,反过来判我死罪。”国忠怒,命令卫兵杀她,妇人忽然不见了。国忠惊讶未已,妇人又站在他面前。国忠问道:“你是何方妖怪?”妇人说:“我实在珍惜高祖、太宗的江山,被一个匹夫葬送。你不懂怎样当宰相,虽然处在辅佐的位子上,却没有辅佐的功劳。你死是小事,可悲的是,国朝从此衰弱,几乎不能保住宗庙。胡讨厌

你。我来告诉你胡要闹事了。现在我退回去,是胡的功劳。你因胡而死,老百姓也因胡而哭。”说完笑着走了。杨国忠让人追她,没见着。后来安禄山起兵,才知道“胡”字的意思。

## 李叔霁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遥见犊走甚急,有紫衣人骑马在后。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问:“识我否?”婢惊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尔独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阳,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我缘饥馁,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遂与洛女见姑。哭毕,问:“姊弟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急速,不可复待。”留停半日许,时民饥,姑乃设食,粗粝无味。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馔,呼其夫与姑餐。餐毕便发。临别之际,谓曰:“此间辛苦,亦合少物相留,为囊赆已前行。今车中唯有一疋半绢,且留充衣服。深以少为恨也。”乾元中,肃宗克复二京,其姑与子同下扬州。月余,叔霁亦至,相见悲泣,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歿故,兼小儿女相次夭逝。言讫又悲泣。姑初惭怍,为其侄女为贼所掠。及见叔霁情至,因说其事。云所著裙,即此留绢也。叔霁咨嗟而已。吴郡朱敖,尝于陈留赋中识一军将,自言索得李霁妇云。(出《广异记》)



唐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赵郡人李叔霁和他的妻子从武关南逃襄阳。妻子和二儿子死于途中,叔霁长期游历在荆楚一带。安禄山已经占据了东京洛阳。妻子的姑姑寡居在家不能逃难,还住在城里,非常辛苦,让婢女出城砍柴。婢女远远地看见一个牛犊走得很快。有个穿紫衣服的人骑马跟在后面。车中有个妇人连声招呼她。等婢女走近了,她问婢女:“认识我吗?”婢女惊喜地说:“李郎去哪儿了?娘子怎么独行?”妻子就悲痛地哭着说:“走到襄阳,叔霁和二儿子都死在贼兵手里。我因为饥饿,就带着孩子嫁给了车后面的人。”就和婢女一起去见姑姑。哭完问道:“兄弟姐妹们在哪儿?”姑姑说:“最近他们在外面。这次出来急,不能过多停留。”待了半天,妻子饿了。姑姑就准备了饭。粗米饭没有味道。妻子就从车中拿出稻米饭及其它好吃的东西。招呼她丈夫和姑姑来吃。吃完就走了。分别之际,对姑姑说:“这地方太辛苦。我只能以一点东西相赠。因为行李盘缠走在前面。现在车中只有一疋半绢,先留下来做点衣服。太少了,非常遗憾。”乾元年中,肃宗收复二京。她姑姑和儿子一起去扬州。一个月后,叔霁也来了。见面都很伤心。惋惜他妻子在途中因生产而死。小儿女也相继夭亡。说完又哭了。姑姑开始因侄女被贼兵掳掠失去贞节而惭愧,等见到叔霁情真意切,就说了那件事。说身上穿的裙子就是她留下的绢做的。叔霁叹息不已。吴郡人朱敖,曾在陈留城的贼兵中认识一个军将。他自己说过抢到了李叔霁的妻子的话。

## 新繁县令

新繁县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命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惨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酒杯一枚为别。谓令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命赠罗十疋。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乡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远来移转。投刺谒命，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旨，及留杯赠罗之事。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出《广异记》）

新繁县令的妻子死了，让女工做丧服。有个妇人，相貌极其美丽。县令喜欢就留下她。她很被宠爱。几个月之后，一天早晨，她脸色凄惨、悲伤、言语哽咽。县令感到奇怪就问她，她说：“我丈夫要来了。我将要远行，所以悲痛。”县令说：“我在这里，谁奈我何。只管吃饭，不必苦恼。”过了几天，妇人请求离开。县令阻止不了，她留下一枚银酒杯作告别礼物，对县令说：“承蒙您很想念我，把这个当做纪念吧！”县令命赠给她锦罗十

正。她离开后。县令总是想念她，拿着银杯不离手。每到公衙，就放在桌案上。有个县尉已经停职回了家乡。他妻子的灵柩，还在新繁，所以远来移灵。投书拜见县令。县令待他非常热情。县尉看见银杯，几次偷偷地观看。县令问他原由。回答说：“这是我死去的妻子棺材中的东西。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这里？”县令叹息良久，就详细地告诉了他前后的事情，还描述了妇人的音容笑貌及留杯赠罗的事。县尉生了一天气。后来打开棺材，看见妇人怀抱锦罗躺着。县尉非常愤怒，堆些柴草烧掉了棺材。

## 姚肖品

姚肖品者，杭州钱塘人。其家会客，因在酒座死，经食顷乃活。云初见一人来唤，意是县家所由。出门看之，便被捉出。至北郭门，有数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牵船，品云：“忝是绪余，未尝引挽。”遂被捶击，辞不获已。力为牵之，至驿亭桥，已八九里所，鬼不复防御。因尔绝走得脱也。（出《广异记》）

姚肖品是杭州钱塘人。家里宴请客人，他就在座位上死了。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才活过来。说开始有人来招呼他，好象是县衙的差人。出门一看，就被捉去。到了北郭门，有几个衙役在船中。抓他的人让他拉纤。姚肖品说：“我是世家子弟，不

曾拉过纤。”就被捶打。坚辞不能脱身,就拼力为他们拉船。到了驿亭桥,走了大约八、九里路,鬼不加防备,他就快跑得以脱身。

## 梁守威

唐肃宗时,安史之党方乱。邢州正在贼境,刺史颇有安时之志。长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负,自长安潜行,因往邢州,欲说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于路旁古墓间,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呵问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命立功报君。”少年曰:“我亦游说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论以世乱。少年曰:“君见邢牧,何辞以说?”守威曰:“方令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国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尽灭丑类。故不假多辞,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可谓乘势因时也。”少年曰:“君如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传位,上皇犹在。君以为天下有主耶?有归耶?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征兵四海,力剪群盗,收复京城,唯抚而辑之,爵赏军功,亦行后而闻之,则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欲安天下,宁群盗,必待仁主得位。君无说邢牧,我若可说,早已说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长叹曰:“我何之?昔刘琨闻天下乱而喜,我今遇天下乱而忧。”少年

乃命行，诣一大林，乃达曙，至林下。见百余人，皆擐甲执兵，乃少年之从者。少年索酒饌，同欢话而别。谓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当听之。但回长安，必可取爵禄也。太子新授位，自贱而贵者多矣。关内乱之极也，人皆思治愿安，君但以治平之术教关内诸侯，因依而进。何虑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谢而回，才行十步已来，顾之不见。乃却诣林下访之，惟见坏墓甚多。（出《潇湘录》）

唐肃宗时，安史结伙作乱。邢州正处在贼兵控制境内。州牧大有安于现状的心情。长安人梁守威，自负文武才辨过人，从长安偷偷出来去邢州，想游说州牧。到了邢州的西南部，这天晚上在路旁古墓间休息。忽然有个少年手提宝剑也来到这这里，斥问守威说：“你是什么人？”守威说：“我是游说之士，想去邢州游说州牧，让他立功报答皇上。”少年说：“我也是游说之士。”守威高兴地向他行礼。俩人一起坐在草中，谈论当世的乱事。少年说：“你见到州牧，用什么话来说服他呢？”守威说：“现今天子登基，太上皇还在。凡辅佐国家的大臣，完全应该戮力同心来消灭丑类。所以无须多说，邢州牧就能马上听从我的劝告，可以说是因势利导啊！”少年说：“您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太子登基，太上皇还在。您以为天下有主了吗？有归宿了吗？但太子登基灵武，六军和大臣都拥戴他，想把他当成天下之主。这如同自己树立了不孝的名声。只能激起天下的愤怒，又怎么成为天下之主呢？假如太子只尊奉太上皇，四海出兵，拚力剪除群匪，收复京城，安抚贼兵，犒赏军功人员。实施之后，

天下知晓,这样不久天下就安定了,现在大势已去。终不能平定天下了。我不曾听说谁身负不孝之名,却想杀不忠之辈。这样想安定天下,平息群盗。一定要等到仁主继位。你不必游说邢州牧,我若能说,早已经说服他了。”守威知道少年有雄才大略,就长叹一声,说:“我去哪儿呢?昔日刘琨听说天下大乱而高兴,我现在遇到天下大乱而忧虑。”少年请他到树林。到天亮时才走到林中。看见了一百多人,都身披战甲,手执兵器,是少年的随从。少年要来酒菜,和守威话别。对守威说:“我赠您一句话,您应该听从:回长安去,一定能得到官做。太子刚继位,从贫贱升到权贵的人多了。国内很乱,人们都希望得以治理,得到安宁,你只以整治平定天下的道理告诫国内诸侯,循序渐进,你何愁不能立功呢?”守威辞谢而返。才走十几步,回头一看不见了。就到刚才去的林中找他,只见很多毁坏的坟墓。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常 夷 张守一 郑 望 宇文覲  
李 莹 裴 臧 李 氏

### 常 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雅有文艺。性耿正清直，以世业自尚。家近清溪，常昼日独坐。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朱秀才相闻。”夷未尝识也，甚怪之。始发其书，云：“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书中悉非生人语，大抵“家近在西岗，幸为善邻，思奉颜色。”末有一诗云：“具陈（明抄本“云”下空七字，疑原有五言二句，脱去八字）平生游城郭，殁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位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

高门倘无隔，向与折龙津。”其纸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叹异久之，乃为答书，殷勤切至。仍直克期，请与相见。既去，令随视之，至舍西一里许，入古坟中。至期，夷为具酒果。须臾，闻扣门，见前小儿云：“朱秀才来谒。”夷束带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可年五十许，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与相劳苦，秀才曰：“仆梁朝时，本州举秀才高第。属四方多难，遂无宦情，屏居求志。陈永定末终此地，久处泉壤，常钦风味，幽明路绝，遂废将迎。幸因良会，大君子不见嫌弃，得申郁积，何乐如之。”夷答曰：“仆以暗劣，不意冥灵所在咫尺，久阙承稟，幸蒙殊顾，欣感实多。”因就坐噉果饮酒，问其梁陈间事，历历分明。自云朱异从子。说异事武帝，恩幸无匹。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钿、玉柄麈尾，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云殿讲竟，悉将以赐异。昭明太子薨时，有白雾四塞。葬时玄鹄四双，翔绕陵上，徘徊悲鸣，葬毕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讳之。为湘东镇荊州，王尝使博士讲《论语》。至于见瞽者必变色，语不为隐，帝太怒，乃鸩杀之。又尝破北虏，手斩一裨将。于谨破江陵，帝见害，时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就门拜贺，宋梁以来命妇未有其荣。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正与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贵嫔柩，涕泣不绝，卧痛溃烂，面尽生疮。侯景陷台城，城中水米隔绝，武帝既敕进粥，官中无米，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食尽遂绝，所求不给而崩。景所得梁人，为长枷，悉纳其头，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虽



衣冠贵人,亦无异也。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又说陈武微时,家甚贫,为人庸保以自给。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擒得以担竿击,甚困。即祚后,灭包氏。此皆史所脱遗。事类甚多,不可悉载。后数相来往,谈宴赋诗,才甚清举,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预报之。后夷病甚,秀才谓曰:“司命追君为长史,吾亦预巡察,此职甚重,尤难其选,冥中贵盛无比。生人会当有死,纵复强延数年,何似居此地。君当勿辞也。”夷遂欣然,不加药疗,数日而卒。(出《广异记》)

唐建康人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高雅善文,性情清正耿直。自我尊尚家业,居家靠近清溪,经常白日里独坐一天。有个穿黄衫的小孩,拿着书信直奔他家,说:“听说过朱秀才吗?”常夷不曾认识,就拆开书信。上面写着: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信中都不是活人说的话。大致说他家在西冈附近,有幸成为邻居,想见上一面。最后有一首诗写道:“平生游城郭,殒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伫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倘无隔,向与折龙津。”书信的纸墨都很破旧,常夷感慨颇深,叹异良久,就写封回信,殷勤邀请,约定日期,和他见面。小孩走了,常夷让人跟随,到住宅西约一里路的地方,进入到古墓中。到了约会的时候,常夷为他准备了酒菜水果。一会儿听到敲门声,看见前次来的小孩说:“朱秀才来拜见!”常夷系上腰带出来迎接。秀才戴着角巾,穿着葛布单衣,

拖拉着鞋。年纪约五十岁,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俩人互相问候。秀才说:“我在南朝梁时,考中了本州秀才。时值四方多难,我就没有做官的心情,隐居起来保持志气。南陈永定末年死在这里。长期处于黄泉,总是仰慕高士风范,阴府路绝,也就清除了相见的企望,幸亏有了这次很好的机会,您不嫌弃,得以倾诉心中的抑郁。有什么快乐能象这样呢?”常夷说:“我因为愚昧不留意冥灵近在眼前。故很长时间未到府上求见。幸蒙光顾,非常高兴。”就坐下吃水果饮酒。常夷问他陈梁间的事,他历历分明。自称是朱异的侄子。说朱异为武帝做事,受到的恩宠没人和他相比。武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钿,玉柄麈尾拂尘,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都是武帝珍爱之物。常在承云殿从头到尾讲这些事,这些东西都赐给了朱异;昭明太子死的时候,有白雾四下涌来。下葬时有玄鹤四双,绕着陵墓飞翔,徘徊悲鸣。下葬完毕才飞走;元帝一只眼睛失明,非常忌讳。当湘东镇守荆州的主将时,曾让博士给他讲解《论语》讲到瞎眼人必定变色。博士言语不隐讳。元帝大怒,就毒死了他。又曾在攻破北虏时,亲手杀掉一名副将。于谨攻破江陵,元帝被害时,持刀的人是他儿子;沈约的母亲封为建昌太夫人,当时皇帝让散骑侍郎到其家宣读策书,授与她官印。从仆射何敬容以下几百人登门拜贺。宋梁以后,妇人没有象她这样的荣耀;庾肩吾小时师从陶先生。陶先生很会法术,曾经在盛夏时会宴宾客。向天空大口吹气,气尽成雪。又让各种器物全停留在空中;简文亲下诏在襄阳建造凤林寺庙宇。做柱子的木头没到,差吏在江中得到一根樟木,正好和那些柱子一样,简文帝性情孝顺,在丁贵妃的灵柩前,哭泣不绝。躺下感觉疼痛,身体

溃烂,脸上都生了疮;侯景攻陷台城,城中断了水米。武帝同意喝粥。宫中没米,在寺院中施得四升。吃完就没了,再要不给就死了;侯景捕获梁人,戴上长枷,要全砍下他们脑袋,让军士三次乱箭射之,虽是衣冠贵人,也不能幸免,陈武帝杀了王僧辩,天下起了大雨,一连一百多天;又传说陈武帝小时家里很穷,替别人当雇工生活。常偷长城富豪包氏池塘中的鱼,被抓获后用扁担打他。他当了皇帝后,就灭了包家。这都是史书中遗漏的事。故事很多,不能全都说完。以后多次来往,谈宴赋诗,才华坦露,成了密友。常夷家有吉凶之事,朱秀才都预报给他,后来常夷病得厉害,秀才对他说:“司命任命你为长史,我也是先来巡察,这个职务很重要,人选很困难。阴界中尊贵无比。活着的人都会死的,纵然勉强多活几年,与担当这个职务有什么两样呢?你不应该推辞。”常夷就欣然同意,不用药物治疗,几天就死了。

## 张守一

乾元有张守一,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狱,死囚出免者甚多。后当早朝,有白头老人,伛偻策杖,诣马前拜谢。守一问故,请避从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贱,无以报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请受教。”守一曰:“贤子无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当此。忝列九卿,颇得自给,幸无劳苦。”再三慰遣之,鬼曰:“当尔且去,倘有求不致者,

幸相念。”遂不见。俄尔有诏赐酺，城中纵观，守一于会中窥见士人家女，姿色艳绝，相悦之而防闲甚急，计无从出，试呼前鬼：“颇能为我致否？”言讫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时，才可七日。”曰：“足矣。得非变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仆以他物代取其身。”遂营寂静之处，设帷帐。有顷，奄然而至。良久寤惊曰：“此何处？”唯守一及鬼在傍，给云：“此是天上天使”因与款昵，情爱甚切。至七日，谓女曰：“天上人间当隔异，欢会尚浅，便尔乖离如何？”因流涕取别。鬼复掩其目送还。守一后私覩女家，云：“家女卒中恶，不识人，七日而醒。”后经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当承诀。今奉药一丸，此能点化杂骨，为骨髀刀把之良者。愿公宝之，有急当用。因歔歔而去。”药如鸡卵许大。至武太后时，守一以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构。流徙岭表，资用窘竭，乃以药点骨，信然。因取给，药尽遂卒。（出《广异记》）

乾元年中有个张守一，是大理寺少卿。性情仁慈。平反狱中的死囚，死囚获免出狱的人很多。后来张守一想上早朝，有个白发老翁，伛偻身体，拄着拐杖到马前拜谢。守一问原因，他请求回避跟从的人，说：“我不是活人，是明公放出的死囚的父亲。在阴间身份卑微，没有机会报答恩德。明公倘若有求助的事，或许能用到我，请告诉我。”守一说：“贤子无罪，不是我枉法施恩，不敢接受你的谢意。我身为九卿，生活能得到保障，没有什么劳苦。”再三安慰送走他。鬼说：“暂且离开，如果有用到我而我不在的时候，就呼唤我。”说完就不见了。不久皇上下诏

举行酒会,在城里尽情观赏。守一在酒会中,看见一个士人家的女儿,姿色美丽绝伦。守一喜欢她但防范很严,没有办法,试着招呼以前那个鬼:“能为我把她弄来吗?”说完,鬼就到了。说:“这是容易的事,但时间不能长,只可七天。”守一说:“足矣。须得变化来迷惑她吗?”鬼说:“明公何必顾虑这么多,我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她的身体。”就在寂静的地方建了一个帷帐。一会儿,女子突然来了。老半天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说:“这是什么地方?”只有守一和鬼在旁边,骗她呢:“这是天上的天使,想同你亲近。”情爱非常真切。到了第七天,对女子说:“天上人间相隔不同,在一起的欢乐没有结束,只好强迫你离开了。怎么样?”就流泪告别。鬼又蒙住她的眼睛送回去了。后来守一私自去了女子家。她家人说女儿突然病了,不认识人了,七天才醒过来。后来经过十年,守一又遇到这个鬼。鬼说:“天曹召唤,就该永别,现在送你一丸药。这药能融化各种骨头,是蚀骨的好药。你应该珍惜它,有急事再用。”说完就叹息着走了。药象鸡蛋般大小。到武太后时,守一因执法公平,被酷吏拘禁。流放到岭外。费用没了。生活窘迫。就把药滴在骨头上,果然象鬼说的那样。靠着这药供给所用,药用尽就死了。

## 郑望

乾元中,有郑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于道侧见人家,试问门者,云是王将军,与其亡父

有旧,望甚喜。乃通名参承,将军出,与望相见。叙悲泣,人事备之,因尔留宿,为设饌饮。中夜酒酣,令呼蘧蔭三娘唱歌送酒。少间,三娘至,容色甚丽,尤工唱《阿鹊监》,及晓别去。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袴及头髻花红朱粉等。后数月东归,过送所求物。”将军相见欢洽,留宿如初。望问:“何以不见蘧蔭三娘?”将军云:“已随其夫还东京。”以明日辞去,出门不复见宅,但余丘陇。望恍然却回,至野狐泉,问居人,曰:“是王将军塚。塚边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苇席裹尸,葬将军坟侧。故呼曰“蘧蔭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出《玄怪录》)

乾元年中有个叫郑望的人,自东都入京,晚上在野狐泉店投宿。未到五、六里路天就黑了。忽然在道旁看见一户人家,试问守门人。说是王将军家,和他死去的父亲有旧交。郑望非常高兴,就通报姓名参拜。将军出来与郑望相见,详细泣叙人事,就留他住了一宿,为他设置酒菜。半夜喝得兴起,让招呼蘧蔭来唱歌助酒兴。一会儿三娘到了,容貌非常美丽,尤其精于演唱《阿鹊监》。天快亮的时候告别。将军夫人传话说让买锦袴及头髻、花红、朱粉等东西。过了几个月,郑望回来,过来送夫人捐买的東西。将军见了非常高兴。和当初一样留住一宿。郑望问:“怎么不见蘧蔭三娘?”将军说她已经跟随她的丈夫回京城了。第二天郑望告辞,出门后没再看到房子,只剩下荒丘。郑望怅然而归。走到野狐泉,问当地的居民。居民说:“是王将军坟。坟旁边有个唱戏的住在客店,他的妻子暴病而死,苇席

裹尸葬在将军坟侧。所以都说她是‘蓬蔆三娘’。十天前唱戏的已经迁移她的尸体归葬在长安了。”

## 宇文覲

韩彻者，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素与进士宇文覲、辛稷等相善，并随彻至吴山读书，兼许秋赋之给。吴山县令号凶阨，前任多死。令厅有大槐树，覲、稷等意为精魅所凭，私与典正欲彻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彻。彻谓二子曰：“命在于天，责不在树，子等无然。”其谋遂止。后数日，覲、稷行树，得一孔，旁甚润泽，中有青气，上升为云。伺彻还寝，乃命县人掘之。深数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烂坏，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遥望西北陬有一物，众谓是怪异，乃以五千雇二人取之。初缒，然昼烛一束，二人背刀缘索往视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缒夹等物，泻出地上，悉如烟销。彻至，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佐史偷钱，用小书函，折骨埋之。既至舍，仓卒欲死，家人白彻，彻命巫视之。巫于彻前灵语，云：“己是晋将军契苾锽，身以战死，受葬于此县。立塚近马坊，恒苦粪秽，欲求迁改。前后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无可上达。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钱市椁，甚惠厚。胥吏酷恶，乃以书函见贮骨发，骨长函短，断我胯胫，不胜楚痛，故复仇之耳。”彻辞谢数四，自陈：“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伪欺。当令市椁，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诚幸也。”又灵语云：“寻当释之，然创造此

谋,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岂敢忘之?辛候不久自当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无位,虽获一第,终不及禄,且多厄难。无当救其三死,若忽为官,虽我亦不能救。”言毕乃去。佐史见释,方获礼葬。魏家在岐山,久之,锬忽空中语云:“七郎夫人在庄疾亟,适已往彼营救,令亦小痊。寻有庄人来报,无可惧也。若还,妻可之后,慎无食马肉。”须臾使至,具如所白。魏入门,其妻亦愈。会庄客马驹死,以熟肠及肉馈魏。魏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乱,闷而气绝者数矣。忽闻锬言云:“令君勿食马,何故违约?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无活理,我在,亦无苦也。”遂令左右执笔疏方,药至服之,乃愈。后魏还吴山,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署置百官,魏有名,被署中书舍人。贼寻被官兵所杀,魏等七十余人,系州狱待旨。锬复至魏妻所语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为求请。然要三千贯钱。”妻辞贫家,实不能办。锬曰:“地府所用,是人间纸钱。”妻云:“纸钱当力办之。”焚毕,复至狱中谓魏曰:“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事亦解矣。有刘使君至者,即当得放,饱食无忧也。”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辞曰:“占污名贤,曾未相见,所由但以为逆所引,悉皆系狱。臣至州日,请一切释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毕,悉召狱囚宣出放之。魏既以为贼所署,耻而还家。半岁余,吕崇贲为河东节度,求书记之士。在朝多言魏者,崇贲奏魏左卫兵曹河东书记,敕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疋。敕至,魏甚喜。受敕,衣绿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锬灵语叹息久之,谓魏:“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魏云:“令却还之,如何?”答云:“已受官毕,何谓复还?千万珍重,不复来矣。”后四日,魏遇疾卒。初女巫见锬衣冠甚伟,鬓发洞赤,状若今之库莫



奚云。(出《广异记》)

韩彻这个人,乾元年中任陇州吴山县令。一向与进士宇文颀、辛稷友善。他们一起跟随韩彻到吴山读书。韩彻还付给他们秋天赶考的费用。吴山县令的宅子号称凶衙,前几任都死了。县令宅子的大厅内有棵槐树,宇文颀、辛稷等认为是精魅盘踞的地方,私下与典正商量想趁韩彻不在的时候,砍去这棵槐树。有一天就告诉了韩彻。韩彻对二位先生说:“命在于天,责任不在于树。先生们不必这样。”他们的计划就停止了。几天后,宇文颀、辛稷走到树前看到一个洞,旁边非常湿润,从中冒出青气,上升成了云彩。等韩彻回去休息了,就让吏人挖掘这个洞。几尺深的地方有一个坟,坟中有棺木已经腐烂了。有少许的牙齿和头发,胫骨、胯骨还在。远看西北角有个东西,大家说是鬼怪,就用五千钱雇二人抓获。开始用绳子送下去时那东西象一束烛光。二人背着刀顺着绳索下去看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缢夹等物,倒在地上都象烟一样消散。韩彻来了。让佐史盛敛骨头和头发。用新棺材葬在野外。佐史贪污钱财,折断骨头用小书套装起来埋葬了。等回到家,突然快要死了。他家告诉韩彻。韩彻让巫师看看,巫师在韩彻面前“显灵”说:“我是晋代将军契苾钜。因为战斗而死,被葬在此县,坟墓靠近马厩。常常苦于臭粪的污秽,想请求迁坟,前后多次诉说,都遇上该当死亡之人。使我在阴间受的苦无处上达。现在明府恩泽涉及到我,拿钱买棺材恩惠极厚,酷吏可恶,用书套装我的骨头、头发。骨头长,书套短,折断我的胫骨和胯骨,痛

楚难忍,所以我报复他。”韩彻拜谢四次,自称为官不明,让吏人有这样欺诈的事,应当派人买棺材,再送些衣被。如能赦免他的罪过,则是非常幸运的。巫师又传灵语说:“马上就放过他。但促成这件事的,是宇文七和辛四。我虽为幽魂,怎么能忘记呢?辛侯不久就能升官,光照其身。宇文生命薄,虽然进士擢第,最终不能做官。而且多灾多难,我能救他三次死难。假如他做了官,虽然是我也不能救助了。”说完就走了。佐史被释,就以礼葬之。宇文觐家在岐山。过了很长时间,契苾锔在空中对他说:“七郎夫人在庄中病得很厉害。刚才我已经去那里营救,现在已经好了。一会儿由庄人来报告,可不必担心,若还家妻子病愈之后,千万不要吃马肉。”一会儿,庄人到了,说的都象契苾锔告诉的一样。宇文觐进了家门,他的妻子病也好了。正赶上庄客的马匹死了,把一些熟肠及马肉送给宇文觐。宇文觐忘了他的话就吃了,染上霍乱,呼吸困难。忽然听到契苾锔的话语:“让你不要吃马肉。为什么违背诺言呢?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你没有活的可能,我在,就没有苦恼了。”就让身边的人拿笔开药方,药服下就好了。后来宇文觐回吴山,碰上岐山土贼另立朝廷。设置百官。宇文觐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贼兵不久被官军击败,宇文觐等七十余人关在州中监狱等候发落。契苾锔又到宇文觐的妻子的住所说:“七郎犯事了。我在地下为他大力求情,但需要三千贯钱。”妻子推辞说贫穷之家,实在不能办到。契苾锔说:“地下所用的是人间的纸钱。”妻子说:“纸钱应该极力办到。”烧完纸钱,契苾锔又到狱中对宇文觐说:“我刚才从夫人那里拿了三千贯钱为你求情,事情也解决了。有个刘使君到来,你就能得以释放,饱食无忧。”不

久刘晏传诏到了。刘晏是陇州刺史,他上书言道:“玷污名贤之士,不曾有根据,只是逆贼引诱,全都关押在牢狱。臣到州上的时候,请求一切赦免。”皇上准了他的奏章。刘晏到州上,召来全部狱中囚犯。宣布释放宇文颀。宇文颀因为被贼兵封官。蒙耻还乡。半年以后,吕崇贲为河东节度使,想找一个担任书记的人。朝中有很多推荐宇文颀的人。吕崇贲上奏宇文颀为左卫兵曹河东书记,皇帝下诏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疋。诏书到了。宇文颀非常高兴,接过官服向西拜谢,忽然倒在地上。契苾锽叹息良久,说宇文颀不要做官,何必接受官服呢?这次不能救你了。宇文颀说:“现在拒绝回来怎么样?”回答说:“已经做上官了,怎么能说再退回去呢?千万珍重,我不再来了。”过了四天,宇文颀因病而死。开始女巫说契苾锽衣帽非常高大,鬓发红赤,好象现在的库莫奚。

## 李莹

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其亲兄岷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禄山之乱,不获南出。上元中,忽见妹还,问其由来,云为贼所掠,言对有理,家人不之诘。姊以乱故,恐不相全,仓卒将嫁近庄张氏。积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恒于岷家独鑠一房,来去安堵。岷家田地,多为人所影占,皆公讼收复之。永泰中,国步既清,岷及诸弟,自江东入京参选。事毕

还庄，欲至数百里。妹在庄忽谓婢云：“诸兄弟等，数日当至，我须暂住张家。”又过娣别，娣问其故，曰：“频梦云尔。”婢送至中路，遣婢还。行十余步，回顾不复见，婢颇怪之。后二日，张氏报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适已，而诸兄弟遂至。因发张氏妹丧。岷言：“渠上元中死，殡在海盐，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张家临视，举被不复见尸。验其衣镜，皆入棺时物。子亦寻死。（出《广异记》）

寿昌县令赵郡人李莹的堂妹，排行第十三，没有出嫁。至德初年，和她的哥哥一起南渡，死了葬在吴地的海盐。她亲哥哥岷庄在济源。妹妹寡居在外，离庄子有十几里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她不能南行。上元年中，哥哥忽然看见妹妹回来了，问她从那儿来？她说被贼兵掳掠，言辞答对有根有据，家人不再对她盘问。嫂子以动乱为原因，恐怕不能照顾她，很快将她嫁给了附近村子的张家。过了四、五年，有了一个儿子，性情非常聪明，没有不知道的。常在岷家独占一个房间，来去在此休息。岷家田地，很多被别人侵占，都打官司收了回来。永泰年中，国家清靖，岷和各位兄弟从江东入京参加选官，完事返回庄子，还有几百里就要到了。妹妹在庄子忽然对婢女说：“各位兄弟们几天内就会回来，我须暂时住到张家。”又过去与嫂子告别，嫂子问她原因？她说：“总做梦。”婢女送到途中，她让婢女回去。婢女走了十几步回头一看，她不见了。婢女非常奇怪。二天后，张家来报她已经死了。姐妹和孩子刚刚哭完，各位兄弟就到了，发送妹妹的丧事。岷说她上元年间就死了，葬在海

盐怎么能到这里？恐怕是她的鬼魅。就到张家看看。掀开被子不见尸体，验看她的衣物，都是当时入殓时的东西。儿子不久也死了。

## 裴 臧

河东裴臧，幼好弹箏。时有弹箏师，善为新曲，臧妹欲就学，难其亲受。于是臧就学，转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臧客江湘，卒于南楚。母妹在家，臧忽轻身独还，家惊喜，问其故，云：“囊赍并奴等在后，日暮方至。”欢庆之后，因求箏弹，复令其妹理曲。有所误错，悉皆正之。累正十余曲，因不复见。须臾丧舆乃至云。（出《广异记》）

河东裴臧，小时爱好弹箏。当时有个弹箏的师傅，善于弹奏新曲。裴臧的妹妹想跟他学，难于亲自教授，于是裴臧就学完再转授给他妹妹。于是才名远扬。过了很长时间，裴臧客居江湘，死在南楚，母亲和妹妹在家。裴臧忽轻装独自还家，家人惊喜地问他原因，裴臧说：“行李和仆人在后面，晚上才能到。”欢庆之后，就要来箏弹，又让他妹妹弹奏曲子，有错误的地方，他都纠正过来，共纠正了十多支曲子，就不见了。一会儿，丧车就到了。

## 李氏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昼坐家堂，忽见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帻巾，迳来逐己。李氏绕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门绝骋。崎岖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门万骑卒，以马鞭击之，随手而消，止有幞头布，奄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髅骨焉。（出《广异记》）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白天坐在家中，忽然看见她丈夫死去的小妾，身穿白色衣服，戴着布头巾，迳直来追李氏。李氏绕床躲避着跑，她追逐不止。李氏就出门狂奔。道路崎岖，逃跑中不能呼喊救援之人，在北门遇见骑兵，用马鞭打她。她随手消失了，只有布头巾悄然坠地，在它下面看到一具骷髅。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韦 璜 薛万石 范 俶 李 浣  
张 勅 牛 爽 李 咸 李 昼  
元 载 萧 审

### 韦 璜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容色妍丽，性多黠惠。恒与其嫂妹期曰：“若有（期曰若有四字原作若云若月，据明钞本改。）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间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锅汤剑树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了，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极荣贵。令我为女作妆，今得胭脂及粉，来

与诸女。”因而开手，有胭脂极（极原作及，据明钞本改。）赤，与粉，并不异人间物。又云：“府君家撒帐钱甚大，四十鬼不能举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钱，钱大如盖。复谓：“府君知我善染红，乃令我染。我辞已虽染，亲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已指挥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暂将婢去，明日当遣之还。”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夺之？”韦云：“但借两日耳。若过两日，汝宜击磬呼之。夫磬一振，鬼神毕闻。”婢忽气尽，经二日不返，女等鸣磬。少选，复空中语云：“我朝染毕，已遣婢还，何以不至？当是迷路耳。”须臾婢至，乃活，两手忽变作深红色。又制五言诗，与姊嫂夫数首，其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题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夭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其一：“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冥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只定疑。案牘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见其亲说云尔。（出《广异记》）

潞城县令周混的妻子，姓韦名璜，容貌妍丽，性情聪明贤惠，常对她嫂妹定约说：“若有先死的，幽冥的事，定期相报。”后来嫁给周混，生了两个女儿，乾元年中死了。过了一个多月，忽然到了她家，在空中显灵传语，对家人说：“本来约好相报，所以就来了。我已见到阎罗王和亲人。”家人问她是否被下油锅和上剑树，她回答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能被这样处置！”后



来又附在婢女身上显灵说：“太山府君嫁女儿，知道我会梳妆，所以被召去，明天事一完，还会再来。”第二天，婢女又显灵说：“我到了太山，府君嫁女儿，极其豪华，让我为他女儿梳妆，现得到胭脂和粉，来送给各位女友。”就摊开手，有极红的胭脂和粉，并不异于人间的东西，又说：“府君家撒帐钱很大，四十个鬼不能举动一枚，我也到了，就向空中撒下钱，钱大得象小杯子。”又说：“府君知道我会染红，就让我染，我说自己虽然会染，不亲自动手，平时是家中的婢女所做，只是听从我的指挥罢了。府君让我来取婢女，现在不得已，暂将婢女借去，明天就能送她回来。”女人说：“一家人都只靠这个婢女，怎么能夺走她？”韦璜说：“只借两天，要是过了两天，你们就击磬石招呼她，磬石一响，鬼神都能听到。”婢女忽然气绝，过了两天没有回来，女人们敲响磬石。一会儿，韦璜又在空中语：“我已染完，已经让婢女回去，怎么没到？可能是迷路了。”一会儿，婢女到了，就活过来，两手忽然变成深红色。韦璜又写了五言诗，赠给姊妹、嫂子和丈夫几首，赠来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有两首赠给丈夫，落款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天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另一首是：“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首，序说，阿嫂相疑留诗，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只定疑。案牘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这事被她的亲属传开了。

## 薛万石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后十日家内食尽，食尽时，我亦当死。米谷荒贵，为之奈何？”妇曰：“君身康强，何为自作不详之语？”万石云：“死甚可恶，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殓毕，棺中忽令呼录事佐史等。既至，谓曰：“万石不幸身死，言之凄怆。然自此未尝扰君，今妻子饥穷，远归无路。所相召者，欲以亲爱累君。”尔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万石于录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凶惧，罔不依送。迨至丞尉亦有赠。后数日，谓家人曰：“我暂往越州，谒见薛公。汝辈既有粮食，吾不忧矣。”自尔十余日无言，妇悲泣疲顿，昼寝，忽闻其语，惊起曰：“君何所求？”答云：“吾从越还，中丞已知吾亡，见令张卿来迎，又为见两女择得两婿。兄弟之情，可为厚矣。宜速装饰，张卿到来，即可便发。不尔，当罹山贼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装束。会卿至，即日首（日首原作日道，据明钞本改。）途，去永嘉二百里温州为贼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谘白，必有所言。不问即否。亲见家人白之。（出《广异记》）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年，浙东观察使薛兼训启用薛万石为永嘉县令。几个月后，万石忽然对他妻子说：“十天后家中

吃的东西就没了,那时,我也就会死了。粮食稀少很贵,怎么办?”妇人说:“你的身体健康强壮,怎么能说不吉利的话呢?”万石说:“死很可恶,有话相告,不得已啊!”到时万石果然暴死,盛殓完毕,棺中忽然命令招呼录事,佐史等人,他们就都到了,万石对他们说:“万石不幸身死,说起来凄怆,但从前不曾打扰过你们,现在妻子孩子贫穷饥饿,无路可走,所以招呼你们的事,就是想把亲人托付给你们。”那时永嘉年米贵,一斗达到一万钱。万石已经求录事供给他家粮食,差吏凶狠,但也无不依言相送,就连县丞、县尉也都有所赠送。几天后,万石就对家人说:“我暂时去越州,拜见薛兼训公,你们既然有了粮食,我就无忧虑了。”从此十多天没有消息,妇人悲泣疲困,白天睡觉,忽然听到他说话,惊讶起身说:“您从什么地方来?”回答说:“我从越州回来,中丞已经知道我死了,让张卿来迎接,又为两个女儿选择了两个女婿。兄弟之情,可谓深厚,快些整治行装,张卿到来,就立即出发,不然就会遇到山贼的打劫,所以快点离开。”家人于是收拾行装,等张卿到时,当天就出发了。离永嘉二百里的温州被贼掳掠,家人在途中危急,就焚香告诉他,必有话说,不论怎样,万石亲自看见他家人说这件事了。

## 范 俶

范俶者,广德初,于苏州开酒肆。日晚,有妇人从门过,色态甚异。俶留宿,妇人初不辞让。乃秉烛,以发覆面,向暗而坐。

其夜与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觅不得，临别之际，啮俶臂而去。及晓，于床前得一纸梳，心甚恶之。因而体痛红肿，六七日死矣。（出《广异记》）

范俶这个人，广德初年，在苏州开酒馆。有天晚上，有个妇人从门口经过，面色神态非常奇怪，范俶留她住宿，妇人开始没有推辞，就手拿蜡烛，用头发盖住脸面，对着暗处坐着。这天晚上和范俶偷偷交好，天不亮请求离开，说丢失了梳子，找不到。临别之际，咬了范俶臂膀而去，待到天亮，范俶在床前找到了一个纸梳子，心里很讨厌它，于是身体红肿疼痛，过了六七天死了。

## 李浣

河中少尹李浣，以广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设斋毕，忽于中门见浣独骑从门而入。奴等再拜，持浣下马，入座于西廊。诸子拜谒泣，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搅亡者心耳。”判嘱家事久之。浣先娶项妃（明钞本、陈校本妃作玳。）妹，生子四人。项卒，再娶河东窦滔女，有美色，特为浣所爱。尔窦惧不出，浣使呼之。逆谓之曰：“生死虽殊，至于恩情，所未尝替，何惧而不出耶？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悲卿亦寿命不永，于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义重，如今同行，岂不乐乎？人生会当

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于人间为胜。卿意如何?”窦初不言,浣云:“卿欲不从,亦不及矣。后日,当使车骑至此相迎,幸无辞也。”遂呼诸婢,谓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从行。”复取其妻衣服,手自别之,分为数袋,以付四婢,曰:“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又谓诸子曰:“吾虽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见,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可以窦氏同穴。若违吾言,神道是殛。”言毕便出。奴等送至门外,见浣驶骑走,而从东转西不复见。后日车骑至门,他人不之见,唯四婢者见之。便装束窦,取所选衣服,与家人诀,遂各倒地死亡。(出《广异记》)

河中少尹李浣,在广德二年死了,初七日,家人设祭完毕,忽然在门中看见李浣独自骑马从门外进来,仆人等一再行礼,扶李浣下马,入座在西廊,孩子们哭着拜见他,李浣说:“生死是命,何必悲伤,只能搅扰死者的心。”教诲嘱咐家事很长时间。李浣先娶项妃的妹妹,生了四个孩子,项氏死后,又娶河南窦滔的女儿,有美色,特别被李浣宠爱。窦氏害怕不敢出来,李浣让人招呼她,迎着她对她说:“生死虽然不一样,至于恩情,不能替换,何必害怕不出来?我每在地下听到你的哭声,就让我凄然,伤心你也寿命不长,和我相隔不过二年,夫妻情义深重,如今同行,岂不快乐吗?人生都会有死,不必在乎一、二年在人间的乐趣,你意如何?”窦氏开始没有说话。李浣说:“你若不听从,也不能等你了,后天让车马到这相迎,不要推辞。”就召唤几个婢女,对他们四个人说:“你们一向侍奉娘子,也应跟着一块走。”又拿来妻子的衣服,亲自分开,分为几袋,把它交

给四个婢女,说:“后天可拿这东西跟随娘子来。”又对几个孩子说:“我虽然先和你们母亲结婚,但在地下不能相见,不能把你们母亲和我合葬,可以把窦氏与我合葬,如果背叛了我的话,神通就杀掉了你们。”说完就出来,仆人们送到门外,看见李浣骑马跑了,从东转西不再看到。后天车马到了门口,其他的人都没看见,只有四个婢女看见车马,就为窦氏准备,拿着所选的衣服,同家人告别,就各自倒地死了。

## 张 勅

代宗时,河朔未宁,寇贼劫掠。张勅者,恒阳人也,因出游被掠。其后亦自聚众,因杀害行旅,而誓不伤恒阳人。一日引众千人至恒阳东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余人,列花烛,奏歌乐,与数妇人同行。见勅,遥叱之曰:“官军耶?贼党耶?”勅左右曰:“张将军也。”行人曰:“张将军是绿林将军耶?又何军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勅,请杀之,因领小将百人与战。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合战多伤士卒。勅怒,自领兵直前,又数战不利。内一人自称幽地王,“得恒阳王女为妻,今来新迎。此夜静月下涉原野,欲避繁杂,不谓偶逢将军。候从无礼,方叱止之。因不(明钞本“因不”作“而致)犯将军之怒。然素闻将军誓言,不害恒阳人。将军幸不违言。”以恒阳之故,勅许舍之,乃曰:“君辈皆舍,妇人即留。”对曰:“留妇人即不可,欲斗即可。”勅又入战,复不利,勅欲退。左右皆愤怒,愿

死格。遂尽出其兵，分三队更斗，又数战不利。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勅惧，乃力止左右。勅独退而问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见伤？”幽地王笑言曰：“君为短贼（明钞本短贼”作“群盗。”）之长，行不平之事，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勅方下马再拜。又谓勅曰：“安禄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为盗，奚不以众归之，自当富贵。”勅又拜曰：“我无战术，偶然贼众推我为长，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书，颇达兵术。寻以兵归史思明，果用之为将。数年而卒。（出《潇湘录》）

代宗时，河朔一带不得安宁，寇贼劫掠。张勅是恒阳人，曾经因出游被掳掠，后来张勅自己也聚众抢劫，因而杀害行旅之人，但发誓不伤害恒阳人。一天，张勅率一千人到了恒阳东部，夜半月明，才歇息在林中，忽然遇到一百多人，列举花烛，高奏歌乐，和几个妇人一齐走，看到张勅，远远地喝问：“是官军还是贼寇？”张勅左右的人说：“是张将军。”行人说：“张将军不过是绿林将军，又怎能军容整齐，士卒整齐呢？”张勅左右的人很生气，就报告了张勅，请战杀他们，就率领士卒百余人出战。那一队人拿兵器的不过二三十人，交战起来士卒却多有损伤。张勅大怒，亲自领兵上前，再数战也未能取胜。行人中有一个自称幽地王，说他娶恒阳王的女儿做妻子，现在亲自来迎娶，趁着寂静的月色走过原野，想要躲避麻烦，不料偶然遇到张将军，随从无礼，正要训斥制止他们，别引起将军的愤怒，但一向听说将军发誓不伤害恒阳人，便上前请求，将军不要违背誓

言。因恒阳人的原因,张勳便准许放他们走,就说:“你们这些人,都可以走了,妇人要留下。”对方回答说:“留下妇人不行,想再打还可以。”张勳再次进行战斗,又未取胜,张勳想退却,左右的人都很生气,愿意以死相拼,就出动了全部兵力,分三队大战。又数战不利,只见幽地王挥剑象风一样出入战阵,张勳害怕了,就尽力制止了左右的人,独自退却问道:“你的兵士是人?还是非人?怎么不受伤?”幽地王笑着说:“你是毛贼的首领,干不正当的事,还想和我们阴曹地府的士兵较量吗?”张勳才下马一拜再拜,幽地王又对张勳说:“安禄山父子已经死了,现在史思明发号施命,你是盗贼,怎么不率众归顺他?自然就富贵了。”张勳又拜谢说:“我不懂兵法,偶然贼众推我为首领,我怎么能指挥人呢?”幽地王就拿出一卷兵书,给了他之后就走了。张勳得到了这部书,很精通兵法,不久率部归顺史思明,史思明果然启用他当将军,几年后死了。

## 牛 爽

永泰中,牛爽授庐州别驾。将之任,有乳母乘驴,为鐙研破股,岁余,疮不差。一旦苦疮痒,抑搔之,若虫行状。忽有数蝉,从疮中飞出,集庭树,悲鸣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颇通神鬼,巫至。向树呵之,咄咄语。(“语”原作“人”,据明钞本改。)诘之,答:见一鬼黑衣冠,据枝间,以手指蝉以导,其词曰:“东堂下,余所处。享我致福,欺我致祸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灶



神耳。爽不信之，网蝉杀之，逐巫者。后岁余，无异变。爽有三女，在闺房。夏月夜褰闱，爽忽觉前床有一长大尸，白衾覆而僵卧。爽大怖，私语其妻，妻见甚惧。爽尝畜宝剑，潜取击之，划然而内惊叫。及烛，失其鬼，而闺中长女腰断矣，流血满地，爽惊恟失据。大小乱哭，莫知其由。既后半年，夜晦冥，爽列灯于奥，方寝心动，惊觉。又见前鬼在床，爽神迷，仓卒复刎之，断去。闺中乱喧，次女又断腰矣。举家惶振，议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与竞，爽终不改。明年又见，卒杀三女。而亲友强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蝉言。后有华岳道士褚乘霞，善驱除，素与爽善，闻之而来。郡以是宅凶，废之。霞至独入，结坛守。其日暮，内闻雷霆，搜索及明，发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锹锸，发堂下丈余，得古坟，铭曰“卓女坟”。道士说，宵中，初有甲兵与霞战，鬼败而溃散。须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许，叩头谢，言是卓女郎。霞让之，答曰：“非某过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尽，且不修德，而强梁诬欺，自当尔。”乘霞遂徙其坟，宅后不复凶矣。（出《通幽录》）

永泰年中。牛爽被任命为庐州别驾，将要去上任。他有个乳母骑驴磨破了大腿。一年多了生了疮也没好。一天早上，苦于腿疮的搔痒，就抓挠几下，疮象个虫子的形状，忽然有几只蝉从疮中飞出来，停在庭院中的树上哀叫到夜晚。家中让巫师卜算这事。有个女巫，很精通神鬼之道，巫师对着树咄咄训斥，人们问她，她回答说：“看见一个鬼，穿戴着黑色衣帽，站在树枝上。用手指着蝉传过话来：‘东堂下面，是我居住的地方，供

奉我就能得到福,欺负我就会有祸降临到三个女儿身上。’女巫又说:“黑衣人是灶神。”牛爽不信,用网捉住蝉杀死了它,赶走了巫师。后来一年多没有变故。牛爽有三个女儿在闺房中,夏天月夜关门在家,牛爽忽然发觉前床有一具很大的尸体,白衣覆盖僵卧在床。牛爽非常害怕,偷偷告诉了他的妻子。妻子见了也很害怕。牛爽曾保存一把宝剑,偷偷拿出来刺杀鬼。划地一下被里发出大声惊叫,等点亮灯火鬼就消失了。可是闺中长女的腰已经断了,血流满地,牛爽惊讶悲痛,举足失措。一家大小乱哭,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以后半年,夜里昏暗,牛爽掌灯在屋子的西南角,刚刚就寝,心中一动有了警觉,看见以前的鬼又在床上。牛爽神迷不清,又挥剑刺杀。闺阁中混乱喧哗,次女又腰断了。全家惊惶失措,议论的人让牛爽搬家。鬼神不能跟它争胜,牛爽始终不变。第二年鬼又出现了,杀死了三女儿。亲友们强行他搬了家。牛爽也染病死了,果然象蝉说的那样。后来有个华山道士褚乘霞善于驱除鬼,一向同牛爽友善,听说了这事就来到了这个州郡,这个郡的人以为这个宅子不吉利。要废掉它。褚乘霞到了这里单独进去,设坛守护。那天晚上,听到里边雷霆大作,搜索交战。等到天亮,废掉屋子,拔掉树木。道士告诉州郡,让用铁锹挖开堂下一丈多深,找到一座古坟,墓铭写道:“卓女墓。”道士说,刚到半夜有甲兵和他战斗,鬼败而溃散。一会儿有个女子,年龄约二十左右,叩谢说她是卓女。乘霞责怪她,她回答说:“不是我的过错,命运如此,恰好该牛爽和女儿命到头了,并且不修德行而蛮横欺诈,自然该这样。”乘霞就迁走了她的坟,宅子后来就不再凶了。

## 李 咸

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居相卫间。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传。次邓州,夜宿邮之厅。时夏月,二人各据一床于东西间,仆隶息外舍。二人相与言论,将夕各罢息,而王生窃不得寐。三更后,云月朦胧,而王卧视庭木。荫宇萧萧然,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覩,去而复还者再三。须臾出半身,绿裙红衫,素颜夺目。时又窃见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谓李昔日有契,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俄而李子起就妇人,相执于屏间,语切切然。久之,遂携手大门外。王生潜行阴处,遥覩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须臾,见李独归,行甚急,妇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烛,开出书笥,颜色惨凄。取纸笔作书,又取衣物等,皆缄题之。王生窃见之,直谓封衣以遗妇人,辄不忍惊,伺其睡,乃拟掩执。封衣毕,置床上却出。顾王生且睡,遂出屏,与妇人语。久之,把被俱入下厅偏院。院中有堂,堂有床帐,供树森森然。既入食顷,王生自度曰:“我往袭之,必同私狎。”乃持所卧枕往,潜欲惊之。比至入帘,正见李生卧于床,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咯咯然垂死。妇人白面,长三尺余,不见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仓卒惊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妇人遂走。王生乘势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据床坐,头及屋梁,久之方灭。童隶闻呼声悉起,见李生毙,七窍流血,犹心稍煖耳。方为招魂将养,及明而苏。王生取所封书

开视之,乃是寄书与家人,叙以辞诀,衣物为信念。不陈所往。但词句郑重,读书恻怆。及李生能言,问之,都不省记。但言仿佛梦一丽人,相诱去耳,诸不记焉。驿之故吏云,旧传厕有神,失天中,已曾杀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则说,劝人夜不令独寐。(出《通幽录》)

太原王容和表弟赵郡的李咸,居住在相州卫州一带。永泰中,有事去荆襄,利用公差去乘坐驿车,次日到了邓州,晚上住在邮驿的大厅。当时是夏夜,两人各占用一张床在东西间,仆隶在外屋休息。两人互相说话,快到晚上各自休息。王容睡不着觉,三更后,云月朦胧,王容躺着看庭院中的树,荫宇萧萧,忽然看见厨屏间有一妇人偷看,去而往返三次。过了一会儿,现出半身,绿裙红衫,白脸夺目,又看见李咸起身坐起来,抬手来挑逗她。王容以为李咸以前和她有约。又以为妇人一定是驿站差吏的妻子,王容就假装睡觉来静观其变。一会儿李咸起身走近妇人,手挽手在屏间,言语切切的样子,过了很久,就携手出了大门外。王容偷偷地走到暗处,远远地偷看,两人都坐看,说笑着互相调情。一会儿,看见李咸独自回来,走得很快,妇人在外面站着等待。李咸到厨房取出蜡烛,打开书囊,面色凄惨,拿出纸笔写字,又拿出衣物,都署上名字。王容偷偷看到,只以为把衣服送给妇人,就不忍心惊动他,想等他睡,就偷偷抓住。李咸安排完衣服,放在床上就出去了,看见王容已经睡了,就出屏和妇人说话。过了很久,拿着被去了,来至偏院,院中有堂屋,堂屋有床帐,树木森森的样子,已经进去一顿饭

的功夫。王容想到：“我去偷袭他们，他们一定睡在一起。”就拿着枕头去了，偷偷地走想去惊吓他们，等到了帘内，正看见李咸躺在床上，妇人用衣带绞了李咸的脖子，李咸的样子快要死了。妇人白脸，三尺多长，不见面目，下边按住李咸用尽力气来勒他。王容突然惊叫起来，就用枕头打她。没打着，妇人就跑了。王容趁势追逐，妇人径直进入西北角的厨房中，在床上坐着，脑袋触到了房梁，很久才消失。仆童听到叫声都起来了，看见李咸死了，七窍流血，只是心口还热。就为他招魂抢救，到天亮才苏醒过来。王容拿来他写的书信打开一看，竟是寄信给家人，叙述告别，衣物为想念之物，没说去什么地方，但词句郑重。读信读来恻隐怆然。等到李咸能说话了，问他，他都不能记得，只说仿佛梦见一个丽人，引诱他离开，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驿站的老吏说：“以前传说厕所有鬼神，先天年间，曾经杀死一个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就说，告诫别人夜晚不能独自睡觉。

## 李 昼

李昼为许州吏，庄在扶沟。永泰二年春，因清明归，欲至泊梁河。先是路旁有冢，去路约二十步，其上无草，牧童所戏。其夜，李昼忽见冢上有穴，大如盘，兼有火光。昼异之，下马跻冢焉。见五女子，衣华服，依五方，坐而纫针。俱低头就烛，矻矻不歇。昼叱之一声，五烛皆灭，五女亦失所在。昼恐，上马而走。

未上大路,五炬火从冢出,逐昼。昼走不能脱,以鞭挥拂,为火所薰。近行十里。方达伯梁河,有犬至,方灭。明日,看马尾被烧尽,及股胫亦烧损。自后遂目此为五女冢,今存焉。(出《博异志》)

李昼是许州官吏,庄子在扶沟。永泰二年的春天,清明回家,将到伯梁河,路旁有座坟墓,离大道约二十步。那上面没草,是牧童游戏的场所。这天晚上,李昼忽然看见坟上有洞穴,大小象盘石,还有火光。李昼诧异,下马登上坟墓,看见五个女子身穿华丽的衣服,按五个方位坐着缝补,低着头凑近灯光,孜孜不停。李昼呵叱了一声,五个烛光都灭了,五个女子也消失了。李昼害怕,上马而逃。没走上大道,五炬火光从坟里出来追赶李昼。李昼跑不掉,用马鞭挥打,被火烧着了,走了十里,才到伯梁河。有人来了,灯火才灭。第二天看马尾巴被烧没了,大腿和小腿也烧伤了。从此后就把这个坟看成五女坟,现在还保存在那里。

## 元 载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侯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城东

城西旧居处 ,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啣泥欲下来 ,屋里无人却飞去。”载后竟破家 ,妻子被杀云。(出《玄怪录》)

大历九年春天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起上朝 ,有个献文章的人 ,元载让随从收下来。这人想让元载读 ,元载说：“等回到中书省 ,再为你看。”那人说：“若不能读 ,让我自诵一首。”诵完就不见了 ,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 ,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衔泥欲下来 ,屋里无人却飞去。”元载后来竟然家道败落 ,妻子和孩子都被杀了！

## 萧 审

萧审者 ,工部尚书旻之子 ,永泰中 ,为长洲令 ,性贪暴 ,然有理迹 ,邑人惧惮焉。审居长洲三年 ,前后取受无纪极。四年五月 ,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 ,从外入门。迎问所以 ,骑初不言 ,直至堂院。厅内治书者皆见。门者走入 ,白审曰：“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 ,不待通。”审问：“其人安在 焉得不见？”门者出至厅 ,须臾 ,见骑从内出 ,以白衫蒙审。步行。门者又白奇事 ,审顾不言。诸吏送至门 ,不复见。俄闻内哭 ,方委审卒。后七日 ,其弟宇复墓 ,忽倒地作审灵语 ,责宇不了家事 ,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 ,将吾米二百石 ,绢八十匹 ,经纪求利。今幸我死 ,此胡辜恩 ,已走矣。明日食时 ,为物色捉之。”宇还至舍 ,

记事白嫂，嫂尔日亦灵语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出《广异记》）

萧审是工部尚书萧旻的儿子。永泰年中为长洲令，性情贪婪暴戾，但有规律可循。邑人非常惧怕他，萧审在长洲三年，前前后后收取贿赂，无法无纪已到极点。永泰四年五月，守门人看见身穿紫衣人三十多骑马的人从外边进入门内。门人迎上去问干什么？骑马的人开始不说话，径直到堂院厅内，管书的人都看见了。门人走进去告诉萧审，说：“刚才有紫衣将军三十个，直扑进来，来不及通报。”萧审问：“那些人在哪儿？怎么不见？”门人出来到厅堂，一会儿，看见骑马的人从里边出来，用白衣服蒙住萧审步行出来。门人又说：“奇事。”萧审看着不能说话，几位官吏送到门口，不再见到他们了。过了一会儿，听到里面哭声，才知道萧审死了。七天后，他弟弟萧宇去扫墓，忽然倒地成了萧审“显灵”传语，责怪萧宇不管家事，说了几百句话，又说：“安胡这个人，将我的米二百石，绢八十匹，拿去经营挣钱，现在安胡庆幸我死了，他辜负我的恩情也跑了，明天吃饭的时候，准备抓他。”萧宇回家，将他所记得的这些事情说给嫂子听，嫂女也传灵语这样说。萧宇就详细地告诉了刺史常元甫。元甫命令衙役等候捉他，果然捉住了安胡。米、绢都在，萧审又说：“米是自己的钱买的，绢是贪赃枉法之物，可以施舍给别人。”萧宇就全部施舍了绢。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窦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萧遇 朱自劝

### 卢仲海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与从叔缙客于吴。夜就主人饮，欢甚，大醉。郡属皆散，而缙大吐，甚困。更深无救者，独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筐中之物药以护之。半夜缙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暖，计无所出。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说招魂之验，乃大呼缙名，连声不息，数万计。忽苏而能言曰：“赖尔呼（“呼”原在“赖”字上，据明抄本改。）救我。”即问其状，答曰：“我向被数吏引，言郎中命邀迎。问其名，乃称尹。（明抄本“尹”下有“沔”字）逡巡至宅，门阙甚峻，车马极盛，引

入。尹迎劳曰：‘饮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纵思，忽承戾止。浣濯难申，故奉迎耳。’乃遥入，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进酒，杯盘炳曜，妓乐云集，吾意且洽，都亡行李之事。中宴之际，忽闻尔唤声。众乐齐奏，心神已眩，爵行无数，吾始忘之。俄顷，又闻尔唤声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数四，且心不便，请辞，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暂放我来，当或继请。授吾职事，吾向以虚诺。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梦。今但畏再命，为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隐，复无可行。（明抄本“行”作“言”）前事既验，当复执用耳。”因焚香诵咒以备之。言语之际，忽然又没，仲海又呼之，声且哀厉激切，直至欲明方苏。曰：“还赖尔呼我，我向复饮，至于酣畅。坐寮径醉，主人方敕文牒，授（“授”原作“管”。据明抄本改）我职。闻尔唤声哀厉，依前惻怛。主人讶我不始，又暂乞放归（“放归”原作“犯贵”，据明抄本改）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来。今去留未决。鸡鸣兴，阴物向息，又闻鬼神不越疆。吾与尔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计也。”即具舟，倍道并行而愈。（出《通幽录》）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和堂叔缙客居在吴地。晚上和主人喝酒非常高兴，大醉。其他人都走了，而缙大吐，很困，没有服侍的人，只有卢仲海服侍他。仲海心性孝敬长者，拿出盒中的所有药品来救护他。半夜缙死了。仲海非常悲痛，没有主意，一看他心口还热，忽然想到礼书上有招魂离返冥界的说法，以前又有术士说过招魂的事例，就大呼喊缙的名字，连声不停，

有几万次。缙忽然苏醒而说：“全靠你呼喊救我。”随即问他情况。回答说：“我被几名差吏引导，说郎中让他们请我。问他主人的名字，说是姓尹。犹犹豫豫地走到门前，大门非常高大，车马很多。进去后，尹迎接出来说：“酒量如何？我常想好久没有尽情喝酒了，忽然承蒙您到来，郁闷难以洗涤，所以非常欢迎您。”就转弯到了竹亭坐下。客人都穿官服，互相行礼坐下。左右侍酒斟酒，杯盘闪耀，妓乐云集。我的情绪非常融洽，都忘了咱们出来行走的事了。宴会中途的时候，忽然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各种乐器一齐演奏，我的心神已经迷乱，饮酒无数，我就忘了。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非常悲痛，我的心情也很悲痛。就这样一连四次，我的心中不得安宁，请求告辞，主人苦苦挽留。我告诉他因为家中有急事，主人暂时放我回来。还要再次邀请我，授予我官职，我对他假意答应。等到了这里，才知道是死了。若不召唤我，我都忘掉自己的身体在这里了，宛然如梦。现在只是害怕再来请我，这事怎么办？”仲海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前面那件事既然应验了，就应该再使用。”缙就焚香吟诵咒语以防不测。言语之中，忽然又死了，仲海又呼唤他。声音哀厉激切，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缙才苏醒过来，说：“还是靠你呼唤我，我又去饮酒，到了酣畅时，坐在小路上醉了。主人下了文书，授我官职。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哀厉，象先前那样悲痛。主人惊奇我心情不悦，我又再三请求他暂时放我回去。主人笑着说：“太奇怪了”。就放我回来了。现在去留没有告别，鸡叫起来，阴间的东西一向休息，又听说鬼神不越过这个界线。我和你逃走，行吗？”仲海说：“这是上策。”就准备了船，加快速度走了。

## 王垂

太原王垂，与范阳卢收友善，唐大历初，尝乘舟于淮浙往来。至石门驿旁，见一妇人於树下，容色殊丽，衣服甚华，负一锦囊。王卢相谓曰：“妇人独息，妇囊可图耳。”乃弥棹伺之，妇人果问曰：“船何适？可容寄载否？妾夫病在嘉兴，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虚舟且便可寄尔。”妇人携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妇人正容曰：“暂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炸。垂善鼓琴，以琴悦之。妇人美艳粲然，二人振荡，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妇人曰：“少所习。”王生拱琴以授，乃抚《轸泛弄》泠然。王生曰：“未尝闻之，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妇人笑曰：“委相如之深也。”遂稍亲合，其诙谐慧辨不可言，相视感悦，是夕与垂偶会船前。收稍被隔碍而深叹慕。夜深，收窃探囊中物，视之，满囊骷髅耳。收大骇，知是鬼矣，而无因达于垂。听其私狎甚缱绻。既而天明，妇人有故暂下，收告垂，垂大惧曰：“计将安出？”收曰：“宜伏篋下。”如其言。须臾妇人来问：“王生安在？”收拾之曰：“适上岸矣。”妇人甚剧，委收而迫垂，望之稍远，乃弃于岸。併棹倍行数十里外，不见来，夜藏船处闹。半夜后，妇人至，直入船，拽垂头。妇人四面有眼，腥秽甚，齿咬垂，垂困。二人大呼，众船皆助，遂失妇人。明日，得纸梳于席上，垂数月而卒。（出《通幽记》）

太原人王垂和范阳人卢收是好朋友。唐大历初年,他们曾乘船在淮、浙间行走,到石门驿旁,看见一个妇人在树下,容貌非常美丽,衣服非常华美,背着一个锦囊。三垂、卢收互相说:“妇人独自休息,妇人的包裹可以图谋。”就停桨等她。妇人果然问:“船往什么地方去?能否捎上我?我丈夫生病在嘉兴,现在想去探望他,脚疼不能走。”二人说:“空船方便,可以捎上你。”妇人带着包裹上船,坐在船头。二人慢慢挑逗她,妇人正色道:“暂时求助你们,怎么能不正经呢?”二人脸色惭愧。王垂善于弹琴,用琴声取悦她。妇人美艳灿然。二人极其振奋,就说:“娘子本来也会弹琴吗?”妇人说:“小时学过。”王垂拱手把琴给她,妇人抚弄一曲《轸泛弄》。王垂说:“不曾听到过,好象见到了卓文君的真情。”妇人笑着说:“凝聚着司马相如的深情。”于是就稍稍亲热一点,谈吐和谐,聪慧、雄辨不可言表,互相感到高兴,这天晚上就和王垂苟合在船前。卢收稍被隔开,非常羡慕。夜深时,卢收偷偷拿妇人包裹中的东西看,满包全是骷髅,卢收非常害怕,知道妇人是鬼,但没有机会告诉王垂。听他的调情,非常缠绵。到了天亮,妇人因故暂时下船,卢收告诉了王垂。王垂非常恐怖说:“有什么办法?”卢收说:“你藏在床下。”王垂照他的话做了。一会儿,妇人回来了,问王垂在哪儿,卢收骗她说:“刚才上岸去了。”妇人反应很快,抛开卢收去追王垂。看她走得远一点,就把她丢到岸上,加快速度行船。走到几十里开外,不见妇人来。晚上停船在船多的地方。半夜后,妇人来了,直奔船上,拽王垂的头。妇人四面都有眼睛,腥秽之气强烈,咬着王垂。王垂被困,二人大声呼救,大家都过来帮

助,妇人就逃走了。第二天,得到一个纸梳子在席上,王垂几个月后死了。

## 武丘寺

苏州武丘寺,山嵌崿,石林玲珑,楼雉叠起,绿云窈窕,入者忘归。大历初,寺僧夜见二白衣上楼,竟不下,寻之无所见。明日,峻高上见题三首,信鬼语也。其词曰:“幽明虽异路,平昔添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其二示幽独居)。“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陇,幽陇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长夜台。谁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器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三答处幽子)“神仙不可学,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围我门。虽复隔生死,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惋,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莫厌临芳樽。”庄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文尚存焉。(出《通幽记》)

苏州武丘寺,在山间高耸着。石林精巧,楼台和城墙叠起,绿云环绕,进来的人都忘了回去。大历初年,寺里的僧人夜里见二个穿白衣服的人上楼,竟然没有下来,找他们没找到。第二天,高山上有题诗三首,都是鬼的语言。其词曰:“幽明虽异路,平昔添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其二示幽独居)“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陇,幽陇空崔嵬。白

日徒煦煦 ,不照长夜台。谁知生者乐 ,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 ,恸哭心肝摧。恸器更何言 ,哀哉复哀哉。”(其三答处幽子)  
“神仙不可学 ,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 ,青松围我门。虽复隔生死 ,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惋 ,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 ,莫厌临芳罇。”庄上有个墓地 ,古墓累累 ,那几首诗还在那里。

## 李佐公

李佐公 ,大历中在卢州。有书吏王庾请假归。夜行郭外 ,忽值引驹呵避 ,书吏映大树窥之 ,且怪此无尊官也。导骑后一人紫衣 ,仪卫如大使。后有车一乘 ,方渡水 ,御者前曰 :“车鞅索断。”紫衣曰 :“检簿。”遂见数吏检之曰 :“合取卢州某里张道妻脊筋修之。”乃书吏之姨也。顷刻吏回 ,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 ,乃渡水而去。至姨家 ,尚无恙。经宿患背痛 ,半日而卒。

李佐公 ,大历年中在卢州。有个书吏叫王庾 ,请假回家 ,晚上在郊外行走 ,忽然遇到某个骑马的侍从大声呵避。书吏躲在枝后偷看 ,并且责怪这人不尊重官吏。见前导的后面 ,有一个身穿紫衣的人 ,仪仗排场好象节度使 ,后面有一辆车 ,正在渡河。驾车的人上前报告说 :“拉车的绳子断了。”紫衣人说 :“查看簿子。”就看见几名差吏查看簿子 ,说“应该取来卢州某里张道的妻子脊背上的筋修理。”那人是书吏的姨。一会儿的功夫 ,

差吏回来了,手拿两条白色的东西,各长几尺,就渡水走了。书吏到他姨家,姨还没有病。过了一宿,发觉背痛。半天就死了。

## 窦裕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晴朗,夜将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今日:“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生见之,甚觉类窦裕,特起与语,未及,遂无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定为鬼耶?”明日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在路前。有识者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驰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即至奠拜泣而去。(出《宣室志》)

大历年中,有个进士叫窦裕,寄居淮海,落榜后将去成都,走到洋州无疾而卒。窦裕常与淮阴县令吴兴人沈生友善,分别有一年了,互相断绝了消息,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沈生从淮海调补为金堂县令,到了洋州,住在馆亭中。这天晚上,风清月朗,快到半夜,沈生独坐若有所失,不能睡觉。一会儿见一穿白



衣男子,从门外走进来,一边吟诵一边叹息,似有遗憾不能舒张的样子。过了很长时间,他吟诵着:“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沈生看见他,觉得很象窦裕,特意起来和他交谈,没等起身,他就不见了。沈生就叹息着说:“我和窦君分别很久了,难道碰见鬼了?”第二天,驾车而去。没走几里路,有个灵柩停在前路。有认识的说:“这是进士窦裕下葬之处。”沈生大惊,就奔回馆亭问馆吏。馆吏说:“有个进士窦裕,从京城到蜀地,走到这暴死。太守命令葬在馆南边二里之外,大道左边下葬的地方就是。”沈生就到坟前哭祭一番而去。

## 商 顺

丹阳商顺,娶吴郡张昶女。昶为京兆少尹,卒葬浚水东,去其别业十里。顺选集在长安,久之,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顺日暮与俱往,奴盗饮极醉,与顺相失。不觉其城门已闭,无如之何,乃独前行。天渐昏黑,雨雪交下,且所(“且所”原作“郎来”,据明抄本改)驴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驴所诣。计行十数里,而不得见村墅,转入深草,苦寒甚战。少顷,至一涧,涧南望见灯火。顺甚喜,行至,乃紫篱茅屋数间,扣门数百下方应,顺问曰:“远客迷路,苦寒,暂欲寄宿。”应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狭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曰:“近西南四五里,顺以路近可到。”乃出涧,西南行十余里,不至庄。雨雪转甚,顺自审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

乃系驴于桑下，倚树而坐。须臾，见一物，状若烛笼，光照数丈，直诣顺前，尺余而止。顺初甚惧，寻而问曰：“得非张公神灵引导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当示归路。”视光中有小道，顺乃乘驴随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余。行六七里，望见持火来迎，笼光遂灭。及火至，乃张氏守茔奴也。顺问何以知己来，奴云：“适闻郎君大呼某，言商郎从东来，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庐中，明旦方去。（出《广异记》）

丹阳人商顺，娶了吴郡张昶的女儿。张昶是京兆少尹，死后葬在浐水之东，离他家十里。商顺因选官而赴长安，时间长了，张氏让仆人进城迎接商郎。商顺在傍晚和仆人一起回来。仆人偷偷喝酒，醉了，和商顺失散了。不知不觉城门已经关闭，商顺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就独自前行。天渐渐黑了，雨雪交加，并且所骑之驴行动非常迟缓，又迷了路不知去哪儿，只是任驴走着。大约走了十几里，看不到村庄。辗转走到深草之处，苦寒更加剧烈。一会儿，到了一个山涧，看见涧南有灯火。商顺非常高兴，走到那里，有几间茅草屋。敲门几百下才有人答应。商顺说：“我是远道来的客人，迷了路，非常冷，想暂时借住一宿。”回答说：“夜深了，雨雪这么大，谁知你是什么人？而且居处狭小简陋，不能借宿。”拒绝商顺。商顺就问张尹庄离这多远？对方说：“在靠近西南方四、五里。”商顺以为路近可以赶到，就出了山涧，往西南方走了十几里，也没到庄子。雨雪转大，商顺自认为必死无疑，既然不能这样，走又能到什么地方呢？就把驴拴在桑树下，倚树而坐。一会儿看见一个东西，形

状象灯笼,光照几丈远,直接走到商顺面前一尺多远的地方停住了。商顺最初非常害怕,过了一会儿才问:“莫非是张公神灵来引导我吗?”就上前拜谢说:“若是丈人,请指示回家的路。”见灯光下有条小道,商顺就骑驴跟随。稍稍靠近,灯光就移开,总在他前面一尺多远。走了六、七里,看见有人拿着灯光来迎接,灯光就灭了。等灯光到了一看,是张家看坟的仆人。商顺问他怎么知道自己来,仆人说:“刚才听见张公大声招呼我,说商郎从东边来,快去迎接,如此二三次,这样就知道了。”商顺就住在仆人的草房中,第二天早晨才离开。

## 李 载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知福建留后。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犹为清凉。载心惧瘴疠,不乐职事,经半载卒。后一日,复生如故。家人进食,载如平常食之。谓家人曰:“已死,今暂还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后修状与尚书别,兼作遗书,处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妻,(“妻”原作“女”,据明钞本改。)因谓之曰:“(“谓之曰”原作“为小妻”,据明钞本改。)”地下见先妻,(“先妻”原作“舅”,据明钞本改。)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将欲有所不相利益,为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讫,分财与之,使行官送还北。小妻便尔下船,行官少事(“官少事”原作“时尚关”,据明钞本

改。)未即就路。载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骤去。事毕食讫,遂卒。(出《广异记》)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吏部任尚书。大理评事李载兼任监察御史,主管福建事宜。李载在建州浦城设置使衙。浦城到建州七百里,非常荒凉。李载心里害怕瘴疫,不愿意任职,过半年死了,过了一天,又活了,同往常一样。家人端饭,李载象平常一样吃饭,对家人说:“我已经死了,现在暂时回来的原因,是了结公事。”就追问属下没办完的事。他主办了一切,分别交付给人。后来又写了封信与尚书告别,同时算作遗书,处理家事。他的妻子崔氏先死了,身边只有一个小妾,就对她说:“我已经死了,在地下见到了先前的妻子。我说有了你,她非常生气,将要有不利你的事,怎么办?今天她快来了,不宜久留。”说完,分了一些财物给她,让行官送她回北边。小妾马上到了船上,行官有点小事,未能上路。李载也知道了,召来行官,打了五杖,让他快去。事情处理完,吃完饭,他就死了。

## 高 励

高励者,崔士光之丈人。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人从东走马来,至励再拜,云:“请治马足。”励云:“我非马医,焉得疗马?”其人笑云:“但为胶粘即得。”励初不解其

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马是木马,君但洋胶粘之,便济行程。”励乃取胶煮烂,出至马所,以见变是木马。病在前足,因为粘之。送胶还舍,及出,见人已在马边。马其骏,还谢励讫。便上马而去。(出《广异记》)

高励是崔士光的丈人。夏天,在他庄子前面的桑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个人从东边骑马过来,到高励面前拜了又拜,说:“请治疗马脚。”高励说:“我不是马医,怎么能治马?”那人笑着说:“只用胶粘上就行了。”高励开始不明白他的话,那人就告诉他说:“我不是人,是鬼。这匹马是木马,您只多用胶粘上它,便可以帮它行走了。”高励就取出胶煮烂,出来到马厩,看见那匹马已经变成了木马。病在前脚,就给它粘上。送胶回屋,等到出来,看见那人已在马旁边,马非常骏伟。那人谢过高励,就上马而去。

## 萧 遇

信州刺史萧遇少孤,不知母墓。数十年,将改葬。旧茔在都,既至,启,乃误开卢会昌墓。既而知其非,号恸而归。闻河阳方士道华者,善召鬼,乃厚弊以迎。既至,具以情诉,华曰:“试可耳。”乃置坛洁诚,立召卢会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伟,呵之曰:“萧郎中太夫人茔,被尔墓侵杂,使其迷误。忽急寻求,

不尔,当旦夕加罪。”会昌再拜曰:“某贱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则不知矣。但管内无萧郎中太夫人墓,当为索之。以旦日为期。”及朝,华与遇俱往。行里余,遥见会昌奔来曰:“吾缘寻索,颇扰鬼神,今使按责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讫而灭,二人去之数百步,(“百步”原作“日”,据明钞本改。)顾视,见青黑气覆地,竟日乃散。既而会昌来曰:“吾为君寻求,大受阴司谴罚,今计穷矣。”请辞去。华(“华”原作“罢”。据明钞本改。)归河阳,遇号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梦中,闻户外有声,呼遇小名曰:“吾是尔母。”遇惊走,出户拜迎。见其母,母从暗中出。遇与相见如平生,谓遇曰:“汝至孝动天,诚达星神,祇灵降鉴,今我与汝相见,悲怆盈怀。”遇号恸久之,又叹曰:“吾家孝子,有闻于天,虽在泉壤,其为众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达神,非惟毁形灭性,所尚由哀耳。”因与遇论幽冥报应之旨,性命变通之道。乃曰:“祸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临,实如影响。其有树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同耳。”言叙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闻过奖之言,庶万分不恨矣。”乃述迷误莹域之恨,乃曰:“吾来亦为此。年岁寝远,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见乌鹊群集,其下是也。”又曰:“若护我西行,当以二魂舆入关。”问其故,答曰:“为叔母在此,亦须归乡。”遇曰:“叔母为谁耶?”母曰:“叔母则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怜吾孤独,尝从咸阳来此伴吾。后因神祇隔绝,不得去,故要二魂舆耳。”言讫而去,倏忽不见。遇哀号待晓,即于乌鹊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于下得母墓,方得合葬。(出《通幽记》)

信州刺史萧遇小时候是孤儿,不知道母亲的墓。几十年后,准备改葬,旧墓地在京都,就到了那儿。打开坟墓,是错开了卢会昌的墓,才知道不是母亲的坟墓,就伤心地回去了。听说河阳有个方士叫道华,善于召鬼,就重金聘来,详细地把事情告诉了他。道华说:“可以试一下。”就洁净设坛,马上招呼卢会昌到。见是一个男子,衣冠非常气派。道华呵叱他说:“萧郎中太夫人的墓,被你的墓侵犯,使萧郎中迷惑搞错,赶快寻找,不然就天天加大你的罪过。卢会昌拜了又拜,说:“我是卑贱的仆役,所管地盘共深三尺,方圆十里,我的能力只可涉及这些,这个范围外的就不知道了。只是我的管辖之内没有萧郎中太夫人墓,我应为他寻找,以明天早晨为期限。”到了早晨,道华和萧遇都去了,走了一里多地,远远地看见卢会昌奔跑过来说:“我因为寻找,颇多打扰鬼神,现在派人责罚很紧急,你们两个应该快点离开。”说完就没了。两人走了几百步,四下一看,见黑气盖地,一天才散。不久卢会昌来说:“我给您寻找,大受阴司责罚,现在办法用尽了,请让我告辞离去。”道华回到河阳,萧遇号哭,从此住最边上的一个屋子。夜晚忽然象在梦中,听到门外有声音,招呼萧遇的小名说:“我是你的母亲。”萧遇惊讶地跑出,到门外拜见迎接他的母亲。母亲从黑暗中走出,萧遇和她相见象母亲在世一样。母亲对萧遇说:“你极其孝顺感动了上天,精诚传达到星神,地神引以为鉴,现在我和你相见。”母亲悲怆满怀,萧遇号哭悲恸很久。母亲又说:“我家的孝子,闻名于天,我虽在黄泉,很被众人仰慕,但孝子感动天地之神,不只是损害身体,这都是由于悲哀。”就和萧遇谈论幽冥中

报应的情况,性命变通的道理,说:“祸福由人,但可积德,上天的报应,其实象事物的回声,也有做了善事没有报答的,都是心不诚。”言谈很久,萧遇悲痛得以安慰,十分感激地说:“不在意听过奖的话,小子实在没有遗憾了。”就说了迷误墓地的遗憾。母亲说:“我来也是为了这事,年代久远,你那时还小,怎么能知道呢?我的坟上已经有了李五娘墓,也已经平坦了,怎么能辨别呢?你明天只要看见乌鹊聚集,那下面就是。”又说:“若送我西行,应该用两个灵车进关。”问她原因,回答说:“因为叔母在这,也要还乡。”萧遇说:“叔母是谁?”母亲说:“叔母就是你的外婆,我也自称她为‘叔母’,她可怜我孤独,曾想从咸阳到这陪伴我,后因地神隔绝,不能离开那里,所以要两个灵车。”说完就离去,很快不见了。萧遇悲伤地哭到天亮,就在乌鹊聚集的平地挖掘,果真是李五娘的墓,再在下面挖到母亲的墓,才得以合葬。

## 朱自劝

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状如为官。见婢歔歔,问:“汝和尚好在,将安之。”婢云:“命市胡饼作斋。”劝云:“吾此正复有饼。”回命从者,以三十饼遗之,(“遗之”二字原缺,据明钞本补。)兼传问讯。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饼为众人所食。后十余日,婢往市,路又见自劝,慰问如初。



复谓婢曰：“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饼亦复不食。今可将三十饼往，宜令食也。”婢还，终不食。后十日，婢于市，复见自劝。问讯毕，谓婢曰：“方冬严寒，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还，以绢授尼。尼以一匹制裤，一留贮之。后十余日，婢复遇自劝，谓曰：“有客数十人，可持二绢。令和尚于房中作馔，为午食。明日午时，吾当来彼。”婢还，尼卖绢，市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灵语因言客至。婢起只供食，食方毕，又言曰：“和尚好住，吾与诸客饮食致饱，今往已。”婢送自劝出门，久之方悟，自尔不见。（出《广异记》）

吴县朱自劝在宝应年中死亡，大历三年，他的女儿在寺里当一名尼姑，让婢女去买胡饼，充当斋饭。婢女在河西看见朱自劝和几个骑马的随从二十人，形状好象做官的样子，看见婢女就叹息起来，问：“你家和尚好吗？你要去哪儿？”婢女说：“让我买胡饼当斋饭。”朱自劝说：“我这正好还有饼。”回头命令跟从的人：“把三十个饼给她，并代为问候。”婢女回到寺院向尼姑说了这件事，尼姑悲泣不吃，饼被众人吃了。过了十几天，婢女去买东西，路上又见到了朱自劝，慰问和第一次一样，朱自劝又对婢女说：“你家和尚不明事理，死生是正常的道理，怎么可以悲伤落泪呢？以前给她的饼也不吃，现在可把三十个饼带去，应该让她吃。”婢女回来，尼姑始终不吃。又过了十天，婢女在市上，又看到朱自劝，问候完毕，对婢女说：“正是冬天严寒，听说你家和尚没有棉衣，现在给你两匹绢，给和尚做御寒的衣

服。”婢女奉命拿回来,把绢给了尼姑。尼姑用一匹绢做了裤子,一匹绢留下存放起来。十多天后,婢女又遇到朱自劝,朱自劝对她说:“有几个客人,可以拿两匹绢,让和尚在房中做饭,当午餐。明天午时,我当去那里。”婢女回去,尼姑卖绢,买了各种珍奇美食。第二天等待他们,到了午时,婢女忽然很久不省人事,显灵传语说客人到了。婢女立起地供神食,刚吃完,又说道:“和尚安好,我和各位客人饮食很饱,现在走了。”婢女送朱自劝出门,很久才醒过来,从此再没看见朱自劝。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罗元则 李元平 刘 参 闫敬立  
崔书生 李 则 陆 凭 浔阳李生

### 罗元则

历阳罗元则，尝乘舟往广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载，元则引船载之。察其似长者，供待甚厚。无他装囊，但有书函一枚，元则窃异之。夜与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暂下岸，少顷当还。君可驻船见待，慎无发我函中书也。”许之乃下去。须臾，闻村中哭声，则知有异。乃窃其书视之，曰：“某日至某村，当取其乙，某村名良是。”元则名次在某下，元则甚惧而鬼还。责曰：“君何视我书函？”元则乃前自陈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谓：“君尝负人否？”元则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道十亩田，遂至失业，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诉君耳。”元则泣曰：“父

母年老,惟恃元则一身,幸见恩贷。”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载,今舍去,君当趋归。三年无出门,此后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则归家中,岁余,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辞之。父怒曰:“田家当自力,乃欲偷安甘寝,妄为妖辞耶?”将杖之,元则不得已。乃出门,即见前鬼,髡头裸体,背尽疮烂,前持曰:“吾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即相逢,不能相置。”元则曰:“舍我辞二亲。”鬼许,具以白父。言讫,奄然遂绝。其父方痛恨之,月余亦卒。(出《广异记》)

历阳的罗元则,曾经乘船到广陵去,途中遇雨。有一人要求搭乘,罗元则将船靠岸让他上船,看他象个长者,供奉对待他特别好。他没有什么行装,只有书套一个,元则暗自惊异。夜间与他一起睡觉。第二天早晨到达一个村庄,那人要求暂时下船上岸,说:“一会儿就回来,你可停船等一下,小心不要打开我封套中的信。”元则答应,那人就下船离去。一会儿,听到村中有哭声,元则明白有异常情况,就私自打开他的信看,上面写道:某日到某村,应该取某人,那村名正是这个村。元则的名字排在某人的下面。元则非常恐惧那鬼就回来了。责备道:“你为什么看我的书信?”元则上前陈诉认错,苦苦哀求。鬼露出怜悯的样子,问他曾经有过违背人意否。元则细细想后说:“一生只有抢夺过同县张明通十亩田地,于是造成他失去生计,那人已经死了。”鬼说:“那人告你了。”元则哭着说:“父母年老,只靠我一人,希望你发发慈悲。”过了很久才说:“念你厚恩让我乘船,现在放你离去,你赶紧回家,三年内不要出家门,

此后可延长十年寿命。”鬼就下船离去。元则回到家中，过了一年多，他的父亲让他到田里去收割稻谷。元则坚决推辞。父愤怒道：“种田人家应当出力，你只想偷安做美梦，不要听信鬼话！”要用杖打他。元则没有办法，才出门，就看见了以前的那个鬼，光头裸体，背上都是烂疮。上前抓住说：“我为你达到这种程度，又不能保护自己，今即相遇，不能放过。”元则说：“放我辞别二老双亲”。鬼答应。把全部情况告诉父亲。说完，气息奄奄接着就断了气。他的父亲才痛苦悔恨，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

##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有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欢言者久之，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谓女曰：“任当言之，仆亦何惧？”女云：“已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呪，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

为志,君试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验矣。”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欢愜亦甚。欲曙,忽谓元平曰:“谗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讫悲涕,云:“后身父为今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出《广异记》)

李元平是睦州刺史伯成的儿子。于大历五年客居在东阳精舍读书。一年后的一个傍晚,忽然有一个美女穿着红罗衣裙,容貌姿色甚美,有青衣女婢跟随而来,进入元平所住院子其他僧房中。元平高兴而奔去。问她们要到哪里去和她的姓名。青衣女婢怒道:“素不相识,就来逼问,真不是所盼望的贵家子弟啊。元平开始不答对,只求拜见。一会儿,那女人从屋里出来,相见很高兴,好象是旧相识,欢快地谈了好久。她对元平说:“我来的原因,就是要见你,谈谈往昔的事,我已经不是人,你不害怕吗?”元平内心喜悦,没有一点疑虑。对女人说:“任凭你说,我有什么害怕的。”女人说:“我父亲从前做江州刺史,你前生是江州门夫。我长期在刺史家培育长大,你虽然生长在贫贱人家,可是容貌举止令人喜欢。我因为这个缘故,私自与你交往。你仅仅百日,你就患霍乱死亡。但我不敢哭,倍感哀伤。经常拿着千手千眼菩萨祷告,但愿来世各自投生到高贵人家,重新结为婚姻。我用红笔涂你左大腿做为记号。你看着,如有红的,我说的就验证了。”元平自己看后背象她说的,更加相信。于是留她住下,过了很久,情投意合,非常欢愉。天将

亮,她忽然对元平说:“投生时辰已到,不能久留,感到非常遗憾。”说完悲伤痛哭。又说:“投生后的父亲现在做县令,到我十六岁时,你能做地方长官,那时才能完婚,不到时候,希望你不要结婚。天命已定,你虽然想结婚,也是办不到的。”说完告别离去。

## 刘 参

唐建中二年,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或曰毛鬼,或曰毛人,或曰柸,(“或曰柸”原作“报”,据明抄本改)不恒其称。而鬼变化无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惧,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备。每鬼入一家,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声振天地。人有狂悞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前兖州功曹刘参者,旧业淮泗,因家广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刘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数女闭堂内,诸郎巡外。夜半后,天色暝晦,忽闻堂中惊叫,言鬼已在堂中,诸郎骇。既闭户,无因入就,乃守窥之。见一物方如床,毛鬣如蝟,高三四尺,四面有足,(明抄本“足”作“眼”。)转走堂内。旁又有鬼,玄毛披体,爪牙如剑,把小女置床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诸郎坏壁面而入,以射毛床,毛床走,其鬼亦走。须臾,失鬼所在,而毛床东奔,中镞百数,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扞之。食顷,俱堕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火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见抱桥柱耳。刘子尽爪损,小女遗于路。居数日,营中一

卒夜见毛鬼飞驰屋上,射之不可,叫呼颇动众,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盗,窃托以妖妄。既而自弥。亦不知其然。(出《通幽记》)

唐朝建中二年,江淮一带谣传有厉鬼从湖南来。有的说是毛鬼,有的说是毛人,有的说象木柱子。说法不一,鬼变化无常。人传鬼喜欢吃人心,少女少男,全都抓取。老百姓害怕,大多数都聚集起来居住,夜间点燃烈火不敢睡觉,拿着弓箭大刀以备不测。每当鬼进入一家,各家都击打木板和铜器制造声响,响声震天动地。有人狂吓而死的。到处都是如此,官府禁止也不能平息。前兖州功曹刘参,原先在淮泗,家迁广陵,有六个儿子,都好斗。刘氏率领他的儿子,操持弓箭守夜。有几个女的关在屋内。各儿郎在外巡视。半夜后,天色昏暗,忽然听到屋内惊叫,说鬼已在屋里,各儿郎惊惧。门已关闭,无法进入救人,就守在外面往里看,看见一物方形象床,刚毛象刺猬,高有三四尺,四面有脚,在屋内转跑。旁边有一鬼,赤黑的毛披散在身体上,爪和牙象利剑。把小女儿放在毛床上,接着去抓次女。情况紧急,各儿郎破墙而入,用箭射毛床。毛床跑,那鬼也跑。一会儿,失去鬼的踪影,毛床向东奔跑,中箭数百,不能跑。一个人捉到,抱住他的毛,用力拽他。一顿饭的工夫,一起掉到河里,大叫道:“我现在抱住鬼了!鬼已困乏,赶紧用火援助我。”等到用火照时,只见他抱着桥柱而已。刘参的儿子都被抓坏了,小女儿被扔在路上。过了几天,军营中有一士兵,夜间看见一个毛鬼飞奔到屋上,射它没有射着,叫喊惊动了很多人,



第二天受到惩处,用以使百姓明白,由于有盗贼盗窃,借故推托是妖怪。以后自行消失,也不知那是怎么回事。

## 闫敬立

兴元元年,朱泚乱长安。有闫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潜途出凤翔山,夜欲抵太平馆。其馆移十里,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鰾涩。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辔至厅。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对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当馆驿之礼。须臾,皂衫人通曰:“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敬立见之,问曰:“此馆甚荒芜,何也?”对曰:“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语论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馆所由(“由”原作“用”,据明抄本改。)并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尔。”敬立因于烛下,细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昆仑,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覘厨中,有三数婢供饌具,甚忙,信是无所由。(“由”原作“用”,据明抄本改。)良久,盘筵至。食精。敬立与俶同食,甚饱。畜仆等皆如法,乃寝。敬立问俶曰:“缘倍程行,马瘦甚,可别假一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驾欲发,俶又具饌,亦如法。俶处分知远,以西槽马,送大使至前馆。兼令道奴被东槽马:“我钱送大使至上路。”须臾马至,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却回执别,异于常馆官。别后数里,敬立觉所借马,有人粪之

稊,俄而渐盛,乃换己马被驮。(“被驮”明抄本作“乘之”。)而行四五里,东方似明。前馆方有吏迎拜,敬立惊曰:“吾才发馆耳。”曰:“前馆无人。”大使何以宿,大讶。及问所送仆马,俱已不见,其所驮辎重,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至前馆,馆吏曰:“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在彼馆后园,久已颓毁。”敬立却回验之,废馆更无物,唯墙后有古殡宫。东厂前有搭鞍木马,西侧中有高脚木马,门前废墩子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渐觉喉中有生食气,须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烂气。如黄衣曲尘之色。斯乃椁中送亡人之食也。童仆皆大吐,三日方复旧。(出《博异记》)

兴元元年,朱泚作乱长安。闫敬立作段秀实的告密使,秘密离开凤翔山,夜晚要到达太平馆。那馆已迁移了十里,旧馆无人已很久。敬立误入旧馆,只是惊奇荒芜枯涩。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迎门行拜,控制马辔到大厅,就问此馆因为什么寂寞到如此地步。穿黑衣人回答说:“也可以住。”坐后,一切都遵照馆驿的礼数进行着。过了一会儿,黑衣人通报说:“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到。”敬立接见他。问道:“这馆很荒芜,为什么?”回答说:“现在天下草木丛杂,不单单这个驿馆,宫殿还生荆棘呢。”敬立认为他的话奇特,谈论在一般人之上。叔说:“此馆所用的人都已逃走。”指着两个穿黑衣人说:“这都是我家的昆仑奴,一个叫道奴,一个叫知远,暂且来侍奉你。”敬立于是在灯烛下,细看那奴仆,黑衫下都穿着紫白衣服,面上都有昆仑,再加上用白字印面上很分明,确实是刘俶家的人。让看厨

房,有几个女仆陈设食具,很忙,确实没有其他的人。过了很久,筵席摆上,食物精美。敬立和刘俶一起进餐,很饱。仆人等也都如此,才睡觉。敬立问俶道:“由于加倍兼程,马累得很瘦,能另外借一匹马吗?”回答说:“小事罢了。”到了四更天,敬立命令整理车马准备出发。刘俶又准备了饭菜,也象那种方法。刘俶安排知远,取西槽的马,送大使到前边的驿馆,并让道奴备好东槽的马,亲自送大使上路。一会儿马到,敬立骑西槽的马而行。刘俶也跟着走。走了二里地,刘俶就执手告别返回,和平常的馆官不同。分别后走了几里,敬立感觉所借的马,有人粪的秽气,一会儿渐渐味大,于是换自己的马骑。走了四五里,东方像要亮了,前边驿馆正好有官吏迎拜。敬立吃惊的说:“我才出驿馆呀。”说:“前馆没有人,大使凭什么住宿?”大惊。到问所送的马匹,全都不见了,那所驮的辘重,已退回百余步放到路边。到了前馆,馆吏说:“从前有原做凤州河池县尉的刘少府的殡宫,在那驿馆的后园,早已废毁。”敬立回去验证它,废馆再无什么东西,只是墙后有个古殡宫,东厂前有个搭鞍的木马,西侧中有一个高脚木马,门前有废土堡两座,殡宫前有殉葬品数人。敬立渐渐感觉嗓子眼有生食味,一会儿,吐出昨夜所吃的食物,都是腐烂味,象黄衣曲尘的颜色,这是棺材里送给死人的食物,童仆等人都大吐,三日后才复旧。

## 崔书生

博陵崔书生，往长安永乐里。先有旧业在渭南。贞元中，尝因清明节归渭南，行至昭应北墟垆之间，日已晚，歇马于古道左。比百余步，见一女人，靓粧华服，穿越榛莽，似失路于松柏间。崔闲步，（明抄本“闲”作“踵”；“圃”作“覩”。）逼渐近，乃以袂掩面，而足趾跌蹶，屡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绝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诘之曰：“日暮何无俦侣，而怆惶於墟间耶？”默不对。又令一童，将所乘马逐之，更以仆马奉送。美人回顾，意似微纳，崔乃倭而缓逐之，以观其近远耳。美人上马，一仆控之而前。才数百步，忽见女奴三数人。哆口盆息，踉跄而谓女郎曰：“何处来，数处求之不得。”拥马行十余步，则长年青衣驻立以俟。崔渐近，乃拜谢崔曰：“郎君悯小娘失路，脱骖仆以济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矣？”崔曰：“小娘子何忽独步凄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兴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复到一树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顷，一青衣出，传主母命曰：“小外生因避醉，逃席失路，赖遇君子，卹以仆马。不然日暮，或值恶狼狐媚，何所不加。阖室戴佩。且憩，即当奉邀。”青衣数人更出候问，如亲戚之密。顷之，邀崔入宅。既见，乃命食。食毕（毕原作果。据明抄本改。）酒至，从容叙言：“某王氏外生女，丽艳精巧，人间无双，欲待君子巾栉，何如？”崔放（“放”原作“逐”，据明抄本改）逸者，因酒

拜谢于座侧。俄命生出，实神仙也。一住三日，宴游欢洽，无不酣畅。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玉姨好与崔生长行，爱崔口脂合子。玉姨输，则有玉环相酬。崔输且多，先于长安买得合子六七枚，半已输玉姨，崔亦赢玉指环二枚。忽一日，一家大惊曰：“有贼至。”其妻推崔生于后门出。才出，妻已不见，但自于一穴中。唯见荒花半落，松风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却省初见美人之路而行，见童仆以锹锄发掘一塞穴，已至椁中，见铭记曰：“原周赵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怜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歿，后令与生同葬。棺柩俨然，开椁，中有一合，合内有玉环六七枚。崔比其睹者，略无异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数枚，乃崔生输者也。崔生问仆人，“但见郎君入柏林，寻觅不得，方寻掘此穴，果不误也。”玉姨呼崔生奴仆为贼耳。崔生感之，急为掩瘞仍旧矣。（出《博物志》）

博陵姓崔的书生，到长安永乐里。祖先有旧业在渭南。贞元年间，曾经在清明节回渭南，走到昭应北，荒坟之间，天已晚，在古道旁歇马。百余步外，看见一女子，浓妆华服，穿越在芜杂丛生的草木中，好象在松柏间迷失了路。崔漫步前行渐渐走近，那女子用衣袖遮脸。而脚跟不稳要跌倒，多次要倒地。崔让小童走近看她，是个年方二八的绝代美人。于是让小童问她：“天已晚为什么没有伴侣，凄怆惊慌地在荒坟之中行走呢？”默默地不回答。又让另一童，骑马追她，又把仆人和马匹送她使用，美人回头看看，意思是象同意接受。崔就曲背而慢慢地追她，看她到何处去。美人上马，一仆人牵马在前。才走

了几百步,忽然看见个女奴,张口喘息,踉跄而来对女郎说:“从何处来?多处找你找不到。”簇拥着马走了十余步,看见一年长的婢女站立等待。崔渐渐走近,青衣拜谢崔说:“你怜悯小娘子失路,让出马匹和仆人帮助她,现在天色已晚,邀请你到庄上可以吗?”崔曰:“小娘子为什么独自行走凄惶惊慌到如此程度?”青衣说:“因喝酒尽兴过量达到如此地步。”取道向北走了一二里,又到一树林,房屋很美,桃李香气很浓。又有青衣七八个人,迎接女郎进去。片刻,一青衣出来,传女主人命令说:“小外甥女因逃避酒醉,逃离宴席迷失了路,全靠遇着你,周济了仆人和马匹,不这样的话,天晚如果遇上恶狼狐狸精,怎么能不遇害。现关在屋里穿戴打扮,你暂且休息,马上邀你进入。”青衣多人连续出来问候,象亲戚那样亲密。一会儿,邀请崔生进屋。进见后,命令上食品,吃完又上酒宴。青衣舒缓地说:“王氏是我的外甥女,姿色艳丽,性情精巧,人间无二,想要侍候你,怎么样?”崔生是个豪放的人,靠着酒兴在座侧拜谢。一会儿命外甥女出来,确实是神仙。一住就是三天,饮宴游玩欢乐融洽,无比的畅快。王氏常叫她姨为玉姨。玉姨喜欢与崔生赌长行。喜爱崔生的口脂合子,玉姨输了,就给玉环酬对。崔生输的多,先前在长安买的合子六七个,一半已输给玉姨,崔生也赢了玉环二个。忽然一天,全家大惊说,来贼了,他的妻子推崔生从后门出去。才出去,妻子已经不见了,只是自己在—个洞穴中。只见荒花半落,松间夜晚的清风,黄萼紫英,草上的露水沾湿了衣服罢了。那赢的玉指环还在衣带上。沿着当初见美人的路而去。看见童仆用锹挖掘一个墓穴,已挖到棺材,发现那上面刻记着,后周赵王女玉姨之墓。平生爱怜王氏这个

外甥女 ,外甥女先死 ,后让与外甥女同葬 ,棺柩整齐完好。打开棺材 ,里面有一个合子 ,合子里有玉环六七个。崔生和他赌赢的比较 ,没有一点差异。另一合 ,里面有口脂合子数个 ,是崔生输的。崔生问仆人 ,仆人说只见你进入柏林 ,寻找不着 ,才追寻挖掘这个墓穴 ,果然不错。玉姨叫崔生的奴仆是个贼 ,崔生感谢她 ,立刻掩埋如旧。

## 李 则

贞元初 ,河南少尹李则卒 ,未敛 ,有一朱衣人来 ,投刺申吊 ,自称苏郎中。既入 ,哀恸尤甚。俄顷尸起 ,与之相搏。家人子惊走出堂 ,二人闭门殴击 ,及暮方息 ,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共卧在床 ,长短形状 ,姿貌须髯衣服 ,一无差异。於是聚族不能识 ,遂同棺葬之。(出《独异志》)

贞元年初 ,河南少尹李则死 ,未下葬。有一个穿红衣的人来 ,投上名片进行吊唁。自称是苏郎中。进去后 ,哀伤恸哭特别厉害。一会儿尸体起来 ,与他搏斗。全家人吓跑出屋。二人关门殴打 ,到晚上才平息。戴孝的儿子才敢进去 ,见两具尸体一起躺在床上 ,长短形状 ,姿态容貌胡须衣服 ,没有一点差别。于是聚集全族的人都不能辨别 ,就同棺埋葬了他们。

## 陆 凭

吴郡陆凭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笃信谦让。家于湖州长城，性悦山水，一闻奇丽，千里而往，其纵逸未尝宁居。贞元乙丑三月，游永嘉，遘疾而歿。凭素与吴兴沈苾友善，苾梦凭颜色憔悴，曰：“我游至永嘉，苦疾将困。君为知我者，愿托家事。”苾悲之。又叙旧欢，宴语久之。因述文章，话虚无之事，乃谓苾曰：赠君《浮云诗》一篇，以寄其怀。诗曰：“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数四。临去曰：“凭船已发来，明日午时到此。”执手而去。及觉，所记甚分明，乃书而录之。如期而凭丧船至。苾抚孤而恻，赙助倍礼。词人杨丹为之誌，具旌神感，铭曰：“笃生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出《通幽记》）

吴郡的陆凭年少就有志向和品行，神彩秀美，忠实谦让，家在湖州长城。天性喜欢山水，一听到有奇丽的景观，不远千里而往，他恣纵豪放未曾安稳住过。贞元乙丑年三月，游览永嘉，得病而死。凭平时与吴兴的沈苾友好。苾梦见凭脸色憔悴，说：“我游览到永嘉，苦于疾病将睡去，你是我的知己，愿把家事托付于你。”苾很悲痛。又叙说过去的欢乐，平静地说了很久，于是谈论文章，说些虚无的事，对苾说：“赠送你浮云诗一



篇,用来寄托我的情怀。”诗写道:“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象,吾亦非吾躬。”悲吟多遍。临去时说:“我的船已开来,明天午时到这里。”招手离去,到醒觉,记忆特别清楚,就写下记录它。按期凭的丧船到。茆抚摸着遗孤而痛哭。加倍拿礼物资助办丧事。词人杨丹为他写墓志,备办表彰让神感知。墓志铭写道:“笃生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

## 浔阳李生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使入觐,为道骑所迫。四顾唯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徒。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得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渐近,乃一女子,妆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难再得,愿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不足甚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族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出宣室志)

李生,贞元年间,考举进士,落榜回浔阳,途经商洛,适逢汉南节使入京会见天子,被道骑所逼迫,四外望去只有苍山万重,不知道应到哪里去。当时天晚马累,没有仆人,只见深深的荆棘,有殡宫在那里。李生于是藏匿在那里,节使已经过去,才向前去。又不知道路途多少,就叹息说:“我就住在这里,难道不是命吗?”于是停止在殡宫中。先拜谢而祷告说:“我家住在庐山,落第向南回家,到这被府公前驱所逼迫,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这才来到这里,鬼魂如果有知,希望能容纳一个夜晚的安歇。”接着四下闲看,当时风清月朗,即使郊野几里,都可以看见。另有殡宫,在百步以外,仿佛看见一人,渐渐走近。是一个女子,妆饰端整美丽,身高不足一尺,到殡宫南面,进入墓穴中。李生听之,听到她说:“金华夫人奉告崔女郎,今晚风月美好,可以观望,时机再难得到,希望稍微留作纪念。”穴中应答应说:“适值有贵客,住在我的馆舍,我不忍心离去,违背一夕的欢乐,不是特别可惜的。”那人才离去。李生第二天到客舍打听,有了解的,这是博陵崔氏女儿,跟随父亲做江南尉,到这而死,于是埋葬在那里,李生感激她,用酒食祭奠后而离去。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韩 弇 卢 頊 李章武

韩 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蕃戎背（“背”原作“皆”，据明抄本改。）信，掌书记韩弇遇害。弇素与栢阳尉李绩友，因昼寝，忽梦弇被发披衣，面目尽血。绩初不识，乃称姓名，相劳勉如平生。谓绩曰：“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苦不可言，间来奉诣耳。别后有一诗奉呈。”悲吟曰：“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呜咽。”临别，谓绩曰：“吾久饥渴，君至明日午时，于宅西南，为置酒馔钱物，亦平生之分尽矣。”绩许之，及觉。（“觉”字据明抄本补。）悲怆待旦。至午时，如言祭之。忽有黑风自西来，旋转筵上，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举邑人观之，时贞元四年。（出《河东记》）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同西蕃结盟。西蕃背信弃义，掌书记韩弇被害。韩弇平素同栢阳尉李绩友好，在白天睡觉，忽然梦见韩弇头发散乱披着衣服，脸面都是血。李绩开始没认出来，于是自报姓名，烦劳尽力象平生一样。现在跟随秃发大使镇守漳河，憔悴窘困受辱不可言状，秘密地来到你这里。分别后有一诗相赠，他悲伤地吟道：“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呜咽。”临别时，对李绩说：“我已很久又饿又渴，你到明天午时，在屋子的西南方，给置办酒食钱物，也尽了我们平生的情分。”李绩答应了，到睡醒，悲伤凄怆直到早晨，到了午时，象说的那样祭奠。忽然有黑风从西边来，旋转在宴席上。纸钱和酒食都被风卷走飞去。全城的人都看见了，时间是贞元四年。

## 卢 瑱

贞元六年十月，范阳卢瑱家於钱塘，妻弘农杨氏。其姑王氏，早岁出家，隶邑之安养寺。瑱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瑱家贫，假食於郡内郭西堰。堰去其宅数十步，每令小金于堰主事。常有一妇人不知何来，年可四十余，著瑟瑟裙，蓬发曳漆履，直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数日。时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须臾，妇人至，顾见床下炭，怒谓小金曰：“有炭而焚烟熏我，何也？”举足踏火，火即

灭。以手批小金,小金绝倒于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岁,在旁大骇,驰报于家。家人至,已失妇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硬如束。命巫人祀之,释然。如是具陈其事。居数日,妇人至,抱一物如狸状,尖嘴卷尾,尾类犬,身斑似虎。谓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儿?”小金曰:“素无为之,奈何?”复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扑灭。童子奔归以报,家人至,小金复瞑然。又祝之,随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后数日,令小金引船于寺迎外姑。船至寺门外,寺殿后有一塔,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朱紫甚盛。伫立而观之,即觉身不自制。须臾,车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见一紫衣人策马,问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对答。二人举扶阶上,不令损。紫衣者驻马,促后骑曰:“可速行,冷落他(“落”字原空缺,“他”原作“地”,据明抄本补改)筵饌。”小金问傍人曰:“行何适?”人曰:“过大云寺主家耳。”须臾,车马过尽。其院中人来,方见小金倒于阶上,复惊异载归,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其妇人鬼倏闪於牖户之间。以其闹,不得入。卢生以二虎目击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寝,妇人忽曳,小金惊叫,妇人怒曰:“作饼子,何不啖我?”家人惊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还你”,遂掷窗有声,烛之果得。后数日视之,帛裹干茄子,不复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话其事未毕,而妇人来,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惧,方食,遂夹一枚馄饨,置户限上,祝之。於时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餠饨,以两手拒地,合面于餠饨上吸之。”卢生以古镜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得一顿餠饨,及顾船钱,则不来。”卢生如言,遂诀别而去。方欲焚钱财之时,已见妇人背上负钱。焚毕而去,小金遂释然。居间者,小金母先患风疾,不

能言，忽于厨中应诺，便入房，切切然语。出大门，良久，扞衣阔步而入，若人骑马状，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惊，花容即杨氏家旧婢，死来十余年，语声行动酷似之，乃问花容：“何得来？”答曰：“杨郎遣来，传语娘子，别久好在。杨郎，卢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来。”卢生具传，恳辞以留，受语而出门。久之，复命曰：“杨郎见传语，切令不用也，急作纸人代之。”依言剪人，题其名字，焚之。又言：“杨郎在养安寺塔上，与杨二郎双陆。”又问：“杨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问：“小金前见车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罚作蛇身。今在天竺寺褚树中有穴，久而能变化通灵，故化作妇人。”又问：“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来。”又问：“前抱来者何物？”言“野狸”。遂辞去。即酌一杯令饮，饮讫，更请一杯与门前钁八。问：“钁八是何人？”云：“是杨二郎下行官。”又问：“杨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祸否？”答曰：“如他杨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风如雨。在虚中，下视人如蝼蚁然，命衰者则自祸耳，他亦无意焉。”言讫而去。至门方醒，醒后问之，皆不知也。后小金夜梦一老人，骑大狮子。狮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奋迅，不可视。旁有二昆仑奴操辔。老人谓小金曰：“吾闻尔被鬼物缠绕，故万里来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点尔作客。”云：“以取钱应点而已，渠亦自得钱。汝若不值我来，至四月，当被作土户，汝则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秀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样，绣取七躯佛子，七口幡子。”言讫，又曰：“作八口，吾误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头发少许，赎香以供养之，其厄侧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为除之。”老人曰：

“易耳。”即令昆仑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则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点二灸处。小金方醒，具说其事，即造佛及幡。视背上，信有二点处，遂灸之，背痛立愈。卢项秉志刚直，不信其事，又骂之曰：“焉有圣贤，来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梦老人曰：“吾哀尔疾危，是以来救。汝愚郎主，却唤我作鬼魅也，吾亦不计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户。然至三月末，当须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县各异，亦犹人有逃户。”小金曰：“於余杭可乎？”老人曰：“余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兴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兴投谁家？”答曰：“某家有亲，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还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灵筵，神道交通，他则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则可矣。又临发时，脱汝所爱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领缝襟带，余处尽去之。缚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阴暗处，汝则易衣而潜去也。”小金曰：“诺。圣贤前度灸背，当时获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尔腰者，令尔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复于昆仑手掌中研黑，点腰间一处而去。悟而验之，信有点迹，便灸之，又差。其后妇人亦不来矣，至三月尽。如言潜之嘉兴，自后无事。（出《通幽录》）

贞元六年十月。范阳卢项家住在钱塘，妻子是弘农的杨氏。她的婆婆王氏，早年出家，住在县城的安养寺。项的住宅在寺庙的北边的乡里。有个家奴叫小金，年龄十五六岁。项家境贫寒，在郡内部西堰酬借食物。堰距离他的住宅几十步远。每次让小金在堰主持事情，常常有一个妇人不知从何处而来，

年龄有四十多岁,穿着青绿色的衣裙,蓬松头发拖着黑鞋,直到小金前坐下,自称姓朱,排行十二,很久才离去。如此多日。当时天气寒冷,小金点火取暖。一会儿,妇人到,看见床下木炭,怒对小金说:“有木炭烧烟薰我,为什么?”抬脚踏火,火就灭了;用手打小金,小金绝气倒在地上。小金有个弟弟年仅四五岁,在旁大惊,跑回家报信。家人到,妇人已失去踪影。小金闭上眼睛的样子象睡觉,身体僵硬象被捆住。让巫人祭祀祷告,才恢复原样,如此这般述说那些事情。过了几天,妇人来,抱着一物象狸的样子,可是尖嘴卷尾巴,尾巴象狗,身上的斑纹象虎。对小金说:“为啥不喂我猫?”小金说:“从来没有做过,怎么办?”又用手打她,小金又倒地,火也扑灭了。童子跑回家报信。家人来到。小金又闭眼象睡着的样子,又祷告,随后又复原。从此不让她到堰上去。以后过了几天,让小金带领船到寺庙迎接外婆。船到了寺门外边,寺殿后有座塔,小金忽然看见塔下有车马,朱紫颜色非常盛美。站立观看,就觉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一会儿,车马出来,左右惊退,小金于是倒在地上。看见一穿紫衣人策马,问小金是什么人,旁边有一人回答。二人抬扶到台阶上,不让损害。紫衣人停马,督促后边骑马的人说:“快点走,别管她(筵馐)。”小金问旁边的说:“到哪里去?”那人说:“到大云寺寺主家。”一会儿,车马过完。那院中人过来,才看见小金倒在台阶上。又很惊异用车拉回家,祭奠后才苏醒。这天晚上是冬至除夜,卢家正准备盛大祭祀供品的器具。那妇人象鬼似的突然闪到门窗之间,凭着吵闹,也不能进去。卢生把二虎目系在小金左右臂。夜深,家人疲乏睡觉。妇人忽又飘然而来,小金惊叫。妇人怒道:“做饼子,为什么不让



我吃？”家人惊起，小金才醒，而左臂失去一虎目。忽然窗外就说还你，接着有掷到窗上的声音，用烛照果然得到，过后几天看它，用帛裹个干茄子，不是虎目。冬至才亮天，有个女巫来坐，说那事未完。妇人又来，小金又昏睡过去。那女巫非常害怕。才吃，于是夹起一个馄饨，放到门槛上祷祝。在这时小金笑道，笑朱十二吃馄饨，用两手抓地，脸对着馄饨用嘴吸它。卢生用古镜照她，小金于是哭泣。说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要得到一顿馄饨，又想到船钱，就不能再来。卢生遵从她的话，于是告别而离去。正要烧钱财之时，已看见妇人背上背着钱，焚化完而离去。小金于是恢复原样。住在这里，小金母亲从前患中风病，不能说话，忽然在厨房中应答。就入屋，情意恳切地说话。出了大门，过了很久，提起衣襟大步而进，象人骑马的样子，直到堂前而拜说：“花容请安。”全家大惊。花容是杨家的旧婢女，死了十多年，话语行动很象她，于是问花容：“从哪里来？”答道：“杨郎派来，传话给娘子，久别安在，杨郎是卢生的舅舅，要小金母子，所以派我来取人。”卢生备好传语，恳切要求留下。接受传语而出门，过了许久，回复命令说：“杨郎见到传语，就令不用了，赶紧做纸人代替她们。”按着说的剪纸人，写上她们的名字，焚烧。又说杨郎在养安寺塔上，与杨二郎平起平坐。又问杨二郎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神人。还有木下三郎，也在那里。又问小金看见的车马里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精灵，原来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狠毒，被罚作蛇身，现在在天竺寺楮树中有洞穴，时间久了能变化通灵气，所以能变作妇人。又问既然是蛇身，怎么能有衣裳穿？回答说，从某家坟里偷来。又问先前抱来的是什么东西，说是野狸。要告辞离去，酌了一杯

酒让他喝,喝完,又要一杯给门前的瓠八。问瓠八是什么人,说是杨二郎的下行官。又问出入如此,人遇上他都是祸患吧?答曰:“象他杨二郎等神物,出入象风象雨,在虚幻中,向下看人象蝼蚁的样了,生命力衰弱的则自有祸呀,他也无意这样。”说完离去,到门口才醒。醒后问她,全不知道。后来小金夜间梦见一位老人,骑着大狮子,狮子象文殊天尊的坐骑,毛色光彩夺目精神振奋行动迅速,不可直视。旁边有两个家奴拿着缰绳。老人对小金说:“我听说你被鬼缠绕,特意不远万里来救你。你现在是衰弱苦难之年,所以鬼点你作客,说是以取钱应付罢了。你如果不遇上我来,到四月份,将被埋在地下,你就避免不了死去。你在某天拾到绣佛子了吗?”小金曰:“是的。”“你照这个样子,绣七个佛子,七口幡子。”说完,又说:“作八口,我说错了,八口,一半四口,再剪下头发少许,烧香供奉它,那苦难就解除了。”小金说:“接受教诲了。现在苦于腰背疼痛,不可忍受,你发发慈悲给除掉。”老人说:“容易呀。”就让家奴上前,让展开手,在手掌磨手指,就象黑漆,站在指上,在背上点了两穴位。小金才醒,全部述说那些事情,马上制作佛与幡。看背上,确实有两个点处,于是针灸,背痛立刻消失,卢项秉性刚直,不信那事。又骂道:“那有圣贤,来救一个婢女,这一定是鬼。”那夜又梦见老人说:“我可怜你疾病危险,这才来救你,你那愚蠢的主人,却说我是鬼魅,我也不计较这事。你到四月,必死,然而到三月末,应离开杭州地界而逃避。那鬼神所管辖的,州县各不相同,就好象人有逃户的。”小金说:“到余杭可以吗?”老人说:“余杭也属杭州呵,有什么益处?”又说:“嘉兴可以吗?”说:“可以。”老人问:“你到嘉兴投奔谁家?”回答说:“某

家有亲属关系,想投奔他。”老人说:“某家有孝,你现在避鬼,还投奔有鬼人家,有什么好处?凡是守孝的有灵筵,神道交往,他就知道你的所在。你投奔吉祥人家,才可以。关于脱掉你所爱惜的衣服一事,剪去衣身,留着领缝襟带,其余部分都去掉,扎一个草人让它穿上,放到屋子的阴暗处。你换上衣服偷偷地离去。”小金说:“是,圣贤前次针灸背部,当时病好,现在还苦于腰痛。”老人说:“我以前不根除你的腰痛病,让你知道有我,你现在要根除吗?”又在家奴手掌中研出黑色,点腰一处而离去。醒后验证,确实有点的痕迹。又病愈。那以后妇人也不来了。到了三月末,按照说的偷偷地到了嘉兴,从那以后无事。

##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飞卿,(“卿”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学,皆得极至。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与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访辩论,皆洞达玄微,研究原本。时人比之张华。贞元三年,崔信任华州别驾,章武自长安诣之。数日,出行,於市北街见一妇女甚美,因给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则其子妇也,乃悦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计用直三万余,子妇所供费倍之。即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无何,章武系事,先归长安,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仍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

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章有仆杨果者，子妇贳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既别，积八九年。章武家长安，亦无从与之相闻。至贞元十一年，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邳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忽思曩好，乃回车涉渭而访之。日暝达华州，将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门，则阒无行迹，但外有宾榻而已。章武以为下里或废业即农，暂居郊野，或亲宾邀集，未始归复。但休止其门，将别适他舍。见东邻之妇，就而访之，乃云：“王氏之长老，皆捨业而出游，其子妇歿已再周矣。”又详与之谈，即云：“某姓杨，第六，为东邻妻，复访郎何姓？”章武具语之。又云：“曩曾有僭姓杨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为里中妇五年，与王氏相善。尝云：‘我夫室犹如传舍，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殫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顷岁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见之，不觉自失，后遂私侍枕席。实蒙欢爱，今与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我家人故不可託，复被彼夫东西，不时会遇。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参差，相託祇奉，并语深意。但有仆夫杨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妇寢疾。临死，复见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万一到此，愿申九泉啣恨，千古睽离之叹。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命从者市薪刍食物。方将具榻席，忽有一妇人持帚扫地，邻妇亦不之识。章武因访所从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诘之，即徐曰：“王家亡妇，感郎恩情深，将见会。恐生怪怖，致使相闻。”章武许诺，云：“章武所由来者，正为此也。虽显晦殊途，人皆忌惮，而思念情至，实所不

疑。”言毕，执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门，即不复见。乃具饮馔，呼祭。自食饮毕，安寝。至二更许，灯在床之东南，忽尔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变，因命移烛背墙，置室东南（“南”原作“西”，据明抄本改。）隅。旋闻室北角窸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岁，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不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章武下床，迎拥携手，款若平生之欢。自云：“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与狎匿，亦无他异，但数请令人视明星，若出，当须还，不可久住。每交欢之暇，即恳托在邻妇杨氏，云：“非此人，谁达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还，子妇泣下床，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带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章武不之识也。子妇曰：“此所谓鞞鞞宝，出昆仑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与玉京夫人戏，见此物在众宝瑯上，爱而访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皆为光荣。’以郎奉玄道，有精识，故以投献，常愿宝之，此非人间之有。”遂赠诗曰：“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无从此诀。”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并答诗曰：“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妇又赠诗曰：“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闲穷泉。”章武答曰：“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叙别讫，遂却赴西北隅。行数步，犹回顾拭泪，云：“李郎无捨，念此泉下人。”复哽咽伫立，视天欲明，急趋至角，即不复见。但空室窅然，寒灯半灭而已。章武乃促装，却自下邳归长安武定堡。下邳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既酣，章武怀念，

因即事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毕，与郡官别。独行数里，又自吟诵。忽闻空中有叹赏，音调凄恻，更审听之，乃王氏子妇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远来奉送。千万自爱。”章武愈惑之。及至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话，亦感其诚而赋曰：“石沉辽海阔，剑别楚天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鞞鞫宝。工不（“不”原作“亦”，据明抄本改。）知，不敢雕刻。后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榭叶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贮怀中。至市东街，偶见一胡僧，忽近马叩头云：“君有宝玉在怀，乞一见耳。”乃引于静处开视。僧捧玩移时，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间有也。”章武后往来华州，访遗杨六娘，至今不绝。（出李景亮为作传）

李章武，字飞卿，他的祖先是中山人。生来敏捷博学，遇事就弄明白，工于文章学问，都达到极高程度。虽然志大清高，可是不愿整洁修饰，而容貌文雅俊美，又很温和。与清河的崔信友好，崔信也是个高雅的人，聚集了很多古物，因为章武精明敏慧，每当拜访辨别谈论，都能透彻地说明其玄妙，研究其根本，当时人把他比作张华。贞元三年，崔信担任华州别驾。章武从长安来到这里，住了几天，外出旅游，在市北街上看见一妇人很美，于是欺骗崔信说，需要在城外与亲朋故友在一起。于是在美人家租了房子，主人姓王，那美人是他儿媳妇。喜欢并和她私通。住了一个多月，所花费的价值计有三万多，而为他儿媳妇所花费的还要加倍。不久两人心意和谐，感情好到密不可分。不久，章武涉及一事情，告别回长安。情意恳切

深厚的话别,章武留给她交颈鸳鸯绮一匹,又赠诗道:“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妇人答谢白玉环一个,又赠诗道:“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章武有个仆人叫杨果,妇人给他钱一千用来奖励他做事勤奋。分别后,已经八九年,也没有与她通信息。到了贞元十一年,因为友人张元宋住在下邳县,章武又从京城去与元会面。忽然想起从前相好的,就回转车渡过渭水去拜访。天黑到华州,要住在王氏家。到她家门,寂静没有行迹,只是在外面有遗弃的床罢了。章武以为下到乡里或者停业务农,暂时住在郊外,或者亲朋好友邀请聚会,还没回来,只停在她门前。将要离别到其它房舍,看见东邻的妇人,走近询问她。说:“王氏的长者,抛弃全部家业而外出游览,他的儿媳妇死去已两年了。”又详细和她谈,她说:“我姓杨,排行第六,是东陵的妻子。”又问他姓啥,章武完全告诉她。又说:“从前曾有仆人杨名果的吗?”答:“有。”于是哭诉道:“我做里中的媳妇五年,与王氏友好,她曾说:‘我家犹如旅舍,看到的人很多,其中来往调戏的人,都用尽了钱财,甜言海誓,未曾动心。不久,有个李十八郎,曾经住在我家,我初见他,不觉自失于他,以后于是与他私通,确实蒙受他的欢心喜爱,现在和他分别多年了,想念他的心,有时全天不吃饭,整夜睡不着。我家人本不可托咐,又苦于李郎非东即西地四处奔波,也就无相见之望了。倘或有来到的,希望靠形貌姓名探求他,如无差错,拜托进献,并说明深意,只要有仆夫杨果的就是。’不过二三年,妇人患病,临死,又拜托说:‘我本出身寒微,曾蒙君子厚爱,心常感激想念,久而成疾,自己料想不能活好。从前所托咐的,万一到这,请申明九泉含

恨,千古离别的嗟叹。仍然要求留在这里,希望在仿佛之中神会。’”章武要求邻妇给开门。让跟从的人买柴草食品,正要整理床席,忽然有一个妇人拿着笤帚出房扫地,邻妇也不认识她。章武于是问跟从的人,说是屋里的人。又走近问她,就慢慢地说:“王家死亡的媳妇,感谢你的恩重情深,才来与你相会,恐怕你怪异害怕,特意让你知道。”章武答应说:“章武来此的原因,正是为此。虽然是阴阳殊途,人都顾忌和畏惧,可是思念情深,确实不能怀疑。”说完,拿笤帚人高兴而去,徘徊门前,立即不见了。就准备了酒食,呼唤祭祀。自己吃喝完,安息就寝。到二更左右,灯在床的东南处,忽然稍暗,如此多次。章武心知有变故,于是让挪移灯烛背墙,放到屋子的东南角。很快就听到屋子的北角有窸窣的声响。好象有人影,慢慢地来到。距五六步远,就可分辨清她的形状,看她衣服,是主人的儿媳,与从前相见没有两样。只是举止浮躁,音调轻清罢了。章武下床,迎接拥抱拉手,恳切尽象平生的欢乐。自说道:“在冥府以来,都忘掉了亲戚,只是相念你的心,象从前平常一样。”章武加倍与她亲热,她也没有其它两样。只是多次让人看启明星,如果出来,就必须回去,不可久住。每次交欢的空闲,就恳切拜托在邻妇杨氏上,说:“不是这个人,谁能明白幽深的遗憾。”到了五更,有人告诉应该回去了。妇人哭泣下床,与章武挽臂出门,仰望天空,于是呜咽悲怨。退回屋,自在裙带上解下锦囊,从囊中取出一物赠给他。那颜色绀碧,质坚紧密,象玉而且凉,状如小叶。章武不认识它。妇人说:“这就是所说的鞞鞞宝,出自昆仑玄圃中,那也不易得。我最近在西岳与玉京夫人玩,看见此物在众宝挡上,喜爱问她。夫人于是把它送给我。说:‘洞



天群仙得到这个宝贝,都是光荣。'因为你信奉玄道,有精深知识,所以把它献给你,经常希望你把它当成宝贝,这不是人间有的。于是赠诗道:“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报,终无从此诀。”章武取出白玉宝簪一个用来酬谢她,并答诗道:“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于是相持哭泣。过了好久,妇人又赠诗道:“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闲穷泉。”章武答道:“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衷情地话别完,她就向西北角走去。走了几步,还回头看看擦拭眼泪,说:“李郎不要舍弃我,想到我这泉下人。”又哽咽伫立,看天要亮了,急忙奔到角落,便不见了。只有深远的空屋,寒灯半灭罢了。章武整顿行装,将要从邽回归长安武定堡。下邽郡官和张元宗携酒设宴。已酬,章武怀念,于是即事赋诗道:“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罢,与郡官告别,独自行走几里,又自己吟诵。忽然听到空中有人赞赏,音调凄恻。再仔细听,是王氏儿媳。自己说道:“冥府中各有地界,现在在此分别,没有再相会的日子,知道你思念我,因此冒着阴司责罚的危险,远道而来送行,你千万要自爱。”章武越加困惑。等到了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谈话,也感激她的诚意而赋道:“石沉辽海阔,剑别楚无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章武后来在东平丞相府做事,空闲时召令玉工看他所得的鞞鞫宝。玉工不懂,不敢雕刻。后来奉命到大梁去,又召令玉工,粗略能辨识,于是根据它的形状,雕成榭叶象。奉命到京城去,每每把这一宝物放在怀里。到了市东街上,侧然看见一个胡僧,忽然靠近马叩头说:“你有宝玉在怀里,请求看一看。”就领他

---

到安静的地方拿出让他看。僧捧着欣赏时,说:“这是天上极好的宝物,不是人间有的。”章武后来到了华州,探望赠送给杨六娘,至今没有绝断。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

###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举进士，连不中第。贞元二年，有故人国子祭酒包佶者，通于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当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佶，里门未开，立马门侧。旁有卖糕者，其气烛烛。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颇有欲糕之色。俊为买而食之，客甚喜，啗数片。俄而里门开，众竞出，客独附俊马曰：“愿请问。”俊下听之。“某乃冥之吏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寻之。”因出视。俊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者亦十年。今复无名，岂终无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禄位甚盛。今欲

求之,亦非难。但于本录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问:“几何可?”曰:“阴钱三万贯。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牒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笔,使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名,俊欲措(“措”原作“指”,据明抄本改。)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乃措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即而俊诣佶,佶未冠,闻俊(“俊”原作“佶”,据明抄本改。)来怒,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状头可致。公何躁甚?”频见问:“吾其轻言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恳于名者,若(明抄本“若”作“受”)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佶唯唯,色犹不平。俊愈忧之。乃变服伺佶出随之,经皇城东此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佶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谓无阻,闻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遂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处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请同寻榜,措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措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处。其日午时,随众参谢,不及赴糕客之约。追暮将归,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牒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其止之,某背实有重杖者。俊惊谢之,且曰:“当如何?”客曰:“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后筮

仕之后，追勘贬降，不绝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而终。（出《续玄怪录》）

岳州刺史李俊当年考进士，连续多次没有考中。贞元二年，有个旧友是国子监祭酒包佶，通报给主事，帮助成就功名。发榜前一天，应当把名字通报给执政。刚五更，李俊就等候包佶。里门没开，停马在门旁。旁边有个卖糕的，那糕热气腾腾。有一个小吏好象外地来投递文书的，拿着小袋，头戴毡帽，坐在他的旁边，很有要吃糕的神色。李俊买糕让他吃，客人很高兴，吃了几片。一会儿里门打开，众人都走出来。客人独自靠着李俊的马说：“请让我悄悄地告诉你。”俊低下听他说：“我是冥府送进士榜的小吏，你不是那伙人。”俊说：“是的”。说：“送堂上的榜在这里，你可自己寻找。”于是拿出来让他看。没有李俊的名，低头哭泣道：“苦心读书作文章，二十多年，一同计谋的也十年了。今又没名，难道终身也不能成名吗？”客说：“你成名，在十年之后，官位很高，现在要得到它，也并不难，只是在本册没有多大希望，而且多遭遇不幸，才能获得一郡，怎么样？”俊说：“所要追求的是功名，功名得到就满足了。”客说：“可以向冥吏稍微贿赂一下，就在这上面，找同姓换掉他的名字，可以吗？”俊问多少钱可以。说：“阴间的钱三万贯，我感谢你的恩惠而诚心告诉你，那钱不是我敢要的，将给牒吏，明天午时送钱就可以。”又给他笔，让俊自己看。上边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的名字，俊要擦去。客急忙说：“不可以，这个人奉禄重，不能轻易改动。”又在他的下面有李温的名字。客说：“可以。”

便擦去温字,写上俊字。客就急忙卷起而走说:“不要失约。”不久之后李俊到包佶处。佶没戴帽子,听说俊来而恼怒,出来说:“我和主词交情深,一句话状元就可得到,你为什么特别急躁,频频来问,我是轻易说话的人吗?俊再拜回答说:“俊对功名恳切,你的恩德决定在此一朝,现在是呈送榜文的早晨,冒着责怪来拜见。”佶答应了,怒声还没平息,俊更加担心,就灵活服侍等佶出跟随着。经过皇城东北角,遇着一个礼部官吏怀揣那榜文,将要到中出,佶打揖问道:“以前和你说的办没办?”礼部官说:“本来知道得罪,负荆也不足谢罪。可是迫于超过我的权限,难于符号应你的要求。”佶自以为交情深厚,心想不会有阻挡。听了愤怒说道:“季布所以在天下闻名,是因为能够说话算数,现在你说话不算数按到我身上,大概是认为我没用了,平生的交情,今天断绝!”不打揖而走。礼部官忙追他说:“迫于豪门权贵,留不得,我凭着长远的考虑,在形体之外,被责怪如此,宁可得罪于权右了,请共同寻找榜,擦名填上他。”祭酒打开榜,看见李夷简,要擦。礼部官急忙说:“此人是宰相安排的,不能擦去。”指那下边的李温说:“可以。”遂擦温字,写上俊字。等到榜发出,俊名果然在以前所指的地方。那天午时,随着大家参拜谢恩,没能按照糕客的要求去办。天将晚才回去,在路上遇见糕客,哭泣着让看他的背并说道:“被你耽误,挨杖打了。牒吏将要进行调查,我再没有其它的要求,让我们共同制止他。”糕客的背确实在重重杖打的痕迹。俊惊恐谢罪,并且说:“该怎么办呢?”客说:“明天午时,送五万缗钱,亦可无追查的灾难。”俊说:“是。”等到时焚化了,就再没看见。可是李俊初次做官以后,追查贬谪降职,不断发生,才得到岳州刺史,不久

就死了。

## 李 赤

贞元中,吴郡进士李赤者,与赵敏之相同游闽。行及衢之信安,去县三十里,宿于馆厅。宵分,忽有一妇人入庭中。赤于睡中蹶起下阶,与之揖让。良久既上厅,开篋取纸笔,作一书与其亲,云:“某为郭氏所选为婿。”词旨重叠,讫,乃封于篋中。复下庭,妇人抽其巾缙之,敏之走出大叫,妇人乃收巾而走。乃视其书,赤如梦中所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驿,白昼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厠,见赤坐于床,大怒敏之曰:“方当礼谢,为尔所惊。”浹日至闽,属寮有与赤游旧者,设燕饮次,又失赤。敏之疾于厠,见赤僵仆于地,气已绝矣。(出《独异志》)

贞元年间,吴郡进士李赤,与赵敏之到闽游览。走到衢州的信安,距离县城三十里,住在馆驿里。夜半,忽然有一个妇人进到院中,赤在睡梦中急忙起来走下台阶,与她行揖让礼节。过了很久才进屋,打开书箱,拿出纸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父母,说:“我被郭氏选作女婿。”词意重迭,写完,就把信封在书篋中,又下到庭院。妇人抽出巾带勒他。敏之跑出大叫,妇人就收起巾带跑了。等到看那书信,赤象梦中所做的。第二天,又一起出游,向南住在建中驿。白天赤又失踪,敏之就急忙到茅

房,看见赤坐在床上,非常生气地说道:“正要以礼相谢,被你惊醒了。”十天后到达闽,属下有和赤交游的旧友,设宴饮酒的地方,又失去了赤。敏之又急忙到茅房去找,看见赤僵硬地倒在地上,气已经断了。

## 韦 浦

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阆乡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归元昶,常力鞭辔之任,愿备门下厮养卒。”浦视之,衣甚垢而神彩爽迈,因谓曰:“尔何从而至?”对曰:“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岁月颇多,给事亦勤,甚见亲任。昨六郎绛州轩辕四郎同至此,求卜判官买腰带。某于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语相及。六郎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某佣贱,复鲜资用,非有符牒,不能越关禁。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偿因而获归,为愿足矣。或不弃顽下,终赐鞭驱,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许之。食毕,乃行十数里,承顺指顾,无不先意,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有扁乘数十适至,方解辕纵牛,斫草路边。归趋过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鸣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见,遽将求医,归谓曰:“吾常为兽医,为尔疗此牛。”即於墙下捻碎少许土,傅牛脚上,因疾驱数十步,牛遂如故。众皆兴叹。其主乃赏(“赏”原作“买”,据明抄本改。)茶二斤,即进於浦曰:“庸奴幸蒙见诺,思以薄伎所获,傲献芹者。”浦益怜之。次於潼关,主人有稚儿戏於门下,乃见归以手捏其背,稚儿即惊闷绝,食顷不



寤。主人曰：“是状为中恶。”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则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传语主人，此客鬼为祟，吾且录之矣。”言其状与服色，真归也。又曰：“若以兰汤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儿立愈。浦见归所为，已恶之。及巫者有说，呼则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见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负而顾步甚重，曰：“某不敢以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复言，已见责於华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为此界，不果闲行，受笞至重。方见二十二郎，到京当得本处县令，无足忧也。他日亦此伧还车耳。”浦云：“尔前所说冯六郎等，岂皆人也？”归曰：“冯六郎名夷，即河伯，轩辕天子之爱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别足者也。善别宝，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冯六郎意。今日违蹶，实此之由。”浦曰：“冯何得第六？”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故黄帝四子，轩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选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虽无所覩，眸眈如有物焉。（出《河东记》）

韦浦，从寿州士曹去候选。到达阆乡旅馆里，正要吃饭，忽有一人上前拜见说：“我是归元昶，平常做马夫工作，希望在你门下做个马夫。”浦看他衣服很脏，可是精神豪爽超逸。于是对他说：“你从哪里来？”回答说：“我以前在冯六郎处任职在河中，时间很长了，办事也勤快，很被信任。昨天六郎和绛辕四郎一同到这里，求卞判官买腰带，我在他下边要茶酒钱，就有言语相撞。六郎认为我有所欺骗他，驱逐我留在这里。我平庸低

贱,又少钱物,没有符牒,不能过关禁。我知二十二郎将向西去,能够得到归,做为愿望就满足了,如不嫌弃我,让我为你扬鞭策马,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就是十分荣幸了!”浦答应了他。吃完饭,才走了十几里,按照指点,没有不如意的,浦认为真正得到了人才。不久在茶馆里休息。有扁乘几十辆来到这里,才解开车辕放牛,在路边吃草。归快步走过牛群,用手打一牛足。牛就鸣叫疼痛不能前行。主人开始没看见他,就要找兽医。归对他说:“我曾经当过兽医,给你治疗这头牛。”就在墙下捻碎少量土,敷在牛脚上。又让快跑几十步,牛便如从前一样,大家都赞叹不已。那主人就赏了二斤茶叶。归走到浦前说:“平凡的奴才幸蒙你允许同行,想用小小的伎俩所获得的,敬献给你。”浦更加喜欢他。住在潼关,主人有个小儿子在门前玩,就见归用手撞他心背,小儿就惊吓没气,一顿饭的时间没醒。主人说,这状态是中邪,赶紧叫二娘,很久才到。二娘是巫婆,到了就用琵琶迎神,呵欠喷嚏了好久,曰:“三郎到了,传告主人,这是外鬼作祟。我记录他了。”说他的形状和衣服颜色,真是归。又说:“如果用兰汤给他洗澡,这病患就消除了。”按照说的去做,小儿立刻就好了。浦看归所做的事情,已经厌恶了。想告诉巫婆,呼叫她却已经晚了。第二天又走,停留在赤水西。路旁忽然看见归之袒,破料的紫衫,好象背负东西脚步沉重,说:“我不敢因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我是鬼。昨天的事,不敢再说,已被华岳神君责罚了。巫者所说的三郎,就是金天,我是此地界的,不敢果决闲走,受笞打到这么重,才见二十二郎。你到京能得到担任本处县令,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他日还在这位立等你回还的车骑。”浦说:“你以前所说的冯六郎等,难道

都是人吗？”归说：“冯六郎名叫夷，就是阿神，是轩辕天子的受子；卞判官名叫和，就是从前刖足的，善于区分宝贝，地府让他做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能互相容忍，就命令我让冯六郎失意。今天艰难不利，实在是这缘由。”浦说：“冯为什么得第六？”说：“冯是水官，水成数是六。故黄帝有四个儿子，轩辕是四子，就他是最小的。”浦那年被选作霍丘县令，与他所言相合。上任途中来到这里，虽然什么也没看，大的宴会好象有鬼在那里。

## 郑 驯

郑驯，贞元中进士擢第，调补门下典仪，第三十五。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为一县之胜。驯兄弟四人，曰駟，曰驥，曰駒。駒与驯，有科名时誉，县大夫泊邑客无不倾向之。驯与渭桥给纳（“纳”原作“给”，据明抄本改。）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时往求丐。高为设鲙食，其夜，暴病霍乱而卒。时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为具棺椁衾襚敛之，冥器奴马，无不精备。题冥器童背，一曰鹰儿，一曰鸽子。马有青色者，题云撒豆搃。十数日，柩归华阴别墅。时邑客李道古游虢川半月矣，未知驯之死也。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忽逢驯自北来。车仆甚盛，李曰：“别来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气忻然谓李曰：“多荷渭桥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鹰儿、鸽子参李大郎。戏谓曰：“明时文士，乃蓄鹰鸽耶？”驯又指所乘马曰：“兼请看仆撒豆搃。”李曰：“仆颇有羞色如何？”

驯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难。”乃相与并辔，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驯以马策过曰：“去家咫尺，何必食为。”有顷，到华阴岳庙东。驯揖李曰：“自此迳路归矣。”李曰：“且相随至县，幸不回路。”驯曰：“仆离家半月，还要早归。”固不肯过岳庙。须臾，李至县，问吏曰：“令与诸官何在？”曰：“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桥亡，神柩昨夜归庄耳。”李輶然曰：“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一县人吏皆曰不虚，李愕然，犹未之信，即策马疾驰，往郑庄。中路逢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并自郑庄回。立马叙言，李乃大惊，良久方能言，且忧身之及祸。后往来者，往往於京城中闹处相逢，行李仆马，不异李之所见，而不复有言。（出《河东集》）

郑驯，贞元年间考中进士，调补门下典仪，排行第三十五。庄园在华阴县南五六里处，是一县的胜地。驯有兄弟四人，叫駟、叫驥、叫駒。駒和驯，有科名和名望。县大夫到邑客没有不佩服他的。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中外交情深厚，时常去求助。高给他做鲙鱼吃。那夜，突然得霍乱病而死。当时正是暑天，来不及等他家人，就给他备齐了棺槨衣被后入殓，冥器奴马无不精心准备。在冥器童子心背上题字，一个叫“鹰儿”，一个叫“鸽子”，马是青色的，题名“撒豆驄”。十多天，灵柩运回华阴别墅。当时邑客李道古游览虢川半月了，不知道驯死。回到潼关西永丰仓。路上，忽然遇到郑驯从北边过来，车马仆从很盛大。李说：“分别十来天，行李为什么这么盛大呢？”声色很高

兴的样子对李说：“多蒙(谢)渭桥老高给操办的。”就叫二童子鹰儿、鹞子参拜李大郎。开玩笑说：“盛明之时的文人学士，也养鹰和鹞呀？”驯又指所乘的马说：“请看看我的撒豆搵马。”李曰：“我很羡慕你怎么办？”驯曰：“只要努力修炼美德，得到还有什么困难？”就共同并排骑马，到了野狐泉。李想留驯吃饭，驯把马鞭打过去，说：“距离家只有咫尺，何必吃饭呢。”一会儿，到了华阴岳庙东边，驯向李作揖说：“从这小路回去了。”李说：“暂且跟随到县里，正好不绕道。”驯说：“我离家已半月，还要早点回去。”坚持不肯过岳庙。一会儿，李到了县里，问官吏说：“县令和各位官吏在哪里？”说：“到县南慰问郑三十四郎去了。”李说：“因何事慰问？”吏说：“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去渭桥死了，灵柩昨夜回庄。”李笑着说：“我刚才和郑驯一同从潼关来。”一县人都说这可不能虚言。李很惊愕，还不信他们。就策马疾驰，前往郑庄。中途遇见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琮、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一起从郑庄回来，停马叙说，李才大惊，很久才能说出话，担忧自己将遭灾祸。以后来往的人，常常在京城里热闹地方就遇见他，行李仆从马匹，与李所看见的没有差异，只是不再说话。

## 魏 朋

建州刺史魏朋，辞满后，客居南昌。素无诗思，后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勿索笔抄诗言：“孤愤临清江，每睹向

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忽以弃疵贱。”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后十余日，朋卒。（出《玄怪录》）

建州刺史魏朋，辞官期满后，客居在南昌。平素没有写诗的心意，后来得病，精神失常，好象有人牵引他，忽然要笔抄写诗句：“孤坟临清江，每睹向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路，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贱。”诗的意思好象是他的亡妻用来赠送给郑朋的。后来十多天，郑朋死了。

##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中，有小宅，怪异日见，人居者必大遭凶祸。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无患，乃众夸之云：“仆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谓此宅凶，於次卿无何有。”李直方闻而答曰：“是先辈凶於宅。”人皆大笑。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是时东平军（“军”原作“君”，据明抄本改。）每贺冬正常五六百人，鹰犬随之，武将军吏，烹鱼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负壮气，诘朝，访太史丞徐泽。遇早出，遂憩马於其院。此日东平军士悉归，忽见堂上有伛背衣黧緋老

人，目且赤而有泪，临街曝阳。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褙裆老母，荷担二笼，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为钗，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为至此？”老母应曰：“高八丈万福。”遽云：“且辟八丈移去，近来此宅大蹠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亲说，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珮粉黛（明抄本“珮”作“而”。“黛”作“饰”。）耳。（出《乾鑿子》）

道政里十字街东边，贞元年间，有一小宅院，奇异现象每天都可看见：人住在那里必然遭到大灾祸。当时进士房次卿租借西院住，一个多月也没遭祸患。于是大家夸奖说：“他的前程，可以顺利得到。都说这个宅院凶恶，对于次卿却没有什麼。”李直方听说而答道：“这是他比宅院还凶。”众人大笑。后来被东平节度李师古买做进奏院。这时东平军每当庆贺冬正常常有五六十人，鹰犬跟随着，武将军吏，烹煮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刚刚及第，凭着年轻力壮，早晨，拜访太史丞徐泽，正巧他清早外出。于是在那宅院停马休息。这天东平军士都回家了，忽然看见堂上有一个曲背穿着褐红色衣的老人，眼睛发红而且有泪，靠着台阶晒太阳；西轩有一个穿着暗黄色裙白褙裆的老太婆，肩上担着两个笼子，都盛着死人的碎骨和驴马等骨，又在她的发髻上插着六七个人肋骨当做发钗，好象挪动要走。老人叫道：“四娘子为啥到这？”老太婆应道：“给高八丈行礼致意”。急忙说：“暂且辞别八丈离去，近来这个宅院杂乱吵闹，不能住下去了。”章武的知心朋友亲戚说，这个宅院本来凶恶。有的说：章武因此得到神珠美女。

## 郑琼罗

段文昌从弟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还洛，暮达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弹琴，忽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还寝。梦一女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没，遂来杨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颈自杀。市吏子乃潜埋於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於杨子令石义，竟不为理。复见冤气於江，石尚谓非烟之祥，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君琴声，奇弄翕响，不觉来此。”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随？请言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窸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好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满（“满”原作“旅”，据明抄本改。）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於幅。书若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刚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於道。有风旋灰，直上数尺，及闻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阳杂俎》）



段文昌堂弟某某,在贞元末年,从信安回洛阳,晚上到达瓜洲,住在船里。夜深弹琴,忽然听到外面有叹息声。他停止弹琴,叹息声便没有了。象这样好几次。他便放松了琴弦回去睡觉,梦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形容憔悴,衣裳破旧,女子走上前拜见他说:“我姓郑叫琼罗,原本住在丹徒,父母早亡,依靠孀嫂。嫂子不幸又死去了,便到杨子寻找姨母。晚上到了客舍,市吏子王惟举乘着酒醉要强行侮辱我。我知道不能逃脱,便用领巾缠住脖子自杀。市吏子便偷偷地将我埋在鱼行的西渠中。那天晚上,我托梦给杨子令石义,他竟然不加理睬。我又让冤气出现在江上,石义还说那不是烟的吉凶预兆,画下来上奏。怨恨存在心里四十多年了,无人替我昭雪。我父母都擅长弹琴,刚才听到您的琴声,非常和谐,不知不觉便来到这儿。”段某的堂弟找到洛北河清县温谷,拜访他的内弟樊元则。元则会一些特异的法术。住了几天,元则忽然说:“你怎么有一个女鬼尾随,请让我遣走她。”于是张灯烧香作法。一会儿,灯后发出窸窣的声响。元则说:“这是请求纸金。”立即将纸笔投在灯影中。一会儿,整张纸急速落下,在灯前观看,字迹写满在纸上。写的象七言杂诗,措辞非常凄楚怨恨。元则便令人赶紧记下来,说鬼写的字不久就会没有。到了破晓,纸上象被煤弄污了似的,不再有字迹。元则又令人准备了酒菜纸钱,黄昏时在道上焚烧,有风旋转刮灭,一直被吹到几尺高,还听到悲切的哭泣声。诗一共二百六十二个字,说的都是冤屈的意思话语不太明白,所以此处不载录了。其中二十八个字说的是:“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

## 独孤穆

唐贞元中，河南独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仪县宿，未至十里余，见一青衣乘马，颜色颇丽。穆微以词调之，青衣对答甚有风格。俄有车路北下道（“下道”原作“有导”，据明抄本改。）者，引之而去。穆遂谓曰：“向者粗承颜色，谓可以终接周旋，何乃顿相捨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诚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独居，性甚严整，难以相许耳。”穆因问娘子姓氏及中外亲族，青衣曰：“姓杨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觉行数里。俄至一处，门馆甚肃。青衣下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馆曰：“自绝宾客，已数年矣。娘子以上客至，无所为辞。勿嫌疏漏也。”於是秉烛陈榻，衾褥备具。有顷，青衣出谓穆曰：“君非隋将独孤盛之后乎？”穆乃自陈，是盛八代孙。青衣曰：“果如是，娘子与郎君乃有旧。”

穆询其故,青衣曰:“某贱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当自出申达。”须臾设食,水陆必备。食讫,青衣数十人前导曰:“县主至。”见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绝代。拜跪讫,就坐,谓穆曰:“庄居寂寞,久绝宾客,不意君子惠顾。然而与君有旧,不敢使婢仆言之,幸勿为笑。”穆曰:“羁旅之人,馆穀是惠,岂意特赐相见,兼许叙故。且穆平生未离京洛,是以江淮亲故,多不相识,幸尽言也。”县主曰:“欲自陈叙,窃恐惊动长者。妾离人间,已二百年矣。君亦何从而识?”初穆闻姓杨,自称县主,意已疑之,及闻此言,乃知是鬼,亦无所惧。县主曰:“以君独孤将军之贵裔,故欲奉托,勿以幽冥见疑。”穆曰:“穆之先祖,为隋室将军。县主必以穆忝有祖风,欲相顾托,乃平生之乐闻也。有何疑焉?”县主曰:“欲自宣泄,实增悲感。妾父齐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倾覆,妾之君父,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无不从逆。唯君先将军,力拒逆党。妾时年幼,常在左右,具见始末。及乱兵入宫,贼党有欲相逼者,妾因辱骂之,遂为所害。”因悲不自胜。穆因问其当时人物及大业末事,大约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对饮。言多悲咽,为诗以赠穆曰:“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纆。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穆深嗟叹,以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问其平生制作,对曰:“妾本无才,但好读古集。常见谢家姊妹及鲍氏诸女皆善属文,私怀

景慕。帝亦雅好文学,时时被命。当时薛道衡名高海内,妾每见其文,心颇鄙之。向者情发於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称赞?”穆曰:“县主才自天授,乃邺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拟?”穆遂赋诗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貽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吹萧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笄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雠。邦国已沧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稷忧。丹血溅黼宸,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玉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傥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讽数四,悲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数人皆持乐器,而有一人前白县主曰:“言及旧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独郎新至,岂可终夜啼泪相对乎?某请充使,召来家娘子相伴。”县主许之。既而谓穆曰:“此大将军来护儿歌人,亦当时遇害。近在於此?”俄顷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乐,纵饮甚欢。来氏歌数曲,穆唯记其一曰:“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阿(“阿”原作“何”,据明抄本改。)郎至,黄泉重见春。”良久曰:“妾与县主居此二百余年,岂期今日忽有佳礼?”县主曰:“本以独孤公忠烈之家,愿一相见,欲豁幽愤耳。岂可以尘土之质,厚诬君子。”穆因吟县主诗落句云:“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曰:“亦大强记。”穆因以歌讽之曰:“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萧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亦以歌答曰:“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曰:“曩日萧皇后欲以县主配后兄子,正见江都之乱,其事遂寢。独狐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对,正为佳耦。”穆问县

主所封何邑，县主云：“儿以仁寿四年生於京师，时驾幸仁寿宫，因名寿儿。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县主。上幸江都宫，徙封临淄县主。特为皇后所爱，常在宫内。”来曰：“夜已深矣，独孤郎宜且成礼。某当奉候於东阁，伺晓拜贺。”於是群婢戏谑，皆若人间之仪。既入卧内，但觉其气奄然。其身颇冷。顷之，泣谓穆曰：“殂谢之人，久为尘灰。幸将奉事巾栉，死且不朽。”於是复召来氏，饮宴如初。因问穆曰：“承君今适江都，何日当回？有以奉托可乎？”穆曰：“死且不顾。其他有何不可乎？”县主曰：“帝既改葬，妾独居此。今为恶王墓所扰，欲聘妾为姬。妾以帝王之家，义不为凶鬼所辱。本愿相见，正为此耳。君将适江都，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书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终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阳北坡上，得与君相近。永有依托，生成之惠也。”穆皆许诺，曰：“迁葬之礼，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颓荣未迁。自我居此，於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因下泪沾巾，来氏亦泣语穆曰：“独孤郎勿负县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谁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流。”县主泣谢穆曰：“一辰佳祝，永以为好。”须臾，天将明，县主涕泣，穆亦相对而泣。凡在坐者，穆皆与辞诀。既出门，回顾无所见。地平坦，亦无坟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树一株以志之。家人索穆颇甚，忽复数日，穆乃入淮南市（“市”原作“京”，据明抄本改）果遇王善交於市，遂获一符。既至恶王墓下，为旋

风所扑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颇不信鬼神之事，及县主言，无不明晓，穆乃深叹讶，亦私为亲者言之。时年正月，自江南回，发其地数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敛之。穆以其死时草草，葬必有阙，既至洛阳，大具威仪，亲为祝文以祭之，葬于安善门外。其夜，独宿于村墅，县主复至，谓穆曰：“迁神之德，万古不忘。幽滞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旧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间，所不奉见者，以君见我腐秽，恐致嫌恶耳。”穆睹其车舆导从，悉光赫於当时。县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赐也。岁至己卯，当遂相见。”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为数千里迁葬，复倡言其事，凡穆之故旧亲戚无不毕知。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穆晨起将出，忽见数车至其家，谓穆曰：“县主有命。”穆曰：“相见之期至乎？”其夕暴亡，遂合葬于杨氏。（出《异闻录》）

唐朝贞元年间，河南独孤穆，客居淮南。夜晚到大义县住宿，未到十里余，看见侍女乘马，姿色很美丽。穆稍稍用话调弄她。侍女回答很有风格。一会儿有一辆车从路北下到道上，带领她离去。穆于是对她说：“先前粗略地看到你的姿色，认为终究可以接应交往，为什么立刻要离去呢？”侍女笑着说：“羞愧的想法，实在也不过分，只是娘子少年独居，性情很严正，难以答应。”穆于是问娘子姓氏和家庭内外亲属。侍女说：“姓杨排行第六。”不回答其他事情。不一会就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旋即到一个处所，门馆很庄严。侍女下马入内，很久才出来，请客人入馆说：“自从谢绝宾客，已好多年了。娘子认为是贵客到

来,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不要嫌恶不周到之处。”于是拿着蜡烛布置床铺,被褥备办齐全。不久,侍女出来对穆说:“你莫非是隋将独孤盛的后代吗?”穆就自我陈述,是盛的第八代孙子。侍女说:“果然是这样,娘子与你有旧交。”穆问那原因,侍女说:“我是地位低下的人,不知道那缘由,娘子自然会自己说明。”片刻摆上饭食,山珍海味都很齐备。吃完饭,侍女几十人在前引导说:“县主到。”看见一女子,年龄能有十三四岁,姿色可谓绝代佳人。拜跪完,就坐,对穆说:“在山庄里居住很寂寞,好久谢绝宾客,没想到你光临,然而与你有旧交,不敢让婢仆说明,希望不被你见笑。”穆说:“作客他乡的人,供给食宿这就够优惠的,哪里想到特意相见,又答应叙谈故旧,再说我平生没离过京洛,因此江淮的亲戚故交,大多不相识,希望详尽说明。”县主说:“想要详细说明,我怕惊吓着你。我离开人间,已经二百年了。你从哪能认识我呢?”开始穆听说姓杨,自称是县主(封皇女为县主),心里已经怀疑她,到问了些话,就知道是鬼,也无所畏惧。县主说:“因为你是独孤将军的后代,想要托付于你,是我平生的乐事,有什么疑虑吗?”县主又说:“想要发泄心中的积郁,实在是增加悲哀和伤感,我父是齐王,隋帝的二儿子。隋朝灭亡,我的父亲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没有不顺从逆党的,只有你的父亲独孤将军,奋力抵抗逆党。我当时年幼,常常在他身边,完全看见了事情的始末。到叛军进入宫中,贼党有的要逼迫我。我便辱骂他们,于是被杀害。”因而不胜悲痛。穆于是问她当时的人物和大业灭亡的事情,大致和隋史记载的相同。过了很久,命令摆酒对饮。谈话中悲伤哭泣,作诗而赠给穆道:“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纵

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纒。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穆深深叹息,认为班婕妤也赶不上她,就问她平生的制作。回答说:“我本来没有才能,只是喜欢读些古集,常看见谢氏姐妹和鲍氏诸女都善于写文章,我心里景仰羡慕。皇帝也喜好文学,常常受命。当时薛道衡名扬天下,我每每看见她的文章,心里很鄙视她。前者情发于中,可是只是平铺直叙事物罢了,哪里值得称赞。”穆说:“县主的才能是天授给的,是邺中七子之流的,道衡怎么能和你比拟。”穆于是赋诗而答谢她道:“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貽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吹萧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笋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仇。邦国已沦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稷忧。丹血溅黼裳,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王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傥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诵多遍,悲痛得不能忍受了很久。徘徊一阵,侍女多人都拿着乐器,有一人上前告诉县主说:“说起旧事,只怕使人感到悲伤,况且独郎新到,怎么能整夜啼哭洒泪相对呢?我愿充当使者,召来家娘子相伴。”县主答应了她。不久之后对穆说:“这人是大将军来护儿的歌人,也是当时遇害,就在附近。”一会就到了,很有姿色,



善于说笑。于是奏乐作曲，纵情饮酒非常欢乐。来氏唱了几支曲子，穆只记住其中一曲道：“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阿郎至，黄泉重见春。”过了很久说：“我和县主在这住了二百多年，哪里想到今天忽然有佳期大礼。”县主说：“本来因为独孤公是忠烈之家，愿意与他相见，要疏散一下幽怨愤恨之事，怎能以卑贱之躯，厚损于君子呢。”穆于是吟咏县主末尾两句诗道：“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道：“真是太好的记忆力。”穆于是用诗歌暗示道：“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箫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也用诗歌答道：“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说：“从前萧皇后想把县主许配给皇后哥哥的儿子，正好遇上江都的叛乱，那事就完了。独孤是仕宦盛族，忠烈人家，今天相遇，可算是佳偶。”穆问县所封何地。县主说：“我于仁寿四年生于京城，当时皇帝到仁寿宫，因此叫寿儿。第二年，太子即位，封为清河县主。皇上到江都宫，改封临淄县主。只因被皇后喜爱，常在宫内。”来氏说：“夜已深了，独孤郎应该姑且完成婚礼，我在东阁等候，到天亮再朝拜祝贺。”于是众奴婢逗趣开玩笑，都象人间的礼仪。进入卧室后，只觉得她的精神振奋，她的身体很凉。一会儿，哭着对穆说：“死亡的人，时间久了就变成尘灰，幸亏事奉的人擦洗梳理，死而没有腐朽。”便又召来氏，饮宴如初。于是问穆说：“承蒙你今天到江都去，什么时候回来？有件事拜托你可以吗？”穆说：“死都不顾惜，其他的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县主说：“皇帝已改葬，我单独住在这，现在被恶王墓所骚扰，想娶我做姬妾。我凭着帝王之家，决不被凶鬼所侮辱。本来与你相见，还是为了这件事。你将要到江都去，路过他的墓下，因为我

的原因,一定被他所困扰。道士王善交在淮南市写符,能制止鬼神。你如果求他,就可免祸。”又说:“我住在这里也是终究不安心,你从江南回来的时候,能够带我一起离去,把我葬在洛阳的北坡上,能和你接近,永远有个依靠,是给我最大的恩惠。”穆都答应了。说:“迁葬的礼事,是我家的事。”酒酣,靠着穆而歌道:“露草芊芊,颓荣未迁。自我居此,於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于是滴下泪水沾湿了手巾。来氏也哭着告诉穆说:“独孤郎不要辜负了县主的深情厚意。”穆于是用诗歌回答说:“伊彼谁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流。”县主哭着谢别穆说:“承蒙你的恩赐,永远把它做为友好。”片刻,天将要亮。县主哭泣,穆也相对哭泣。所有在坐的,穆都和他们道别。出门后,回头看什么也没看到,地势平坦,也没有坟墓的迹象。穆精神恍惚,过了很久才定神,于是走到一柳树下做下标记。家里人寻找穆很着急。过了几天,穆到淮南市,果然在市上遇见王善交。于是得到一个符。他到了恶王墓下,被旋风所扑三四次。穆就拿出符让他看,才停止原先穆很不信鬼神之事,听到县主说的,没有不明白的。这年正月,从江南回来,挖地数尺,挖得骸骨一具,用衣被盛敛它。穆认为她死的时候草率了事,安葬时一定不足。到了洛阳后,大肆备完了礼仪,亲自写祝文以祭祀她,安葬在安善门外。那天夜里,独自住在村庄别墅。县主又来了,对穆说:“迁神的恩德,万古不忘,阴间滞留的人,料想不能到这地步已很久了。幸亏你没忘旧好,使我永远得到安全的住宅。道途之间,所不

能相见的,以为你看我腐烂秽气,怕招致嫌弃厌恶。”穆看她的车和引导随从,都光彩显赫于当时。县主就指着那些说:“都是你赐给的,到了巳卯年,就是我们相见的时候。”那天晚上就住在穆的处所,到天明才离开。穆已经为她到几千里外迁葬,又说明了那些事情,凡是穆的朋友亲戚没有不知道的。贞元十五年,正是巳卯年,穆早晨起来将要外出,忽然看见几辆车到了他家。对穆说:“县主有命。”穆说:“相见的日期到了。”那天早晨暴病身亡,于是同杨氏合葬。

## 华州参军

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於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柳生访其(“访”原作“知”;“其”下有“大”字,据明抄本改。)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轻红。柳生不甚贫,多方略轻红,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执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请为子纳焉。崔氏不乐,其母不敢违兄之命。女曰:“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轻红於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柳生为轻红所诱,又悦轻红,轻红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侍於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谢不敏然。

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约。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柳生极喜，自备数百千财礼，期内结婚。后五日，柳挈妻与轻红於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独，（“独”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兄岂无教训之道？”金吾大怒，归笞其子数十。密令捕访，弥年无获。无何，王氏殂，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赴丧。金吾之子既见，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非越礼私诱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无所明，遂讼於官。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金吾子常悦表妹，亦不怨前横也。经数年，轻红竟洁己处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义里。崔氏不乐事外兄，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时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赍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躐之，同诣柳生。柳生惊喜，又不出城，只迁群贤里。后本夫终寻崔氏女，知群贤里住，复与讼夺之。王生情深，崔氏万途求免，托以体孕，又不责而纳焉。柳生长流江陵。二年，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歿，王生送丧，哀恻之礼至矣。轻红亦葬於崔氏坟侧。柳生江南闲居，春二月，繁花满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闻扣门甚急，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乃曰：“小娘子且至。”闻似车马之声，比崔氏女入门，更无他见。柳生与崔氏女契阔，悲欢之甚。问其由，则曰：“某已与王氏诀，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因言曰：“某少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二年间，可谓尽平生矣。无何，王生旧使苍头过柳生之门，见轻红，惊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问闾里，又云流人柳参军。弥怪，更伺之，

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於柳生，匿之。王生苍头却还城，具以其事言於王生。王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既至柳生家门，於隙窥之，正见柳生坦腹於临轩榻上，崔氏女新妆，轻红捧镜於其侧，崔氏匀铜黄未竟。王生门外极叫，轻红镜坠地，有声如磬，崔氏与王生无憾。遂入，柳生惊，亦待如宾礼。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与王生从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遂不返焉。（出《乾鑿子》）

华州的柳参军，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少欲望而早年丧父，没有哥哥弟弟。罢官后，在长安闲游。三月三日，在曲江看见一辆车子，用金碧装饰，半停在浅水里，后帘慢慢地揭开，露出一只纤美的手象白玉，指点筹划让摘芙蓉。女人的容貌是绝代佳人，斜眼看柳生很久。柳生策马跟随她，就看见车子进入永崇里。柳生打听她姓崔，她还有母亲，有婢女，名字叫轻红。柳生不很穷，多方贿赂轻红，竟然不接受他。另一天，崔氏有病，她的舅舅做执金吾官，于是问候她的妹妹，并且告诉她，要求为自己的儿子娶崔氏。崔氏不高兴，她的母亲不敢违背哥哥的命令。女儿说：“能够嫁给前时见到的柳生就满足了，坚决不答应，我与表兄终究恐怕不能保全生命。”她的母亲深深地惦念着女儿，就让轻红到荐福寺僧道省院传达意思。柳生被轻红诱惑，又取悦轻红。轻红大怒道：“你的性情确实粗俗，小娘子如此对待你怎么办？我是一个微贱的人，就忘了前好，要保往岁

寒,那是可能的吗?我将把你的事告诉小娘子。”柳生拜了又拜,谢罪认识到自己糊涂。才说:“夫人怜异小娘子情真意切,现在小娘子不愿意嫁王家,夫人因此要偷偷地完成婚约,你可在三两日内完成婚礼。”柳生非常高兴,自己准备了几百千的彩礼,在约定的时间里结婚。结婚后五天,柳生携带妻子和轻红到金城里居住。到了一个月后,金吾到永崇里。她的母亲王氏哭着说:“我夫死去,子女孤单,遭受侄儿的无礼相待,强行窃取女儿离去,哥哥难道没有教训他的方法?”金吾大怒,回去鞭打他的儿子几十下。密令追捕查访,一年也没有捕获。不久,王氏死。柳生携带妻子和轻红到金城里奔丧,金吾的儿子看见了,于是告诉他的父亲。他父擒住柳生,柳生说:“我在岳母王氏处纳采娶妻,不是越礼私自诱骗,家里人老少都熟知此事。”王氏已死,无人证明。于是诉讼到官府,公家断定王家先下财礼,应归王家。金吾的儿子曾经喜欢仰慕表妹,也不怨恨先前发生的事。经过几年,轻红竟保持自己的纯洁相处在那里。金吾又死了,搬家到崇义里。崔氏不乐意侍奉表兄,就让轻红巡访柳生的住所,这时柳生还住在金城里。崔氏又让轻红和柳生约定时间。同时赏赐看园子的童仆,让他积粪堆与院墙一齐高。崔氏女就和轻红踏着粪堆离去,一同到柳生处。柳生又惊又喜,又不用出城,只是搬迁到群贤里。后来本夫终于寻到崔氏女,知道在群贤里住,又告状夺回来。王生一往情深,崔氏多方要求免除,以身体怀孕进行推托。王生又不责备而宽容了她。柳生顺江到江陵。过了二年,崔氏女和轻红相继死去,王生送葬,哀伤恸哭达到极点。轻红也葬在崔氏坟边上。柳生在江陵闲住,春天二月,繁花满院。追想思念崔氏女,凝思苦想她

的形态身影,又不知道她生死存亡。忽然听到很急的扣门声,一会儿看见轻红抱着妆奁进来,还说:“小娘子将要到了。”所到象有车马的声音,等到崔氏女进门,再没有见到别人。柳生和崔氏女叙谈阔别之情,悲伤欢乐达到极点。问她缘由,就说:“我已与王生诀别,从此可以同葬一穴了,人生心专一,夙愿一定能产现。”于是又说道:“我年少就学习乐器,对笙篴很有功夫。”柳生立刻买了笙篴。抚弄乐器绝妙。二年间,可以称得上尽了平生的欢乐。不久,王生过去使唤的家奴路过柳生家门,看见轻红很吃惊,不知那原因,又怀疑人有相似的,未敢立刻说。打听间里,又说有个外来人柳参军,很怪。再去探察。轻红也知道是王生家人,于是全都告诉了柳生,藏起来。王生的家奴回到城里,把这事全都告诉了王生。王生听了,命令驾车千里而来。到了柳生门前,从缝隙往里窥视,正看见柳生坦腹在临轩榻上,崔氏女正着新妆,轻红捧镜在她身边,崔氏匀抹铅黄未完。王生在门外极力喊叫,轻红手中镜子掉到地上,声音象击磬。崔氏与王生没有恨怨,于是进入,柳生吃惊,以宾礼相待,一会儿崔氏不见了。柳生与王生舒缓地谈这件事,二人相看不能明白,非常奇怪。一起到长安,挖掘崔氏墓葬验证它,那在江陵所施用的铅黄如新。衣服肌肉,尚无损坏腐败,轻红也是这样。柳与王互相发誓,再埋葬了她。二人进入终南山访道求仙,就再也没有返回来。

## 赵叔牙

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问之，其物是鬼，吴时刘得言，窟宅在公床下，往来稍难。公为我移出，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是我妻墓，墓东埋之。后必相报。”叔牙明旦出城，视之信。即日掘床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来言谢，曰：“今时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长史。”叔牙至明通状，请祈雨，期三日雨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许之，给其所须，叔牙於石佛山设坛。至三日，且无雨，当截耳。城中观者数千人，时与寇邻，建封以为诈妄有谋，晚衙杖杀之。昏时大雨，即令致祭，补男为散骑。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故自当死耳。（出《祥异记》，明抄本作出《集异记》）

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天大旱，徐州散将赵叔牙搬入新的住宅。夜里，听到有东西在窗外动摇窗纸的声音。问他，那物说：“我是鬼，是吴时的刘得言，穴窟在你的床下，出入很困难，你把我移出来，城南台雨山下有两棵大树，是我妻子的坟墓，在墓东埋我。以后一定报答你。”叔牙第二天出城，看了确实那样。当天挖掘床下，挖了三尺深。挖得骸骨，按着他的说埋葬了。那天夜里，鬼来道谢，说：“现时大旱，不出三天就有



雨,你可以告诉长史。”叔牙到天明向上通报,请求祈雨,约定三天期限雨下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答应他,给他所必要的东西。叔牙在石佛山设祭坛。到了三天,还没下雨。到了截止时间,城里观看的有几千人。当时与盗寇邻近,建封认为是欺骗虚妄另有图谋。晚上在衙门用杖打死了他。天黑时下了大雨,就让给他祭奠,补他儿子做散骑。当时人认为事奉君上应当诚实,现在赵叔牙隐瞒鬼所报雨的时间,所以自己应该死去。

## 周济川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扬州之西。兄弟四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於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也,於庭中东西南北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元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即在床矣,腾踴之捷若猿獾。家人闻之,这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之,其中也,小儿节节解散如星,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欲负趋出,於囊中仍云:“还同昨夜客耳。”余日又来,左手

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如鼓扑,拥小儿於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锁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负欲趋出,云:“谢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出《祥异记》。明抄本作出《广异记》。)

(原书此处有“太原部将”一条,与三百四十六卷第二条复,今删。)

周济川是汝南人,有别墅在扬州的西边。兄弟几人都好学。曾有一天晚听完讲授,大约三更天,各自躺在床上将要睡觉,忽然听到窗外有格格的声音,很久不停。济川从窗缝往外看,是一个白骨小孩,在院子里东西南北奔跑,开始叉手,一会儿又摆臂,格格是骨节相磨擦的声音。济川招呼兄弟一起看,过了很久,他的弟弟巨川厉声呵斥他。第一声小孩跳上台阶,第二声进了门,第三声就要上床。巨川原先的呵骂变快,小孩说:“阿母给我奶吃。”巨川用掌打他,随着掌落掉到地上,抬起掌就在床上,跳跃敏捷象猿猴。家人听说认为非同小可,于是拿着刀棒而来。小孩又说:“阿母给我奶吃。”家人用棒打他,那打中的,小孩的骨头一节一节地散开象流星,接着又聚集起来多次。还说:“阿母给我奶吃。”家人用布袋装上他,提出很远时他还要奶,出城四五里,投到一个枯井里。第二天夜里又来了,手擎着布袋,抛掷跳跃自觉得意。家人们抓住他,又用布袋,象先前的办法装上他,用绳子束紧袋口,挂上大石头沉他到河里。要背他走时,在袋中仍然说:“还同昨夜一样来作客。”余日又来,左手拿着口袋,右手拿着断绳,奔跑戏弄象从前一样。家人先前准备的大木头,其中凿空,象个鼓扑,把小孩装在里面,用

大铁片 ,覆盖两头又用钉子钉上 ,然后用一把铁锁锁上 ,挂上大石头 ,放到大江里。背着要走的时候 ,说 :“感谢用棺槨相送。”从此再没有回来 ,时间是贞元十七年。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陆 乔 卢江冯媪 窦 玉 李和子  
李僖伯

## 陆 乔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於丹阳，所居有台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晴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生谈议朗畅，出於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侍谈笑。”既而命酒。约曰：“吾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

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乎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余岁，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传吾学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谢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即讽之曰：“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乔叹赏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诗，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而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升俱游於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践危机。’此言不虚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辈为蔡公郢州记室，常梦一人告我曰：‘吾君后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归矣。”因相与去，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岁。”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话於亲友。后岁余，李锜叛，又一年而乔卒。（出《宣室志》）

元和初年,有个进士叫陆乔的,喜欢写诗歌,人们都很称赞他。家在丹阳,所住的地方有平台和水池,号称胜地。乔家富有而且好客。一天晚上,风清月白空净。有扣门的,出去看,见是一男子汉,衣冠很壮美。仪态俊秀飘逸。乔请他进屋,和他谈论响亮畅快,出于意想之外。乔很尊重他,认为一般人没有赶得上他的。于是问他的姓名。说:“我是沈约,听说你善于写诗,所以来问候你。”乔震惊地站起说:“我是一个地位卑微士人,没想到你亲自光临,请你能少停留一会,以便陪你说笑。”不久让上酒,约说:“我平生不喝酒,不是拒绝你。”又对乔说:“我的朋友仆射范云,你知道他吗?”乔田答:“我经常读梁史,熟悉范公的名字很久了。”约说:“我要邀请他。”乔说:“好极了。”约就让侍者邀请范仆射。一会儿,云到了,乔就拜见请坐。云对约说:“休文怎么能来到这里呢?”约说:“我爱慕主人能写诗,又好客,踏着月光来到这里。”于是谈笑起来。过了很久,约呼叫左右的人说:“去叫青箱来。”一会儿有一小儿到,年龄能有十多岁,风采容貌精明秀气。约指着对乔说:“这是我的爱子,从小聪颖,喜欢读书,我非常喜爱他,于是用青箱给他命名,想让他接传我的学问。不幸的是死在我的前边,现在让他来见你。”就让自己的儿子拜见乔。又说:“这个孩子也喜欢写诗,近来跟着我和仆射同到台城,于是让他作感旧诗,拿笔立刻写成,甚是可观。”就背诵道:“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渲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乔赞叹很久。于是问约说:“我常看昭明所集录的选篇,看他编录的诗句,都不拘泥于音律,称之为齐梁体。从唐朝的沈佺期、宋之问才喜欢作律诗,青箱的诗,是仿效今体,为

什么呢？”约说：“今天写的，成为今体，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云又对约说：“从前我与你及玄晖、彦升一起在竟陵之门游览，天晚笑说卢博，这时的欢乐，不能追忆了。到萧公禅代，我与你一起做佐命之臣，虽然地位很高，恩泽越厚，可是心里常常是忧虑恐惧，没有从前的欢乐。诸葛长民有句话：‘贫贱时常想到富贵，富贵又面临着危机。’这话不假呀。”约也感叹了好久。又叹息道：“从梁到现在，四百年了，江山风月，与当时没有差别，只是人物默默地换了，能不悲伤吗！”不久又对云说：“我们给蔡公郢州记室，常梦见一个人告诉我说，我和你以后能当宰相，可是终究没有达到台司。到我做仆射尚出令，谈论的人都很相信这个，可是终究不能得到，才知道人事无非是命。”当时夜已很深，云对约说：“应该回去了。”于是一起离去，谓乔曰：“此地应有兵祸起，不过二年。”乔送到门口，走了几步，全都不见了。乔告诉了亲友，后来一年多，李筠叛乱，又过了一年乔死去。

## 卢江冯媪

冯媪者，庐江里中嗇夫之妇，穷寡无子，为乡民贱弃。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逐食於舒。途经牧犊墅，暝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媪因诣求宿，见一女子，年二十余，容服美丽，携三岁儿，倚门悲泣。前又见老叟与媪，据床而坐，神气惨戚，言语咕囁，有若徵索财物迫膺之状。见冯媪至，叟媪默然舍去。女久乃止泣，入户备饮食，理床榻，邀媪食息

焉。媪问其故，女复泣曰：“此儿父，我之夫也，明日别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发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别娶，征我筐笥刀尺祭祀旧物，以授新人。我不忍与，是有斯责。”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阴令梁倩女，适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随父，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为鄴丞，家累巨产。”发言不胜呜咽，媪不之异，又久困寒饿，得美食甘寝，不复言。女泣至晓。媪辞去，行二十里，至桐城县。县东有甲第，张帘帷，具羔雁，人物纷然。云：“今日有官家礼事。”媪问其郎，即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也？”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询其处，即董妻墓也。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详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为感叹。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铖、天水赵攒、河南宇文鼎会於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铖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出《异闻录》）

冯媪是卢江里中嗇夫的媳妇，贫穷守寡没有儿子，被乡民们鄙弃。元和四年，淮楚一带大歉收，媪讨饭到舒，路经牧犊墅，晚上已赶下雨，媪在桑下歇息，忽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屋子，灯光微弱闪烁，媪于是前往求助住宿。看见一位女子，年龄二十多岁，容貌服饰美丽，携带三岁小孩，靠着门悲伤哭泣。上前又看见一老头和老太婆，靠床而坐，神情凄楚，窃窃私语，好象



被索要财物追逼的样子。看见冯媪到来，老头与老太婆默默地离去。女子好久才停止哭泣，进门，准备饭食，整理床铺，邀请冯媪吃饭休息。媪问她原因，女子又哭泣说：“这女儿的父亲，是我的丈夫，明天要另外娶妻。”媪说：“先前那二位老人，是什么人，向你要求什么而发怒？”女子说：“是我的公公和婆婆，现在他儿子要娶妻，要我筐篋刀尺和祭祀用的旧物，把它送给新娘，我不忍心给她，这才有那种指责。”媪说：“你的前夫在哪里？”女子说：“我是淮阳县令梁的女儿，嫁给董民七年，生有二男一女。男孩都跟他父亲，女儿就是这个。现在前边邑中董江，就是那个人。江的官位是鄴丞，家里积蓄巨额财产。”说话时不断地哭泣，媪没有怀疑她，又因长久疲劳寒冷饥饿，得到美食而甜美睡着，不再说话。女子哭到天亮，媪告辞离去，走了二十里，到达桐城县。县城东边有一座豪门宅第，张挂着帘子和帐幕，备办了羔羊大雁，人物杂乱，说，今天有官家婚礼大事。媪打听新郎是谁，正是董江。媪说：“董有妻子，为什么再娶呢？”邑人说：“董妻和女儿都死了。”媪说：“昨天晚上我遇天下雨，寄住在董妻梁氏的屋里，怎么说她死了？”邑人询问那处所，是董妻的墓地。询问那二位老人的容貌，正是董江的先父母。董江本是舒州人，里中的人，都知悉此事。有人告诉了董江，董以邪说不实之名怪罪她，让部下赶紧把冯媪赶走。媪告诉城邑里的人，城邑里人都为此感叹。这天晚上，董竟然完婚。元和六年，夏天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奉命至京城，回来时住在汉南，与渤海高铖、天水赵攒、河南宇文鼎在旅舍聚会，晚上谈话征求怪异的事，各自尽说见闻，铖详细地述说了这件事，公佐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 窵 玉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於同州。时宾馆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试。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内，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笼，此外更无有。问其邻，曰：“处士窵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嘉其无姬仆也。及暮，窵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於郡，以宾馆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室，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於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窵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窵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闭户之声，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窵辞以非己所居，难拒异容。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及时，往覘之，尽复其故。窵独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丽人？不言其实，即当告郡。”窵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於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入庄。问其主，其仆曰：‘汾州崔司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

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其为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见。’有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陈设之盛，若王侯之居。盘饌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侍女，年近长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给，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谢，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憩玉於西厅。具浴，浴讫。授衣中。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朗之士，一姓王，称郡法曹；一姓裴，称户曹；一姓韦，称郡都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以为夫妇，便合相从。何为一夕而别也？’妻曰：‘妾身奉君，因无远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驾。常令君篋中有绢百疋，用尽复满。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十年（明抄本“十年”作“千里”。）之外，可以同行未间，昼别宵会尔。’玉乃入辞。崔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讯问，

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疋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胜开其筐,果有绢百疋,因各赠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玄怪录》)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年间,到同州求职举荐。当时宾馆已住满,借住郡功曹王翥宅第,等待应试。不久其它的屋子都住满了客人,只有正屋,用小绳索着门。从窗向里看,唯独床上有褐被,床北边有个破笼子,此外再没有什么。问他的邻人,说:“是处士窦三郎窦玉住在这里。”二位客人认为西厢房狭窄,想和他同住一屋,很高兴他没有姬妾奴仆。到了晚上,窦处士一驴一仆人,乘着醉意而回来,夷胜上前拜见,并且说:“我到郡里求取功名,因为宾馆喧闹,所以住到这里,安排在西廊屋,太狭窄,你既然没有姬妾奴仆,又是方外的人,想要与你同住一屋,等待郡试。”窦玉坚决推辞,接待的神情非常傲慢。夜深将要睡觉,忽然闻到特殊的香味,惊起寻找,就见堂中垂挂着帘子帷帐,说笑吵杂。于是夷、胜突然闯入,那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花的盘子盛着奇珍异膳,不能说明各种形状。有一个女子,年龄能有十八九,妖妍美丽无比,与窦相对吃饭,侍婢十多人,也都端庄美妙。银炉煮茶刚熟,坐着的人起来进入西厢帷帐中,侍婢也都进入。说:“是什么人,突然冲入人家?”窦玉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话可说,喝口茶水便出去了。已经下了台阶,听到关门的声音,说:“风狂的儿郎,凭什么住在一起,古人所以要选择邻居的原因,难道是假话吗!我推辞不

是自己所住,难以拒绝怪客,一定想到轻视欺负,难道就没有其它的住宅?”于是又说说笑笑。到天明,去看,都恢复了那原来的样子,窦玉一人仰卧在褐被中,擦试眼睛才起床。夷、胜问他,窦玉不回答。夷、胜说:“你白天是百姓,夜间会见诸侯的同族。如果不是妖幻之术,凭什么召来美丽的女人,不说出那实情,就告到郡里。”窦说:“这本来是秘密的事,说也无妨。从前我游览逼近太原,晚上从冷泉出发,要到孝义县住宿。天色晦暗迷失道路,夜间投奔村庄,问那庄主是谁,那仆人说:‘是汾州崔司马的庄子’。让人告诉庄主,出来说:‘请进。’崔司马年龄能有五十多岁,穿着红色衣服,仪表容貌可爱。问窦的祖先和伯叔兄弟,问他的中外表亲,自己说明他的亲属,是窦玉的亲属,是他的表丈。窦玉从小也曾经听说过这个丈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什么官。招待殷勤,感情礼遇很厚。于是让人报告了的妻子说:‘窦秀才是右卫将军七哥的儿子,是我的表侄,夫人也是丈母,可相见。做官在他方,亲戚分离阻隔,不是因为出使在外,哪能相逢。请立刻相见。过了一会儿,一青衣说:‘请三郎进去’。那中堂摆设的丰盛,象王侯的人家,盘中盛着珍奇精华食品,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吃完饭,丈人说:‘你现在到此游玩,将需要什么?’我说:‘要求荐举的资金呵’。丈人说:‘家住在什么郡?’我说:‘海内没有家’。丈人说:‘你生涯如此,只身飘零,到处乱游没有目的,往返都是徒劳。丈人有一侍女,年纪将近长成,今天便结合侍奉你,衣食的供给,不求别人,可以吗?’窦玉站起拜谢,夫人高兴道:‘今天晚上很好,又有畜肉食品,亲戚间匹配亲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已完全具备,就取今天晚上。’拜谢完又坐下,又上食品,吃完,窦玉在西厅休息。准

备洗浴。洗完,给他衣巾。做引相的三人来到,都是聪明开朗的人,一位姓王,称做是郡法曹;一位姓裴,称做是户曹;一位姓韦,称做是郡邮督,互相施礼而坐。片刻礼车香车都准备好了。华丽烛灯在前引路,从西厅到中门,施展亲自驾御的礼节,于是又绕庄一周,从南门进入到中堂。堂中帷帐已布满,做完婚礼。三更初,他的妻子告诉窦玉说:“这不是人间,是神道。所说的汾州,是阴间的汾州,不是人间。做相的几个人,无非都是冥府的官。我与你宿缘,结合成夫妇,所以能相遇。人神路不一样,不能久住,你应立刻离开。”玉说:“人神既然不一样,怎能匹配,已经成为夫妇,就应相随从,为什么一个晚上就离别呢?”妻子说:“我的身体侍奉你,本来没有远近。只是你是活人,不宜在此久住,你速命起驾,总让你箱中有绢百匹,用完又满。所到之处,一定找个安静屋子独自住下,稍稍想念,随时念叨就到。十年以后,可以与你同行不离开。白天分别夜晚聚会。”窦玉进去告辞。崔说:“阴阳虽然不一样,人神却没有两样,小女能侍奉你,这是宿缘,不要认为不是同类,就猜疑轻视她,也不可以告诉别人,公法讯问,说也无妨。”说完,得到绢百匹而先别,从此每夜独自住宿,思她就来,供帐餐具,都是她带来,象这样已经五年了。”夷、胜打开他的箱子,果然有绢百匹。于是各赠给三十匹,要求他们保密。说完逃离,不知道所在的地方。

##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常臂鹄立於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给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文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双弃鹄拜祈之：“我分死耳，必为我暂留，当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四，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氏，揖让独言，人以为枉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於西座，具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许诺，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直，酒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如期备酬焚之，见二鬼契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间三日也。（出《酉阳杂俎》）

元和初年，长安东市有一恶少叫李和子，父亲名叫努眼，和子性情残忍，经常偷狗和猫吃，成为街坊的祸患。曾经臂带一鹄站在路口，看见二个穿紫衣的人，叫道：“你不是李努眼的

儿子名叫和子的吗？”和子就打揖。又说：“有事情，到空闲处告诉你。”于是走了几步，在众人外停下，说冥司追他，应立即去。和子开始不接受，说：“是人，为什么说谎？”又说：“我是鬼。”于是向怀里摸取，拿出一文牒，印家还是湿的。看那上面姓名分明，是四百六十头猫狗控诉的事。和子惊慌恐惧，就放弃了鹄跪拜祈求，说：“我自应死了，一定让我暂留一时，应当准备点酒喝。”鬼坚决推辞，没有擒获而已。起初要进毕罗四，鬼遮掩鼻子，不肯向前。又请到旗亭杜氏店，作揖谦让独自说话。人们认为他疯了，于是要了九碗酒，自己喝了三碗，六碗在西座虚设，又求他们给予方便免死。二鬼互相看看：“我们受一醉的恩惠，应给他整个办法。”于是站起说：“姑且等我几刻，就回来。”未移时到，说：“你备办四十万钱，为你借三年命。”和子答应，以第二天到中午为期限。于是付了酒钱，剩的酒又倒回去，尝它，味道象水一样，冷得冰牙。和子于是回去。按期备办酬钱焚烧，看见二鬼拿着钱离去。到了三天，和子死，鬼说的三年，是人间的三天。

## 李僖伯

陇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温县。常为予说，元和初，调选时，上都兴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访同选人，忽於兴道东门北下曲，马前见一短女人，服孝衣，约三尺已来，言语声音，若大妇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万忍，终须决一场。我终不



放伊！”弹指数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动后出，心思异之，亦不敢问。日旰，及广衢，车马已闹，此妇女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两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无何，僖伯自省门东出，及景风门，见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如东西隅之戏场。大围之。其间天数小儿环坐，短女人往（“往”原作“准”，据明抄本改。）前，布幂其首，言词转无次第，群小儿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则来拿攫，小儿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转众。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儿突前，牵其幂首布，遂落。见三尺小青竹，挂一触髅髑然。金吾以其事上闻。（出《乾鑿子》）

陇西的李僖伯，元和九年在温县任职。曾经对我说，元和初年，前来等待选官时候，住在长安兴道里，早晨前往崇仁里探访一起待选的人，忽然在兴道东门北边的下曲，在马前看见一个矮女人，穿着孝服，身高大约三尺左右，说话声音，象个大妇人，失意的样子好象有特殊的事情。就说：“千忍耐万忍耐，终究要决战一场，我终究不放过他。”弹了几下手指说：“太奇怪太奇怪。”僖伯鼓动后离开，心里感到很奇怪，也不敢问。天晚时，到了大街，车马喧闹，这个妇女让行人感到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此如两天，渐渐人多，只在崇仁北街。过了不久，僖伯从省门东出来，到景风门，看见大街上，喧闹的人已经很多很多，象东西角的戏场那么大，围着她，那里边有无数的小孩围着她坐。矮女人走上前，用布遮着她的头，说话变得没有次序。群小孩一同嗤笑。有人要靠近她，她就来抓取，小孩又后退。象这样到了中午，看的人来的更多，矮女人才坐下。有

一个小孩突然上前 ,拽她的遮头布。于是布落地 ,看见一个三尺长的小青竹 ,挂着一个骷髅。执金吾官把这件事报告上司闻知。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张弘让 寇 鄘 呼延冀  
安 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 价

### 王裔老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兰若，而无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学士白居易丁母忧，退居下邽县。七月，其从祖兄曰皞，自华州来访居易，途出于兰若前。及门，见妇女十许人，衣黄绫衣，少长杂坐，会语于佛屋下，声闻于门。皞热行方渴，将就憩，且求饮。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因下马，系缰于门柱。举首，忽不见，自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从之不见，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从之，又不见。周视其四旁，则堵墙环然无隙缺。复视其聚谈之所，尘埃幂然，无足迹。由是知（“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其非人，悸然大异之。上马急

驱,来告居易。且闻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殫记。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观其词意,若相与数其过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访焉。其地果有王裔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兰若之东北百余步,葺墙屋,筑场艺树仅毕,明日而入。既入。不浹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时而裔之二子二妇及一孙亦死。止余一子,曰明进,大恐惧,不知所为。意新居不祥,乃撒屋拔树。夜徙去,遂免。(出《白居易集》)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叫延年里。里西南有一旧庙,而无僧人居住。唐元和八年,翰林学士白居易母丧,返回下邽县居住。七月,他的堂兄名皋从华州来探访白居易。途经庙前,到庙门,看见妇女十人左右,穿着黄绫衣,年少年长的杂乱而坐,正在佛屋下说话,于门前就能听到声音。皤走的又热又渴,要在那休息,想要点水喝。看他随从的人萧士清没到,于是下马,在门柱上系好缰绳。抬头,那些人忽然都不见了,自己心想她们退藏在窗门之间,跟着进去也不见。又想她们退藏到屋墙的后面。进去,又没看见。环视四周,墙壁环绕没有空缺,再看她们聚集谈话的地方,尘埃覆盖,没有足迹。因此知道她们不是人,惊悸感到很奇异,上马急驰,来告诉白居易。又听他说的话,说了很多,不能全记,大概多数说的王裔如此。看他的词意,好象相互之间有多次的来往。那地方距离白居易的住舍有八九里,于是共同前往寻访。那地方果然有叫王裔的,就是那里的人,才搬到庙东北百余步的地方居住。修理房屋、筑场植树将近完毕,第二天搬进去,进入后,不过十天王裔就死了。不

过一个月妻子死了,不过一个季节王裔的二个儿子二个儿媳妇和一个孙子也死了。只剩一个儿子,叫明进。他非常恐惧,不知该怎么办,心想新居不吉利,就撒屋拔树,夜间搬迁离去,于是幸免。

## 张弘让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为刺史。弘让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让与具。后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进乍退,弘让心终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汤饼,弘让与具之。工未竟,遇军中给冬衣,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征妻为馔。弘让乃去。士征妻饌熟,就床欲进,忽然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床,流血殷席。士征妻惊呼,告营中。军人妻诸邻来,共观之,竞问莫知其由。俄而吏报通,使人检视。其日又非昏暝,二妇素无嫌怨,遂为吏所录。弘让奔归,及丧所,忽闻空中妇悲泣云:“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烦君多时,某不得已,君终不见弃。大家索君恳求耳。”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有一李树,妇云:“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置李树下。君则向树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让依其言,陈饌,恳祈拜之。忽闻空中云:“还汝新妇。”便闻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让如其言接之,俄觉赫然半尸薄下,弘让抱之。遽闻王氏云:“速合床上半尸。”比弘让拳曲持半尸到床,王氏声声云:“勘其剖处,无所参差。”弘让尽力与合之,令等其旧。王氏云:

“覆之以衾,无我问三日。”弘让如其教。三日后,闻呻吟,乃云:“思少饷粥。”弘让以饮灌其喉,尽一杯。又云:“具无相问。”七日则泯如旧,但自项及脊彻尻,有痕如刀伤。前额及鼻,贯胸腹亦然。一年,平复如故。生数子。此故友庞子肃亲见其事。(出《乾鑿子》)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儿为妻。淮西用兵正危急,令狐通此时为淮西刺史。弘让的妻子重病已有好几个月,每当想吃什么,弘让就给她准备齐全,后来又不吃。象这样从夏天到秋天,忽然好忽然坏,弘让的心意终究不懈怠。冬十月,他的妻子忽然想吃汤饼,弘让给她准备,工夫没到,遇到军中发放冬衣,弘让于是请志趣相同的王士征的妻子给做食品,弘让才离开。士征的妻子做好了食品,靠床要给她进食,忽见弘让的妻子从额鼻中间分为两半,一手一大腿在床上,流血染红了床席。士征的妻子吃惊喊叫,报告到军营里。军人的妻子和各位邻居前来,共同观看,争相探问没有知道那原因的。一会儿吏急速通报,派人检验。那天又不昏暗,二位妇人平素没有仇怨,于是被官吏带走。弘让跑回来,到丧亡的地方,忽然听到空中妇人悲伤哭泣说:“我被婆婆叫去看小孩,烦劳你多时,我没有办法,你终究不抛弃我,婆婆要你恳求。”先让弘让住在营房的后小园中,那里有一棵李子树。妇人告诉他:“你现在赶紧给我送四分饭,放到李子树下,你就向树下哀求祈祷,我就能再踏上人间。”弘让按着他说的,摆好食品,恳切地祈祷跪拜。忽然听到空中说:“还给你新媳妇。”就听到王

氏说：“用力接我。”弘让按照她说的接她，片刻发觉明显的半具尸体轻轻落下，弘让抱住她。立刻听到王氏说：“赶快与床上半尸合上。”等弘让蜷曲身子持半尸到床，王氏一声接一声说道：“看准那剖开的地方，不要有长短不齐。”弘让尽力给合上，让她恢复原样。王氏说：“用被盖上，三日不要问我。”弘让象她教的那样，三日后，听到呻吟声，说：“想少喝点稠粥。”弘让往她嘴里灌使其喝下。喝完一碗，又说：“全都不要再问。”七日就完全如旧，只是从颈项到脊背臀部，有象刀伤的痕迹，前额到鼻贯穿到胸腹也是这样。一年后，平复得象原来一样。生了几个孩子。这是故友庞子肃亲眼看见的事情。

## 寇 鄱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悬榜云：“但有人敢居，即传元契奉赠，及奉其初价。”大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得，后卖与王媵。传受凡十七主，皆丧长。布施与罗汉寺，寺家赁之，悉无人敢入。有日者寇鄱，出入于公卿门，诣寺求买，因送四十千与寺家。寺家极喜，乃传契付之。有堂屋三间，甚庳，东西厢共五间，地约三亩，榆楮数百株。门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鄱又与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为门徒。其夜，扫堂独止，一宿无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鄱忽身体拘急，毛发如磔，心恐不安。闻一人哭声，如出九泉。乃卑听之，又若在中天。其乍东乍西，无所定。欲至曙，声遂绝。鄱

乃告照曰：“宅既如此，应可居焉。”命照公与作道场。至三更，又闻哭声。满七日，鄜乃作斋设僧，方欲众僧行食次，照忽起，于庭如有所见，遽厉声逐之，喝云：“这贼杀如许人。”绕庭一转，复坐曰：“见矣见矣。”遂命鄜求七家粉水解秽。俄至门崇屏，洒水一杯，以柳枝扑焉。屏之下四尺开，土忽颓圯，中有一女人，衣青罗裙红袴锦履绯衫子。其衣皆是纸灰，风拂，尽飞于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织一竹笼子，又命鄜作三两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州，仍命勿回头，亦与设洒馔。自后小大更无恐惧。初郭汾阳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之顶谒其姑，从人颇多。后买此宅，往来安置。或闻有青衣不谨，遂失青衣。夫人令高筑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谨，洩漏游处，由是生葬此地焉。（出《乾鑿子》）

元和十二年。长安永平里西南角，有一个小宅院，悬挂榜文说，只要有人敢居住，就把房契奉赠给他，只要给他当初的房价。大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到，后来卖给王妯，传卖共十七个主人，都死了长者，布施给罗汉寺，寺家出租它，全都无人敢入住。有个占卜的人叫寇鄜，在公卿之家出入，到寺院要买，于是送四十千给寺家。寺家非常高兴，就把方契给他。有正房三间，很低矮，东西厢房共五间，土地大约三亩，榆树椿树几百棵；门前有高大屏风，八尺高，基厚一尺，都是用炭灰抹的。鄜又成为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门徒。那天夜里，打扫了屋子独自休息，一宿无事。月明，到四更天，下了小雨，鄜忽然感到身体拘束紧张，毛发象要分裂，心里恐惧不安。听到一个人



的哭声,好象出自地下。再细听,又好象在空中。那声音忽东忽西,没有固定的地方。要到天亮时,声音才断绝。酈告诉普照:“房子即使这样,还是可以居住的。”让普照给作道场。到了三更,又听到哭声。满七天,酈作斋饭招待僧人。刚要让众僧坐定吃饭,普照忽然起来,在院子好象看见了什么,就厉声叫喊追逐,喝道:“这贼杀了这么多人!”在院子里绕了一圈,又坐下说:“看见了看见了。”于是让酈要七家的脏水粪便,一会儿到门的高大屏风前,洒水一杯,用柳枝扑在上面,屏风下边四尺裂开,土突然掉落,中间有一女人,穿着青罗裙红裤子黄鞋红衫子,那衣都是纸灰,风一吹,在院里飞尽,就露出了纷乱的枯骨。让编织一个竹笼子,又让酈作三两件侍女服装上,送到渭水的沙洲安葬,仍然命令不须回头,也给摆设了酒食。从那以后大人小孩再没有恐惧。当初郭汾阳有个堂妹,出家在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摩拜她的小姑子,跟随的人很多,后来买了这个宅第,安置来往的人。有人听说有个婢女不谨慎,就失去了婢女,夫人让修筑高大的屏风,此宅于是就有这些事;也有的说,婢女不谨慎,泄漏这个游览的地方,因此活埋在这里。

##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携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盗。尽夺其财物,乃至裸衫。冀遂与其妻於路旁访人烟。俄逢

一翁，问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数里，即我家，可与家属暂宿也。”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一室内，设食遗衣。至深夜，亲就冀谈话。复具酒肴，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携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来迎，亦可。我见君贫，必不易相携也。”冀思之良久，遂谢而言曰：“丈人既憫我如是，我即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官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艺。然好酒，多放荡。留之后，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无忧，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临别，妻执冀手而言曰：“我本与尔远涉川陆，赴一薄官，今不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来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纳我之人也。”泣泪而别。冀到官，方谋远迎其妻。忽一日，有达一书者，受之，是其妻书也。其书曰：“妾今自裁此书，以达心绪，唯君少览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宫禁，以清歌妙舞为称。固无妇德妇容。及宫中有命，掖庭选人，妾得放归焉。是时也，君方年少，酒狂诗逸，在妾之邻。妾即不拘，君亦放荡。君不以妾不可奉苹蘩，遂以礼娶妾。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间同步，月下相对，红楼戏谑，锦闱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义绝。君以妾身，弃之如履，留于荒郊，不念孤独。自君之官，泪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贞洁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归之矣。君其知之。”冀览书，掷书，不胜愤怒，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见老翁及其妻，皆杀之。访寻不得，但见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毁其塚，见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别葬之而去。（出《潇湘录》）。

咸和年间,呼延冀,被授予忠州司户,携带他的妻子上任,到达泗水,遇到强盗,把他们的财物全都夺去,致使他们赤身露体。冀就和他的妻子在路旁寻找人家。一会儿遇见一个老翁,问他们原因,冀告诉了他。老翁说:“向南走几里,就是我家,可以和家属暂住。”冀就和老翁一同到他家。进入林子里,看见一大宅院。老翁把他们安排在一屋内,摆设饭食赠送衣服。到了深夜,亲自与冀谈话,又准备了酒菜。说:“我家只有老母,你如果不能携带妻子离去,要暂且留下她,等到任再来迎接,也是可以的。我看你贫穷,一定不适合携带家眷呀。”冀想了很久,于是拜谢说道:“丈人既然如此怜悯我,我就诚心诚意托付于丈人。我妻本来出自官宦人家,能歌,还略微有些文艺才能,可是喜欢酒,放荡成性,留下她以后,希望丈人约束她。”老翁说:“不用担心,你自管去赴任。”第二天,冀就留下妻子而离开。临分别时,妻子拉着冀的手说道:“我本来与你远涉水陆,奔赴一小官,现在没想到又留我在这里。你如果不来接我,我一定私奔离开,一定有要我的人。”哭泣洒泪而别。冀到任,正想远道去接他的妻子,忽然一天,来了一个传达信的人,接受了,是他妻子的信。那信中说:“我现在亲自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心绪,希望你慢慢地看。我本来是个歌妓的女儿,幼时进入宫廷,凭着清歌妙舞而出名,本来就没有妇德妇容,直到宫中有了命令,选入宫中旁舍,才得以放出回家。那时,你正年少,喝酒纵情写诗豪放,在我的邻舍,我既然不拘谨,你也放荡不羁。你不因为我不会做家务,就按照礼仪娶我。我与你成为配偶,各位邻里都认为是才子佳人。每当想起在花间共同散步,月下相对,红楼戏笑,锦闱中发誓,就没想到今天的事情,

可悲呀！因何情义绝断，你把我的身体象鞋一样抛弃，留在荒郊野外，不考虑我孤独。从你上任，眼泪流的不能制止，想到你的薄情，我又为什么坚守贞洁呢？老父家有一个少年儿子，很爱慕我，我已经归他了，现在让你了解这一切。”冀看完信扔掉信，无比愤怒。于是弃官到泗水，本来想看见老翁和他的妻子，都杀掉，却寻找不着，只见一个大坟，林木繁密。冀毁掉那坟，看见他的妻子已死在坟中，就取出尸体祭奠，另外安葬而离开。

## 安 凤

安凤，寿春人，少与乡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学。本约同游宦长安，侃性纯孝，别其母时，见母泣涕不止，乃不忍离。凤至长安，十年不达，耻不归。后忽逢侃，携手叙阔别，话乡里之事，悲喜俱不自胜。同寓旅舍数日，忽侃谓凤曰：“我离乡一载，我母必念我，我当归。君离乡亦久，能同归乎？”凤曰：“我本不勤耕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远离乡国，索米於长安，无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荡，大丈夫之气概，焉能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因泣谓侃曰：“君自当宁亲，我誓不达不归矣！”侃留诗曰：“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凤亦以诗赠别曰：“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凤犹客长安。因

夜梦侃，遂寄一书达寿春。首叙长安再相见，话幽抱之事。侃母得凤书，泣谓附书之人曰：“侃死已三年。”却到长安，告凤，凤垂泣叹曰：“我今日始悟侃别中‘泉下亦难忘’之句。”（出《潇泪录》）。

安凤是寿春人，年少时与乡里徐侃友好，都有才学。本来约定一起到长安去做官，徐侃本性非常孝顺，告别他母亲时，看见他母亲泣涕不止，就不忍心离开。凤到了长安，十年未得通达，认为耻辱不回家。后来忽然遇见徐侃，携手共叙阔别之情，谈论乡里的事情，一同住在旅馆里多日。忽然徐侃对安凤说：“我离开家乡一年了，我母亲一定想念我，我应该回去了。你离开故乡也很久了，能和我一起回去吗？”凤说：“我本来就不勤于耕作，却志向恳切于功名官位，现在远离故乡，求富贵于长安，没有一个公卿了解，十年的漂泊流荡，大丈夫的气概，怎么能凭这面目回去见故乡的人呢？”于是哭泣对侃说：“你自己应该回去看望亲人，我发誓不达目的决不回去！”徐侃留诗道：“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安凤也以诗赠别道：“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凤还客居长安。因为夜梦徐侃，于是寄一封信送到寿春，先叙述了长安再次相见，谈论远大抱负的事情。徐侃的母亲得到安凤的信，哭着对寄递书信的人说，徐侃已死三年了。送信人回到长安，告诉安凤，凤垂泪叹道：“我今天才明白徐侃赠诗中‘泉

下亦难忘’这句话。”

##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诣门云：“有田家郎君，愿结婚媛，见在门。”叔弁召其妻共窥之，人质颇不惬，即辞曰：“兴娘年小，未办资装。”门外闻之，即趋入曰：“拟田郎参丈人丈母。”叔弁不顾，遽与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尔女不得耶？”即笑一声，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见有一女，某今商量，确然不可。二郎以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议。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慕足下深矣。黎庶（“庶”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何知？不用苦怪。”言讫，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嫁与田四郎去。”叔弁既觉非人，即下阶辞曰：“贫家养女，不喜观瞩。四郎意旨，敢不从命。但且坐，与媒氏商量，无太匆匆也。”四人相顾大笑曰：“定矣。”叔弁即令市果实，（“实”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备茶饼，就堂垂帘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满，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总是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定。”众皆大笑乐曰：“老嫗但作媒，何必议他联句事。”媒氏固请，田郎良久乃吟曰：“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继之，叔弁素不知书，固辞，往复再四。食顷，忽闻堂上有人语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言讫，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向道魔语，今欲何如？”

四人一时趋出，不复更来。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后，亦遂醒矣。（出《河东记》）

元和十三年。江陵普通百姓成叔弁有个女儿叫兴娘。十七岁。忽然有个媒人进门说：“有个田家公子，愿与你家结成姻缘。现在门外。”叔弁招呼他的妻子一起看他，长相很不满意，就推辞说：“兴娘年龄小，没有备办资产嫁妆。”门外听说了，就急忙走进屋说：“田郎参拜丈人丈母。”叔弁不看，就与妻回避他。田奴说：“田四郎是上界香郎，要你的女儿还不行吗？”就笑了一声，便有两个人，从空中落下来，说：“招呼我们有什么事？”田说：“成家现有一女儿，我现在和他们商量，确实不愿意，二位公子认为如何？”二人说：“他本来不知道，怎么能不可以，希望让我和他们谈谈。况且小公子和小娘子灵魂已相识，已经跟随了你，深深地爱慕你，黎民百姓怎么能明白，不要太责备他。”说完，兴娘在房中大叫道：“嫁给田四郎去！”叔弁已经感觉到不是正常人，就下阶辞谢道：“贫家养活的小女儿，不喜欢观看，四公子的旨意，怎敢不从命，只是暂且坐下，和媒人商量商量，不要太匆忙。”四人相看大笑道：“定了。”叔弁就让人去买果品，准备茶饭，在堂上垂帘而坐。媒人说：“田家认为也不美满，四公子也太匆忙，现在三公子毕竟是个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再定。”众人都大笑乐道：“老太婆只是作媒何必说让他联句的事。”媒人坚持请联句，田公子过了很久才吟道：“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接着联。叔弁本来不知书，坚决推辞，往复再三，一顿饭的工夫，忽然听到堂

上有人说道：“为什么不说，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说完，媒婆与三人笑得前仰后合道：“才刚说鬼话，现在要怎么办？”四人同时急忙走出。没有再来，他女儿象醉人说胡话。四人离开后，也就醒了。

## 襄阳选人

于頔镇襄阳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朗，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籍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歧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长芹牙，织鸟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刘归襄州，因往寻访举人，惟有殡宫存焉。（出《酉阳杂俎》）。

于頔镇襄阳时，选人刘某进京，遇到一个举人，年龄二十岁左右，言谈明了响亮。一起走了几里，想法很合得来，于是坐在草地上。刘有酒，倒了几杯。天黑，举人指着岔道说：“我的住处距离这里只有几里，能够光顾吗？”刘推辞要赶路。举人于是赋诗道：“流水涓涓长芹牙，织鸟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到天亮，刘回襄州，就去寻找举人，只有殡宫在那里。



## 祖 价

进士祖价，詠之孙也。落第后，尝游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驿，去驿半里已来，有一空佛寺，无僧居，价与仆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价独玩月，来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后出，揖价共坐，语笑说经史，时时自吟。价烹茶待之，此人独吟不已。又云：“夫人为诗，述怀讽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动人。今夕偶相遇，后会难期，辄赋三两篇，以述怀也。”遂朗吟云：“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讫，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问邻人，此前后数里，并无人居，但有书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后南冈上。价度其诗，乃知是鬼。为文吊之而去。（出《会昌解颐录》）

进士祖价。是祖詠的孙子。落第后。尝游览到商山里。行囊窘困，晚上来到一个驿馆。距离驿站半里左右，有一空佛寺。无僧居。祖价与补人投奔去住宿。秋月很明亮，祖价独自欣赏月光，来回地走动。忽然有一个人，从寺殿后面出来，与价作揖共同坐下。谈笑说经史，时时自己吟诵。祖价煮茶招待他。这人独自吟诵不停，又说：“人作诗，抒发情怀讽喻时物，如果不

精粹不确切,就不能感动人。今晚偶然相遇,以后相会就很有日子了,就赋三两篇,用来表达我的胸怀。”于是朗颂道:“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道:“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吟完,又再三吟诵。夜深,于是作揖而退去。到了第二天,寻问邻居,回答说:“这前后几里,并没有人住,只有一个客死的书生,葬在佛殿后边的南冈上。”祖价猜度他的诗,才知道是鬼,写了祭文吊唁后离去。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张 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 绍  
孟 氏

郭承嘏

郭承嘏，尝宝惜法书一卷，每携随身。初应举，就杂文试。写（“写”原作“驾”，据明抄本改。）毕，夜犹早。緘置篋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贴。却归铺，于烛笼下取书贴观览，则程氏宛在篋中。计无所出，来往于棘闸门外。见一老吏，询其试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承嘏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书贴出，授承嘏。明日归亲仁里，自以钱送诣兴道里。疑问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质之，对曰：“主父死三月，力贫，未办周身之具。”承嘏惊

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出《尚书谈寻》。)

郭承嘏,曾经把法书一卷当作宝贝一样珍惜,常常随身携带。当初应举考试,应考杂文,写完,夜还早,封闭放到箱中。到了交卷时而错交了所珍藏的书贴。回归到住处,在灯烛下取书贴观看,那试卷完整地放在箱中。实在想不出办法。在棘闱门外徘徊。看见一老吏。询问他考试的事情,他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老吏说:“我能换它,可是我家贫穷,住在兴道里,如果能给你换成,希望你给三万钱作为酬劳。”承嘏答应了他。不一会儿,把试卷放入,把书贴拿出,交给承嘏。第二天回到亲仁里,亲自把钱送到兴道里。打听了很久,老吏的家人出来,按姓氏问他,回答说:“主人父亲死了三月,家里很贫穷,没有办理全身的安葬用品。”承嘏惊讶叹息了很久,才知道在棘闱看见的是鬼。于是把钱赠送给他家。

## 张 庾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三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庾在月下。忽闻异香满院,方惊之,俄闻履声渐近。庾履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门而入,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遂引少女

七八人,容色皆艳绝,服饰华丽,宛若豪贵家人。庾走避堂中,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床榻,雕盘玉尊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张乐,得无慢乎?既是衣冠,邀来同欢可也。”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姊妹步月,偶入贵院。酒食丝竹,辄以自乐,秀才能暂出为主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青衣扣门,庾不应,推不可开,遽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预。既入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来,何须更召。”於是二人执尊,一人执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馔饌芳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从坊中出,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於是潜取搯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席”原作“尘”,据明抄本补。)而击,正中台盘,纷然而散。庾逐之,夺得一盞,以衣系之。及明视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气。数日不歇。盞锁於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数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庾明年,进士上第。(出《续玄怪录》)

张庾考举进士,元和十三年,住在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人在其他地方住宿,张庾独自在月光下,忽然闻到满院特异的香味。正在吃惊,一会儿听到脚步声渐渐走近。张庾拖着鞋子走着听,几个婢女年龄十八九岁,娇艳美丽

无比,推门而入,说:“踏着月光追逐胜景,不必乐游原野,只有这个院子的小台藤架就行了。”于是带领少女七八个人,容貌都是艳丽绝妙,服装首饰非常华丽。好象豪门贵族家的人。张庾跑到堂中躲避,垂帘看她们。诸女慢慢行走,直接到藤架下。一会儿,摆好床榻,雕盘玉尊杯杓。都是奇异的物品。八人围坐,婢女拿着乐器的有十人,拿着拍板站着的两人,左右侍候站立的十人。丝管音乐正要开始,坐上一人说:“不告诉主人,就要奏乐,难道不是怠慢了吗?既然是这里的土绅,邀请来一起欢乐行吗?”于是让一婢女传话说:“姊妹踏着月光。偶然进入贵院,酒食乐器已准备好,就在这里自行欢乐,秀才能否暂且出来做主人呢。夜已深了。想来已经脱掉帽子,戴上纱巾来,正和我辈粗疏相称。”张庾听到婢女受旨承今,怕她进来,就关门拒绝她。婢女扣门,庾不答应,推不开,急忙跑回去报告,一女说:“我们在一起欢乐,人家不敢参与。已经进了他家门,不招呼也应该来见,关门堵窗,害羞见我们。叫他既然不来,那时还需要再招呼呢?”于是一人拿着酒杯,一人督察,酒已经过了几巡,丝竹音乐一起奏响。山珍海味摆满,音乐曲调响亮。张庾想这个坊的南街,都是废墟坟墓,绝对没有人住。说从坊中出来,可是坊门已经关闭。如果不是妖狐,就是鬼。现在我还没有迷惑。可以赶跑她们,一会儿被迷惑,怎能自己醒悟呢。于是默默地取出支床的石头,慢慢开门突然冲出,向宴席打去。正好打中台上盘子,她们纷纷逃散。张庾追赶她们,夺得一盏,用衣带绑上它。到天亮看它,是一个白角盏,稀奇不能说出它的名字。院中的香气。多日不尽,把盏锁放在柜中,亲朋来人,没有不传看的,竟然不能辨别出它的出处。又过了十多天,转

动观看多次,忽然掉在地上,于是就不见了。庾第二年,考中了进士。

## 刘方玄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厅西有巴篱隔之,又有一厅,常扃锁。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净,而无人敢入。方玄都不知之。二更后,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篱西有妇人言语笑咏之声,不甚辨。唯一老青衣语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荆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附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则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天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缕之不绝。复吟诗,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曰:“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无人。”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方玄因令开院视之,则秋草苍占没阶,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风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视其言,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居。亦先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於人,终不能知之。

(出《博异记》)。

隐士刘方玄从汉南到达巴陵,夜间住在江边的古馆,厅西有篱笆隔开,还有一厅,总锁着门。据说,多有怪物,使人不安稳,已经十年不开了。中间是 大厅。走廊倒塌。郡守全部修葺,达到又新又干净。可是无人敢进入。方玄完全不知道这些。二更以后。月色照满院子,江山冷清寂静,只听到篱笆西边有妇人说笑的声音,不很清楚,只有一老婢女话声稍大而且是秦地腔调,说道:“往年阿郎贬官的时候,常常让我身骑偏面馱。抢着阿荆郎,阿荆郎娇气,不肯稳坐。有时偏在左,有时偏在右,掉下来损伤了我的左胳膊。到现在要阴天,就酸疼。如今又复发了,明日天一定下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了,他还不知道有没有我。”又听到应答的。一会儿有个唱歌的,歌声清脆细腻,象拖着 的线不断绝。又吟诗,吟声凄厉,象含着辛酸和眼泪的词,不能辨清那些字。过了好久,老婢女又说:“从前的阿荆郎,爱念青青的河边草。现在可称得上绵绵思念远道了。”将近四更,才听不到声音。第二天早晨,果然下了大雨,招呼馆吏打听,吏说:“这个西厅空着无人。”才说明宾客不敢进入的原因。方玄于是让打开院门看看,只见那秋草苍苔遮没了台阶,西边连着山林,没有人迹。打开厅门,厅里新鲜干净,一无所有。只是前屋东边的柱子上有诗一首,墨迹很新,那词是:“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风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看那文字,是鬼写的诗。馆吏说:“这厅建成以来,不曾有人居住,先前也没有这题诗的地方。”才知道夜里有人来。又就这事去



寻访别人 ,终究不能查明。

## 光宅坊民

元和中 ,光宅坊民失姓名 ,其家有病者。将困 ,迎僧持念 ,妻儿环守之。一夕 ,众仿佛见一人入户 ,众遂惊逐 ,乃投於瓮间。其家以汤沃之 ,得一袋 ,盖鬼间取气袋也。忽听空中有声 ,求其袋 ,甚衷切 ,且言“ 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掷还之 ,病者即愈。(出《酉阳杂俎》)

元和年间 ,光宅坊平民 ,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家有个人 ,将要困顿。请来僧人念经。妻子儿女环围守着他。一天晚上 ,众人仿佛看见一人进屋 ,大家于是惊起追逐 ,就投到瓮里 ,他们家用热水灌它 ,得到一个袋 ,可能是阴间取气袋。忽听空中有声音 ,要那袋子 ,很哀伤恳切 ,并且说 :“ 我将取别人来以代替病者。”他家于是投掷还给他。病者就好了。

## 淮西军将

元和末 ,有淮西军将 ,使於汴州 ,止驿中。夜久 ,眠将熟 ,忽

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得手中革囊。鬼暗中衷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鬼良久曰:“此蓄气袋耳。”军将乃举臂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绛色,如藕丝,携於日中无影。(出《酉阳杂俎》)

元和末年,有个淮西军将,被派遣到汴州,住在驿馆里。夜深,睡得将熟,忽然觉得一物压着自己。军将一向健壮,惊起,用武力争胜,那物就退却,于是夺得他手中的皮袋。鬼暗中苦苦祈求。军将对他说:“你告诉我这物品的名字,我就还给你。”鬼过了很久才说:“这是蓄气袋。”军将就举砖击打他,话语就断绝了。那袋可盛好几升,绛色,象藕丝,拿到日光中没有影子。

## 郭 翥

元和间,有郭翥者,常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显不得通。约先没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闻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也,曰:“可一面也。”曰:“请去烛,当与子谈耳。”翥即撤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历然。又言冥途(“途”原作“话”,据明抄本改。)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扪之,其躯甚

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予。”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果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出《宣室志》)

元和年间,有个叫郭翥的,曾经做过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好。二人曾经相互说过,总怨恨阴阳间不能相通,约定先死的应当来告诉。后来执谦死了几个月,翥居住在华阴。一个晚上独住一处,听到窗外有叹息声,过了很久说道:“听说郭君无病。”翥听他的声音,知道是执谦。说:“可以见一面吗?”回答说:“请撤去蜡烛,应当和你谈谈。”翥就撤去蜡烛,拉着他的袖子进来,与他同床,谈论历历在目的往事,又说阴间的罪福非常分明,不能欺骗。夜已深,翥忽然闻到有污秽的气味散发在左右,一会儿就不能忍受。就用手摸他,他的身体很大,不象执谦,翥很有气力,知道被他欺骗,于是抓住他的衣袖,用身子压住牢不可动,捂着鼻子躺着。那人不久说要离去。翥假装和他谈话,留他到天亮。那人要求离开越发着急。说:“将要天亮,不打发我走,祸患将要累及到你。”翥不回答,一会儿,就没再听到言语。不久天亮,看见是一个胡人,身长七尺多,象死了几天的样子,当时还是暑天,污秽得不可接近。就让人把放扔到郊外。忽然有里人多人望见,急忙来看,吃惊地说:“果然是我的哥哥。死了几天,昨晚忽然失踪。”于是取尸体离开。

## 裴通远

唐宪宗葬景陵，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於通化门。及归，日晚，驰马骤。至平康北街，有白头嫗步走，随车而来，气力殆尽。至天门街，夜鼓时动，车马转速，嫗亦忙遽。车中有老青衣从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问其所居，对曰：“崇贤。”即谓曰：“与嫗同里，可同载至里门耶？”嫗荷愧，及至，则申重辞谢。将下车，遗一小锦囊。诸女共开之，中有白罗，制为逝者面衣四焉。诸女惊骇，弃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出《集异记》）

唐宪宗安葬景陵，都城人士都到了。原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子儿女们也乘车到通化门纵情观看。到了回去的时候，天已将晚，驱马快跑。到了平康北街，看见一个白发老太婆奔跑，随车而来，气力用尽。到了天门街，夜鼓报时声响，车马转快，老太婆也忙着快追。车中有老婢女跟随四小女子，其中有个哀怜她奔跑的，问她住所，回答说：“在崇贤里。”就对她说：“和你同在一个里住，可以一起坐到里门了。”老太婆感到很惭愧。等到了地方，就说了非常感谢的话，将要下车，赠送了一个小锦囊。诸女一起打开它，里面有白罗，做成死人的衣服四件。诸女惊恐，弃掷到路上，不过十天，四女相继死去。

## 郑绍

商人郑绍者，丧妻后，方欲再娶。行经华阴，止于逆旅。因悦华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数里，忽见青衣谓绍曰：“有人令传意，欲暂邀（“邀”原作“命”，据明抄本改。）君。”绍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书女也。适於宅内登台，望见君，遂令致意。”绍曰：“女未适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绍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数人出，命绍入，延之于馆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质殊丽，年可初笄，从婢十余，并衣锦绣。既相见，谓绍曰：“既遂披裼，当去形迹，冀稍从容。”绍唯唯随之，复入一门，见珠箔银屏，灿烂相照，闺阃之内，块然无侣。绍乃问女：“是何皇尚书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亲焉在？嘉偶为谁？虽荷宠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丧二亲，厌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适，不意（“意”原作“偶”，据明抄本改。）良人，惠然辱顾。既惬所愿，何乐如之？”女乃命绍升榻。坐定，具酒馔，出妓乐。不觉向夕。女引一金缶献绍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宁无自得。妾虽惭不称，敢以金缶合卺，愿求奉箕帚，可乎？”绍曰：“余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然遭逢顾遇，谨以为荣，但恐异日为门下之辱。”女乃再献金缶，自弹箏以送之。绍闻曲音凄楚，感动於心。乃饮之交献，誓为伉俪，女笑而起。时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红烛笼前导成礼。到曙，

女复于前阁,备芳醪美饌,与绍欢醉。经月余,绍曰:“我当暂出,以缉理南北货财。”女郎曰:“鸳鸯配对,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绍不忍。后又经月余,绍复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女以绍言切,乃许之。遂於家园张祖席,以送绍,乃囊囊就路。至明年春,绍复至此,但见红花翠竹,流水青山,杳无人迹。绍乃号恸,经日而返。(出《潇湘录》)。

商人郑绍,丧妻以后,正想再娶。行路经过华阴,住在旅馆。因为喜欢华山的秀美峻峭,就从店往南走,能有几里地,忽然看见一婢女对绍说:“有人让我传话,要暂时邀请你。”绍说:“是什么人?”婢女说:“是南宅皇尚书的女儿,刚才在宅院内登台,看见你,于是让我来传达意思。”绍说:“那女子没嫁人吗?因为什么住在这里?”婢女回答说:“女郎正在自己寻找佳婿,所以住在这里。”绍前往,不久到了一个大宅院,又有侍婢多人出来,让绍进去,请他到馆舍。一会儿,有一个女子出来,容貌非常美丽,岁数刚到成年。跟随的婢女十多人,都穿着锦绣。相见后,对绍说:“既然已经相见,就应去掉那些仪容礼貌,希望稍稍舒缓些。”绍顺从地跟着,又进入一门,看见珠帘银屏,光彩相照,内室里,孤独的样子没有伴侣。绍就问女子道:“是什么皇尚书家?怎么独居得如此呢?父母亲在哪里?佳偶是谁?虽然幸蒙宠招,希望除去疑虑。”女子说:“我是已故皇公的幼女,年少丧失了父母,厌烦在城里居住,所以住在这个宅院,正

在寻求自嫁,没想到承蒙君子惠顾,已满足了我的心愿,什么快乐比得上这个!”女子让绍上床,坐定后,备办了酒馔,出来歌妓奏乐,不知不觉天色将晚。女子拿来一个金缶献给绍说:“我寻找佳婿,已经三年了,今天就遇上了你,难道不是自己得到的吗?我虽然羞愧不能使你称心如意,敢用金缶合卺,情愿侍奉你,操持家务,可以吗?”绍说:“我是一个商人,大都游南闯北,只图利,怎敢与官宦人家结成眷属,但能相逢相遇,深感荣幸了,只怕他日被门下羞辱。”女子就再次献上金缶,亲自弹箏送给他。绍听到那曲调凄楚,内心受到感动,就饮酒接受献的东西,发誓结成夫妻。女子笑着起来。当时夜已深,左右的侍婢,用红烛灯笼在前引导完成婚礼。到了天亮,女子又在前厅,备办了好酒美食,与绍欢畅饮酒。过了一个多月,绍说:“我应该暂时离开,调理南北的货物财产。”女郎说:“鸳鸯配对,没听说过过了一个月就离开。”绍不忍心,后来又经过了一个月,绍又对她说:“我本商人,走江湖,闯南北,都是正常的。虽然承蒙你的眷恋,可是如果长久的不出去,也使我的心情不高兴,希望不要因此被怨恨,一定按期回来。”女郎因为绍说得肯切,就答应了他。于是在家园摆设酒席,送别郑绍。绍就带着口袋上路。到了第二年春天,绍又到这里,只见红杏翠竹,流水青山,全无人迹。绍于是号陶大哭,过了一天才返回。

## 孟 氏

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美容质，能歌舞。薄知书，稍有词藻。孟氏独游於家园，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祗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笑谓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惊曰：“君谁家子，猥得遽至於此，而复轻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检，唯爱高歌大醉。适闻吟咏之声，不觉喜动于心，所以逾垣而至。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谈，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孟氏曰：“欲吟诗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孟氏曰：“妾有良人万贞者，去家已数载矣。所恨当兹丽景，远在他方。岂惟惋叹芳菲，固是伤嗟契阔。所以自吟拙句，盖道幽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闻雅咏，今睹丽容，固死命犹拚，且责言何害？”孟氏即命笺，续赋诗曰：“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诗，乃报之曰：“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归己舍。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忧且泣，少年曰：“勿尔，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也。（出《潇湘录》）



扬州的万贞是大商人,经常在外,运送财宝,以这做为买卖。他的妻子孟氏原来是寿春的妓女,体态美丽,能歌善舞,略知诗书,稍有文采。孟氏在家园独自游玩,四处张望后吟道:“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祗对花流。”吟诗完了,掉下几行眼泪。忽然有一个少年,容貌很秀美。跳墙而入,笑着对孟氏说:“为什么吟得这么痛苦呢?”孟氏大惊道:“你是谁家的,怎么突然来到这里,又说轻挑的话呢?”少年说:“我性情落魄,不能自我约束,只爱高歌醉酒,刚才听到你吟咏的声音,不知不觉在内心感到喜欢,所以越墙来到这里,如果能在花下容我好好谈谈,那么我也许可以勉强攀谈诗词。”孟氏说:“想要吟诗呀。”少年说:“人生象托付,年少能有多少。繁花正娇妍,黄叶又附落。人间的怨恨,何止千端!哪如暂且偷顷刻的欢乐呢?”孟氏说:“我有丈夫叫万贞,离家已经几年了,所遗憾的是当此美景,远在他方。哪里只是感叹花草,本来是感伤离别之情,所以自己吟咏诗句,倾吐深深的怀念。没想到你跑到我这地方,是什么原因?”少年说:“我从前就听说你优雅的吟咏,现在看到你美丽的容貌,本来命都可以拚上,听些责骂的话又有何妨!”孟氏就让拿来纸张,接着赋诗道:“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到诗,又回报道:“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从此孟氏就和他私通,领回自己的屋子。大概超过了一年,丈夫从外地回来。孟氏担心并且哭泣。少年说:“你不要这样,我本来知道那是不会长久的。”说完,腾身离开,一会儿就没有了,竟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怪物。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  
者

臧 夏 踏歌鬼 卢 燕 李 湘  
马 震 刘惟清 董 观 钱方义

## 利俗坊民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民行车数两，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纆，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民惊，遽斂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真、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

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亦有死者（出《宣室志》）

长庆初年，洛阳利俗坊，有百姓推车数辆，将要出长复门。有一个人背着布袋，要求把布袋寄存在车里，并且告戒不要乱打开。于是返回利俗坊，才进入，听到有哭声。接受寄存的人就打开口袋看，那袋口用绳子打着结，里面有一个东西，那形状象牛的胞胎，牵扯黑绳长几尺。那人吃惊，立刻收起打上结。不久，那放布袋的人又来了，说：“我脚疼，想在你的车中休息，走几里，行吗？”人们知道他奇异，就答应了他。那人上车，看了口袋很不高兴，回头对车主说：“你怎么不守信用呢？”那人谢罪。又说：“我不是人，冥司派我收录五百人，我走遍了真、虢、晋、绛几个州，才来到这里，人多虫，只得到二十五人，现在要到徐泗。”又说：“你明白我说的虫吗？患赤疮就是虫啊。”车走了二里，就告辞登程：“不能久留，你有寿命，不用担忧了。”忽然背着口袋下车，失去踪影。那年夏天，各州有很多人患赤疮，也有死的。

## 太原部将

长庆中,裴度为北部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构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旁。挈一囊,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致药屑鼎中。赵恶之,亦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后数日,果卒。(出《宣室志》)

长庆年间,裴度做北部留守,有个部将姓赵,有病发高烧很厉害。他的儿子在屋里煮药,已经把药放到鼎里,点着了火。赵看见一个穿黄衣的人从门进来,停在药鼎旁,拿着一个袋子,袋中有药末,那颜色洁白,象麦粉的样子,旋即把药末放到鼎里而离去。赵告诉他的儿子,儿子说:“莫非是鬼吗?这是要加重我父亲的病。”就去掉了药。赵看见先前的黄衣人又来了,又把药末放到鼎里。赵讨厌它,又让把药扔掉。又一天赵白天睡觉,他的儿子又煮药,药煮好而赵睡醒,于是给他喝了,过了几天,果然死了。

## 成公逵

李公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常梦一白衣人入曰：“地府命令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之？”公逵给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且以其梦白於少仪。少仪有卒十余人，常在其门下，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出《宣室志》。）

李公颜驻守北都的时候，有个部将叫成少仪。他的儿子叫公逵。曾经梦见一个穿白衣的人说：“地府命我召你。”逵拒绝他。使者又说：“冥官派遣我召一个属龙的人，你既然属龙，凭什么逃脱？”公逵欺骗说：“我不属龙，你为什么诬陷我？”使者稍稍缓和，看着他说：“现在放你回去，应该另召一个属龙的。”公逵惊醒，并且把他的梦告诉少仪。少仪有士卒十多人，常在他的门下。到了第二天，一个士卒无病而死。少仪于是打听他的年龄，他的父亲说：“属龙。”果然是公逵梦到的。

## 送书使者

昔有送书使者，出兰陵坊西门，见一道士，身長二丈余，长髯危冠。领二青裙，羊（明抄本“羊”作“鬣”，下同。）髻，亦长丈余。各担二大瓮，瓮中数十小儿，啼者笑者，两两三三，自相戏乐。既见使者，道士回顾羊髻曰：“庵庵。”羊髻应曰：“纳纳。”瓮中小儿齐声曰：“嘶嘶。”一时北走。不知所之。（出《河东集》）

从前有个送书信的使者，出了兰陵坊西门，看见一个道士，身高二丈多，长长的胡须，高高的帽子。带领两个穿黑裙子的人，梳着羊髻，也高一丈多，各挑着两个大瓮。瓮里有几十个小孩，哭的笑的，三三两两，互相戏乐。看见了使者，道士回头看羊髻说：“庵庵。”羊髻答应说：“纳纳。”瓮里的小孩齐声说：“嘶嘶。”立刻向北跑，不知去向。

##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陆氏宅，制度古醜，人常谓凶宅。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与其兄咸尝昼寝。忽梦魇，良久方寤，

曰：“始见一女人，绿裙红袖，自东街而下。弱质纤腰，如雾濛花，收泣而云：‘听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辞曰：‘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出《河东记》）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个陆氏宅院，样式古怪，人们常说这是凶宅。后来有个进士臧夏租赁住在那里，和他哥哥都曾在白天睡觉，忽然做恶梦惊叫，很久才醒。说：“方才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绿裙红袖，从东街而来，体弱腰细，象雾蒙花，停止哭泣而说道：‘听我一篇幽恨诗句吧。’那词是：‘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

## 踏歌鬼

长庆中，有人於河中舜城北（“城北”原作“成死”，据明抄本改。）鹳鹑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袴，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出《河东记》）

长庆年间，有人在河中舜城壮鹳鹑楼下看见两个鬼，各高三丈多，穿着青衫白袴，挽着臂膊踏歌道：“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说完就没有了。

## 卢 燕

长庆四年冬,进士卢燕,新昌里居。晨出坊经街,槐影扶疏,残月犹在。见一妇人,长三丈许,衣服尽黑。驱一物,状若羝羊,亦高丈许。自东之西,燕惶骇却走,妇人呼曰:“卢五,见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出《河东记》)

长庆四年冬天。进士卢燕。住在新昌里,早晨到坊北街。槐树影子摇摆,残月还在。看见一个妇人。高三丈多,穿的衣服全是黑的,驱赶一个东西,样子象公羊,也高有一丈左右,从东向西去。卢燕惊恐往回跑。妇人呼喊道:“卢石,看见人不要多说。”竟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 李 湘

卢从史以左仆射为泽潞节度使,坐与镇州王承宗通谋,贬欢州,赐死於康州。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以海隅郡守,无台阁之亲,一旦造上国,若沧海泛扁舟者。闻端溪县女巫者,知未来之事,维舟召焉。巫曰:“某乃见鬼者也,见之



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执简,向树而拜。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於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时驿厅副阶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将吏视之?仆射大怒,去矣。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奈何对我而自坐?”湘再三辞谢。巫曰:“仆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阶,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设裯达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乞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不复言。湘因问曰:“仆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体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妬相贼,猛如豪兽。吾已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且夫据其生死,明晦未殊。学仙成败,则无所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园者,三寸耳。飞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乘之主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炼形之道,可得闻乎?”曰:“非使君所宜闻也。”复问梧州之后,终不言,乃去。湘到京,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欤?(出《续

玄怪录》)

卢从史以左仆射做泽潞节度使,犯了与镇州王承宗合谋的罪,贬到欢州,赐死在康州。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离郡回京城,自己认为是边远的郡守,没有台阁的亲属,一旦回到京都,就象在沧海里飘流的扁舟。听说端溪县有个女巫,能知未来的事,派人请她来。女巫说:“我是能看见鬼的,见到了都能召示。可是鬼有两等,有福德的,精神俊爽,往往自己与人说话;贫贱的,气势低劣精神憔悴,借助我而说事情,全在于所遇到的,不是我能知道的。”李湘说:“怎么能得到鬼而问他呢?”女巫说:“厅前的楸树下,有一个穿紫衣佩带金饰的,自称泽潞卢仆射,可以跪拜而请他。”李湘就穿着公服拿首筒牍,面向大树而跪拜。女巫说:“仆射已经答拜。”李湘于是拱揖上台阶。空中说道:“从史我死在这厅里,被弓箭所杀害,现在还厌恶它,你床上的弓,希望除掉。”湘让去掉。当时驿厅副阶上,只有一张床,湘偶然忘记那贵客,要坐下问他。女巫说:“仆射是高官,为什么不请他坐,当做差吏对待他。”仆射大怒,走了。李湘急忙跟随跪拜谢罪,又诚恳地请他回来。李湘匍匐下台阶,问他去的方向,一步一拜,共计几十步。空中说:“你的官职,赶不上我军中的一个副将,怎么面对我而自己坐下?”湘再三说明谢罪。女巫说:“仆射回来了。”于是拱揖而走,到了台阶,女巫说:“仆射上来了。”别处摆放了坐床,放上坐垫请他坐。女巫说:“坐下了。”湘才坐下。空中说:“你要问什么?”回答说:“我是边远的官吏回朝,知道仆射神通造化广大,知道未来,乞求恩赐

一言,明示那荣升与困顿。”空中说:“大有人接待引荐,到京城一个月,就能任命为梧州刺史。”湘又问,不再说。湘于是问道:“仆射离开人间很久了,为什么不回到人生中来,而长久处在寂寞的冥府?”说道:“唉,这是什么话,人世间劳苦,万愁缠心,都象飞蛾扑灯,争名夺利,愁到极点而头发变白,精神颓败而身体瘦弱。内心里,波澜万丈,互相嫉妒互相仇视,凶猛得象巨大的野兽,我已经幸免脱离向下看如汤似火的人间,难道再低身而生活在那里吗?再说根据那生与死,阴间阳间没有什么两样。学仙成败,就没有什么差别。我已得到炼形之术,那术从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那么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没有不可以的。我的形还没有炼圆满,只有三寸罢了,飞行自由自在,离开阴间到阳间,是可以的,皇上也赶不上我,何况平民呢?”湘问:“炼形之道,可以听听吗?”回答说:“不是你应该听的。”又问梧州之后的事情,终究没说,就离去了。湘到京城,用奇货求人帮助,帮助他的有几个人。不到一个月,官拜梧州刺史,最后死在梧州,这就是卢不再说他后事的原因。

## 马震

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其家实无人来,且付钱遣之。经数日,又闻扣门,亦又如此。前后数四,疑其有异。乃置人于门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

妇人,从东乘驴来,渐近识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时者。震惊号奔出,已见下驴,被人觉,不暇隐灭。震逐之,环屏而走。既而穷迫,入马厩中,匿身后墙而立。马生连呼,竟不动。遂牵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俨然,而体骨具足。细视之,有赤脉如红线,贯穿骨间。马生号哭,举扶易之,往南山,验其坟域如故。发视,棺中已空矣。马生遂别卜,迁窆之。而竟不究其理。(出《续玄怪录》)

扶风的马震,居住在长安平康坊。正在白天,听到扣门声,前去看,见一租驴的小孩说:“刚才有一个夫人,从东市租我的驴,到这进入宅院,没给租钱。”他家确实没有人来,暂且付钱打发他走。过了几天,又听到扣门声,也是如此,前后多次。怀疑这里有特异情况。就安排人在门的左右,天天守候。这一天,果然有一个妇人,从东乘驴来,渐渐走近,认出了她,是马震的母亲,死了已经十一年了,葬在南山,她的衣服还是安葬时穿的。马震吃惊地哭着跑出来,已经看见她下驴,被人发觉,没有时间隐灭。马震追她,绕着屏风跑,不久实在没法,进到马厩里,藏身在后墙站立着。马生连续喊叫,竟然不动。于是拽她的衣襟,突然倒地,是白骨罢了,衣服依然如故,而尸骨完整无缺。细看它,有赤脉象红线,贯穿在骨间。马生号啕痛哭,抬扶整理好尸骨。到南山查验那坟如旧。打开看,棺材里已经空了。马生就另外选择,变受地方落葬,而最终也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 刘惟清

阴北把关,南御并山滨济,空阔百里,无人居。地势险厄,用兵者,先据此为胜。迨今天阴日暮,鬼怪往往而出。长庆三年春,平卢节度使薛苹遣衙门将刘惟清使于东平,途出於此。时日已落,忽於野次,遥见幕幄营伍,旌旗人马甚众,烟火极远。惟清少在戎旅,计其部分,可五六万人也。惟清不知。甚骇之。俄有輜重鼓角,部队纷纭,或歌或语,宣言竞进。惟清乃缓辔出於其中。忽有衣 者徒行叩惟清,将夺马。惟清与之力争,因跃马绝道,而 者执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执铁鞭连捶其背。 者不甚拒,良久舍去。惟清复路,则向之军旅已过矣。夜阑,方及前驿,会同列将浑钊,自滑使还,亦馆於此。闻惟清至,迎之,则惟清冥然无所知。众扶持环视,久之乃寤,遂话此事,不二三日,至东平,既就馆,亦不为他人道。先是东平有术士皇甫喈者,落魄不仕,衣麤蓝缕,众甚鄙之。一日,惟清出游,喈於途中遥指曰:“刘押衙。”惟清素衣(“素”下明抄本无“衣”字。)未识,因与相款。(“款”原作“疑”,据明抄本改。)喈曰:“本恐他人取马,故牵公避道,奈何却以铁鞭相苦?赖我金铠在身,不尔,巨力坚策,岂易当哉。”笑而竟去。惟清从人辞谢,将问其故,喈跃入稠人中,不可复见。后四年,李同捷反於沧景,时天下兵皆由平阴以入贼境,岂阴兵先致讨欤?(出《异闻录》,明抄本作出《集异记》。)

阴北把关,南边山连着山直到水边,空旷开阔百里,无人居住,地势险要,用兵的先占据这就能取胜。到现在天阴日晚,鬼怪常常出来。长庆三年春天,平卢节度使薛苹派衙门将刘惟清出使到东平,路经这里,当时太阳已落山。忽然在野地里,远远看见军营帐篷,旌旗人马很多,烟火很远。惟清年少就在军旅中,估计那部人,能有五六万人。惟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害怕。一会儿有辘重鼓角响起,部队纷纷行动,有的唱歌有的说话,喧闹前进。惟清就拉着缰绳轻轻在那里经过。忽然有一个穿丧服的步行来叨问惟清,要夺他的马。惟清和他用力争夺,于是跃马跑出道外。而穿丧服的抓着缰绳更紧。惟清有体力,用拿的铁鞭连打他的背部。穿丧服的人不特别抵抗,很久才舍掉离去。惟清重新上路,就朝着那些人马走过的地方奔去。夜深,才到达前边的驿站,会见同列将浑钊。浑钊从滑地出使回来,也住在这里。听说惟清到来,去迎接他,可是惟清象睡觉似的什么也不知道,大家扶持环视他,很久才醒,于是说了这件事。不过两三天,到达东平,住在馆里,也没对别人说。从前这东平有个术士叫皇甫喈,落魄不当官,穿着草鞋破衣服,大家都鄙视他。一天,惟清出去游玩,喈在路上遥遥指着说:“刘押衙。”惟清平素不认识,就和他应答。喈说:“本来怕别人夺取你的马,所以引你躲避道边,怎么却用铁鞭打我,靠我金铠在身,不然的话,巨大的力量坚硬的鞭子,难道容易抵挡吗?”笑着竟然离开。惟清跟从那人辞谢,要问那原故,喈跑到稠密的人群中,不能再看见。过了四年,李同捷在沧景反叛。当

时天下的兵,都由平阴而进入贼境,难道阴兵先来讨伐了吗?

## 董 观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唐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汾泾,至泥(“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阳郡。会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书千百编,观遂留止,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鐍,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力,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夜寐,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候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僵,如寝熟。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夫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尚安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常闻我教中有(明抄本“中有”作“有中”)阴去身者,谁为耶?”习曰:“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遂相与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碍,於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碧”原作“密”,据明抄本改。)如毳毯状。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

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耶！”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树蒙蔽，庐舍骈接。习与观曰：“与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捨家归佛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牵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眙惶惑。忽有牵观者，观回视一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东西指郡城而归。未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持去，将无籍。”顷之。遂至寺。时天以曙，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象，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留阅藏经，虽寒暑无少堕。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门，言事往往而中。常为沂州临沂县尉。余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也。（出《宣室志》）

董观是太原人，善于阴阳占卜之术。唐朝元和年间，与僧人灵习友好。一同到吴楚一带去，灵习在路上死去，观也回到



并州。宝历年间,观到汾经游览,到了泥阳郡,在兴龙寺会见僧人。兴龙寺堂宇宏伟壮丽,有经书数千百编。观就停留在这里,打算都阅读完再回去。原来这院的东边廊房的北屋,空着而且上着门锁。观于是请求居住,寺僧不同意,说:“住在这个屋,大多有病有的死去,又多妖怪。”观凭着年少气壮,说:“我愿得到它。”于是住在那里。过了十多天夜间睡觉,就有胡人几十个,带着乐器拿着酒,歌舞欢笑在那里,好象没有别人。象这样几个晚上。观虽然害怕,还没有对寺僧说。一天念完经,天已经昏黑,观疲劳到极点,关门睡觉。尚未睡熟,忽然看见灵习在床前,对观说:“师傅走吧。”观吃惊并且愤怒地说:“你是鬼,为什么到这来。”习笑着说:“你的生命已到尽头,所以我来侍候你。”就拽着观的袖子离开床。观回头看,看见他的身体还躺在那里,象睡熟了,就叹息道:“唉!我家离这儿很远,父母还在,现在死在这里,谁来遮蔽我的尸体呢?”习说:“为什么你说得这么失望,担忧得这么深重呢?那成为人的原因,是因为能运动手脚,善于看和听罢了,这都是精魂扶植使它这样,不是天然的;精魂离开身体所以叫死,因此手脚不能运动,看和听不能实施,即使是六尺的躯体,还有什么用呢?你还值得想念吗?”观感谢他,于是问习道:“曾经听说我教中有能隐去体的,谁能够这样做呢?”习说:“象你我这样死了但尚未托生的就是。”于是就和灵习一块走了,他们一路上,关卡虽然很严,但由于他们也并无阻碍。于是出了泥阳城向西走去,那地方有很多的草,重迭繁密花红碧绿,象毳毯的样子。走了十多里,一河宽不到几尺,向西南方向流去。观问习,习说:“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奈河,它的源头出在地府。”观就看那河水,都是血,腥臭味

不可接近。又看见岸上有冠带裤衣共有几百件。习说：“这是死人的衣服，由这奔向地府的道路。”又看到河西有两座城，南北距离能有一里多，被树木遮蔽，房屋相连接。习对观说：“和你一起往那里去，你降生到北城的侯氏家，做长子。降生十年后，应该重新和你舍弃家园回到佛门。”观说：“我听说人死应当被冥官追捕，考察登记他的罪福，如果平生做事行为没有大的过错，然后再降生到人间。现在我死不到一个夜晚，就能如此吗？”习说：“不是这样，冥府和人间没有差别，倘或不做不说，难道手铐脚镣能到你的身上吗？”说完，习就拽着衣服跳过河。观正要攀附岸边将要下去，河水豁然而开，宽有一丈多。观惊恐惶惑，忽然有人拽他。观回头看见一人，整个身体都是毛，样子象狮子，他的面貌是人。好久对观说：“师傅要到哪里去？”回答说：“往南城去呀。”那人说：“我让你阅读大量藏经，应该赶紧回去，不可长久停留。”于是抓住观的胳膊，急忙向着郡城的方向往回走。没走几里，又看见一人，样子象先前招呼观的，大叫道：“可以带回去，还没有注册。”一会儿，就到了寺院。当时天已经亮了，看见所住的屋里有几十个僧人，拥塞着他的房门；又见自己的身体在床上。二人推观进门，忽然感到有水从上浇灌他的身体，于是就醒了。寺僧说：“观死一夜了。”观于是把这事详细地告诉了寺僧。过了几天，在佛殿看见两个土制偶象，是左右的侍者，是观先前看见的。于是观发誓专心致志，阅读藏经。即使是严寒酷暑也没有稍微的懈怠，共计几年才回家。当时是宝历二年五月十五。会昌年间，皇帝诏令为除天下佛寺，观也被排斥离去。后来到长安，以占卜游说于公卿人家，说的事情往往说中。曾经做过沂州沂县尉。我在京城，听到关

于董观的这些事情。

##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长乐第。夜如厕，僮仆从者，忽见蓬头青衣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又以鬼神之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与君殊路，何必相见？常闻人若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方义家居华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顾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辞乎？”蓬头者复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见者，正气不胜，自致夭横，非登杀之。然有心曲，欲以托人，以此（“此”原作“死”，据明抄本改。）久不敢出。惟贵人福祿无疆，正气充溢，见亦无患。故敢出相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以福薄，须人助。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一心表白。回付与登，即登之职，遂乃小转。必有后报，不敢虚言。”方义曰：“诺。”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方义至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则无苦。父门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於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选经工，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令早毕功。功毕饭僧，回付郭登。后月余，归同州别墅。下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渚”原作“注”。据明抄本改。）

别已十年，忽自门入，径至方义阶下，方义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门。”遂前行，方义从之，及门失之矣。见一紫袍象笏，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於门外。俯视其貌，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弊职当迁，只消金刚经一卷。贵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极多，超转数等，职位崇重，爵位贵豪，无非贵人之力。虽职已骤迁，其厨仍旧。顷者当任，实如鲍肆之人。今既别司，复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贵人量察，更为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终身铭德，何时敢忘。”方义曰：“诺。”因问丈人安在，曰：“贤丈江夏寝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亲导，不可自己，适诣先归耳。”又曰：“厕神每月六日例当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人见即死，见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盖言登巡毕将归，瞥见半面耳。亲戚之中，递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率常受饿。必能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见斯众暗中陈力，必救灾厄。”方义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所言，幸於梦寐。转经之请，天曙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行数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及明祝付与郭登。功毕，梦曰：“本请一七，数又出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不尔，不来黠也。泛祭之请，记无忘焉。”（出《续玄怪录》）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是从前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的儿子。宝历年间，独自住在长乐府第。晚上上厕所，僮仆跟随，看见一个头发散乱的穿黑衣的人只有几尺逼近。方义开始害怕，想要跑，又以为鬼神来了，跑又有什么用。就勉强对他说道：“你莫

非是郭登吗？”回答说：“是。”方义说：“和你是不同的路，何必相见？曾经听人说如果看见你，没有不死的。难道是我命该死而看见你吗？我家住华州，姐姐出家在这里，一旦突然死在你的手里，命不可惜，想到做弟弟的情谊还不完备，可以容许我当面告辞吗？”蓬头的人又说：“我不想害人，出来也有限，人看见我的，正气不足，自己到达死亡，不是我杀的。然而我有心事，想要把这个托付于人，因此好久不敢出来，只有你福祿无边，充满正气，看见我也没有祸患，所以敢出来和你相见。”方义说：“有什么相求？”回答说：“我很久担任这个职务，积极效力应该升迁，只是因为福气浅薄，必须有帮助，你能给写金字金刚经一卷，诚心表白，回付给我，我的职务就能小小的转迁。以后一定报答你，不敢说谎。”方义说：“好吧。”蓬头人又说：“我用阴气侵犯了你的阳气，你虽然福分体力正强盛，不能得病，也能有少微的不舒适。应该立刻服用生犀角生玳瑁，用麝香堵塞鼻子就没有痛苦了。”方义到达中堂。烦闷到极点要倒地，立刻服用了麝香等药物并堵塞鼻子，就没有痛苦了。父亲的弟子王直方，住在同一个里，长久在江岭做事。飞快送信给他求得生犀角，又吃了，好久才安定。第二天早晨，选择经工，让他们抄写金字金刚经三卷，让他们早点抄完。抄完后招待僧人，回付郭登。一个多月后，回到同州别墅，下马正在休息，有个姓裴的老人，家住鄂渚，分别已经十年，忽然从门进入，直接到方义阶下。方义就立刻拜见他。老人说：“有客人，请出门。”就在前边走，到了门口老人就不见了。看见一个穿紫袍拿着象笏的人，前导随从穿红紫色衣服的差役几十人，在门外等候。低头看那相貌，是郭登。郭登收起笏板上前拜道：“卑职要升迁，只

需金刚经一卷,你的仁义想法,特意送给三卷,现在功德极高,越级升迁几等,职位崇高重要,爵位高贵豪迈。无不是你的大力相助。虽然职位已经迅速升迁,那厨房依旧,短时间还对付,实际象咸鱼店的人,现在离开旧司,再去就餐,才知道以前的痛苦,几乎不能忍受。你能体量明察,再给反复念金刚经七遍,就能改变厨房,终身铭记你的恩德,什么时候敢忘记呢?”方义说:“行。”于是又问老人在哪里。回答说:“善良的老人在江夏生病,今晚正困窘,神道求人,不是他亲自引导,不能自己前来,刚才来后先回去了。”又说:“厕神每月六日照例应该出去巡查,这日人遇见他,一定招致灾难,人看见他就死,他看见人就生病。先前的八座有病已六旬,说我巡完将要回去,看见一半脸面。亲戚之间,传递应该互相回避的。”又说:“冥府的差役,福分薄的多,没有地方得到食品,通常挨饿,一定能吃的慷慨施舍给他们。广泛祭示一切鬼神,这心意不会忘记。都被这众鬼神暗中出力,一定能救灾祸。”方义说:“阴阳路不同,偶然相遇,每次相见,多日不平静,心里想说的,希望在梦中,反复念经要求,天亮就开始。”答应后离去。到天亮,就召集行敬僧人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到天明祝告给郭登。念完经,梦见郭登说:“本来请念一个七遍,数量又增加了六倍,累计那功德,吃天厨了。你要有难,应先奉告,不然的话,不来骚扰,广泛祭示的要求,记住不要忘了。”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吴任生 鄔 涛 曾季衡 赵 合  
韦安之 李佐文 胡 急

### 吴任生

吴郡任生者，善视者，庐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且语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识之。”然顾一妇人，衣青衣，拥竖儿，步於岸。生指语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之（“之”原作“也”，据明抄本改）生魂耳。”杨曰：“然则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窃生人之子乎？”其妇人闻而惊惧，遂疾回去，步未十数，遽亡见矣。杨生且叹且

异。及晚还,岸傍一家,陈宴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杨生与任生俱问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寤矣,故设宴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真妇人所拥者。诸客惊叹之,谢任生曰:“先生真道术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

吴郡的任生,善于看鬼,住在洞庭山,他的面貌总象个孩童。按照吴楚的风俗,也不能查出他的生辰。宝历年间,有个前昆山尉杨氏的儿子,侨居在吴郡,曾经有一天,里中几个人,共同荡着小船,一起游览虎丘寺。当时任生在船里,又说到鬼神的事情。杨生说:“人和鬼的踪迹不一样,所以鬼的踪迹不能看见。”任生笑着说:“鬼很多,人不能识别罢了,我单单能识别。”这样,他们看到一个妇人,穿着黑衣服,抱着个小孩,在岸边走。任生指着说:“这是鬼,她抱的是婴儿的灵魂。”杨说:“那么凭什么辨别他是鬼呢?”任生说:“你只管看我和他说话。”就大声叫道:“你是鬼,偷活人的孩子吗?”那妇人听后很惊惧。就急忙往回跑,走了不到十几步,就不见了。杨生又赞叹又惊异。到晚上回家,离城有几里,岸边有一人家,摆设宴席。有个女巫,在那右边鼓动挥舞,是祈祷神灵。杨生和任生一起问他,女巫说:“今天里中人有婴儿突然死去,现在又醒过来了,所以设宴谢神。”就让把婴儿抱出来看,正是妇人所抱的那个,各位客人震惊叹服,感谢任生说:“先生是真正有道术的人,我们是不能知道的。”



## 邬涛

邬涛者，汝南人，精习坟典，好道术。旅泊婺州义乌县馆，月余。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进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顾降於君子。”涛视之，乃绝色也。谓是豪贵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於怀，妾何以奉托？”涛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玩於涛寝室，炳以银烛，又备酒食。饮数巡，王氏起谓涛曰：“妾少孤无托，今愿事君子枕席，将为可乎？”涛逊辞而许，恩意款洽。而王氏晓去夕至，如此数月。涛所知道士杨景霄至馆访之，见涛色有异，曰：“公为鬼魅所惑，宜断之。不然死矣。”涛闻之惊，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与符二道，一施衣带，一置门上，曰：“此鬼来，当有怨恨，慎忽与语。”涛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见符门上，大骂而去，曰：“来日速除之，不然生祸。”涛明日访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来，可以吾咒水洒之，此必绝矣。”涛持水归，至夜，女子复至，悲恚之甚。涛乃以景霄咒水洒之，於是遂绝。（出《集异记》）

邬涛是汝南人，精习三皇五帝所作的书，喜欢道术，出游住在婺州义乌县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个女子，两个婢女夜晚来到。一个婢女进前说：“这是王氏小娘子，今天晚上特意前

来看望你。”涛看她，是绝色佳人，认为这是豪门权贵家的女子，不敢答话。王氏笑着说：“秀才不把酒色放在心上。我用什么奉献托咐？”涛就站起拜谢道：“我是平凡鄙陋的人，不敢有这种欲望。”王氏让待婢解下外衣在涛的寝室里玩。点燃银色的蜡烛，又备办了酒饭。喝了几巡，王氏站起对涛说：“我年少丧父母没有依托，现在愿意待奉你共枕席，将要做行吗？”涛恭顺辞谢而答应，恩爱亲密。王氏早晨离去晚上回来，如此几个月。涛所认识的道士杨景霄到馆拜访他，看见涛的脸色异常，说：“你被鬼魅所迷惑，应该断绝她，不然的话就死了。”涛听说很吃惊，把那事全都告诉了他。景霄说：“这是鬼呀！”就给他两道符，一道放在衣带上，一道放在门上。说：“这鬼来，一定怨恨你，千万不要和她说话。”涛按照方法接受了。女子这天晚上来到，看见符在门上，大骂而离去。说：“明天赶紧去掉它，不然要造成祸患！”涛第二头拜访景霄，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景霄说：“今晚再来，可以用我的咒水洒她，这一定能断绝了。”涛拿着水回去。到了晚上，女子又来了，悲愤到极点。涛就用景霄的咒水洒她，于是就断绝了。

##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终於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

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注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没，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会，慎勿泄於人。”遂与侍婢俱不见。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欲实”原作“然”，据明抄本改）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声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折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女遂於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篋中，得小金缕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玉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日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於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

阴晦而魂游於此 ,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出《传奇》)

大和四年春天。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个孙子叫季衡 ,住防御使宅院的西偏院。房屋壮丽 ,季衡单独住在这里。有个仆人告诉他说：“从前王使君的女儿在这里突然死去 ,有着倾国的容貌。她的灵魂白天在这里有时就能看见 ,你要谨镇小心。”季衡少年好女色 ,想要看她的灵魂 ,终究不把人 and 鬼当作隔阂。频频点上名香 ,与凡俗很疏远 ,在安静的地方散步 ,恍恍惚惚冥思苦想。一天黄昏的时候 ,有一个梳着双鬟发型的婢女上前打揖道：“王家小娘子派我传达深厚情意 ,要当面拜访你。”说完 ,突然就不见了。一会儿 ,有特殊的香味袭入 ,季衡就束上带子等候她。看见先前两个婢女 ,带领一女子而来 ,真是象神仙中的人。季衡拱手 ,问她们的姓氏。回答说：“我姓王 ,名字叫丽真 ,父亲现在做重镇 ,从前跟随父亲到这个城邑 ,住在这屋里 ,不久死亡。感谢你思念深远的冥府 ,情意激烈达到地下深处 ,所以生与死没有隔阂 ,很想领会。来已很久了 ,只是没有吉日良辰。现在才合心愿 ,希望有留我的心意。”季衡留下她亲切私会 ,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她握着季衡的手说：“明天这个时间再相会 ,千万不要泄露给别人。”就与侍婢都不见了。从此每到黄昏时就来到。将近六十多天 ,季衡没有疑虑。因为和祖父部下的将校说到她的艳丽 ,不慎失言了。将校惊惧 ,想要证实那事。说：“你等她来到这里的时候 ,希望你敲下墙壁 ,我和两三个人偷偷地窥视她。”季衡终究也没敲墙壁。这一天 ,女子一

见季衡,面色忧伤,声音嘶哑,握着季衡的手说:“为什么违背约定泄露给别人?从此不能够再继续欢乐了。”季衡感到惭愧悔恨,无话回答。女子说:“大概不是你的过错,也是冥数完了。”就留给他诗道:“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拆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写诗,羞愧没有什么酬谢,就勉强写了一篇道:“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悉见莺啼红树枝。”女子从衣带上解下蹙金结花合子,又抽出翠玉双凤翘一只,赠给季衡说:“希望他日睹物思人,不要因为幽冥成为阻隔。”季衡在书箱中寻找,找到小金缕花如意,酬谢她。季衡说:“这东西虽然不是珍奇,但是贵在它叫如意,希望在你的手里永久操持。”又说:“这次分别什么时候再相会?”女子说:“不是哪一年,没有相见的日期。”说完,哭着就不见了。季衡从此睡觉也追求思念,身体瘦弱多病。旧友前辈王回,运用他的方术,用药物治疗,几个月才治好。向五原的一位缝纫妇人询问,她说:“是王使君的爱女,没病而死在这个院里,现在已安葬在北邙山,有时阴暗时魂灵就在这里游荡,很多人都看见过她。”这就是那女子在诗里所说的“北邙空恨清秋月”。

## 赵 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醉”字原空缺,据明抄

本补。)因寢於沙碛。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鬓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住省焉。道曹党羌所虏。至此捽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於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尚能为归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粉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囊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濠,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蝟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於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於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慄,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併工暗筑,不使有声,涂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於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纵”原作“钓”,据明抄本改)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救兵二万

人临其境，股慄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厉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对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余闻锺陵韦夫人，（指韦丹，事见杜牧撰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韦夫人”疑是“韦大夫”之讹。）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合即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账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殍死万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贞元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能度进。今时有人遇之於嵩岭耳。（出《传奇》）

进士赵合，容貌温和性情直爽，品德高尚。大和初年，游览五原，路过沙碛，睹物悲叹，于是喝酒，和仆人都喝醉了，就住在沙碛。半夜睡醒，月色明亮，听到沙中有一个女子悲伤地吟道：“云鬓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

逐雁南飞。”赵合起身拜访她。果然有一个女子,年纪还未成年,容貌是绝代佳人。她告诉合说:“我姓李,住在奉天,有个姐姐嫁给洛源镇帅,因为前往探视,在路上遭到羌人俘获,至这儿被打死了,抢去了我的首饰逃离。后来被过路人哀怜,掩埋在沙内,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听说你颇有侠义之心,尚或能把尸骨送回到奉天城南的小李村,就是我的故乡,一定能报答你。”赵合答应了。让她指明掩埋尸骨的地方。女子感谢哭着告诉了他。合于是收起她的尸骨,包在口袋里,待候到早晨。不久有个穿紫衣的男子汉,急忙骑马来,向合拱揖道:“知道你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开始请求,还有感激。我是李文悦尚书。元和十三年,曾经驻守五原,被犬戎的三十万大军包围逼近城池的四角,士兵各厚十几里,连续发出的箭象下雨,飞梯排云一般,穿墙掘沟,昼夜攻击。城里靠窗取水的,被箭射中象蝟毛。那个时候,防御的士兵,才三千人,激励那居住的人,妇女老幼站立的,不知道冷饿。犬戎在城北建造了独脚楼,高几十丈,城里的详细情况,都能看见。我于是设奇计,真的打中那楼立刻粉碎。羌的头领非常吃惊。认为是神功。又对城中人说:“千万别拆房子当柴烧,我将给你们寻柴禾,堆在城下。”许多人把些禾钓上城。又有一天特别阴暗,就听到城的四角,有很多人行动,声言说:“夜间攻城了!”城中人非常恐惧,不敢暂且安歇。我说:“不是这样!”偷偷地用铁索下去用烛光照它,是空赶着牛羊走威胁那城池。兵士稍微安稳。又一天西北城角被击,摧毁十多丈,将要到天黑群胡非常高兴,纵情喝酒狂歌乱舞,说:“等到明天早晨就攻进城!”我用马弩五百张而模仿它,于是放下皮墙阻挡。一天晚上,同时用人暗地修筑,不让有声



音,用水浇上。当时天寒,第二天成为坚冰,城墙象银子一样晶莹,不可攻击。又一天,羌头建大将的旗帜,是赞普所赐给的,立在五花营内。我夜里穿墙而夺取它象飞一样回来。众羌兵号啕痛哭,宣称用以前掳去的人,换回那大旗,释放那老少妇女一百多人,能够全部回去。然后投掷旗还给他们。当时邠泾救兵两万多人面对那境界,两腿发抖不敢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天,羌头遥远拜道:“这城内有神将,我现在不敢欺侮他。”于是收兵离去。不到两夜,到达宥州,一天就攻破了那城,老少三万人,都被掳去。凭着这种利益和害处的比较,那么我对这个城的功劳是不小的。但是当时的宰相,让我不能拿着符节离开这城,空赏给一个美女。我所说钜陵的韦夫人,从前修筑了一个大堤,要防水灾,三十年后,还有百姓和廉访使周公,感谢好的功德而上奏给立了巍峨的德政碑。如果我那时守城不牢固,都将成为羌胡的卑贱的奴隶,哪能有现在的子孙呢?知道你是有心的人,请先诉那百姓,委婉劝说那州官,给立个德政碑就心满意足了。”说完,长长拱揖而离去。赵合接受了指教,到了五原,把这事告诉了百姓和刺史。都认为是妖言惑众,不听信。赵合失望地返回,到了沙中。又遇见从前的神人,感谢赵合说:“你给说明了,五原无知的百姓,刺史不贤明,这个城一定有火灾。我正想祈求天幽府,我告诉五原的事不能随心,这种想法也就停止了。那灾祸不超过三旬就要发生了。”说完就不见了。果然按期发生了灾祸,五原城里饿死的有一万多人,老少互相吃。赵合带着女子的尸骨到达奉天,找到小李村而埋葬了她。第二天在道边,赵合遇到了从前的女子前来拜谢并对他说:“感谢你的恩义,我祖父是贞之年间得道的人,有演参同契续

混之经。你能读完 ,龙虎丹药 ,不久就能成功。”赵合接受了它 ,女子就不见了。赵合就放弃了求举之事 ,研究那部经书的玄妙 ,住在少室山 ,炼了一年龙虎丹 ,就能使瓦砾变成金山 ;两年后 ,能让死者回生 ;三年后 ,吃它能超脱现世。现在还常有人在嵩岭遇见他。

## 韦安之

韦安之者 ,河阳人 ,时至阳翟 ,拟往少室寻师。至登封 ,逢一人 ,问欲何往 ,曰 :“吾姓张名道 ,家金乡 ,欲往少室山读书。”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 ,乃约为兄弟 ,安之年长 ,为兄。同入少室 ,师李潜。经一年 ,张道博学精通 ,为学流之首。一日。语安之曰 :“兄事业全未 ,从今去五载 ,方成名 ,官亦不过县佐。安之惊异曰 :“弟何以知之 ?”道曰 :“余非人 ,乃冥司主典也。泰岳主者欲重用 ,为以才识尚寡 ,给一年假於人间学。今年限已满 ,功业稍成 ,将辞君去。慎勿泄於人。”言讫 ,辞其师。安之送道下山 ,涕泣而别。道曰 :“君成名之后 ,有急 ,当呼道 ,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举。其年擢第 ,授杭州於潜县尉 ,被州遣部物 , (“物”字原缺 ,据明抄本补。)将抵河阴。至淇泽浦 ,为淮盗来劫。安之遂虔启於道 ,俄而雷雨暴至 ,群盗皆溺。安之为龙兴县丞卒。(出《灵异录》)

韦安之是河阳人,当时到了阳翟,打算到少室寻拜老师。到达登封,遇见一人,问要到哪里去。说:“我姓张名字叫道,家在金乡,想要到少室山读书。”安之也道报了姓名,向往的志向是一样的,于是结为兄弟。安之年龄大,做哥哥。一起到少室,拜李潜为师。经过一年,张道学识广博学业精进,是学生们中的第一。一天,他告诉安之说:“兄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从现在开始还得五年,才能成名,官也不过是个县佐。”安之惊异道:“弟凭什么知道?”张道说:“我不是人,是冥司的主典,泰岳主要重用我,认为我才识还少,给一年的假,到人间学习,现在年限已满,功业稍有成就,将要辞别你而去,千万不要泄露给别人。”说完,辞别他的老师。安之送张道下山,哭泣分别。张道说:“你成名以后,有急难,要呼唤我,一定能够救你。”安之五年后才去考举,那年考中,授给杭州於潜县尉,被州派遣到外地。将要到河阴,到达淇泽浦,被淮盗抢劫。安之就虔诚地呼唤张。一会雷雨突然到来,群盗都被淹没。安之做龙兴县丞时死。

## 李佐文

南阳临湍县北界,秘书郎袁测、襄阳椽王沂皆止别业。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庄。佐文琴棋之流,颇为袁、王之所爱。佐文一日向暮,将止袁庄。仆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阴风骤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独行,迷误甚远。约三更,

晦稍息 ,数里之外 ,遥见火烛。佐文向明而至 ,至则野中回舍 ,卑狭颇甚。中有田叟 ,织芒屨。佐文逊辞请託 ,久之。方延入户 ,叟云 :“此多豺狼 ,客马不宜远繫。”佐文因移檐下 ,迫火而憩。叟曰 :“容本何诣而来此 ?”佐文告之 ,叟哂曰 :“此去袁庄 ,乖於极矣。然必俟晓 ,方可南归。”而叟之坐后 ,纬萧障下 ,时闻稚儿啼号甚痛 ,每发声 ,叟即曰 :“儿可止 ,事已如此 ,悲哭奈何 ?”俄则复啼 ,叟辄以前语解之。佐文不谕 ,从而诘之 ,叟则低回他说。佐文因曰 :“孩幼苦寒 ,何不携之近火 ?”如此数四 ,叟则携致就炉 ,乃八九岁村女子耳。见客初无羞骇 ,但以物画灰 ,若抱沈恨。忽而怨咽惊号 ,叟则又以前语解之。佐文问之 ,终不得其情。须叟平晓 ,叟即遥指东南乔求曰 :“彼袁庄也 ,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马四顾 ,乃穷荒大野 ,曾无人迹 ,独田叟一室耳。行三数里 ,逢村妇 ,携酒一壶 ,纸钱副焉。见佐文曰 :“此是巨泽 ,道无人。客凌晨何自来也 ?”佐文具白其事 ,妇乃附膺长号曰 :“孰为人鬼之遇耶 ?”佐文细询之 ,其妇曰 :“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 ,则我亡夫之殡间耳。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 ,夫暴疾而卒。翌日 ,始龀之女又亡。贫穷无力 ,父子同瘞焉。守制嫠居 ,官不免税 ,孤穷无托 ,遂意再行。今夕将适他门 ,故来夫之瘞告诀耳。佐文则与同往 ,比至昨暮之室 ,乃殡宫也 ,历历踪由 ,分明可复。妇乃号恸 ,泪如縷縠。因弃生业 ,剪发于临湍佛寺 ,役力誓死焉。其妇姓王 ,开成四年 ,客有见者。(出《集异记》)

南阳临湍县北边 ,秘书郎袁测、襄阳掾王汧都建立了别

墅。大和六年,有个客人李佐文,寄食二庄。佐文是个擅长琴棋的人,袁、王很喜欢他。佐文一天将晚时,要到袁庄休息。仆夫抱着被先走了。没走到一二里,冷风突然刮起。天昏地暗一会夜漆黑。佐文乘着劣马独自行进,迷失道路很远。大约三更天,昏黑稍微停止,几里地外,远远看见灯光。佐文向亮处走去,到了眼前一看却是荒野中几间陋室,很低矮狭窄。屋里有个年老的农民,正在编织草鞋。佐文恭顺地请求投宿,很久才请进门。老头说:“这里豺狼很多,客人的马不要在远处系缚。”佐文于是移到檐下,靠近火而休息。老头说:“客人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里?”佐文告诉了他。老头微笑首说:“这里距离袁庄,相隔很远,这样必须等到天亮,向南去才能到达。”老头坐下后,草帘子屏障下边常常传出小孩非常悲痛的啼哭声。每当发出哭声,老头就说:“孩儿应该停止,事已如此,悲哭能怎么样?”一会儿又哭,老头还用前边的话劝说。佐文不明白,问他。老头就迂回曲折说其他的事情。佐文于是说:“孩子小怕冷,为什么不领他靠近火?”如此多次,老头就领她靠近火炉,是个八九岁的农村女孩。看见客人开始没有害羞和惊怕,只是用东西画灰,象怀着深深的怨恨。忽然悲哭惊号。老头就又用前边的话劝她。佐文问他,终究不能得到那实情。不久天亮,老头就远远指着东南的乔木说:“那就是袁庄,离这有十里远近。”佐文上马向四下看,是片很大的荒野,不曾有人的痕迹,只有田叟一座房子。走了三里多,遇到一个村妇,带着一壶酒,纸钱和一些附带的东西。看见佐文说:“这是巨泽,路上没人,客人一清早从哪里来的?”佐文把那事全告诉了她。村妇就拍胸大哭道:“为什么人和鬼能在路上相遇呢?”佐文细问她,那村妇道:

“象客人说的昨晚寄宿的房子,是我亡夫的殡间。我受人雇用住在袁庄七年了,前年春天,丈夫得急病死去,第二天,才七岁的女儿又死了。因为贫穷没有能力,父子一起埋葬。我遵守丧规寡居,官府不给免税,孤独穷困没有依托,就想再嫁,今天晚上将要嫁到别人家,所以来到丈夫女儿的葬地告别。”佐文就和她一同前往,等到了昨晚的房子,是个殡宫,经由的踪迹历历在目,分明可以踏着再走。村妇就号啕大哭,泪如绳索。于是她放弃了谋生之业,在临湍佛寺剪掉头发,劳苦出力发誓到死。那个妇女姓王,开成四年,有人看见过她。

## 胡 急

安定胡急,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餗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是岁冬十月,京兆乱,餗与宰臣涯(“涯”原作“急”。据明抄本改。)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急受贾餗恩。今当匿在急所。愿骁健士五百,环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请,於是部将拥兵至急门,召急出,厉声道:“贾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与餗同罪。”急度其势不可以理屈,抗辞拒之。部将怒,执急诣士良,戮于辕门之外。时急弟湘在河东郡,是日,湘及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怒,(明抄本怒作恐。)命家人逐之,遽不见。后三日,而急之凶闻至

(出《宣室志》)

安定的胡急,家住在河东郡,以文章学问出名,大和七年春考中进士。当时贾餗任礼部侍郎。两年后,文宗皇帝提拔贾餗做相国。这年冬天十月份,京城叛乱,贾餗和宰臣涯被打败,一起逃走。皇上有诏书捉拿很紧急,当时宦官仇士良,监领左禁军,命令部将带兵极力寻求他们踪迹。部将对士良说:“胡急承受贾餗的恩惠,现在应该藏在胡急家,愿带领五百名勇猛矫健的士兵,包围他的住所提取他。”士良允许了他的请求。于是部将率领士兵到达胡急家门。召唤胡急出来,厉声叫道:“贾餗在你家,你要立刻把他放出来!不这样,与贾餗同罪!”胡急考虑他的来势不能用道理说服,就严辞拒绝。部将大怒,捉拿胡急到士良处,杀死在辕门外。当时胡急的弟弟胡湘在河东郡,这天,胡湘和家人看见一个人没有头,穿着绿衣,衣服上有血染的痕迹,从门面进入,走到庭院。胡湘大怒,命令家人驱逐他,立刻就不见了。三天后,胡急的死讯就到了。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 鄴 李全质  
沈恭礼 牛 生 韦齐休

## 辛神邕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 ,太和五年冬 ,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 ,与家僮自勤 ,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 ,将死。一日 ,万金他出 ,自勤偃于塌。忽有一人 ,紫衣危冠广袂 ,貌枯形瘠 ,巨准修髯 ,自门而入。自塌前 ,谓自勤曰 :“汝强起 ,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 ,有食案 ,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 ,出一掬物 ,状若稻实而色青 ,即以十数粒置食器中 ,谓自勤曰 :“吾非人间人 ,今奉命召万金 ,万金当食而死。食尔勿泄吾言 ,不然 ,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 ,万金归 ,脸赤而喘 ,且曰 :“我以腹虚热上 ,殆不可治。”即变其器



而食,食且尽,自勤疾愈,万金果卒。(出《宣室志》)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在太和五年冬,从原来做白水尉调到京城任职。当时京城里有个靠做工谋生的人,叫刘万金,与辛神邕的家僮自勤同住一间屋子。自勤得病,一连病了好几个月,病重将死。有一天,万金出门在外,自勤独自躺在床上。忽然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衣袖肥大的人从门外进来,这人面容枯槁,高高的鼻子,长长的胡须。到了床前,对自勤说:“你勉强支撑着起来,病就悄悄地好了。”于是扶自勤靠墙坐着。原来这屋子的东墙下有餐桌,上面摆着各种餐具。穿紫衣服的人从袖中取出一把东西,样子很象稻粒,青色,就把十多粒放在食器中。对自勤说:“我不是人间的人,现在奉命来召万金,万金吃了这个就要死了。他吃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不然,就要大祸临头了。”说完就走了。这天万金回来,脸红而又气喘,并且说:“我因肚子空而发热,大概不能治了。”于是拿起食具就吃饭,饭将吃完的时候,自勤的病好了,万金果然死了。

## 唐燕士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常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其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

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垅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归，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吴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出《宣室志》）

晋昌唐燕士喜欢读书，隐居在九华山。曾有一天傍晚，雨过天晴的时候，借着月光徒步上山。夜已经很深，一群狼把他围在路上不能回家。唐燕士非常恐惧，就藏在林子深处。不一会儿，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头戴纱巾，相貌孤傲、俊俏，年纪将近五十岁，顺着山涧走过来。他边走边吟，样子泰然自若。然后站了许久，又吟诵道：“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垅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归，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善于写七言诗，很受当时人称赞。听到这人的吟诵惊叹不已，正要跟他搭话时，还没等开口，那人就消失了。第二天，燕士回来，拿他的相貌向乡里人打听，有从前认识他的人说：“是个姓吴的，中了进士，擅长写诗，已经死了许多年了。”

## 郭 鄴

郭鄴罢栎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胖瓮间，常

有二物,如猿獾,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鄆俱往。所造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别者久,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鄆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鄆曰:“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鄆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鄆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信之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常过分。家有妓乐,端丽者至多,外之袷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采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耳。(出《剧谈录》)

郭鄆被罢了栢阳县县尉,很久未被任用,穷愁潦倒住在京城,日子很窘迫。出处之间,常有二物,像猿猴,穿着蓝色衣服。后来不论出入起卧,这二物无时无刻不跟随。凡外出做什么事,也一定跟着一块去。所到之处,没有不像遇到榛针、荆棘一样妨碍着他。亲友讨厌他,有的用咒符驱赶,有的逃往山林躲避。这种情况几年都没有间断。一天晚上,这二物忽来告别,说:“我俩趁你遭厄运,相随已经很久,现在等明早我们就要走

了,不再回来了。”郭鄩很庆幸他们离开,就问他们到哪里去。那二物说:“世间像我俩这样的很多,只是世人看不见罢了。现在我们要到胜业坊姓王的富人那里,将去败坏他的家财。”郭鄩说:“他家财富丰厚、殷实,怎么能很快耗尽呢?”那二物回答说:“得先从安品子那想办法了。”五鼓敲响的时候,那二物就不知去向了。郭鄩起来洗漱,便觉心胸开阔,愁闷全无。试去拜访亲友,亲友也无不改观相迎。未到十天,去拜见宰相,当面讲述了上述情况,于是又被授予通事舍人的官职。郭鄩有个表弟姓张,做金吾卫佐,交往的都是豪侠之人。这人年轻好奇,听到这件事不大相信,他知道胜业王氏隶属左军管辖。从此就偷偷去那里察看。王氏为人节俭,费用也很少有过分之处。家中有歌舞艺妓,其中长相端庄秀丽的很多,她们外穿华丽衣服,姿容娇艳俏丽,但王氏回到房里仍然没有改变志向。有一天,他和宾朋经过鸣珂曲,有一个妇人浓妆艳抹站在门口,王生勒马停步,留连忘返,喜形于色。于是召宾朋摆酒设宴,寻欢作乐。张生也参加了。打听这个人,原来就是安品子的弟弟。品子善于唱歌,这天唱了几支曲子,王氏全拿财物馈赠。在座的人对他这样巨资耗费都非常惊讶。从此经常看到车马载着财货从他家运出来,没过几年,他家就贫困不堪了。

## 李全质

陇西李全质,少在沂州。尝一日欲大蹴鞠,昧爽之交,假寐

于沂州城横门东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圆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质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别有人来奉追也。”须臾，一绿衣人来，曰：“奉追。”其言忽遽，势不可遏。全质曰：“公莫有所须否？”绿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需？”紫衣人谓绿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门，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适蒙问所需，岂不能终诺乎？”全质曰：“所需何物？”答曰：“犀佩带一条耳。”全质曰：“唯。”言毕失所在，主者报蹴鞠，遂令画犀带。日晚，具酒脯，并纸钱佩带，于横门外焚之。是夜，全质才寐，即见戴圆笠紫衣人来拜谢曰：“蒙赐佩带，惭愧之至，无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处，某则必至焉。”洎太和岁初大水，全质已为太平军裨将，兼监察。有切务，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桥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谙委，程命峻速，片刻不可驻。行从等面如死灰，信辔委命而行。才三数十步，有一人后来，大呼之曰：“勿过彼而来此，吾知其径，安而且捷。”全质荷之，反辔而从焉。才不三里，止泥泞，而曾无尺寸之阻，得达本土。以物酬其人，人固让不取，固与之，答曰：“若仗我而来，则或不让；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终不肯受，全质意其鲜焉，乃益（“益”原作“缓”，据明钞本改。）之。须臾复来，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圆笠，岂非横门之人欤？开成初，衔命入关，回宿寿安县。夜未央而情迫，时复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数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须臾，马旁见一人，全质诘之：“谁欤？”对曰：“邮牒者。”更于马前行，寸步不可睹。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或曰树，或曰桩，或曰险，或曰培塿，或曰穷，全质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驿，憩焉。才下马，访邮牒者欲酬之，已不见矣。问从者，形状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复非

横门之人欤？会昌壬戌岁，济阴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舟。诘全质何惧水之甚，询其由，全质乃语此。又云，本性无惧水，紫衣屡有应，故兢慄之转切也。（出《博异记》）

陇西李全质年轻在沂州时，曾经整天玩踢球的游戏。一次天快亮时，在沂州的横门东庭前闭目休息。忽然有一个穿紫衣服、头戴圆斗笠的人直奔他面前来，并且说：“奉命追赶。”全质问：“什么人追我？”穿紫衣的人说：“不是我追你，另有人追你。”不一会儿，一个穿绿衣服的人过来，说：“奉命追赶。”那人说话时神色惶急，看情势是无法挽回的了。全质说：“你难道有什么需求？”绿衣人说：“奉命追赶，怎敢说有什么需求。”紫衣人对绿衣人说：“不用追。”用手一挥，让绿衣人离开横门。紫衣人乘机对全质说：“刚才蒙您所问所需，难道你能兑现你的许诺吗？”全质问：“你需要什么？”那人回答说：“一条犀牛佩带罢了。”全质回答说：“行。”说完那人就不见了。主管踢球的人报说：“开始踢球。”全质就派人办置犀牛佩带。当天晚上，备办了酒肉、纸钱、和佩带，在横门外焚烧了。这天夜里，全质刚刚入睡，就梦见穿紫衣、戴圆斗笠的人来拜谢说：“承蒙您赐给我佩带，惭愧极了，无以报答，然而你这一生将要遭水难，只要你有危难的时候，我一定前来相助。”等到太和初年涨大水，全质已经做了太平军副将，兼做监察。一次有紧急军务，要从中都到梁郡城，向西走到离百歇桥二十里的地方，水深而冰薄，全质平素又不熟悉水运，军命严厉紧急，片刻不可停留，随从都吓得面色如土。全质只好信手拿着缰绳，听天由命地向前走。才

走了三十几步远,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大声呼喊着:“不要到那里去,往这边走!我熟悉那条路,安全而且近。”全质让那人上了马,把缰绳交给他,自己跟从那人而行。走了还不到三里,道路只是有点泥泞,而没有丝毫阻碍,就到达了驻地。然后全质用财物去酬谢那个人,那人坚决推辞。全质又坚持要酬谢,那人回答说:“你依靠我才来到这,我也许不该谦让,现在你又为了我才这样做,又何苦呢?”终于不肯接受。全质认为这样的人很难得,就想收留他。不一会儿,再来找他,他已经不知去向。回来后仔细回想,那人穿紫衣,头戴圆斗笠,岂不是横门外遇见的那个人吗?开成初年,奉命入关,回来后住在寿安县。未睡到半夜,心情烦闷,当时天又非常黑暗,不得已走出旅馆。走了三里多地,天下起大雨,回旅馆已不可能。不一会儿,马前见一人,全质问他是谁,回答说是驿站传递文书的邮牒。那人一直在马前走。那天夜里,前边寸步远的地方都看不清。那人常用前边路上的景物来引路,有时说有树,有时说有树桩,有的地方说危险,有的地方说是小土丘,有的地方说是绝路。路上一切危险可能造成的伤害,全质全都避免了。又过了很长时间,到了三泉驿站,稍休息一下。全质刚刚下马,去查访刚才那个邮牒,想酬谢他,那人已经不见。问随行的人打听那人的衣着打扮,原来是穿紫衣服,头戴圆斗笠的,又不是横门外的那个人吗?会昌壬戌年,济阳涨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坐一条船,他对水给全质造成的恐惧非常惊讶,打听原因,全质叙述了以前的事情。并且又说:“我本来不怕水,紫衣人屡次有应验,所以一遇到水情,就战战兢兢地反复揣度着。”

## 沈恭礼

阆乡县主簿沈恭礼,太和中,摄湖城尉。离阆乡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绕床数匝,意谓从行厅吏雷忠顺,恭礼问之,对曰:“非雷忠顺,李忠义也。”问曰:“何得来此?”对曰:“某本江淮人,因饥寒佣于人,前月至此县,卒于逆旅。然饥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礼许之,曰:“遣我何处送与汝?”对曰:“来暮,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语毕,立于堂之西楹。恭礼起坐,忠义进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辄敢裨补。”恭礼曰:“可。”遂言:“此厅人居多不安。少间,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强来参谒。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与之言。或托是县尹家人,或假四邻为附,辄不可交言。言则中此物矣。”忠义语毕,却立西楹未定,堂东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鬟,肌肤悦泽,微笑转盼,谓恭礼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风动,梧叶堕阶。如何罪责,(明钞本“罪责”作“自责”)羈囚如此耶?”恭礼不动。又曰:“珍簟床空,明月满室,不饮美酒,虚称少年。”恭礼又不顾。又吟曰:“黄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不顾,逡巡而去。忠义又进曰:“此物已去,少间,东廊下有敬寡妇、王家阿嫂。虽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与语。”少顷果有一女郎,自东庑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来?”俄然有曳红裙,紫袖银帔而来,步庭月数匝,却立于东庑下。忠义又进曰:“此两物已



去,可高枕矣。少间,纵有他媚来,亦不足畏也。”忠义辞去,恭礼止之:“为我更驻,候怪物尽即去。”忠义应诺。而四更已,有一物,长二丈余,手持三数髑髅,若跃丸者。渐近厅檐,忠义谓恭礼曰:“可以枕击之。”应声而击,暴然而中手,堕下髑髅。俯身掇之,忠义跳下,以棒乱殴,出门而去。恭礼连呼忠义,不复见,而东方已明。与从者具语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厅子张朝诘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为厅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义。”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飧等去。其夜,梦李忠义辞谢曰:“蜜陀僧大须防备,犹二三年奉扰耳。”言毕而去。恭礼两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来,终不敢对;后即归闾乡,即隔夜而至,然终亦不能为患;半年(“年”原作“夜”,据明钞本改)后,或三夜五夜一来;一年余,方渐稀。有僧令断肉及荤辛,此后更不复来矣。(出《博异志》)

闾县主簿沈恭礼,在太和年中,任湖城尉。离开闾乡的那一天,身体有点不适。晚上到了湖城,就在前堂睡下了。忽觉得有人围床绕了几圈,沈恭礼以为是从行厅吏雷忠顺。当问他时对方却回答说:“不是雷忠顺,是李忠义。”主簿问他:“怎么来到这里?”回答说:“我是江淮人,因为冻饿给别人干活,上月来到这个县,死在旅馆里。冻饿得厉害,现在投奔你要讨点吃的,再要一顶小帽,可以吗?”恭礼答应了,并说:“让我到哪里送给你?”回答说:“明天晚上让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说完,站堂中西边的柱子下,恭礼起身坐。忠义上前说:“你刚到这个地方,再发生什么事,我就来帮助你。”恭礼说:“行。”那人于是

说：“这厅里的人住在这大多不安宁。”一会儿将有一女子，年龄大约十七、八岁，硬要来见你，她的名字叫蜜陀僧，你千万不能与她讲话。她有时假托是本县县官的家人，有时又以四邻为依靠，你就一定不要同她搭话，一搭话，就会正中她的奸计。”忠义说完，就又站在堂中西边的柱子下面。还没等站稳，堂东果然有一女子，高高的发髻，青丝垂鬓，皮肤细腻而有光泽，面带笑容，顾盼含情，对恭礼说：“秋室寂寥，明月当空，蟋蟀唧唧，夜深风动，梧叶落阶，怎奈这等寂寞，清苦，囚犯也不过如此罢了。”恭礼不动声色。那女子又说：“孤卧床席，明月满室，不饮美酒，岂不虚度青春时光。”恭礼又不动。那女子又吟道：“黄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置之不理。那女人徘徊一阵，然后离去。忠义又上前说：“此物已去，一会，东廊下还有敬寡妇、王家阿嫂，她们虽然不敢象蜜陀僧那样，然而也不能同她搭话。”不一会作，果然有一女郎，从东厢房出来，穿白衣服，头上插着白簪，一面用手整理着披袍，回报他人旨意说：“王家阿嫂，为什么还不出来？”忽然有拖着红色长裙，穿着紫色上衣，银色披肩的女人，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回身站在东厅下。忠义又上前说：“这两物已去，可以高枕无忧了。一会儿即使再有女妖来，也不值得害怕了。”说完，忠义就要辞去，恭礼阻止他说：“为了我再呆一会儿，等着把妖怪全部除掉你再走。”忠义答应了。四更已过，又有一物，长两丈多，手拿几块死人骨头，象扔球一样，慢慢地走近厅檐下。忠义又对恭礼说：“可以用枕头打它，恭礼应声把枕头扔出去，“啪”的一声正打在那物的手上，骷髅落在地上，那物俯下身子去拾，忠义跳下，用棍棒乱打一阵，然后出门而去。恭礼连喊：

“忠义”，再也没有踪影。这时东方已发亮，恭礼向随从详细谈了昨晚的经历，命令他们准备酒席并买帽子。又召来厅子张朝向他打听。张朝说：“我本是巫人，最近为生计所迫而作了厅吏，我全知道最近有一个新客死在这里，叫李忠义。”恭礼就给他帽子和饭食，然后离开了。这天夜里，恭礼梦见忠义来辞别说：“蜜陀僧大需防备，大约在二、三年内还会打扰你。”说完就走了。恭礼两个月来，在湖城，每晚蜜陀僧都来，恭礼始终不敢与她搭话。以后回到闾乡，就隔夜来一次，然而始终未能得逞。半年后，有时三夜、五夜来一次。一年多以后，就逐渐少了。有僧人让他断肉及荤腥，此后就再也不来了。

## 牛 生

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昏时，有一人穷寒，衣服蓝缕，亦来投店。牛生见而念之，要与同食。此人曰：“某穷寒，不办得钱。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遂食四五碗，便卧于床前地上，其声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床前曰：“请公略至门外，有事要言之。”连催出门，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报。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牛生与之，此人令牛生远立，自坐树下，袖中抽一卷书，牒（明钞本牒作检）之。看数张，即书两行，如此三度讫。求纸封之，书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谓牛生曰：“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开之视。若

或可免,即不须开。”言讫,行数步不见矣。牛生缄置书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户坊,饥贫甚,绝食。忽忆此书,故开第一封,题云:“可于菩提寺门前坐。”自客户坊至菩提寺,可三十余里。饥困,且雨雪,乘驴而往,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内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为何人而至此?若冻死,岂不见累耶?”牛生曰:“某是举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门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贫道院也。”既入,僧仍为设火具食。会语久之,曰:“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远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晋阳手书,令识之,皆不谬。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与。”牛生先取将钱千贯,买宅,置车马,纳仆妾,遂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如言,诣张氏,独止于一室,下廉而坐。有数少年上楼来,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请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进士及第,何惜千缗?”牛生知其货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贯奉郎君,别有二百千,奉诸公酒食之费,不烦他议也。”少年许之,果登上第。历任台省,后为河东节度副使。经一年,疾困,遂开第三封,题云:“可处置家事。”乃沐浴,修遗书,才讫而遂终焉。(出《会昌解颐录》)

牛生从河东去参加科举考试,走到华州,又继续往前走,在距离华州三十里的地方,住在一个乡村小店里。那一天雪很

大,就让店主人烧汤、烙饼。傍晚,有一个非常贫寒,衣裳褴褛的人也来投店。牛生见了很怜悯他,要跟他一块吃。这人说:“我很穷,弄不到钱,今早已空着肚子跑了一百多里路了。”于是吃了四、五碗,就躺在牛生床前的地上睡着了。鼾声像牛一样。到五更天亮时,这人起来到牛生床前说:“请你暂时到门外一会儿,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那人连连催促牛生出门。牛生出门后,那人说:“我不是人,是阴司里的一个差役罢了。深愧昨晚吃了你一顿饭,现在稍有报答。请你给我拿三张纸及笔砚来。”牛生给了他。这人让牛生远远地站着,自己坐在树下,从袖中取出一卷书来,翻开书页,看几页,就写两行,像这样反复进行了三次,写完了。然后要纸封上它,在上面写上: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的字样。对牛生说:“你如要遇到灾难危险非常危急无法解脱时,就烧香,然后按次序打开信看,如果可以免灾,就无需开信。”说完,走了几步就不见了。牛生拿过信默默地放在书袋里,不大相信他的话。等到了京城,住在客户坊,贫困饥饿得厉害,没有一点吃的,忽然想起那封信,于是打开第一封。上面写着:可于菩提寺门前坐。从客户坊到菩提寺,大约三十多里。牛生又乏又饿,天又下着雪,就骑着驴往前走。从早晨辰时开始走,直到晚上鼓声将尽时才赶到寺门前。还没等坐稳,有一个僧人从门里出来,喝斥牛生说:“下这样大雪,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如果冻死了。我们岂不被你连累?”牛生说:“我是举人,到这里正好天黑了,姑且借寺门前住一夜,明日自然就离开了。”僧人说:“不知你是秀才,可住在贫道院里。”牛生进去了,僧人给他生火、准备饭食,跟他交谈了很久,说:“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关系远近?”牛生说:“那是我叔叔啊!”僧人

让人拿出晋阳长官的手笔,让他辨认,他都说得丝毫不差。僧人高兴地说:“晋阳长官以前曾寄存三千贯文在这,一定不会再来取,我年老了,一旦突然死去,就没有地方交付这笔钱了,现在全把它交给你吧!”牛生先拿出千贯钱买了住宅,办置车马,雇用奴婢,娶妻纳妾,于是成为富户。后来又因为求功名没有门路,于是打开第二封信。上面写着: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按信中说的找到张家,独自在屋中靠墙边的地方坐下。有几个年轻人上楼来,其中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坐下了,忽然说:“我本只有五百千,如果再向家里要,可以添到七百千,其余的我就力所不及了。”一个人又说:“进士及第,还吝借千缗钱吗?”牛生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穿白衣服的人的家产与门第,等追到外面向他拱手见礼,才知那人就是省试主考官的儿子。牛生说:“我把千贯钱送给你,另外二百钱送给诸位作酒食费,其它事就不麻烦你动口舌了。”那年轻人答应了他。后来果然考中了头几名。历任台省,以后又做了河东李度副使。又过了一年,牛生病得很重,就打开第三封信上写:可以处理好家事。等他洗完澡,才写完遗书,就死去了。

## 韦齐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三更后,将小斂,忽于西壁下大声曰:“传语娘子,且止哭,当有处分。”其妻大惊,仆地不苏。齐休

于衾下厉声曰：“娘子今为鬼妻，闻鬼语，忽惊悸耶？”妻即起曰：“非为畏悸，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孤惶无所依怙，不意神识有知，忽通言语，不觉惛绝。诚俟明教，岂敢有违？”齐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妇之道，重在人伦。某与娘子，情义至深，他生亦未相舍。今某尸骸且在，足宽襟抱。家事大小，且须商量。不可空为儿女悲泣，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夜来诸事，并自劳心。总无失脱，可助仆喜。”妻曰：“何也？”齐休曰：“昨日湖州庚匕寄买口钱，苍遑之际，不免专心部署。今则一文不欠，亦足为慰。”良久语绝，即各营丧事。才曙，复闻呼：“适到张清家，近造得三间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烦劳他人，更借下处矣。”其夕，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买茔三亩地，可速支关布置。”一一分明，张清悉依其命。及将归，自择发日。呼唤一如常时，婢仆将有私窃，无不发摘，随事捶挞。及至京，便之茔所，张清准拟皆毕。十数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报堂前，萧三郎来相看。可随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语，历历可听。萧三郎者，即职方郎中萧彻。是日卒于兴化里，其夕遂来。俄闻萧呼叹曰：“死生之理，仆不敢恨。但有异者，仆数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题一首诗。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诗。”因吟曰：“新拘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诗，盖是自识。仆生前忝有科名，粗亦为人所知。死未数日，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殊为著钝。然虽细思之，已是落他芜境。”乃咏曰：“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亦叹羨之曰：“韦四公死已多时，犹不甘此事。仆乃适来人也，遽为游岱之魂，何以堪处？”即闻相别而

去。又数日,亭午间,呼曰:“裴二十一郎来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来。至启夏门外,瘁然神耸,又素闻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长安县令,名观,齐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动即罪责,不堪其惧。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出《河东记》)

韦齐休考取了进士。不断升迁最后做了员外郎。是王璠管辖下的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死在润州的官府中。三更后,将要给他穿衣停尸。他忽然站在西墙下大声说:“转告我娘子,不要哭,我定有安排处理。”他的妻子非常惊惶,倒在地上、昏死过去。齐休又在被子下面大声说:“娘子现在成为鬼妻,听到鬼说话,不要害怕呀。”他的妻子苏醒过来,从地上爬起来说:“不是我害怕,只是不忍心与你骤然间分居阴阳两地,我以后的生活将孤苦惶惑没依靠,没想到你魂神有灵,忽能跟我讲话,我不自觉地昏死过去。现在我真诚地期待着你的教诲,哪里敢违背你的心愿。”齐休说:“生死的期限,是上天决定的,夫妻的情份,主要决定于人间的伦理道德。我与娘子间情义深重,来生也不会舍弃你。现在我的尸骸尚且在,足以使你宽心。家里大大小小的事,还需商量,不要象小孩子那样白白地悲伤、哭泣,使我在阴司里再为妻儿担忧。今夜以来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亲自用心操劳,到底还是没有疏忽和遗漏,更让我高兴。”他的妻子说:“你说的是什么事?”齐休说:“昨天湖州庚七托付的人头税钱,仓猝遑急之中,免不了专心去安排布置,现在已一文不欠,也足以宽慰了。”很长时间齐休不再说话了,



家里人都各自办理丧事。才亮天,又听他大叫:“刚才到张清象家,他最近盖了三间草屋,前边的一间就足够了,不必去麻烦别人,再寻找别处下葬。”那天晚上,张清好象在梦中。忽然看见齐休来说:“我昨天已死,先让你给买三亩莹地,可以赶快去安排布置。”一样一样的都非常清楚。张清都按他的吩咐办了。等齐休回到家,又自己选择了发丧日期,招呼吩咐作什么事,像平时一样。奴仆有什么隐情,没有不被他发现又指出来,然后根据情况给以处治的。等到了京城,便下葬到莹地,张清安排处理完毕。又过了十多天,快到三更时候,忽然听到齐休在下面大声招呼他的下人说:“快起来,告诉前堂的人,萧三郎来看我!可根据情况准备饭食。象从前一样款待,以防他着急。”两个人说话,听得清清楚楚。萧三郎,就是职方郎中萧彻。这一天死在兴化里,当天晚上就来了,一会听到萧三郎叹息说:“死生的理数,我不敢抱怨,只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几天以前,到少陵别墅去,偶尔写了一首诗,现在想起来,竟是活人写鬼诗。”于是吟诵道:“新拘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也悲叹惊诧地说:“先生的诗,是预知后事的先兆啊。我生前小有科第和名气,死后没过几天,就有一个无名小鬼赠我一篇诗,我的和诗虽然非常拙劣,反而是仔细想来,也是落入他荒蒙芜境之中。”于是吟道:“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三郎赞叹而羡慕地说道:“韦四公死已多时,还不放松吟诗作赋这类事。我是刚刚来的,马上成为泰山的游魂,怎能忍受得了。”接着听到二人相别而去。又过了几天,正午时候,又听到齐休喊:“裴二十一郎来看我,可准备酒饭,我

亲自去迎他。”那一天,裴氏兄弟果然来了,到了启夏门外,突然悲伤恐惧,加之平素又听说有关齐休的事。于是不敢来悼念中途而回。裴就是长安县令,名叫观,是齐休妻子的哥哥。他的府衙里的子弟,动辄受到责罚,受不了他的淫威,到现在也还没有终止。不知裴公现在怎么样。

##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 陟 王 超 段 何 韦鲍生妓  
梁 璟 崔御史 曹 唐

### 房 陟

房陟任清河县尉，妻荥阳郑氏，有容色。时村中有一老姬，将诣谒禅师，未至，而中路荒野间。见一白衣妇人，于榛棘中行，哭极哀。绕一丘阜，数十步间，若见经营之状者。姬怪而往问，及渐逼，妇人即远，姬适回，而妇人复故处。如是数四。姬度非人，天昏黑，遂舍之。及至禅师处，说所见，兼述妇人形状、衣服。禅师异之，因书记屋壁。后月余日，房陟妻暴亡，果葬于前所哭绕丘阜间，而容貌衣服，一如老姬前见者。（出《通幽录》）

房陟任清河县尉。妻子是荥阳人,姓郑,很有姿色。当时,有个村子中一个老妇人,要去拜见一个禅师。还没到,中途路过一片荒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妇人,在荆棘、草丛间行走,哭得非常悲哀,又见她围绕着一个土丘,在距离自己几十步远的地方,好象在干什么。老妇人感到很奇怪,走过去想问她。等稍稍靠近了她,那妇人就远离了她;老妇人走回来,那妇人就又在原来的地方。象这样有很多次。老妇人估计她不是人间人。天黑下来,就丢开她自去赶路了。等到了禅师那里,叙述路上所见,又说了那妇人的样子及装束,禅师认为很奇怪,于是就把这事写在墙壁上。以后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房陟妻突然死了,果然埋葬在那妇人哭和徘徊的小土丘一带,而容貌,衣服,全象老妇人先前见到的一样。

## 王超

太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死经宿而苏,言如梦:至一处,城壁台阁,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脉视,右膊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内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箎,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飞,或走为人者,顷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曰:“有生之类,先死为毕。”言次忽活。(出《酉阳杂俎》)

太和五年时,复州有个医生叫王超,很善于用针给人治病。经过他医治的病人,没有治不好的。王超曾经死了,经过一夜又苏醒过来。醒后说象作了一场梦一样。梦中他到了一个地方,高墙楼阁,象王侯居住的地方。看见一个人躺在那里,那人招呼王超上前给他诊脉,病人的左臂长了一个肿瘤,象酒杯一样大,王超用针给他排出一升多浓水。那个病人回头对身穿黄衣的小吏说:“可以带他去看看毕院。”王超跟随黄衣人走进一个门,门上标有“毕院”二字,庭中有数千只眼睛,眼睛聚在一起,象山一样,瞬间明灭、闪亮。黄衣人说:“这就是‘毕’呀。”不一会儿,有二人,身材高大,分别站在两边,煽动着巨大的扇子,吹动着那些聚在一起的眼睛。扇子一动,那些眼睛就有的飞,有的跑,就象人一样,顷刻间那些眼睛就消失了。王超问是什么缘故,黄衣人说:“有生命的东西,先死叫‘毕’。”黄衣人说完王超就复活了。

## 段 何

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昼日因力栉沐,凭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缝中出,裳而不衣,呼啸立于何前,熟顾何曰:“疾病若此,何不娶一妻,俾侍疾。忽尔病卒,则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举子贫寒,

无意婚娶。”其人曰：“请与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观，中外清显，姻属甚广。自有资从，不烦君财聘。”何曰：“未成名，终无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礼，亦可矣。今便与君迎来。”其人遂出门，须臾复来，曰：“至矣。”俄有四人，负金壁舆。从二青衣，一云髻，一半髻，皆绝色。二苍头，持装奁衣篋，直置舆于阶前。媒者又引入阁中，垂帟掩户，复至何前曰：“迎她良家子来，都不为礼，无乃不可乎？”何恶之，兼以困惫，就枕不顾。媒又曰：“纵无意收采，第试一观。”如是说谕再三，何终不应。食顷，媒者复引出门，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诗云：“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其书迹柔媚，亦无姓名，纸末唯书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出《河东记》）

进士段何租房子住在客户里。太和八年夏天，得了一场病，病了一个多月，稍稍有好转。天亮后用力梳洗后，靠几案坐着休息。忽然有一个男子，从所住地方的墙壁中的夹缝中走出来，只穿下衣，光着上身，大声地呼喝着站在段何面前，仔细地看看段何说：“你病成这样，为什么不娶一妻，让她伺候你的病？如果你突然死了，那可怎么办？”段何知道他是鬼，就说，“我是个举子，家境贫寒，没有心思娶妻。”那人说：“让我给你作个媒人。现在有个人家的女儿，容貌、品德都值得一看，无论内心、外表都很纯洁、高贵，亲朋故友也很多，自有资财来源，又不麻烦你花费财礼。”段何说：“没成名，始终不会有这个意思。”那人说：“不举行成婚的仪式也行啊！现在我马上为你迎

来。”说完，那人就出了门，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说：“到了。”一会儿，就见四个人抬着用金玉装饰的轿子，后面跟着两个婢女，一个梳着高高的发髻，另一个发髻低垂，都是绝色美女。两个男仆拿了妆奁、衣箱。径直把轿子抬到阶前才放下。媒人又把轿中的女子引入闺房中，放下帘子，关上门。然后又到段何面前说：“迎娶她这样良家女子，连礼仪都不举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段何听后非常厌恶，加上困乏疲惫，就躺下不理他。媒人又说：“即使你无意娶她，但是也可以试着看一看。”类似的话，那人反复说了许多遍。段何始终不答应。一顿饭的工夫，那自称媒人的人又带这一行人出了门。轿中那女人用红色信笺写了一首诗，放在段何面前的几案上走了。诗中写道：“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那字迹轻柔漂亮，也没写姓名。唯独在纸末写了个“我”字。从此以后，段何的病也一天天好转了。

##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富畜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得不有携者乎？”鲍生曰：“幸各无恙，然（原本“然”上有“挈”字，据明钞本删。）滞维阳日，连毙数驷，后乘既缺，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韦生、鲍生之右，搃丝击金，响亮溪谷。酒

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部落骏马获数疋,龙形凤颈,鹿颈鳧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轻槛前数匹,与向来夸诞,十未尽其八九。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棒酒劝韦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歌《送鲍生酒》云:“风飏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姻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门以窥之。而杯盘狼籍,不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质貌甚伟,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路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对月殊不见赏‘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干、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纰谬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谓长须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谓之好德,再适为之遵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也不深。尚有遗漏者,乃每岁春季开



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而礼聘之。当是时,儒墨之徒,岂尽出矣;智谋之士,岂尽举矣;山林深泽,岂无遗矣;日月照临,岂得尽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诸侯贡之又如此,聘礼复如此,当有栖栖于岩谷,郁郁不得志者。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是贡举之道隳矣。贤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隐岩冗者,自童髻穷经。至于白首焉,怀方策者,自壮岁力学,迄于没齿。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中(“中”字原缺,据明钞本增)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而隳张古之大体?况予乃诉皓月长歌之手,岂能拘(“拘”原作“欢”,据明钞本改)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云:“便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之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惧”原作“俱”,据明钞本改)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颌,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文通赋四韵讫,芭

蕉尽。韦生发篋取红笺，跪献于庑下。二人大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录，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主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矣。（出《纂异记》）

嗜酒成性的鲍生，家里很富有，养活很多艺妓。开成初年，走到历阳途中，住在定山寺。他的表弟韦生落榜东归，二人相遇，同在水阁休息。鲍生备办了酒宴。喝到尽兴的时候，韦生对鲍生说：“那些艺妓在哪？能不带来吗？”鲍生说：“幸好都没出什么事，然而滞留在淮阳的那些日子，接连死了许多马，后来车就少了，无法把他们全带来，只跟梦兰、小倩他们一起来了。也足可以供我们娱乐了。”一会儿，两个头上梳着双髻的艺妓抱着胡琴，边走边拉地走过来了，就坐在韦生、鲍生的石边。那二人抚试琴弦，拉开琴弓，响亮的乐曲声回荡在溪谷。酒快喝完的时候，鲍生对韦生说：“出城买到良马了吗？”韦生回答说：“我春初去塞外游览，从鄜坊经过乌延，到达平复，最后到灵武，然后返回来，买到了几匹部落的骏马。龙形凤颈、鹿颈鳧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的样样都有。”鲍生听了后，拍着手非常高兴，就放下酒杯，让人拿着蜡烛，到栓马桩去看了几匹马。这些马与方才韦生所夸耀吹嘘的相比，还不足十分之八九。韦生对鲍生开玩笑说：“可以用人来换，随便你挑选最好的马。”鲍生想要马的心情非常迫切，就暗自派人把四弦找来，更换浓妆，一会儿就到了。鲍生让这人拿着酒杯为韦生劝酒。这人唱一支曲子赠韦生。歌词是：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

恨,含思独无言。”又唱一首歌为鲍生助兴,歌词是:风飏荷珠难暂园圆,多生信有短姻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生召来看管马匹的人,牵一匹紫色的马吆喝着送给鲍生以表示酬谢。鲍生的欲望仍未满足,反反复复地叨念着,语言杂乱而无次序。这时有穿紫衣戴紫帽子的二个人,前呼后拥地带着一大群人从水阁西边登上台阶向这边走过来。鲍生韦生二人认为定山寺正当使者频繁往来的路口,怀疑是权臣到此,就慌慌张张进了屋子,关上门偷着向外看。而外面酒杯盘碟弄得乱七八糟,还未及收拾,穿紫衣服的人已到座位上了。两个人相对笑了笑说:“这就是方才听到的以妾换马的宴席。”于是让人拿酒,二人对饮。其中一人长着长长的络腮胡须,身材高大魁伟,举起酒杯,遥望月亮,迟疑了好一会儿,说:“先生的大作有‘斜汉左界,北路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以算作空前绝后的佳句了。面对明月何不欣赏‘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呢?”另一个长胡须的人说:“多年来在长安,承蒙乐游王把我推荐给南宫,进入了大的殿堂,与刘公干、鲍明远主管科举取仕,我偷闲去观看了文章诗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在烛光下观看能人写作。见他们连缀文章、吟诗和赋非常流畅。然而赋有蜂腰鹤膝的弊病,诗有重头重尾的缺点。象先生的‘洞庭’‘木叶’这类对句一样,那就错了。我有拙劣诗句‘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是时间比较久远的即兴而作,都应该废弃了,难道它们没有区别吗?”落腮胡须对长胡须的人说:“我听说古代的诸侯举荐人才给天子,就是尊重贤才,勉励从善的人。所以第一次举荐就认为他的德行好。第二次去推荐,就认为他尊重贤才,第三次去推荐,就认为

他有功,于是给以赏赐。不举荐人才的,根据情况,轻者免除爵位,再者没收封地,最重的就既免除爵位又没收封地。古代天子这样选拔接纳人才,还忧心冲冲,象怕搜山唯恐到不了高处,又象搜索森林,深怕到不了林子尽头。即使这样,也还是有遗漏人才的情况。每年春天打开官府仓库,拿出钱物,用来周济天下百姓,以礼接纳那些有才之士。当着这个时候,儒墨等各家的贤才,难道都选拔出来了吗?聪慧善谋的人难道都被举荐出来了吗?山林深泽没有一处遗漏吗?日月高照,难道普遍地照到所有的地方吗?天子这样选拔人才,诸侯这样举荐人才,选聘人才的制度又这样完备,还有隐居深山巨谷郁郁不得志的人,我看到现在求贤纳士的法规如此欠缺,这就是推荐选拔人才的道路被毁坏了。贤的和不贤的不分,有才的和无才的不辨。隐居在岩谷等闲散的地方的人,从孩童时候起,就竭力追索取仕效国之路,一直到白头。胸怀良策的人,从身强力壮的时候开始努力学习,一直到衰老掉牙为止。即使每年乡里把人才推荐给州府,州府又把他们举荐给有司,有司再考察他们诗文。诗赋有蜂腰鹤膝的毛病,认为不合乎要求,读起来声音有清有浊,认为不合乎韵律。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样的圣贤,班固、司马迁那样的著作也从此不再问世了。那样的人才也无法获得并使之显贵了。这样古代先王的思想、学说,兴衰治乱的根本道理,难道还能听到吗?现在你却赞扬如今诗赋的小小的技巧,而损害了发扬古代圣贤的传统思想、美德的大的根本的谋划。况且我是个喜欢面对明月、高声吟咏、抒发感情的人,怎能受得了雕文刻句的束缚呢?现在露珠已散尽,桂月朗照,如同白昼吟诗作赋的兴致即时而发,能频频举杯、提笔联句,吟

咏现在的诗体一首,以便在长夜中相娱乐吗?”长胡子说:“以什么为题?”络腮胡子说:“就以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其倾城之色,求其骏足为韵。”命令左右的人折下庭前一片芭蕉叶,打开书囊,取出毛笔握在手中,各占一韵。络腮胡子吟道:“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之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尽,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颌,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文通赋四韵写完,芭蕉叶已经用完,韦生打开箱子,拿出红格的纸,跪在厢房前献给他。二人非常吃惊的说:“我们与他阴阳隔世,道路不同,怎么能这样强求我们,然而你我都不是不要封爵受禄的人,不能再与世间的庸俗鄙陋的人相见。又对韦生说:“他日你如果掌握以文章取士的权柄,衡量优劣高下,不要把小小的技巧放在心上。”说完,两个人走了十几步,忽然不知去向了。

## 梁 璟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

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子于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佳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举题联句，以咏秋月，（明钞本、陈校本“月”作“物”）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次至诸葛长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酒佐，命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步兵曰：“欲自明，无如歌以送长史酒。”惠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即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分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杯盘亦无见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也。（出《宣室

志》)

有个叫梁璟的,开成年中,从长沙出发去参加选拔孝廉的考试。途中停留在商山。住宿在馆亭中。当时正好是八月十五晚上,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明月高悬。梁璟躺下而没有睡着。到半夜,忽然看见三个男子,衣帽装束都很古老,全都穿着绿色衣服,珠光宝气的,漫步向这边走来。到了庭院里,一边吟诵,一边观赏,后面跟着许多人。梁璟虽然知道他们是鬼,但是他历来有胆量,于是走下台阶向那三个人拱手见礼。那三个人也没有一点畏惧的神色,他们自称是萧三郎,王步兵、诸葛长史。随即就命设筵在院子里,各自坐下。那三个人对梁璟说:“没料到今晚良霄佳节能跟您在这里相见,于是招呼童仆说:“玉山拿酒来!”酒拿来后,就环绕座席依次斟酒。一会儿,王步兵说:“当着这样大好的风光岁月,又有嘉宾在座,不能没有诗啊,应该命题联句来歌咏中秋之月。”王步兵首先诵道:“秋月圆如镜。”萧三郎吟道:“秋风利似刀。”梁璟吟诵道:“秋云轻比絮。”最后轮到诸葛长史,诸葛沉默了许久,另外二人催促他说:“不要以笨拙和速度快慢为借口。”长史沉吟不语,又过了一顿饭时间,才吟出“秋草细同毛。”萧三郎和王部兵听了都大笑说:“拙是拙了些,为什么这样慢呢?”长史说:“这是萧中郎的过错,我是为了避开生僻的音韵,才限制了我的速度。”不一会儿,中郎又说:“良辰聚会不能没有酒来助兴。”就让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了,一会儿,有一个美人,穿着很鲜艳的衣服,从门里出来,笑吟吟地与席间各位拜会,诸葛长史开玩笑地对

女郎说：“我自去接受中郎征召罢了，与你有什么关系？”美人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来？”王步兵说：“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唱一支曲子，劝长史进酒了。”惠娘起身说：“愿唱凤楼一曲。”于是就开始唱。淡淡地倾吐哀怨，慕艳之情。梁璟听了之后顿时忘了疲倦。很久，唱完了。中郎又唱，唱完之后说：“山色天光渐亮，愿再联缀一篇，以便尽享欢乐啊！”训吟诵道：“山树高高影。”王步兵接着吟道：“山花寂寂香。”吟完指着长史说：“方才是为了回避冷僻的音韵，确实是中郎错怪了你。现在该接续往下联句。以便让大家见识你敏捷的才能。”长史应和吟道：“山天遥历历。”满座的人都大笑。说：“吟得慢的，不如吟得快的，而且又拙笨。原来是这样的敏捷之才啊！”长史显出不平的神色。其次轮到梁璟，梁璟吟道：“山水急汤汤。”中郎用空洞言辞假意赞美，又问梁璟说：“你不是中了进士吗？”梁璟说：“将去考取孝廉。”中郎讥笑说：“孝廉怎么明白写诗联句呢？”梁璟因此大声呵叱他。长史也挽起袖子愤怒的站起来，满席的坐客都惊散了，不知去向，就连杯盘也不见了。梁璟从此患病，精神恍惚，常常梦见中郎和步兵来。心里很厌恶。以后到了长安，遇见一个掌握法术的李生给他写了驱鬼符带上，于是以上的情况就消失了。

## 崔御史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宠丽。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



故居之者，一夕则暴死。锁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职于广陵。至，开门曰：“沃不自作，我新居之，岂能为灾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独寝于堂中，惕然而寝。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适于庭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自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见于人。而人自惊悸而死，固非神灵害之也。吾甚愚，且无畏惮。若真有所诉，直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语其冤。倘君以仁心，为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儿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既诺我之请，虽然冥昧中，亦当感君子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遂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宅遂安。（出《宣室志》）

广陵有官舍，方圆几百步。建造宏伟、华丽。乡里传说那

里是鬼住的屋子。所以住在那里的人,一个晚上就突然死了。到现在已经封锁关闭多年了。有一个姓崔的御史,在广陵任职。到了这官舍,打开门说:“妖怪,不要再闹事了。我刚刚住在这儿,怎能害我呢?”于是就住在白廉使住过的那个地方。这天晚上下小雨,崔御史让奴仆都住在其它房间。自己住在厅堂中。很担心地睡下了,衣服全浸湿了。起身以后,才知道自己睡的床席是在院子里。他搬回床席又在原处睡下了,没到一顿饭工夫,他的床席又迁到院子里,象这样反复搬了三次。崔御史说:“我认为天下无鬼,现在果然有鬼呀。”就让人准备簪笔和笏板等祭祀的穿戴的礼服,命人洒酒亲自祷告说:“我听说住在这儿的很多人都突然死了,况神和人不同世而居,应该各自安于自己的生活,怎么能危害活人呢?即使苟且让人看到鬼的形态,听见鬼的声音,这也是他们有冤郁想告诉世人,或求得世人用饭食祭祀啊。那么让人看见鬼,人惊吓而死,本来不是神灵害他们啊。我虽然愚笨,但我毫不畏惧,如果真有什么冤屈要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讲,我可以帮助实现你的托付。即使赴汤蹈火也不推辞。”象这样洒酒祷告三次。一会儿听到空中说道:“你是人,我是鬼,确实不该让人见鬼啊。只是我有冤情,想真诚的告诉你。”崔御史说:“你只管说吧。”鬼说:“我是女子,我有姊妹三人。都未成年就死了,父母把我们埋在县城北已经很久了。那以后,府公在这建城池、造新房。作工的人把我们墓地里的树几乎砍光了,又把我们迁到这座房子的东北角,使得我们的灵魂不得安宁,无处栖身。不料今晚有幸见到你这聪慧公子,我才能诉说冤情。假如能靠你的仁慈为我们棺木移葬到旷野,对我们真是最大的恩惠了。”说完就哭

起来。一会儿又说：“我在这十年了，对于前后住在这里的人，我都想说这件事，只是那些人都惊吓而死。我是女子，并不是有意想害别人。”崔御史说：“我先前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我见见你？”鬼说：“我是鬼，怎敢凭阴司的形骸去见你呢？既然你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即使在幽府中，也一定感谢你的大恩，怎能白白地就此了却。”说完，就告辞而去。第二天，崔御使召作工的人，在官舍东北角挖掘，果然挖出骨骸，把它埋葬到禅智寺的空地里。乡里人都去祭奠她们，把这坟叫作三女坟。从此那座宅子就平安无事了。

## 曹 唐

进士曹唐，以能诗，名闻当世，久举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胜，每自临玩赋诗，得两句曰：“水底有天云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为常制者不及此作。一日还坐亭沼上，方用怡咏，忽见二妇人，衣素衣，貌甚闲冶，徐步而吟，则是唐前所做之二句也。唐自以制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讯之，不应而去。未十步间，不见矣。唐方甚疑怪，唐素与寺僧法舟善，因言于舟。舟惊曰：“两日前，有一少年见访，怀一碧笺，示我此诗。适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颇惘然。数日后，唐卒于佛舍中。（出《灵怪集》）

进士曹唐因为能写诗,闻名于世,但长期科考,屡次不中。常来江陵佛寺中亭沼这个地方。这地方因为环境幽静而有名。曹唐每天都到这里游玩、赋诗。写出“水底有天云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的诗句。吟了不长时间,自认为以前写的都不如这两句。一天,还是坐在亭沼上,刚要尽情朗诵,忽然看见两个妇人,穿着白衣裳,样子很闲适,姿色艳丽、慢步而来,口中吟诵的正是曹唐前日写的两句诗。唐心想:“自写这两句诗,没过两天,别人固然不知,怎么立刻让她二人知道?”于是赶忙去问那二位妇人,那二人不应而去。未到十几步远,就不见了。唐正为此感到疑惑奇怪。曹唐平素与寺僧法舟很要好,于是把这情况告诉法舟。法舟吃惊地说:“两天前,有一青年来访,怀中揣着蓝色纸笺,让我看这两句诗,我正要跟他搭话,他又让我看‘唐’字。”此后,曹唐精神恍惚,几天后死在佛寺中。

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许生 颜浚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

许生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繡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生纵辔以随之。去甘棠一里

会,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伏”原作“状”,据明钞本改)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矶。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叟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浮云凄惨日微明,沈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歎歎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孝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彩照漪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瀦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

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逡巡，怪鸟鸱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语，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屹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昌夜，生具以对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开柜视，皆纸钱也。（出《纂异录》）

会昌元年春天，孝廉许生落榜东归。住在寿安，投宿到甘泉店。在甘棠馆西一里多地，遇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骑着青捻马，从西边过来，后边跟着一大群随从。这老翁酒后容光焕发，精神振奋，边走边朗诵：“春草萋萋春水绿，野花开尽飘香玉。繡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许生策马往前走，问那老翁姓名，老翁微笑不回答。又吟诵一篇道：“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许生知道他是鬼，也就不再问，只是跟在他们后面走。大约走了二三里，太阳已经落了。到了喷玉泉牌堠西边，老翁笑着对许生说：“我告知三四个老朋友，由于怀念旧地，今日重来此泉游览。我昨日已被召，将从这里继续往南走，你们就不要跟随了。”许生请求同去，老翁不答，默然离去。许生执辔策马相随。离甘泉一里多路，见前面车马人众堵塞了一条岔路。许生举起伞盖向前走。

到泉亭以后,才下马,就潜伏在灌木丛中。屏住呼吸偷偷观察。看见四个男子:一个年青英俊、神气十足;一个身材矮小,仪容举止潇洒大方;一个高大魁梧、胡须甚少;还有一个清瘦,而言语、眼光疾敏的,都是金印紫授高官打扮,坐在泉北的一块大石头上。老翁来到之后,那四个人说:“玉川为什么来这么晚?”老翁回答说:“到石墨涧近旁观赏游览,驻马在甘堂馆亭休息,在西边的柱子上偶然见到某诗人题写的一首诗,就停下来吟咏、诵读,不觉过了很长时间。”坐首位的那个人说:“是什么篇章,能博得先生这样的赞叹?”老翁说:“这诗的内容跟在座的二位有相似之处,但隐去了姓名。可佳的是篇末的几句都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在座的人听了,都用衣袖遮着脸,象要痛哭。年青英俊神情自得的人说:“我知道作诗的人了,莫不是在伊水上接受我的食物和脱衣相赠的那个人?”过了好一会儿,老翁催促举杯畅饮,共饮过几巡,座中“鄙觑”慨叹之声未断。白衣老翁说:“重游旧地,无以自慰,应该用吟诗作赋来代替音乐。”于是命令左右取出笔砚等物并命题。题目为: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写七言长句。白衣老翁首先吟唱道:“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神气自得的年青人吟道:“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夺漪宫。”身材矮小而又潇洒大方的人作诗道:



“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目光疾敏的人诵道：“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瀦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高大魁梧、少胡须的人吟道：“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写完，各自吟咏诵读，朗朗的诵读声此起彼伏，震动山谷。霎那间，怪鸟鸱梟相继不停地“啾唧”，大狐老狸也一个接一个地鸣叫。一会，车马从东边过来，铜铃的叮噓声传入席间，各自吩咐仆从准备车马，仓悴匆忙，悲切无语，忍泣上马，若烟雾一样散去了。许生从这开始才从丛棘中出来，找到原路。途中马匹在涧旁吃草，跛脚牧童甜睡在路边。天未亮，到达甘泉店。店中老妇人问为什么冒着黑夜赶路，许生把路上经历的事告诉他。老妇人说：“昨天夜里三更天，一伙人骑着马、带着壶，到我这里买酒，莫非就是你说的这些人。”打开柜看昨晚收的钱，都是纸钱。

## 颜 浚

(原有目无文。据明钞本补)

会昌中，进士颜浚，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

沙。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浚揖之，问其姓氏，对曰：“幼芳姓赵。”问其所适，曰：“亦之建业。”浚甚喜，每维舟，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浚颇异之，即正色敛衽不对。抵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浚曰：“数日承君深顾，某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逾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讫，各登舟而去。浚志其言，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从二女仆，皆双环而有媚态。美人倚栏独语，悲叹久之。浚注视不易，美人亦讶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谬矣。”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鉴阁黎院，则某旧门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浚甚喜，蹊其踪而走，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浚遂于美人叙寒暄，言语毕日。僧进茶果。至暮，谓浚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笑。某家在清溪，颇多松月，室无他人，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浚然之，遂乘轩而去。及夜，幼芳引浚前行，可数里而至。有青衣数辈，秉独迎之。遂延至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浚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贮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彼即孔贵嫔。居世之时，谬当后主采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媵。不幸国亡，为杨广所杀。然此赋不仁可甚，于刘禅、孔皓，岂无嫔御？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冤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耳！”孔贵嫔

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欲。”美人大叫笑曰：“浑忘却。”浚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时至此谒贵妃耳。”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理，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诗一章曰：“秋草荒台响夜萤，白杨声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人总，绮阁尘清玉树空。”孔贵嫔曰：“宝阁排云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清溪犹有当时月，夜照琼花绽绮筵。”幼芳曰：“皓魂初圆恨翠娥，繁华浓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逝作波。”浚亦和曰：“萧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倚窗斜。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俄闻叩门曰：“江脩容、何婕妤、袁照仪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珞珮而入坐。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浚与贵妃就寝，欲曙而起。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然须谕祈幽府。”呜咽而别。浚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寻曩日地，则近清溪，松桧丘墟。询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浚惨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出《传奇》）

会昌年中，颜浚参加进士考试，落榜后去游广陵，于是又

到了建业,租条小船到白沙游玩。同船有婢女,二十岁刚出头,服饰古朴,说话口齿清晰,辞藻华丽。浚上前拱手见礼,问她姓名。那女子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幼芳,姓赵。”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回答说也是去建业。颜浚很高兴。每当停船,就买酒肉果品跟她宴饮。她说的都是前代陈朝、隋朝的事。颜浚感到很奇怪,就板着脸孔、整理着衣襟不予回答。到白沙后,各自搭船上路。分别前那婢女上前道歉说:“几天来蒙您照顾,我浅陋拙笨,不足以陪伴您玩乐,然而有件事可以略表酬谢,七月十五那一天,您一定要去游瓦官阁。那时我会介绍你去见一个神仙中的人物,况且你的风度、仪表和才气,与他也很相称,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次约会,到那时,我在那里恭候你。”说完,各自登船而去。颜浚记着她的话,阴历七月十五那天,去游瓦官阁。看见少男少女挤满楼台。登阁之后,果然有美人,后面跟从两个女仆,头上都梳有双髻,娇媚多情。那美人靠着栏杆自言自语,长嘘短叹了很长时间。颜浚停下来注视着她,那美人看见他也很惊讶。颜浚心想:“幼芳的话果然不错。”美人派丫环传话给颜浚说:“西廓有惠鉴高僧院,那里有我的旧门徒,你可以到那里去。幼芳也在那。”颜浚很高兴,跟着他们到那里。果然看见同船的那个女子出来对他微笑。颜浚于是就跟那美人寒暄、叙谈,谈了整整一天。有僧人送来茶果。到了晚上,美人对颜浚说:“今天偶尔来登楼观览,可惜这高大的楼阁,这样有功用,我忧虑它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所以特来告别。幸好蒙您这样开心,我家在清溪,松多月朗,室无他人,今晚您一定要过去探访。我先去了,你和幼芳可随后来。”颜浚同意了。美人于是乘车而去。到了晚上,幼芳带领颜浚前去。大约走了几里地到了

那地方,有几个婢女拿着蜡烛出来迎接。把颜浚请到里间屋子,跟幼芳等人围成环形坐著。那美人说:“孔家娘子住在隔壁,派人邀请她说:‘今晚偶有佳宾来访,希望能同斟共饮,以解烦闷、忧愤。’”不一会,那人来了,就请了进来。也说一些陈朝的往事。颜浚于是起身说:“不知夫人姓什么?出身什么门第?”美人现出疑虑和惊讶的样子,然后回答说:“我就是陈朝的张贵妃,她是孔贵嫔。活在世上的时候,被后主错爱和光顾,宠幸的待遇,超过一般的嫔妃。不幸陈朝灭亡了,我们被杨广杀害。然而这贼不仁到了极点。刘禅、孙皓难道没有嫔妃侍候?唯独这贼这样结冤暴虐。同样都是亡国,我们的后主确实风流。吟诗、饮宴,抚琴、捧杯,只是取乐罢了。不象杨广那样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子屈死,女子悲亡,父死儿孤。到广陵走到了穷途末路,死于普通人之手。也是上天明鉴,为我们报了冤仇。”孔贵嫔说:“不要说这种话,在座的有人不愿意听。”美人大笑说:“我全忘了。”颜浚问:“什么人不愿意听这话?”幼芳说:“我本是江令公家很受宠幸的人,后来做了贵妃的侍儿,亡国之后,又做了隋朝的宫女。隋炀帝在江都时,我是为他端汤送饭的人。等到国家衰败乱兵侵入的时候,我用身体去遮挡掩护隋炀帝,于是被乱兵杀害。萧后怜惜我对主子一片忠心,于是让我陪葬。后来炀帝改葬于雷塘侧,我不能跟从他了,到现在我又来拜会贵妃罢了。”孔贵妃说:“方才说的都是些闲事,不如摆上酒,姑且再享受一点往日的欢乐啊。”于是命丫环取来乐器,高高兴兴的痛饮了许多。贵妃写诗一首吟诵道:“秋草荒台响夜萤,白杨声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人总,绮阁尘清玉树空。”孔贵妃吟道:“宝阁排云称望仙,五云高艳拥

朝天。清溪犹有当时月，月照琼花绽绮筵。”幼芳吟道：“皓魂初圆恨翠娥，繁花浓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逝作波。”颜浚也和道：“萧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依窗斜。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一会儿，听见外面叩门报告说：“江脩容、何婕妤、袁照仪来拜见贵妃！”这三人进来后说：“我们私下听说今晚有佳宾幽会，禁不住想见识一下盛筵。”于是都换上艳丽的衣裙、佩戴珠光宝饰而入坐。等见到方才四人写的诗，捧在手中，禁不住流下泪来。说：“今晚不料能再遇见三阁聚会，又与新狎客吟诗作赋。”一会儿，听到鸡叫声，孔贵妃等都站起来，各自告辞离开。颜浚与贵妃一起睡。快天亮才起身。张贵妃送给他辟尘犀簪一枚，说：“他日你看见这东西，就可以想起我，昨天正赶上人多，未能尽享欢乐，他日还当相见，然而必须打听寻找阴府。”说完后洒泪而别。第二天，颜浚迷迷糊糊的，好象丢了什么东西，随意睡下了。后来，再找从前相聚的地方，就找到清溪，那里长满了松树桧树，到处是土丘，向人打听，竟是陈朝的宫人墓。浚怀着感伤哀怜之情返回来。几个月后，瓦官阁因为寺庙坍塌而被毁。后来到了广陵，寻访到吴公台炀帝的旧陵，果然有宫人赵幼芳的墓，于是洒酒祭奠她。

## 郝惟谅

荆州之民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醉卧冢间。宵分始寤，将归，道左见

一人家，室绝卑陋，虽张灯而颇昏暗。遂诣乞浆，有一妇人，容色惨悴，服装雅素，方向灯纫缝。延郝，良久谓郝曰：“知君有胆气，故敢情托。妾本秦人，姓张氏，嫁与府衙健儿李自欢。自欢太和中，戍边不返，妾遭疫而歿。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处，已逾一纪，迁葬无因。凡死者饥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籍。虽散恍惚，如梦如醉。君能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郝曰：“某生业素薄，力且不办，如何？”妇人云：“某虽为鬼，不废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与胡氏佣作，凡数年矣。所聚十三万，葬备有余也。”郝许诺而归。迟明，访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与偕往殡所，毁瘞视之，散钱培椁，数如其言。胡氏与郝，哀而异之。复率钱于同辈，合二十万，盛其凶仪，瘞于鹿顶原。其夕，见梦于胡郝。（出《酉阳杂俎》）

荆州的百姓郝惟谅，性格鲁莽、率直，勇于争斗。会昌二年寒食节的那天，跟朋友到郊外游玩，作踢球游戏，彼此较量力气，醉酒后躺在坟冢间睡着了。天黑以后才醒过来，将要回家，看见道左边有一人家，房子破烂、简陋，即使点着灯，屋里也很昏暗。于是郝惟谅就去那人家，想要点东西喝。那家有一个妇人，脸色苍白憔悴，衣服朴素，正面对灯做针线活。那妇人邀请郝惟谅进屋。停了好一会儿，才对他说：“我知道你有胆量、有气魄，所以有事情才敢托付给你。我本是秦人，姓张，嫁给府衙里一个身体强健男儿李自欢，自欢太和年中，被派守边关一去不返，我也得病死了。我无亲无故，后来被邻居发丧埋葬在这里。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没有机会迁葬了。凡死人尸骨没盖

上土的,都不被阴司列入户籍,于是灵魂到处飘散,迷迷糊糊的,象作梦和醉酒一样。你如果能让我的遗骨回归地下,灵魂有所寄托,我的心愿也算了结了。”郝惟谅说:“我的生业财路一向薄浅,即使用力去办,恐怕也做不到。你看怎么办?”那妇人说:“我虽然是鬼,但一直没有丢开针线活。自从住在这儿,常常缝制雨衣,给一家姓胡的做雇工,共有许多年了。积攒的钱有十三万,安葬等一切费用还有剩余。”郝惟谅答应了他,就回去了。天亮时候,访到了姓胡的,察看一下完全与那妇人说的相符,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并跟他一块到坟地去。打开棺木一看,钱都零散的堆在里面,数一数,果然象妇人说的那么多。姓胡的人与郝惟谅都很怜惜她,同时也感到惊异。之后就又拿着这些钱及从朋友那里筹集的钱,总共三十万,很隆重地给他举行了安葬仪式,重新葬在鹿顶原。当天晚上,那妇人就托梦给胡、郝二人。

##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幙,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姬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



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奩中燄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明抄本“某部”作“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观呼？”曰：“更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行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囊中，计所值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贖，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逐。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吾”原作“君”，据明钞本改）顷为隋朝权臣一奏，道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札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

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符”原作“府”,据明钞本改)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狗尔一眦,我(“我”原作“俄”,据明钞本改)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无”原作“书”,据明钞本改)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至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汨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汨于五味,欲致不坏,甚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手已失所在。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免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阍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闥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出《纂异记》)

浮梁姓张的县令,家业遍布在江淮一带,积累的财宝和粮食,无法计算。为官期满,到京城去,常提前一程用餐,把海陆珍奇各种美味佳肴全都准备齐全。到了华阴,仆人搭好帐篷,摆上酒器、食具,厨师烤制的羊正好也熟了。有个穿黄衣服的占了个位置屈膝而坐。仆人连声喝叱,那人面不改色,毫不屈从。店主老妇人说:“现在五坊衙门搜寻追捕的不法之徒,在关内横行,这人大概就属于这类人。不能跟他争持。”仆人刚想找自己的长官斥责他,张县令来到了。仆人就吧黄衣人的事全部告诉他。张县令说:“不要喝叱他。”就把黄衣人召来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黄衣人只是唯唯应诺罢了。张县令催促温酒,酒拿来了,让黄衣人用大金钟饮酒。黄衣人虽然不表感谢,但表情好象有惭愧之色。黄衣人喝完酒,回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烤羊。张令亲自动手割羊肉劝他吃。一条羊腿吃完了,没有吃饱,张令又把箱子里十分之四、五的食物拿出来给他吃。酒喝到很尽兴的时候,黄衣人对张县令说:“我四十年前曾经在东店吃饱喝足过一次,直到现在才吃顿饱饭。”张令听后很惊讶,就极力恳切地打听他的姓氏。黄衣人回答说:“我不是人,只是送关中死人薄籍的小吏罢了。”张令吃惊地向他打听事情的原委。黄衣人说:“太行山召募人魂,将要死去的人的名簿都放在那里,派我部里人送去罢了。”张令说:“能拿来给我看看吗?”那个黄衣人回答说:“即便看看也没有什么妨害。”于是解开皮囊。拿一卷纸笺来,打开看那上面第一行写着:太行主者牒全天府。第二行写着: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这就是你啊!”黄衣人说。张令看到自己的名字,乞

求黄衣使者说：“人生在世，修行和命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谁敢贪生怕死？只是我现在正身强力壮，家业这样浩大，还没有依托，有什么办法能延缓我的死期呢？我的袋子里的财物总计不少于几十万，都可以奉献给你。”黄衫使者说：“一顿酒饭的恩惠，我确实应该报答。百万巨款的馈赠，对我有什么用呢？现在有个仙官叫刘纲，被贬在莲花峰，你应该竭尽全力径直前往，悲伤地诉说，奏请。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昨天听说金天王和南岳王作一种赌输赢的游戏，没取胜，输二十万，被催逼得很厉害，你可以到岳庙。用巨额的钱财许诺给他，他一定能在仙官那里给你出力。即使他出不了力，也可以从莲花峰下轻取登山之路，否则，荆榛遍布，密密层层，山谷阻断，你无法到达那里。”张令于是带了宰杀了的牲畜，骑马直奔岳庙。用千万钱财向他许诺。然后直奔莲花峰，找到了登山的小路。总共走了几十里路，到达莲花峰下。折向东南，有个茅草房，只见一个道士在小几案后面坐着。责问张令说：“你这块腐骨秽肉，灵魂即将耗尽的人，怎么能到这里来？”张令说：“钟已敲响，漏壶已报晓，露水顷刻间就晒干了。我私下听说仙官能使朽骨复活，使白骨长肉。我既然还有求生之心，就会不惜一切财力向仙官奏请的。”道士说：“我曾经替隋朝权臣启奏过一次，于是被贬住在这莲花峰下，你对我有什么恩德，想让我做终生孤守寒山的老翁呢？”张令苦苦哀求，感情更切迫。仙官神色很愤怒。一会儿，来一个使者，送来一封信，就是金天王的书信。仙官看完信，笑着说：“机会已到，很难不答应。”召来使回告说：“不会又因此受上帝谴责吧。”于是打开信，然后又写一阵子，烧香拜两拜打发使者回去。共有一顿饭的工夫，上天的

符命就下来了。那上面写着“彻”字,仙官又烧香拜两拜打开看,上面写着:“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且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肩过者,玄门是宗。徇乐眈。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看完,对张令说:“大致世人的寿命,都可活到百岁,然而人因为有喜怒哀乐之情,弄乱了人的心性,爱和恨的嗜好和欲望,斩断了生命的根源。宣扬夸大自己的本领,而掩盖他人的长处,扰乱心性,顷刻万变。就会使人的精神疲乏、倦怠。天时虽和,也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就象甘美的泉水,投进五味,甘美的泉水仍不改变味道,难道可能吗?所以我勉励你回归正道,不要忘记我的教诲。”张令拜别告辞,举手之间,那人已不知去向。又寻找原路而回。心里稍觉平稳和轻松。走了十多里路,黄衫人迎上前向他道贺。张令说:“将要感谢你,希望告诉我姓名。”黄衣小吏说:“我姓钟,活在世上时就做传递文书的差事,死在华阴,于是又被阴司录用、做传递文书的差事。跟从前一样劳苦。”张令说:“用什么办法可以免去你这差事的辛苦?”回答说:“只要你能实现对金天王许下的诺言并且对他说,请他安排我做守门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送天符的时间已经耽搁了半天,不便再停留了。”张令便与黄衣差役告别,黄衣人进了庙南枯树中三、五步远的地方就不见了。这天晚上,张令停车住在华阴,决定东归去实现对金天王的许诺,花费要超过二万。就对他的仆人说:“二万可以赡养十个象我这样的家庭,供应他们物资和粮食。怎以把逾万的祭品送给上帝,而

又私自去拜谒土偶呢？第二天早晨就向东走，到了偃师，住在县馆。看见原来那个黄衫小吏，拿着天符推门进来，怒叱张令说：“你怎么这样虚假，荒诞？现在就要大祸临头了，由你偿还对三峰的承诺没能实现，使我对你一饭之恩的报答也有始无终，心里很不安，象被毒虫咬了一样疼。”说完，就不见了。顷刻间，张令得了病，写遗书给妻子，还没写完就死了。

## 欧阳敏

陕州东三十里，本无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远迎安泊，及晓前进，往往有死者。扬州客欧阳敏，侵夜至，其鬼即为一老叟，迎归舍。夜半后，诣客问乡地，便以酒炙延待。客从容谈及阴鹭之事，叟甚有惊怍之色。客问怪之，乃问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无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犹人间之贼盗耳。若妖鬼之害人，偶闻于明神，必不容。亦不异贼盗之抵宪法也。”叟复深有忧色，客怪之甚，遂谓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处，必诉于尊神，令尽剪除。”叟不觉起拜，叩头而言曰：“我强鬼也，虑至晓，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献一卷书与客曰：“此书预知帝王历数，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辞而去，回顾乃一坏坟耳。其书是篆字，后客托人译之，传于世。（出《湘潇录》）

陕州东边三十里的地方本来没有旅馆，往来旅客有时傍晚到达这里，就有人老远地去迎接、安置。到天亮的时候，常常有死的。有个扬州旅客叫欧阳敏，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来到了这里。那鬼是一个老头，把他迎回了旅馆。半夜后，老头就到欧阳敏的住处，打听他的家乡。又用酒肉款待他。欧阳敏从容地说到上天默默地安定下民的事，老头显出吃惊和惭愧的神色。欧阳敏认为他很奇怪，趁机问他说：“鬼神能侵害人吗？人能害鬼吗？”老头回答说：“鬼神的事，人不了解，人怎么能害鬼？鬼神也一定不能无缘无故地侵害人，有侵害人的，恐怕也是妖鬼，就象人间的盗贼罢了。如果妖鬼害了人，偶尔被明察之神得知，一定不能宽容，跟盗贼触犯法规没什么不同。”老头又现出忧虑的神色。欧阳敏更感诧异，于是对老头说：“我如果知道妖鬼在什么地方，一定到尊神那去控告他，让他把妖鬼全部铲除。”老头听后，不自觉地起身下拜并且说：“我是强鬼，估计你知道全部真情，不会宽恕我。现在希望你能可怜我，饶恕我。”老头于是献一卷书给欧阳敏，并说：“这书能预先知道帝王的历数。要好好保存，好好爱惜。”欧阳敏接受了它。到早晨，老头不辞而去。回顾夜来的事，却是满腔愤怒。那书是篆字。欧阳敏托人译过来，流传在世上。

## 奉天县民

会昌五年,奉天县国盛村民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堦。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刘忽起曰:“我暂出,不假尔治。”因杖薪担至田中,袒而运担,状若击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适打一鬼头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犹以为狂,遂同往验焉。刘掘出一骷髅,戴赤发十余茎,其病竟愈。(出《酉阳杂俎》)

会昌五年,奉天县国盛村村民姓刘的得了狂病。发病时到处乱走。就连水井和沟塘也不知躲避。他家给他请了驱鬼的人侯公敏来给他治病。公敏刚刚来到,刘忽然起身说:“我先出去,不让你治。”于是手拄柴棍到了田里。光着膀子,拿着柴棍,好象在打什么东西。很长时间才回来,笑着说:“我的病已经好了,刚才打落了一个鬼头,埋在田地里。”他的兄弟及驱鬼的人,还以为他说疯话。于是同去田中察看,刘掘出一骷髅,长着十多根红头发。从此,他的病就好了。